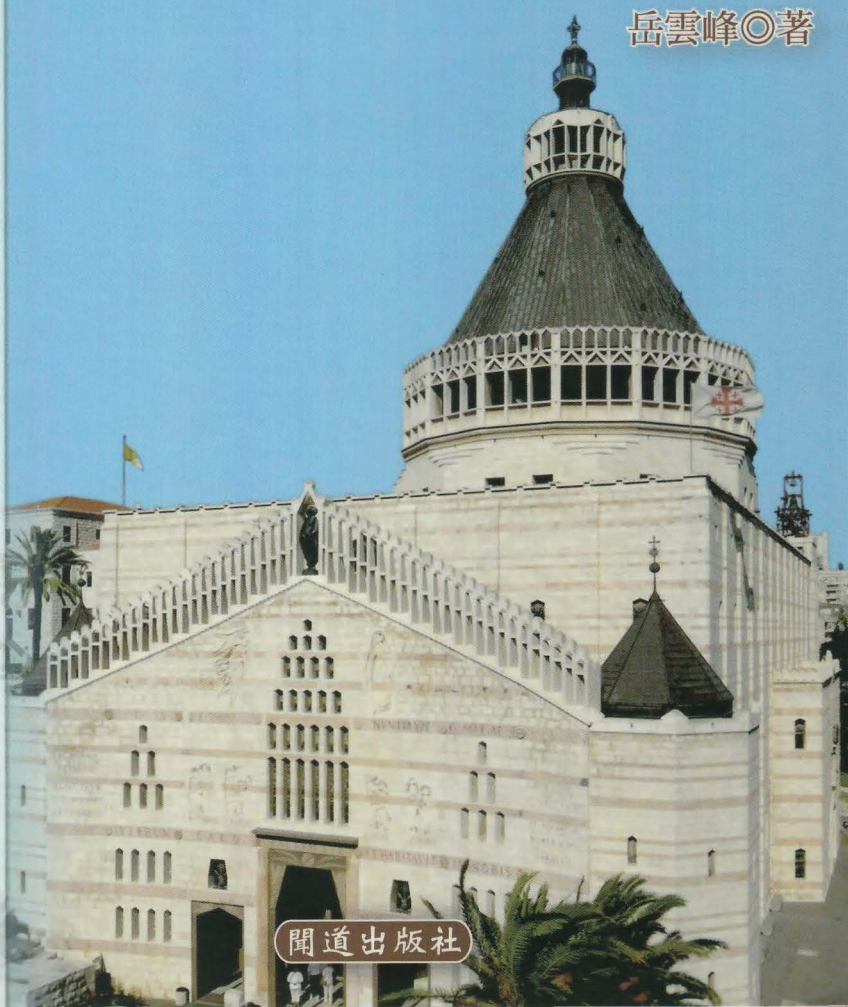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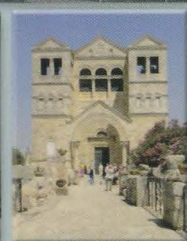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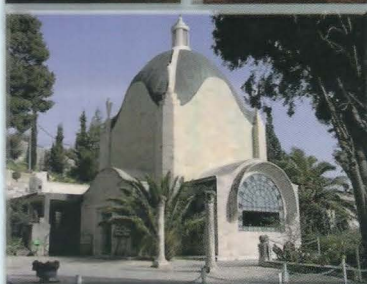


*Holyland as  
the 5th Gospel*

# 聖地有如 第五部福音

岳雲峰◎著



聞道出版社

*Holylands as  
the 5th Gosp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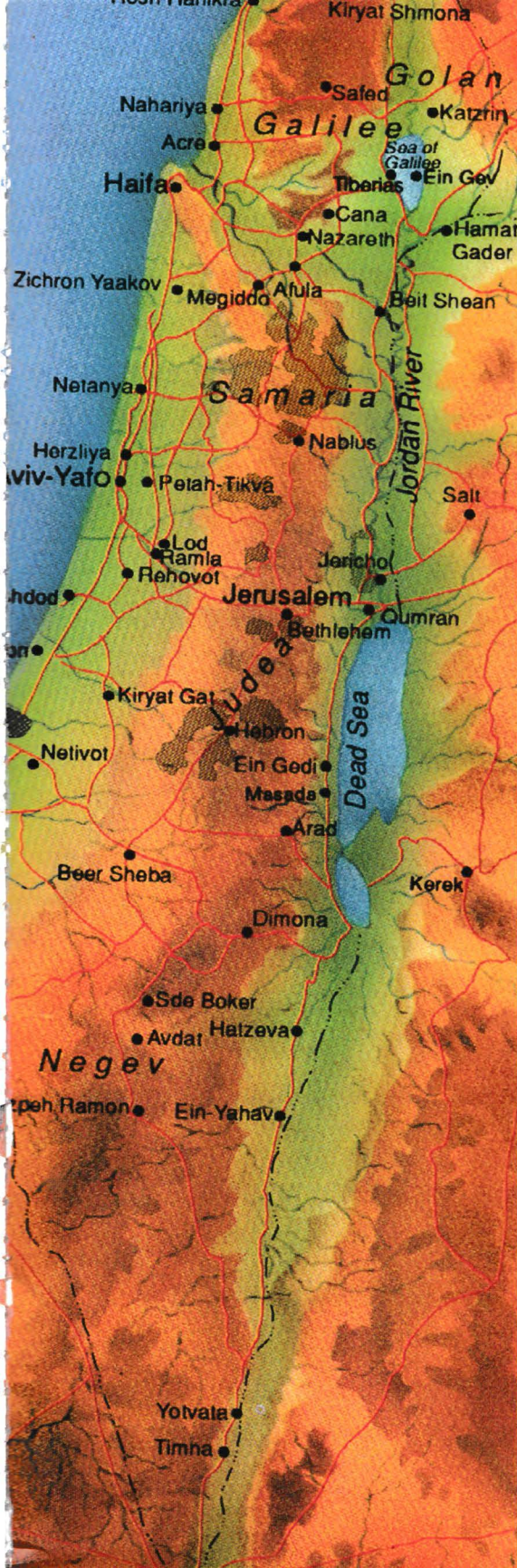
聖地有如  
第五部福音

岳雲峰◎著

聞道出版社



聖地有如第五部福音  
謹以感恩之心獻給  
耶穌的母親，也是司鐸的母親



## 目錄 Contents

自序	IV
前言	VI
1 信仰之根	1
2 反璞歸真	5
3 聖地進修熱	10
4 石頭說話	15
5 廢墟中求證	20
6 飛越西乃曠野	24
7 畫龍點睛	33
8 像謎一樣的耶路撒冷	43
9 不為人稱道的耶路撒冷	55
10 令人頌讚的白冷	65
11 急速往山區去	77
12 望約旦河而興歎	85
13 猶大曠野巡禮	90
14 得天獨厚的加里肋亞	96
15 步行到加納	100
16 加里肋亞湖畔	106
17 令人留戀的大伯爾山	116
18 被視為異邦的撒瑪黎雅	125
19 盛產水果的耶里哥	132
20 舉世無雙的死海	137
21 與耶路撒冷齊名的橄欖山	141
22 僅供人憑弔的晚餐廳	150
23 最適宜祈禱的革責瑪尼聖殿	159
24 步行在耶穌走過的苦路上	168
25 一看見就相信了	178
26 你們為什麼站著望天呢?	188





# 自序

一九九七年主教團在方濟會的協助之下，開辦了中國教會史上首次「神職員聖地進修班」，為期五週，共有二十五位司鐸參加，另一位教友是中華聖經學會的祕書長已故的徐建蒙先生獲「特准」參與。筆者曾於一九六二年在海外從事華僑教務工作到過聖地一「遊」；臨離去時暗許如有機會一定要再回來，因該次一人獨行只能稱是「觀光」。故此當我接到這次進修班的通知，便毫無考慮地報名參加了。

回來後不久，便動筆寫了一點心得，以「福地、戰地、聖地」為題，投稿《鐸聲》發表。未曾料到就這樣寫下去，連載了兩年餘，未曾脫期。

停筆後，我的摯友施森道蒙席從羅馬返國渡假，見面後就勸我把這些稿子彙集起來出版單行本，而且不只一次，因為那時候他幾乎每年都回國。但是我的答覆是剛剛發表過，而且坊間這類書籍不少，不必助熱鬧，就這樣轉眼過去了二十年。

最近讀主教團為二〇〇〇金禧年發共同牧函，指導我們應如何善度這真正「千載難逢」的聖年，其中提出三件具體行動：一、勤讀聖經；二、熱愛聖體；三、全家歸主。

另外，一九九八年筆者心臟動過手術，天主延長了我的壽命能活到二〇〇〇年，正是筆者晉鐸的金禧之年，為紀念自己五十年的鐸職生涯想留下一點回憶。於是把塵封二十年的舊文在「時機」的巧合下，把過去的顧慮也拋在腦後，而且自我調整過去的推諉，認為這樣的書籍多多益善，因為各人的著眼點和表達不同。



耶穌受試探山



的確是如此：筆者曾聽說「聖地有如第五部福音」。證明歷史的耶穌不容置疑地從天降下，受生於童貞女瑪利亞，「居我人間」，被稱為「納匝肋人」。某些自由派的聖經學者，因對於歷史產生懷疑，認為基督宗教所信仰的救主只不過是一種虛構的對象。其人並不存在。但是，兩千年來，耶穌的家鄉經過地質變遷、戰爭的毀滅和搶奪，人間僅有的三大信仰一神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包括各宗派）以及回教，都相信現在的以色列就是過去的巴勒斯坦，也就是耶穌生活人間的「猶太國」及其附近之地，在「時」與「空」的考證之下，與文字所記載的「福音」雖不能完全相同，但也相差無幾。「聖地」證明了福音中的耶穌基督是人間的落腳之鄉。

現在研究福音的書籍，有關耶穌生活背景的著作有如雨後春筍；足見要認識福音，是不能忽視聖地的史地和文化。就這樣才勇於把舊文出版，希望對「勤讀聖經」有所幫助，筆者自己就是受益人。感謝台南聞道出版社敢賞光，祈禱厄瑪奴耳臨於我們中間，永為我們讀經時的光芒。

最後願聲明本著內也收集了曾出版過的「福地、戰地、聖地」小冊子內的「前言」及諸文，以求在內容上的完整，並以「聖地有如第五部福音」之名出版。是為序。

二〇〇〇金禧聖年元旦於碧岳





耶路撒冷舊城

## 前言

一九六二年八月廿五日，正值中東的炎夏季節，一人毫無計畫、更好說是毫無準備從黎巴嫩的貝魯特搭一架C46型的小飛機到達了約旦王國所控制的耶路撒冷。隨著一個旅行社的服務員，住進了橄欖山腰的一間旅館。剛卸下行李，就好奇地走向窗前遙望對面的耶路撒冷舊城，「啊，終於置身在耶穌生活過的聖地！」一種說不出的異樣感覺，也恐怕只是一種得意的滿足有幸踏在耶穌留下的跡印上，好能在別人面前誇耀。

前後兩個星期，在分屬於約旦和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白冷、耶里哥、約旦河、死海、納匝肋、革乃撒肋湖、葛法翁、加納、大伯爾山等聖經名勝之地留下我的腳印。我稱之為「名勝」，確實因為我只是慕名而來，走馬看花地一人到過這些地方而已。但是，在離開聖地時，卻在我的心靈深處，暗自許下了一個心願：在我有生之年，我還要再來此地，多住一段較長的時期，能夠更



深入地沈思聖地的奧蹟，當時的這種心願，其實只是完全沒有履行的約束力的願望罷了。

十五年後，就在一九七七年間，主教團神職委員會在方濟會的協助下，組織了創歷史性的首次中國神職人員聖地進修團，使我能達成重返聖地的心願。除了感謝主外，不得不感謝組織當局，以及一些勞苦功高的中外方濟會會士的策劃與領導。

此次進修的時間為期也只不過是五個星期，但在擺脫了遊覽名勝的俗念之下，心靈的感受確實體驗到某種昇華，不是第一次聖地之行所能體會得到的。

從聖地歸來之後，不只一次被不同的團體邀請報導聖地的情況，或是口講，或是放映幻燈片，我都避免流水帳式的風光介紹，而是將我個人的感受供大家分享。有人建議把這些東西寫出來，使更多的人能夠同享。這本是我的一點心願，但是縈繞在心頭的思緒很難把它整理出來。流水帳又懶得去寫，何況許多同道早已在報章上發表過了；即使寫出來，為那些未曾去過聖地的人，還是模糊一片，恐怕只是一些地名上加上了描述的色彩而已。於是便以「福地、戰地、聖地」為題，將自己此行中的一些感觸，很自由地想到什麼就把它寫出來，雖然有點取巧，卻能省掉結構上的佈局之煩惱。

我們稱呼耶穌生活過的地方是聖地，確實是理所當然；說它是福地，因為是天主許給祂的選民之所在。但是，幾千年來不知在這神聖的地方流過多少血，遭遇到幾許的災難，我們豈能不對「聖地」或「福地」產生疑難。因而當置身其境的時候，種種錯綜複雜的感受，總希望能尋獲到一個合乎情理的答案，於是常會向領導我們的專家們提出許多問題來，結果是不滿意比滿意的時候更多。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這種不協調或是矛盾的現象尚在延續著，將來也是如此。但是，若是將我們的視野指向著耶穌基督，祂的降生、死亡與復活的奧蹟，必定能給我們一個圓滿的答覆。這就是我試圖撰寫聖地之行的動機和依據。





西牆@耶路撒冷

# 信仰之根

聖熱羅尼莫曾說：「不認識聖經，便不認識基督。」依據聖人的邏輯，也可以說：「不認識聖地，便不認識聖經」，那麼也就不能認識基督了。這種說法雖是有點武斷，但不是沒有道理的。

整部聖經的內容，是上主拯救人類的歷史過程，故此是一部救恩的歷史，也就是天主進入人類的生活動態：神人交往的歷史。在這救恩的歷史過程中，天主向人揭開了祂的真相：故此聖經是啟示之書，成了我們皈依天主的信仰基石。

但是天主啟示我們的方式，「在古時，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藉著先知對我們的祖先說過話；但在這末期內，祂藉著自己的兒子對我們說了話。」（希一1-2）天主的兒子就是「在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若一1）這種斬釘截鐵的話，除非是藉著聖神的默感，誰能膽敢如此肯定。

天主的兒子之所以被尊稱為天主的聖言，因為是祂「成



乃波山的銅蛇@約旦

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若一14）「就是我們聽見過，我們親眼看見過、瞻仰過，以及我們親手摸過的地生命的聖言。」（若壹1）透過祂的言行把天主的真相啟示給我們的。還記得，斐理伯在臨別前夕的最後晚餐中，渴望著認識父而要求耶穌說：「主！把父顯示給我們，我們就心滿意足了。」（若十四8）耶穌似乎有點悵然，卻直接了當地回答說：「斐理伯！這麼長久的時候，我和你們在一起，而你還不認識我嗎？誰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把父顯示給我們呢？」（若十四9）這不就是「聖言」最好的解釋嗎？

但是，降生成人的聖言，卻不是神話或寓言中的仙子下凡，藉著人形忽隱忽顯；而是被人認為是屬於加里肋亞省的納匝肋人，不是什麼出生才子山明水秀的地方（若一46），只曾不過是一個木匠的兒子（路四22）。於是，要認識耶穌基督，就不能忽略了祂生活過的地方。

天主的啟示不是一大堆抽象的、令人難懂的神學理論，而應是祂最關懷的



窮人和小孩都能懂得的做人之道，這才是天主的智慧，不同於人間的智慧。這該是多麼具體，而又生動活潑、適合人性的啟示：「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因為天主沒有派遣子到世界上來審判世界，而是為叫世界藉著祂而獲救。」（若三16-17）度著如同我們人一樣的生活，一個窮人的生活，為人服務，並交出自己的生命，為大眾作贖價（谷十45），為貧病者，也為罪人（羅五8）。

我們可以作一個大膽的假設：倘若聖言不降生成人，只藉著先知們的口，傳授天主的救人計畫，我不知道是否能令人類誠服。就如《舊約》的先知所預言的一切，倘若聖言沒有降生成人，居住在人間，又不知道該怎樣去辨別天主的許諾是否實現？又怎能看見天主的救援工程已經完成？就如同今天我們在基督的死亡與復活上所看到的永遠難忘的標記那般清楚。

倘若聖言降生成人，而不是生活在我們人間的一個角落，也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又怎能叫我們效法祂？祂的言行又怎能是我們人生的喜訊？就是換了一個比巴力斯坦更好的地方和更好的身世，恐怕也是難以叫人接受山中聖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祂。這一切的一切，不正是證明了不認識耶穌的家鄉就不認識基督嗎？

可歎的是，某些聖經學家或神學家硬把歷史中的耶穌和信仰中的基督分割開來，因為他認為現在的巴力斯坦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能獲得歷史性的明證，證實耶穌曾在這些地方生活過，甚至連耶穌這個人的真實性都有疑問，故此只要信仰藉著基督這樣的一個「假想之人」的口所宣講的福音就夠了，這是多麼美妙絕倫的神學？



新門@耶路撒冷城牆



耶穌山園祈禱浮雕@耶路撒冷革責瑪尼莊園

他們把絕對大多數的信友估價得如此的理智，假定他或她們都該、甚至已經擁有相當如他們具有的高深神學造詣，這樣才能淨化信眾的信仰。

這些聖經學家藏身在象牙寶塔內，一方面藉人文思想改造天主的

面貌；另一方面卻又塑造出一個不通人性的神。在他們的神學論文中滿紙令人難解的新名詞和怪論，使讀者看了似懂非懂，這無非是要表現他們的才華和造詣。但是，我們在聖地所經歷的一切，卻叫我們更是理解到基督福音的美妙，祂只從自己生活的周遭取用了人人所見所聞的事情，作為他揭示隱藏在天主奧秘內的智慧和仁慈，使眾多的凡人聽了或看了之後，都會從心靈深處流露出他們對祂的讚頌：「這是新的教訓，並具有權威」（谷一27），「我們從未見過這樣的事！」（谷二12）是以很多的人信從了祂，因為祂與當時的司祭和經師們不一樣。

神學家在教會內扮演了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因為他們擁有聖神的特恩。但是這角色也負有一個使命，即「為眾人服務」（格前十二7）；換句話說，藉著他所領受的神恩，探究出天主的奧蹟，用現代人聽得懂的話宣講出來，有助於信眾的信德成長。倘若過去的神學家太拘謹於呆板的理論公式，導致信眾不能向天主開放；那麼，今天的神學家不也是陷於另一極端，在種種批判和假設之後，令信眾難以適從，甚至對教會訓導權也動搖了。說句不中聽的話，教會的分裂，何嘗不是某些神學家所導演出來的悲劇！但願神學家們好自為之，不能忘了信仰之根種植在聖言的啟示內，而這啟示是在聖地的時空裏發展而臻於圓滿。

我們此次在聖地進修，很幸運地遇到一位神父指導我們從認識巴力斯坦的習俗中去領悟基督的福音。





十字軍小堂@耶路撒冷聖墓大殿內

## 2 返璞歸真

梵二的成就，乃是教會認清了自己的面貌：「好像一件聖事」（教會1節），即基督在現世的臨在。因此開創了教會的革新時代，因為許多人為現象，有如積存在教會身上的塵垢，使她的真相被掩蓋了。但是革新並不是「創新」，而是使教會呈顯出基督的聖德，正如當今教宗保祿六世在他的一道通諭《祂的教會》（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中所說：「我們所說的革新，並不是說在事情的本質上有所更改，而是說要再次堅定我們的主意，就是要保持基督給自己的教會所留下的原來的面目和輪廓，更進一步要使教會有一個更完善的外觀和形式，藉此而恢復她原來的光彩。」所以革新無非是反璞歸真，因而革新首要的前奏乃是認識基督，於是才有了「回到聖經的泉源」之說，奠定了以基督為中心的思想。

但這一劃時代的里程，其中的原因之一，我們應很謙虛地感激基督教的弟兄們對聖經的依賴和東正教的弟兄們對聖神的熱愛，激發了我們的覺醒，促使我們返回啟示的泉源，重新拾回多年來被我們埋在泥土中的璞璧。也因而讓我們勇於開懷擁抱分離的弟兄，彼此寬恕。





聖墓內有不同教派的禮儀

一九六三年歲暮，梵二第二期會議落幕之際，剛於年中上任的新教宗保祿六世當著全球天主教的主教面前宣布了他將去聖地朝聖，這一驚人的消息有如春雷，震撼了整個信仰基督的信徒，包括東正教和基督教，甚至全世界。當時的聖地分割在約旦王國和以色列，他們的首領和國家雖信奉不同於基督宗教的回教和猶太教，卻不約而同地立刻上電教宗，擁戴教宗的決定，並許下將以迎接國家元首的禮遇等待這一天的到來。

果然教宗迫不及待地於一九六四年元月四日啟程，除了教廷的隨員，全球各地的大批新聞從業者包機趕往聖地。雖然約以兩國處於戰爭的狀況，卻為了迎接教宗而大開方便之門，這真是天大的喜訊，轟動了全球。

溯自首任教宗伯多祿宗徒接掌教會伊始，一千九百多年來歷經二百六十三位教宗，這是第一位伯多祿的繼承人重返聖地。本應是衣錦榮歸，新聞報導卻認為是朝聖客（Pellegrinus），也就是過路的異鄉客之意味，真不知教宗本人有何感想？天主教的根究竟是紮在何處？難道就是如同分離的兄弟那般稱呼我們為羅馬天主教，而扎根在羅馬嗎？雖然我們的神學家堅持羅馬是天主教會的首席主教所在地。

從聖地回來後，我常好奇地這樣自問：究竟歷來的教宗們為何不歸根認同耶路撒冷？倘若教宗常返回耶城，是否基督的教會也會如此地東西分裂而敵對？天主教是否會演變到如此西方化更好說是羅馬化？天主教的教條、禮典、制度等等，合乎基督的福音精神嗎？又怎麼去理解呢？尤其是教會的排場是否與福音的貧窮精神相吻合？又怎麼能解說是超脫現世的權和利？西方教會的分裂又是如何形成的？這許多的疑問，又有誰能解答得了呢？走筆至此，我不自主地擲筆長嘆了一聲！

但是，教宗保祿六世旋風式地於聖地各處朝聖後，他留下了幾件令人難忘

的事件，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他認同聖地之後的舉動。

第一、他安排了與東正教首席宗主教亞特拿各那斯一世（Athenagoras）在耶城會晤，這是東西方教會分離十幾個世紀以來，雙方教長破題兒首次相遇，由我們的教宗首先屈尊邀請了亞氏同去聖地會面。這好似一中立地區，其實乃是東西教會同一根源。所以亞宗主教樂意接受了，其意義頗為深遠，因為只有在基督的愛內才能填平分隔雙方的鴻溝。無疑是在合一運動的途徑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然後才有了兩位教長相繼在羅馬的重聚。

第二、教宗在臨離開聖地之前，叮囑教宗駐聖地宗座代創辦合一神學院。今天，這座合一神學院矗立去白冷的路上，集合了天主教和各基督教派的學生聚首一堂，共同研究「得救的學問」。

第三、教宗也叮囑法國的普愛會，把橄欖山上一座為本篤會修女所遺棄了的會院舊址重修起來，作為收留貧窮的神父和修士們到聖地來朝聖或進修的宿舍，以不收費為原則，命名為「亞巴郎之家」，這無非是意味著此乃天主所賜之地。我們這次在聖地的第一個住處便是此地，由領隊韓承良神父所接洽，卻三番兩次遭遇到主持人的白眼，我個人對韓神父的用心良苦由衷的感激。他本可以另尋他處，大可不必受此委屈，橫豎花錢的不是他自己，不知同道們是否與我同感？以上的小插曲是題外話，望讀者見諒！

另外，教宗又委託方濟各會建造一座收費低廉的大型宿舍，俾能收留更多的朝聖者，此宿舍正在趕工中，大約今年能竣工啟用，這無疑能促使收入不豐的基督徒也能去聖地朝聖。

第四、教宗還在白冷創辦了一座為造福阿拉伯人子弟的大學，定名為「白冷大學」。尤其在以色列佔領了白冷之後，這座大學更是深具基督之博愛的偉大，對弱者顯示特別眷顧。因為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沒有進大學的可能，又不能離開以色列，所以為他們辦大學確實是最大的福祉。

至於其他的計畫卻不甚清楚，只就這一些事件已經讓我們看出來教宗在聖地的措施是多麼符



Casa Nova  
方濟各會在耶路撒冷的招待所



合福音的行動。這並不是說教會在聖地以外沒有什麼建樹，或是不到聖地就不能有此效果。我要強調是教宗的聖地之行是如此地反映出基督的仁愛，倘若歷任教宗都有此行，教會的歷史定會改觀，教會的許多污點也不會長久地積存在她本有的面目上，教宗保祿六世也不會這麼痛心地說：「教會的實際面目，從未達到其神聖創立者的理想，從未如祂所希望的一樣完美、一樣可愛、和一樣的神聖或光輝」《祂的教會》。

我們不能忘了教會之所以能在梵二期間如此地向世界肝膽相照，還得感謝前任教宗若望廿三世的睿智和他對教會狀況的敏感。這位教宗在當選時被許多的人認為是出自冷門的年邁老人，長久在羅馬以外服務，怎能與他的前任教宗碧岳十二世相比？後者可說是「時代先知」，以其顯赫卓越的外交家之長才，才能應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的艱難局勢，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影響全球的重要角色。現在時值共產黨紅禍到處瀰漫的時局裏，這位新選的教宗，滿身濃厚的鄉土氣息，他將如何去支撐受到洶濤猛浪衝擊的教會之舟呢？恐怕正是應驗了某種預言所說的：「他只不過是過渡時期的教宗而已」，將會很快由他轉手於下任教宗，因為他已是風燭殘年之人了。果真如此，若望廿三世在任只有短短的五年；但是，這一過渡時期並非僅僅看守碧岳十二世所遺留下的功績而已，他卻把教會帶到了一個新的境界，使世界從忽視教會的現狀而轉變為對他抱著莫大的希望：那就是由於梵二的召開，敢於向世人承認教會的過失，破釜沈舟地要予以革新。故此若望廿三世逝世之時令全球各界人士同聲頌揚他是近代最偉大的教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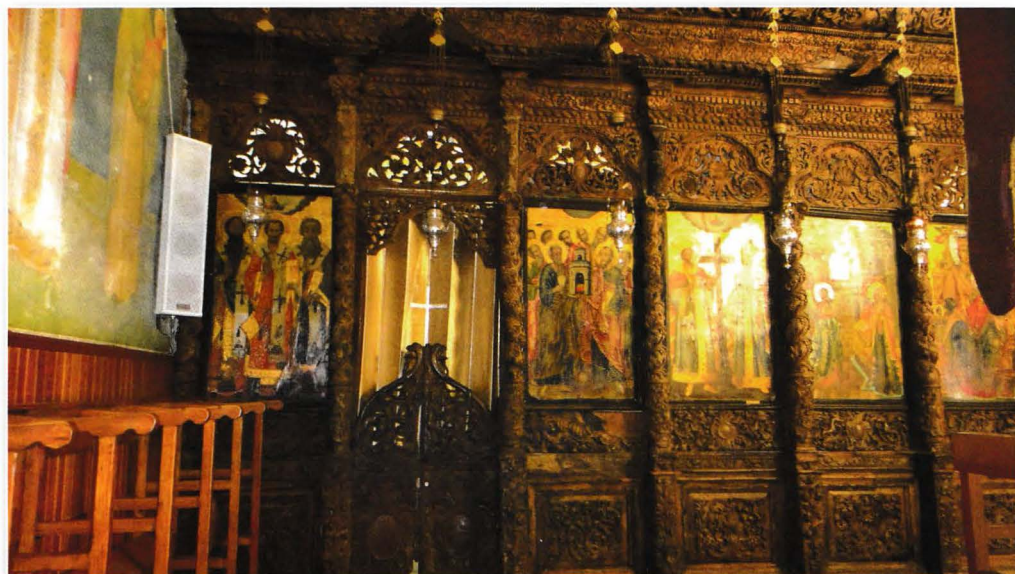
教宗若望廿三世的偉大，首先應從他的人性來看。這位出生農家的教宗，終其一生沒有失去他的自然和純樸的美德，雖然他也曾在外交界任職多年，最後的出使國乃是素有「教會長女」之美譽的法國。當他接任時，正值二次大戰結束之際，教廷與法國陷入最低潮的困境。因為當法國淪陷於德國的鐵蹄之下的時候，法國貝當元帥出山組織了與敵人合作的偽政府，當時的教廷駐法大使卻沒有隨著法國的流亡政府遷移，致使戴哥樂將軍凱旋回巴黎之後，便迫令教廷召回該大使，教廷才改派龍開禮（若望廿三世的本名，Angelo Giuseppe Roncalli）總主教出使法國，最後是在任上榮陞樞機，從當時的法國總統——反宗教的奧理耀手中領取樞機的方形紅帽，並且二人成了莫逆之交。一本名為《若望廿三





小花》的幽默集子，留下了龍開禮出使法國的許多逸事，令人懷念不忘。如果套句不好聽的俗話，若望廿三世在外交界打滾幾十年，卻沒有失去他的農家子弟本色，也是他成功的地方。那麼，他的本色正是他具有的福音美德。等到登基教宗寶座後，打破了許多梵諦岡的貴族之傳統與禮規，輕車簡出，令他的隨員束手無策。他之計畫召開梵二大公會議亦是如此，沒有同周圍的智囊團商議就宣布了出來，為此致使某些教廷高級聖職人員的不滿。這是冒失嗎？恐怕更好說是聖神的推動，因為他擁有的福音精神，使他能效法基督遇事聽聖神的領導。

另外，正因為他長久任職於羅馬城以外之地區，尤其是他早年出使中東和東歐，對回教和東正教有了很深刻的認識，他才對自己的教會某些歷史事件和制度特別敏感，故此一旦登基伯多祿的寶座後才有了令人吃驚的措施，其實應該說是胸有成竹，亦即他生活於福音和聖神內，他不能不對自己的教會敏銳。從而使他能打破與福音精神不符的教廷舊習，因而創立了梵二的新精神：「不是批鬥，而是和解。」是以一連串的新作風：「趕上時代」、「禮儀本位化」、「使分離的弟兄彼此寬恕」、「交談」、「牧靈掛帥」、「以基督為中心」…等等，這無非都是得力於若望廿三世的福音精神之本色，教會是應返回聖經的泉源。



東正教的瑪利亞泉聖堂@納匪肋



# 3 聖地進修熱潮



返回聖地的泉源勢必促使所有的基督徒研讀聖經，「所以所有聖職人員，特別是基督的司鐸們，以及其他正式為聖言服務者，如執事、傳道員，務必致力於勤讀聖經及精細研究。……神聖的公會也同樣剴切並特別勸告所有基督信徒特別是修會的會士們，要藉多讀聖經，去學習『耶穌基督高超的知識』（斐三8）。」（啟示25）

天主教素來是著重聖事在基督徒生活中的重要性，因而忽視了聖經；而基督教卻正是與我們相反，所以才形成了兩種背道而馳的極端。梵二的革新既是返璞歸真急於返回聖經的泉源，我們在梵二的道理中看見了立竿見影的成就：「教會常常尊敬聖經，如同尊敬主的聖體一樣，因為特別在聖體禮儀中，教會不停地從天主的筵席，及從基督聖體的筵席取用生命之糧，而供給信友們。」（啟示21節）這是千真萬確的道理，因為無論是聖言或是聖體，都是天主子降凡成人的恩寵，這是兩個滋養基督徒生命不可少的恩寵源頭。是以革新中許多聖堂將聖經和聖體平排地安放在祭台上方。雖然有點不習慣，甚至有人反對，但這卻是無可厚非的事實，我們必須基於信仰去接受，改變我們的舊觀。

走筆至此，我想提出一個我個人的信念：聖經不只是一個民族的文化，也不只是一種人文的道德觀；尤其是天主賜給全人類的恩寵，使我們人被提升到天主的境界，因為「天主因祂的慈善和智慧，樂意把自己啟示給人，並使人認識祂旨意的奧祕（弗一9）。因此，人類藉成為血肉的聖言基督，在



聖神內接近父並成為參與天主性體的人（弗二18；伯後一4）。」（啟示2）由此可見，聖經的啟示超越了所有的人文思想。我們在建立地方教會的時候，可以、也是必須的，將聖經作為一面鏡子，讓我們自己的文化反映出自身所擁有的啟示成分，並藉以發揚而臻至圓滿，即接受基督。我們何必一定要將自己的文化放在同一的天秤上去衡量呢？甚至偏盲於取而代之？

可喜的是全國的基督宗教，無論是天主教或基督教都在發揚中國文化的動機之下推行研讀聖經運動，而且從多方面付諸實行，這應該是一個大好的「時代徵兆」。於是，去年司鐸聖地進修團的創舉，更是趕上時代的運動。其實，等我們到達聖地之後，我發現我們的步伐還是比別人慢了一步，各種進修性質的機構、組織或朝聖等等早已在聖地興起來了，所幸我們終於開始，但望能延續下去，並能普及到修女和教友。

聖熱羅尼莫曾說過這樣的一句話：「當親眼見到了聖地和它舊時的遺跡更能了解聖經。」這應該是到聖地去進修最好的明證，難怪今日聖地的熱潮沸騰，雖然聖地的局勢處於備戰狀態，到處都是抱著槍桿的士兵，然而每天湧進以色列的「香客」依舊為數不少。我說是「香客」，因為這些到以色列來的旅客，大半都是為朝聖或進修而來，否則有幾個人願意冒著生命的危險進入戰爭之地，正如我們出發前有不少的友人便是如此關心地問我們：「你們不怕以阿戰爭再爆發嗎？」

目前在聖地研究聖經的學府只有三座，但是除此外，卻有不定期的進修組織，現在僅就我所知道的在此作一簡介。

首先讓我介紹一點有關三座研究聖經的學府。這是分屬於三個大修會所舉辦的學院制的最高學府，即：道明會、方濟各會和耶穌會。以道明會的聖經學校（Ecole Biblique）創辦的最早，是在十九世紀的末葉，一八九〇年，創辦人乃著名的聖經學家拉甘濟神父（Lagrange）。方濟各會同耶穌會的聖經學院都是成立於本世紀，恕我未曾考據過確實年代。耶穌會的學院是羅馬宗座聖經院的分院。

這三座最高學府大致上都以研究聖經內的各種問題為主；但每個學院卻具有不同的特色：道明會著重聖經的編譯，現在風行全世的法文本「耶路撒冷





聖經」便是該院的師生集體結晶。另外，該院於一九二〇年還獲得法國政府的承認，又名曰「法國考古學耶城分校」，政府津貼部分經費，還設有獎學金二名，一名為法國教區神父所保留。方濟各會的學院則以考古著名，由於該院長領導挖掘聖地的遺跡，考證聖地與耶穌生平有關的地方，如：保留在聖母領報堂內的山洞幾乎被公認為就是聖母居住的原址，這是他們最大的收穫。該學院雖未設有獎學金，卻在校董會的同意之下，可以供給某些學員膳宿，只以彌撒獻儀作代金。耶穌會的學院本是為供給羅馬聖經學的研究生到聖地來作考察聖地的住處，但同時也從事於教授各種與聖經有關的東方語言，所以該院與耶城希伯來大學交換教授與教學，該院是否設有獎學金則不得而知，類似方濟各會的優待辦法大概是有的。

這三座學院制的學府雖各有千秋但卻有許多共同點。他們都向外開放並不只是接收同會的研究生，而且不限於司鐸，也不分性別，連不同宗教者也兼收，無論是基督教、猶太教，或回教，真正做到了有教無類，這應是梵二精神的貫徹。

除此，這三座學府雖然是學院制，正式生應修滿固定的學科和年限；但各學府當局也大開方便之門，兼收旁聽生，並設有短期課程及選修科。這種措施無疑地有助於聖地進修的各界人士。

至於三座學府為何分別創立，這不是局外人所能了解的，但他們也彼此交換教授，同時因其研究的方向不同，未嘗不是一個可供研究生自由選擇的好機會；另外，各學院的教學語言也不同，如：道明會是以法語為主，方濟各會則是以義大利文為通用語言，耶穌會是儘量以希伯來文為教學語言。

除了這三座高等學府外，聖地興起的進修組織可說多如雨後春筍，其期限長者六個月，短者兩個星期。或是進入上述的學院受教，或是自行安排課程。就我所知，德國的科隆教區便在聖地設有進修班，每期六個月，由主教派遣神父輪流至聖地進修。還有西班牙主教團正在籌備借用聖若翰誕生堂的空著的會院，作為西班牙聖職人員聖地進修之地，並計畫派教授來指導，請修女來管理膳宿，這種有計畫的措施真令人羨慕。我想其他的類似組織一定還會增加或已成立。



我們曾經住過八天的「亞巴郎之家」則是供給修士們進修的所在。在我們居留期間，便有兩批修士在那兒進修。一批是法國修士，其中包括修會士，在他們的教授領導之下，一面參觀，一面授課，並配合禮儀生活確實是晉鐸前最好的陶成。第二批是來自義大利都林教區大修院的修士，同第一批的情形一樣。由於亞巴郎之家的規定，每一批住宿的期限不能超過兩星期，所以他們都是停留兩星期後離去，是否轉往他地，或是回國則不得而知。該宿舍的床位可收留五、六十人，我們所遇到的那兩批都是三十餘人。具該機構的主持人謂，這樣的進修團在全年內都是川流不息，一批接一批，不知我們的修士何日能有此福份？

在提庇黎雅湖邊還有一個專為修女而設的進修組織，是由美國的一個修女會主持，現在只能容納十五位修女進修，為期六個月，通用語言是英文，指導進修的專家多半是來自耶城的教授，費用大概是每月一百五十美元。我們在聖地期間，有一位從香港去的寶血會修女正在那兒進修。

是否存在著為教友進修的組織則無從考據。我想個別進入三個學院研讀的一定有，至於團體性的進修多是隨著朝聖團，一面朝聖，一面進修。我曾看見許多的朝聖團都有司鐸領導，每到一處，由司鐸指導讀經和講解，然後便是舉行禮儀或是祈禱。我記得一、二十年前，傳信大學的聖經教授便開始了暑期朝聖團，由他親自領導，我相信這種朝聖行動也能收到進修之益，類似的情形在今天一定更為盛行。當然聖地的教授們也常領導各國的朝聖團參觀，勢必會在參觀中講解有關聖經的知識，只是深度不同而已。回憶我第一次去聖地的時候，有一天便是由道明會聖經學校的一位神父領導我們五、六個來自不同地區的神父，一面朝聖也一面講解聖經。事實上，進修不只是知識的增長，尤其是對基督愛的增強。古人云：「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聖地朝聖總會有收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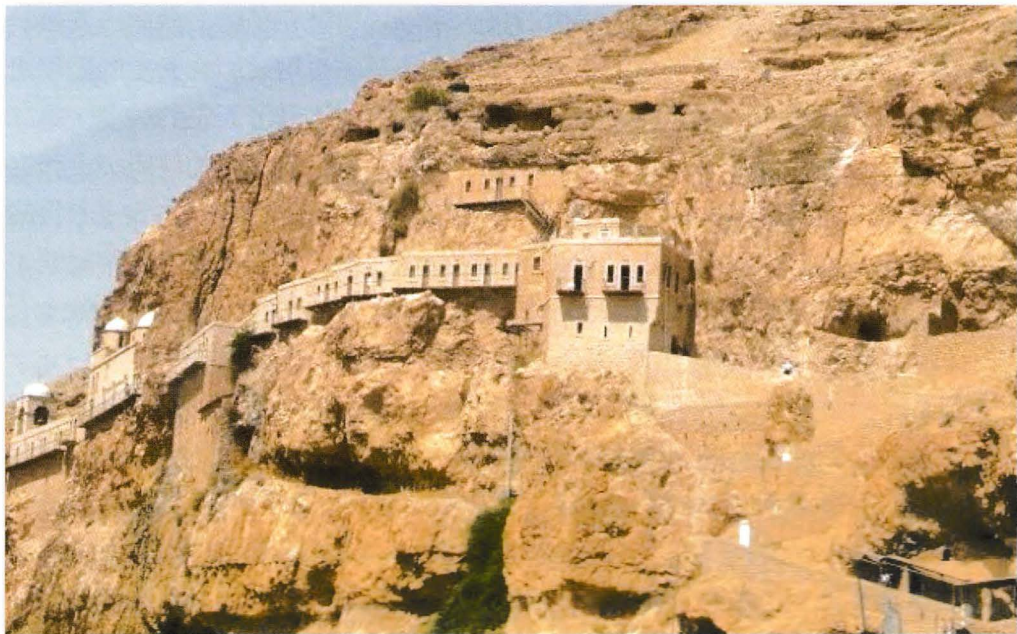
最後，我願向我國主教團建議，為我國教會之成長做長遠計畫，應派專人去聖地實際考察並收集資料，俾能組織多方面的朝聖團和進修班，儘量能按照司鐸、修士、修女和教友的經濟、語言、學歷、時間等等不同條件，給予更多



古木蘭遺跡

的人去聖地作長期或短期的研究機會。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恐怕時機也不成熟，但是一天不開始，我們便會比別人慢一步。這恐怕是我個人五分鐘的聖地熱誠和天真的想法，但也是某些兄弟姊妹聽我報導聖地觀感之後有所反應而激發的愚見。





耶穌受試探山@耶里哥

# 4 石頭說話

路加福音記載耶穌榮進耶路撒冷的時候，由於人群前後擁地高唱「因上主之名而來的君王，應受讚頌！和平在天上，光榮於高天！」（路十九38）於是法利賽人受不了，要耶穌制止群眾，耶穌卻答說：「我告訴你們：這些人若不作聲，石頭就要喊叫了！」（路十九40）今天在聖地有著許多職業性的導遊，他們一字不改地千萬遍向「香客」重覆著他們對聖地各處名勝的介紹，但我非常懷疑他們的可靠性，因為他們只是些不負任何責任的錄音帶而已，全是為換得一口飯吃。倒是聖地的一些石頭，有如活的見證，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史料，我們稱為會說話的石頭，一點也不誇張。

任何人踏在聖地的領土上，很自然地發覺滿山遍野皆是石頭的不毛之地，因而驚奇地發問：怎麼能說這是福地呢？是否由於這種現象，石頭成了聖經中的啟示記號？無論如何，這些石頭確實能向我們訴說許許多多的聖經事蹟，是天主與人交往的媒介或是信物。比如天主在西乃山與祂的選民



結盟立約之信物便是刻著十誡的兩塊石板，由以民精裝在結約之櫃內，安放於聖殿的至聖所內，象徵著天主的臨在。舊約中，石頭也用於紀念天主的顯現之地，就如聖祖雅各伯在逃難的途中，夜宿貝特耳時，接受了天主的神視，第二天便將枕頭之石豎立起來，倒上油作紀念，因為那裏是「天主的住所，上天之門。」（創廿八17-18）撒慕爾擊敗培肋舍特人之後豎立石柱，作為天主救援的紀念碑（撒上七12）。石頭在以色列民的信仰生活中是他們依賴上主的記號；稱上主是他們的磐石（撒下廿二2，廿三3；詠廿七5，卅一3，六一3；依十七10，廿六4等）。梅瑟在曠野中擊石出水，解救了一口渴難忍的以民（出十七6；戶廿8-13）。是以天主的選民用石頭作祭台、蓋聖殿敬禮天主；用石頭喻意背棄天主的硬心腸，用石頭砸死冒犯天主的人。

在新約中，耶穌雖然強調應以真理和精神敬禮天主，超越了舊約的聖殿，並且祂自己就是聖殿（若二19-22，四24；谷十二10），聖保祿認為上主的法律「不是寫在石板上，而是在血肉的心版上。」（格後三3）而且石頭也是毀滅的象徵：「沒有一塊石頭留在另一塊石頭上，而不被拆毀的。」（谷十三2）但是，耶穌卻也以磐石論教會的堅穩（瑪十六18）。這雖然是象徵性語氣，但也能領悟到石頭的用途。在另一處，耶穌把自己比作牆角的基石（谷十二10）。

現在，我們在聖地任何一個聖所裡，都能找到一塊石頭或石洞向我們證實聖經中所載的事件，乃天主恩待人類的憑證；尤其是耶穌生平之記載的真實。如：耶穌誕生白冷和祂隱居納匝肋的石洞，還有耶穌在山園祈禱所跪過的石地、被綁受鞭打的石柱和祂的血漬所侵蝕過的比拉多衙門的石頭砌成的地面，以及豎立耶穌十字架的加爾瓦略山之山頭和埋葬祂的石墓，復活後在提庇黎雅湖邊與宗徒們共餐的石塊和橄欖山上升天時留下祂的腳印之石版，真是多得不勝枚舉。雖然其中有些只是傳說而已，難以考證，但是，納匝肋、白冷、加爾瓦略山等石洞，卻已被考古學家公認為正確的地方。一、二十個世紀之後，已經沒有目睹過這一切的證人，而這些石頭卻成了最肯定的證據，向我們述說著耶穌誕生、傳教、死亡與復活的歷史事件。

還有一些石頭可說與聖經的記載無關，但是由於基督徒的信仰就地取材，用聖地的石頭建造了許多聖堂或其他紀念物等，這些雄偉而輝煌的石頭建築物，無形中也成了最好的證據，向歷代千千萬萬的朝聖者追述天主與人相遇之地，或是傾訴耶穌的救贖工程。

這些建築物隨著聖地之命運的滄桑，不只一次被人摧毀了又重建起來，不了解

內情的人還認為這些精心雕琢的聖所，似乎不太合乎耶穌甘貧的精神。如果將這些近乎天文數字的建築聖堂金費去從事社會福利，恐怕更能收到宣傳福音的功效。乍看之下，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耶穌在世時就已經駁斥過這種似是而非的看法。當耶穌接近死亡的時候，祂在伯達尼友人家坐席，一位貴婦拿了價值昂貴的香液倒在祂頭上，立刻有人頗不滿意地議論著：「為什麼要這樣浪費香液？這香液原可以賣三百多塊錢，施捨給窮人！」（谷十四5）若望卻很不客氣地告訴了我們說這話的人乃是那要負責耶穌的猶達斯，其實他是想把這些錢裝進他自己的荷包（若十二6）。耶穌卻回答說：「由她罷！你們為什麼叫她難受？她在我身上作了一件善事，因為你們常有窮人同你們在一起，你們幾時願意，就能給他們行善；但是我，你們卻不常有。」（谷十四6-7）這種論調在今天特別盛行，把窮人同天主或基督混為一談，甚至講一種沒有宗教性的基督主義；得救只有現世的幅度，而忘了末世的圓滿。耶穌好似早已預料到了，所以祂說：「她已做了她能做的：提前傅抹了我的身體，是為安葬之事。」（谷十四8）這種不分途徑和目的的偏差，正在扼殺著信仰中的天主的超越性和基督救恩的圓滿性，難怪天主離我們是那麼遙遠。我就親耳聽見過一位從事社會工作的神父在一次百餘人參加的講習會中說：「我們的福音工作只效法那為窮苦人服務的耶







穌，不必管耶穌的天主性。」這是多麼美妙動聽的說詞，最後這位神父卻離開了窮人而去築了香巢，享盡婚姻的幸福。

其實，聖地的社會和教育工作的經費並不少過建造聖堂的費用。就我所知，現在聖地的百餘個男女修會或教友組織都在從事於社會和教育工作，受到他或她們照顧的人，從老到幼，總在萬人以上，尤其是受迫害的阿拉伯人。真愛天主的人不會忘記近人的，但愛近人者也不要忘了天主。

說實在的，人的信仰在現世尚未達到直觀天主的境界，在人的靈性生活中尚需刺激感官的媒介使人提昇到悟神的境界。今天的禮儀革新無非是要促成信友更活潑和更積極地與主相遇。如果將禮儀俗化，或是抹滅其神聖性，穿著睡衣和脫鞋在祭台上一幅懶散的姿態就是人的真面目。我不知道他們是否也是如此坦誠地與人交往，或者他們也是否真誠樂意別人照樣來同他們相晤？

無論如何，當我進入聖地的每一個金碧輝煌的聖所，使我立刻聽到每一塊石頭和匠人精心的藝術結晶，都有如一首頌讚上主的美好詩篇，不斷地在傳報著上主臨於斯土的佳音；也讓我傾慕著先進們之信德的活潑與偉大，他或她們的芳表可作為我在追隨基督途中奮勇前進的典型。

當然，聖地的現狀，絕非如同耶穌當年所遺留下來的一樣，因為幾近兩千年的變化，無論是天然或人事的因素，尤其是建設上的進步，使整個聖地幾乎改頭換面。如果我們今天踏在聖地的舊址上，隨便俯拾一塊石頭就說這是耶穌所觸及過的，未免就太天真和有失考證性。聖地的石頭雖多，並不是每一塊石頭都能給我們敘述一段有關聖經的事蹟。

那些會說話的石頭都是經過許多考古學家所鑑定過了的。這些專家除了信仰基督的人外，還有許多非基督徒，他們都是以研究學術的認真態度去從事考古工作。我們在聖地發現許多被人挖掘的大洞小穴，其中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被保存起來當作瑰寶。我們在參觀聖地的三間研究聖經的最高學府時，看到了他們各自從事考古工作所獲得的文物，為我們外行人只不過是一些碎片而已，卻沒想到他們竟投入如許的人力和物力，將一些碎片編上號碼，很仔細地一塊一塊地拼湊起來，然後保存在鏡櫥裏，向前去參觀的人解說這些文物上的年代和當年的生活背景，最後證實耶穌的福音內容非但沒有超越時空，而且同祂的生活背景恰相吻合。我們不得不承認耶穌確實是曾經生活在兩千年前的巴力斯坦的歷史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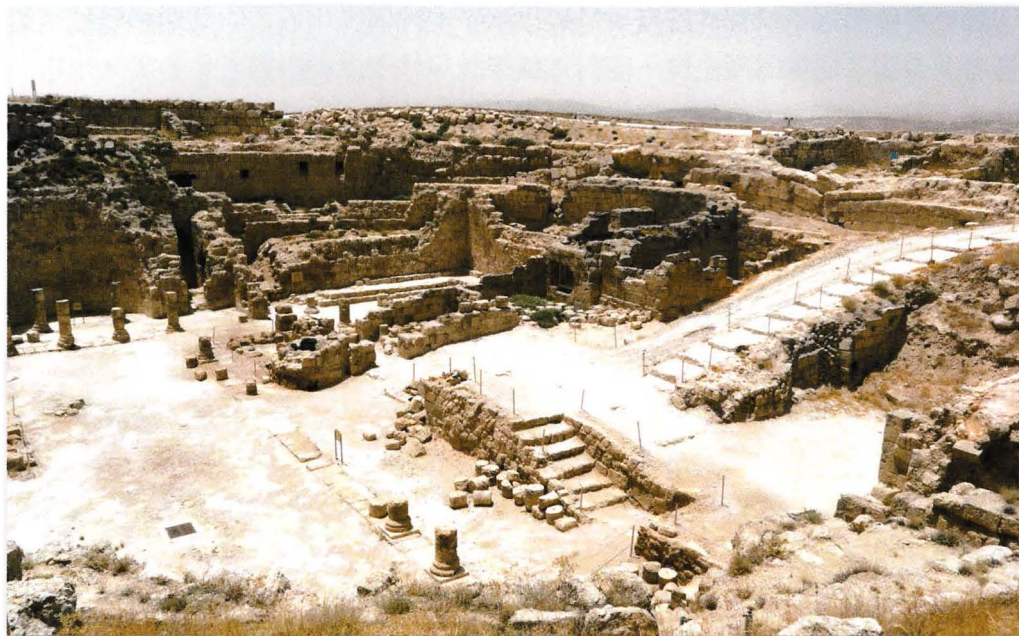
自從某些自由派的聖經學家興起了歷史批判的學說之後，幾乎對聖經的一

切歷史事件都抱著懷疑的態度，是以增添了聖經研究中更多的問題和疑難，更甚者則否認了耶穌的歷史性。面對這種學說只是予以批駁是不太客觀的，也不能使人對它誠服。所以近一個世紀以來，聖經的考古學特別興盛，一來是現代的科學進步，有助於考古工作的進行；二來也能從考古的功效而發掘有關耶穌時代的歷史背景，因而聖經的歷史批判反而帶來聖經學的進步，足見考證學的重要。

耶城的以色列國家博物館內所存設的文物，為以色列只是一種文化性宣傳；為我們基督徒來看，卻能幫助我們認識聖經的歷史背景。因為以色列民族的始祖在進入天主所許之地之前，只不過是一個居無定所的遊民。這一民族的興起和成長，都是在天主的恩賜之下而發展，故此以民的歷史就是天主救人的歷史。現代的以民好似拋棄了他們傳統的宗教信仰觀念，以民過去的一切，為他們現代的後裔只不過是足以向人誇耀的悠久文化，豈不知聖經的內蘊卻植根於此文化之中，無形中有助於我們研讀聖經。比如我們在博物館看到了古木蘭發掘的依撒意亞先知書的手抄本，猶太人的會堂結構、帳棚節的習俗、婚禮的衣物、割損禮的器皿等等，這是多麼具體的聖經知識之灌輸。只是物品太多，沒有時間全部參觀。指導我們的神父本想領導我們再去參觀，並加以解釋；但他觀察到不是所有同道都感覺興趣，以後就再也沒有去了，令人遺憾！

我認為我們不該對聖經的文化背景產生偏見，我們認同猶太人的文化是天主啟示自己的背景，並不就此藐視自己的文化；反而是因為天主藉著猶太人的文化揭示了祂對人類的仁慈和智慧，我們更該重視和熱愛自己文化的啟示，更加予以發揚光大，雖不能取而代之，卻可以淨化而藉以解釋啟示的真諦。

我們更不該對猶太文化產生自卑感，為何天主取用了這一民族的文化？其實，天主藉用任何一種文化都會使其他民族感到不悅。但是，天主卻沒有在歷史中取用當時已經存在的先進民族的文化，而只是由天主自己一手創立了一個新民族和新文化，我們該看出來這是天主的自由，更是天主的恩賜。這一超越性在基督降生的奧蹟內得到了最好的證實，祂雖生長在猶太民族的文化背景裏，但是由於當時的猶太民族不能達成天主所託付給他們的使命，祂來宣告了一個新的盟約取代舊約；換句話說，祂的福音才是人類得救之途，超越了舊約的法律和先知，廢棄了猶太人敬天的舊禮。從此，任何一個民族只有在基督內才能獲救，但每一個民族唯有依據福音的精神淨化各自的本位文化，使他成為適合於每個民族藉以得救的途徑，期以歸屬於基督，基督卻屬於天主的。（格前三23）



大黑落德堡@白冷

# 5 廢墟中求證

由於聖地的許多石頭會說話，當然會引起考古學家的注意和興趣。凡與聖經有關的地方，都留下了他們動過手腳的痕跡，到處都可看到一些好似無人收拾殘局的廢墟，橫豎著許多斷垣殘壁。其實，我們正應感謝這些有心人的血汗，為我們找到了上主親臨的遺址，證明了許多聖經記載的真相。

可惜的是在歷史的演變中，多次的戰爭摧毀了聖地原始的面目，有的地方竟遭遇到殘暴的蹂躪之後，沒有留下任何的記號，是以令後人難以辨別聖經地理的真偽。也有些聖經古蹟被統治聖地的強權者收集後，運回自己的國家，存設在博物館中供人觀察，好似在向人誇耀著他們勝利的戰果。有的被以色列政府當作國寶珍藏在國家博物館內。因而我們前往聖地朝聖的人，不能完全找到聖經的所有遺蹟。

好在大多數的地方，由信友們慷慨的捐獻。在這些遺蹟上建築了聖堂或紀念碑誌等，保存了聖經的原址。其中有些聖堂是在曾經遭受過天災人禍的洗劫之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建起來





的。我們當中有些同道認為這樣失去了聖地歷史遺跡的原始真相，如果能讓這些地方保存著它本來的面目該是多麼真實？乍聽之下，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想法；豈不知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聖地幾千年，或者比這更久的歷史，它所經歷了的一切，卻不是人所料想的到的。即使沒有在這些具有啟示性的原址上修蓋任何建築物，照樣會受到地形之改變和戰禍之摧殘而失其原始的真相。我們在許多的廢墟中看到了曾經被掩埋了的整座古城或是曾經顯赫一世的雄偉建築，便是在近百年中被考古學家挖掘出來的遺址，其中很多不是被人所摧毀，便是在天災之後逐漸遁跡的。

考古學為研究聖經開創了一個很重要的途徑，並且解開了許多疑難之結，提供了有關聖經事件之真實的有利憑證。我們雖不懂得考古的這門學問，但是當專家在這些廢墟上實地指導我們的時候，確實激發了我個人對考古的興致和好奇，並且增長了許多的聖經見識。只是時間有限，不能對每一個廢墟作實地深入探訪，也不能細心地作入微的觀察和研究，真恨不得能在聖地延長我們進修的時間。在此僅就我們探訪過的一個廢墟，作簡短的報導：貝特賽達羊池。

這是若望福音獨特的報導之一，即第五章一至十八節所記述的一個奇蹟，耶穌在此治好一個患病卅八年的癱子。「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門有一個水池，希伯來語叫做貝特賽達，周圍有五個走廊。」（若五2）這短短的一節記載，卻與耶穌在此所顯的奇蹟有著莫大的關係。如果考古學家能依據若望福音所報的位置找到這個水池的遺址，我們就能安心相信這一奇蹟的真實性。事實證明，近代考古學家挖掘出在聖殿大門不遠的地方果然留下了一個大池子的遺跡，而使得貝特賽達的事蹟更加清楚可靠。這池子亦稱「羊池」的緣故，乃是由於聖殿大門是牽引待宰之羔羊入口處。所謂的「五個走廊」，則是由於該水池乃一長方形，中間有一道隔牆，將水池平分為二，成了一個「日」字形，於是水池的四周和中間的一道隔牆便自然地成了五個走廊。其希伯來語「貝特賽達」按亞拉美文意譯，正好是「兩個水池」之謂。現在從古木蘭的卷軸裏得知此池亦具有「活水的房子」的含義，無形中說明了為何這池中的水能治好病人；當然為當時的猶太人而言，這池中的水必定具有某種超越人性的力量，故此若望認為此池「因為有天使按時下到水池中，攪動著水；水動後，第一個下去的，無論他患什麼病，必會痊癒。」（若五4）

但是，當我們今天實地探訪時，這水池的遺址並非就在我們所踏的地面上就能看到的，因為在這水池的原址上，曾經加蓋過兩層不同時代的建築物；最上層是十字軍東征後所加蓋在另一個聖堂上面的聖堂；而那在此堂下面的聖堂



卻是屬於拜占庭時代的建築，然後在最底層才找到了水池的舊址，但離我們立身的地面確有一、二十公尺的深度。足見這水池遺址的發現，是經過考古學家多年的血汗所挖掘出來的。我想，明理的人大概不會信口雌黃，妄稱這是後人故意偽造出來的吧！

當然，不經過專家的指導，我們是不可能領悟這廢墟中的奧妙的，因為水池上的一切建築物都已被毀，僅能看見一些斷垣殘壁。不知其中之奧妙者，很可能在乍看之下，便信以為地面上的坑坑洞洞就是水池的遺跡。我們幸而有位德籍的方濟會神父指導參觀——因為他的名字是拉丁文「平安」之意（Pax），我們便稱呼他是「平安神父」，使我們略為觸及到考古學的妙處。他雖是一位出名的聖經學家，深具考古的豐富學識和經驗；但在指導我們的時候，在極短暫的時間裡，用了最簡潔的語氣，並兼備生動的教學技巧，使我們能夠領悟到考古過程中的奧妙。

首先，平安神父為我們解說了考古的幾個原則：第一，考古學者應具備地理、歷史、地質、建築、文化等有關的學識，在工作中應大膽地假設，細心地求證。然後在進行挖掘中，應能辨別地層中所尋獲到的文物之年代和生活背景，比如各種不同器皿的質料和式樣便是最好的證據，即使破碎了也得收集起來，加以整理和編號；尤其是錢幣更是最寶貴的古蹟，因為在錢幣上常刻鑄著年號。最後，考古工作必須具有耐心，向下追根，直到最原始的地層，亦稱為處女地層。這些不同的地層稱之為「文化層」，即每一層代表著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生活習俗。從上到下，就是從近代到遠古的不同時期。挖掘得越深，其年代也就越古老。

當他指導我們察看貝特賽達水池時，就給我們分析著廢墟中所遺留下的斷垣殘壁，很明顯地從石刻的圖像或字號等分辨出這是不同年代的遺物，並從其地基的位置看出這些建築在其結構上是聖堂、祭台或是其他的廳室，因而也能辨別出是屬於拜占庭或其他時代的式樣。在此水池的原址上至少曾經建築過兩次聖堂，就是十字軍東征和拜占庭的兩種型式。雖然二者全都被摧毀了，但還是看得出來這是重疊第一個加蓋在另一個上面的不同式樣之聖堂。最下面找到了水池的原址和水源的溝渠。

至於此水池為何下陷到如此的深度？平安神父的解釋認為是天然的地質下陷；或是在建築最早的聖堂時故意加蓋在水池之上，藉以保存遺跡。一旦聖堂遭遇到摧殘之後，水池亦隨之被掩埋，在廢墟上同時被當時的棄物將其填平。故此，常能在這些被遺棄的舊址中尋獲到當時的文物，為考古者提供了無心插



柳成蔭的效果。兼之當時的建築技術不同於現代向下打基礎，而是在壓平地面物後再向上砌牆造屋，於是才有了這種疊牀架屋似的聖堂上加蓋聖堂。無論如何，大概不會有人如此笨拙而故意偽造出這樣的一個廢墟來欺騙後來的朝聖者，何況考古學的進步，對其中的真偽是不難鑑定的。

我們聽了平安神父的講解之後，有人詼諧地說：「考古學並不難嘛！」豈不知從事這工作者先後要付出許許多多人力和物力，經年累月，還不一定能有所發現。起始的人往往還未看到自己的成果便已作古。當我們後來參觀各聖經學院或聖所的小型博物館時，我才發現了為何一些看似不太具有價值的文物，一塊廢鐵，一片陶器，都被負責人當成寶物似地保管著，並為我們講解著這些東西的尋獲過程和意義。尤其是三座研究聖經的高等學府內不但珍藏著這些文物古蹟，而且著手編輯有關這些文物的資料，將每件物品攝影、編號、分類，然後註明這些東西被發現的地方和年代，將其刊印成專輯，可供全世界從事考古的專家們予以鑑定和批判。三學院所擁有的物品數字都在千餘件以上，我們可想而知，他們該投下了不少人力和物力才能有今天的成就。但是，這些考古的更大成就乃是為我們證實著聖言降生成人的真實事件，使我們對聖經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更是增強了我們對基督的信心。



貝特賽達水池





猶大曠野

## 6 飛越西乃曠野

出谷的事件是整個舊約的中心，因為是天主自己引領著祂的選民脫離埃及的奴役，並在進入「福地」之前，親臨於一片荒涼的曠野中，與以色列民訂立了永不反悔的盟約。這是整個救恩歷史的縮影：天主仁慈的先行行動，眷顧了祂的子民，並許下給他們一塊流乳流蜜的地方，是選民藉以歸屬上主的憑證。雖然，以色列民的頑強和現實的個性，多次叛逆了他們的同盟主，而上主卻沒有終止盟約的許諾，反而不只一次地垂允了梅瑟的祈禱，賜給了他們在逆旅中一切所需，多次擊退圍困攻打以民的敵人。

為此，西乃山——天主與以民訂立盟約的聖地，該是我們朝聖者所嚮往的地方。因而此次重臨斯土，我便渴望著能攀登西乃聖山。但是由於地勢的險惡，交通的不便，兼之中東的政局混亂，是否能達成這一心願，事先實在難以確定。感謝天主，終於在臨離開聖地的前一天，在一萬公尺的高空飛越穿過以民曾歷經四十年之考驗的曠野，到達了此舊約中最令人神往



的聖山山麓。卻因時間的限制，在此只停留了三小時，無緣攀登梅瑟曾經與主相會晤的山峰，唯有仰首遠視嘆為觀止。在歸途中，坐在飛機上自嘲說：這就是驚鴻一瞥的滋味。

西乃山位於西乃半島的最南端，據旅遊指南報導，離耶路撒冷只有五百餘公里。在一九六七年的六日以阿戰爭之前，西乃半島是屬於埃及的領土，要想到西乃山去，必須由埃及出發，而且只能由陸路前往，說不定就是循著當年以色列民出谷的路線到達西乃山，這應該是最適合聖經記載的旅程。現在西乃山卻在以色列人的佔領區域，當然只能由以色列出發。由於此地乃以色列軍事防衛重地，沒有政府當局的准許，任何人不能擅自闖入西乃半島。但是以國政府的經濟頭腦非常靈活，有鑑於每年到以國朝聖的香客特別多，他們便預料到這些香客必定也嚮往著到西乃山朝聖，於是將西乃山開放供遊客前往，只是一切的組織事宜由政府委託的公私營公司承辦，為前往的旅客卻沒有任何麻煩的手續要辦，只要能獲得承辦公司的交通工具就夠了，這真是便民的好例子。

現在的西乃半島在以國的佔領之下，建設的如何，是我們飛行到此的旅客難以了解的，我只知道目前可從陸空兩路去西乃山。陸路的交通工具是吉普車，大約三、五天的行程；空行則是小型的飛機，大者能乘五、六十人，小者只有九人，飛行的時間只有五十分鐘。但是，要想登西乃山者必須在那兒過夜，人數便受到限制，因為西乃山只有一座古老的隱修院可供投宿，最多只能容納四十人。另外，隱修院的修士們也定有規則，每日只接納限定的人數參觀，即使是當天乘機往返，也不能超過一定的人數，所以航空公司在派飛機前往時，必須先用電話與院方聯絡；然而飛機也不是每天都有。至於乘吉普車前往的人大概不多，一方面路途艱險，另一方面時間有限。我們這次前往西乃山的同道，廿六人中只有九人去了，我想其中的原因之一乃是花費太貴，僅僅一天，費用卻是一百卅九元美金。可是，我們還是在奔走了好幾趟航空公司之後才辦成的，差一點便去不成了。為我個人來說，費用雖貴，卻讓我看到了西乃曠野的真相，可謂不虛此行。唯一的遺憾，就是未能登上西乃山，體驗一下在梅瑟同天主會晤的地方與主密談神往之滋味。

在此行中，我更是欽佩以色列人的奮鬥精神，十年的工夫，他們能把這荒涼的地方建設成為他們保衛國土的鞏固防線，還敢將這軍事重地開放給旅客而爭取外匯。我們的飛機在曠野中的一個頗具規模的小型機場上平安降落，立刻



有一部巴士（並不比台灣的一般公車更差）開來載送我們前往西乃山下的隱修院參觀，並且還有一位導遊小姐為我們服務。

從機場到隱修院的路程只有二十一公里，由於曠野中沒有柏油路，一路上不免有些顛簸，車行的速度也就比在平坦路上行駛的慢多了。導遊小姐，其實是半老徐娘，如同許多的以色列女性，具有男性的粗獷和灑脫，口裏啣著香菸，不時指示我們遠眺西乃山脈，並講解著當年以色列民在曠野中行走的情況。

我們在車上彼此嘆息說：「難怪以色列民穿過曠野時會不斷地向梅瑟抱怨。」說句老實話，我們如果置身於這樣的環境中，大概也會如此怨聲遍野。這兒並非沙漠之地，卻是一個貧瘠得連野草都不多生長的乾旱曠野，偶爾在石地上看到稀疏的灰色小草，好似被曬焦了的一樣。二十一公里的行程中，沒有看見任何村莊在幾處看到一兩個帳棚或是非常矮小的用石塊堆起來的四方屋，住著很少的流浪者（Beduini）或曰游民。據說盤居在這兒的少數游民才是真正的屬於閃族的阿拉伯人，不同於埃及人。幾次戰爭中，他們都沒有離開此地，以色列人也並不介意。只是他們如何能在此生存，卻有點令人百思難解。在路上停車的時候，正好有幾個游民的孩子趕到車旁，拿著他們撿拾的花色石塊向我們出售，沒想到那位導遊小姐卻拿出幾雙舊鞋送給這些可憐的而又髒兮兮的小孩；在回程的時候，還讓幾位游民搭乘我們的巴士走了好長一段路程，並把分給旅客後剩下的水果袋送給他們每人一份。我發現他們之前沒有什麼仇恨，



一望無際的曠野





真使我感動。

終於在一個多小時之後，走完了二十一公里的石泥路，才到達了隱修院，在我們前面已經有好幾輛巴士早到了。下了車，大家都圍著導遊，聽她向我們介紹三面環抱著隱修院的叢山，據說那最高者便是天主頒給梅瑟十誡的地方，海拔二二六〇公尺，山勢挺拔陡峭。當我們佇立在山腳下抬頭仰視的時候，憶起當年天主在山上顯現的那一幕景象，也會不自主地感到驚心動魄。天主的威嚴好似與此山的雄偉相輝映，難怪以色列民都要戰戰兢兢。這是一座寸草不生的石山，顏色灰暗，從那些游民孩子手中拿著的石塊來看，此山中的石頭本來略為透明，還有綠白紅不同之顏色，古埃及的法老王曾在這一地區開採寶石。我們一面背山拍照攝取這具有歷史性的鏡頭，同時也忙著撿拾路旁的小石塊，也有的人從游民孩子手中買那更別緻的美麗石塊，因為他們說是取自山頂，是山麓下所尋獲不到的。

西乃曠野是整個出谷事件之演變地帶，尤其是西乃山又是天主頒布十誡的聖地，但是迄今在西乃半島上紀念聖經事蹟的地方只有一處，就是西乃山山腳下的一所名曰聖加大利納的隱修院，由埃及的隱修士建造於第六世紀，昔日曾經顯赫一時，住滿了許多修士，現在卻不多了，所以空著的房間招待旅客。此隱修院屬於東正教，天主教在西乃山則沒有任何的聖所。

此隱修院之所以命名曰「聖加大利納隱修院」，其中流傳著一段非常美好而神奇的故事。據說第四世紀的時候，一位名叫加大利納的貞女，因其信奉基督，充滿很大的智慧。當時埃及亞歷山大的皇帝迫害基督徒，此貞女便挺身而出保護他們。亞皇於是請來了許多出名的哲學家同她辯論，未料到加大利納的鋒芒駁倒那群哲士。於是亞皇大怒，要將哲士們用火焚燒；其間，忽然奇蹟出顯，群哲受到神的光照，立刻跪倒在貞女的面前，承認她所信奉的天主為真神，並且朝拜她，然後劃著十字勇敢地進入火中被焚而亡。此刻亞皇便向貞



貝都因人的曠野屋舍



女求婚，要封她為皇后；貞女卻以鄙視的態度拒絕了，是以受此奇恥的亞皇大怒，使命他的衛士用酷刑加害於貞女，豈不知貞女卻輕而易舉地將刑具毀掉，有一衛士便將貞女的頭砍下而殉命。後來在西乃山找到了貞女的屍首，便將她埋葬在此，並建蓋了這座隱修院，奉加大利納為主保。天主教在每年的十一月廿五日慶祝這位烈女以紀念她的殉命；但是禮儀改革後，這位殉命貞女的節日卻被取消了，因為有關這位貞女的生平史無考據，只是流傳在西乃山的一個神話而已。但不知該隱修院的修士們是否還信以為真？

傳說隱修院在此建院之初，從羅馬尼亞雇請了許多工人來此建蓋，可想而知，一定非常艱辛，因為在這荒涼的曠野，一切的建材必須由他處搬運來此，其精神可嘉。這是一座建築在深山谷中的隱修院，四周是修士們起居工作之房舍，中間是聖堂，規模並不比他處的隱修院要小；但是與環繞著它的高山崇嶺對比之下，確實顯得太渺小了。可是此隱修院的富藏卻可稱雄於世，因為隱修院內的圖書館珍藏著舉世罕有的聖經手抄卷，有希臘文、阿拉伯文、敘利亞文和厄提約丕雅文等古老的抄卷。其最為研究聖經者所稱道的乃是「西乃抄卷」，於一八四四年至一八五九年間由一德國人偶然在此發現，其抄寫年代大概是第四世紀。可惜的是這價值連城的古抄卷不知怎樣流入俄國沙皇的手中，現在珍藏在蘇聯列寧格堡的博物館內，真是珍珠被豬吞食了，是宗教界的一大諷刺。

隱修院內的聖堂之裝飾是如此瑰麗，比起四周之建築的簡陋來，實在是有著天壤之別。此聖堂內部是一標準的東正教式的陳設，裏面掛了銅器的吊燈，四周的牆壁和堂中的柱子上掛滿了有關聖經或聖賢的木板油畫，這就是東正教所謂的（Icon）。導遊告訴我們，在此大概藏有千餘幅這樣的聖像。此聖堂稱為耶穌顯聖容大殿，莫非他們信以為耶穌是在此顯聖容的，或是另有用意？住在這兒的修士的生活中心就是聖堂，因為他們日常生活所需都要自立更生，連每天三餐都是由修士們各人自理；但是一天內最主要的工作卻是在聖堂內祈禱，並且屆時不招待任何參觀者。不知我們今天許多的基督徒以工作取代祈禱者作何感想？難怪他們要把聖堂蓋在隱修院的中間。在台灣大概只有碧岳神哲學院和多瑪斯總修院是如此設計的，但願我們生活在此的神父和修士們善解其用意！

聖堂的後面有一花台，裏面種植了一株不知是什麼灌木之類的矮樹，看樣子不會超過十年，導遊給我們解釋說此地便是梅瑟發現荊棘焚燒之處（出三2），但不知是否就是此樹，我們都笑了起來。她卻很慎重地拿出一本聖經來，請我們這一隊遊客中的一位美國青年，頌讀了出谷紀第三章一至十二節，大家都很虔



乾旱的猶太曠野

敬地聆聽著，真叫人佩服這位導遊的猶太人的職業良知。我們幾位天主教司鐸也很有君子風度，讓一個猶太婦女領導我們聆聽天主的聖旨。其實，猶太人對梅瑟五書也是恭奉為聖經的。

由於隱修院的修士們現在非常謹慎，不輕易將圖書館開放，供給遊客參觀他們珍藏的許多聖經抄卷，以防有人盜竊或損毀，這也是不得以的下策，情有可原。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們這些遊客除了好奇，又有誰懂得這些抄卷得真偽和價值呢？隱修院為了彌補這種憾事，卻在一個小型的存列室中，陳設了一些抄卷的片段，也是用不同的語文抄寫的。但是當我們列隊進入了存列室之後，許多人都蜂擁到出售紀念品的修士前面，搶著選購各人喜歡的物品，一片吵雜聲壓蓋了導遊的美妙聲音，再也聽不清她在講些什麼；參觀的人也沒有順序一一觀賞玻璃台內所存設的珍品，可見我們只是一群好奇的觀光客。

參觀完畢，我們又重新登上巴士返回飛機場，在回程中，導遊小姐報告說：「在西乃山沒有飯吃，你們必須飛往下一站，到厄拉特（Eilat）去用午餐。」我心中自我解釋說：「是的，在西乃曠野沒有什麼東西可吃，是以當年以色列民來到此地，便戀戀不忘他們在埃及的時候，有吃有喝，不知為何梅瑟要把他們領到這曠野裡來，莫非是想將他們餓死在曠野！」（出十六3）人活著便是為了吃飽嗎？到達了飛機場，導遊謝過了我們的光顧，並祝我們旅途平安，沒有一句暗示的話要我們另付小費。而且我們這些中外遊客也沒有一個人





想到要給。道聲「再見」，導遊小姐和司機先生很高興地目送我們離開巴士，這是世界各地少見的現象，雖然不敢說是僅有。這不能不讓人對以色列的這種態度留下良好的印象，這未嘗不是猶太人賺錢的手法，把一切的費用都包括在機票內，真叫人心服口服。不像台灣的旅遊事業，為了爭取日本遊客，旅行社彼此競爭，降低費用，卻暗地裏搞色情勾當，陷害自己的國人出賣靈魂，從中賺取骯髒的臭錢。中國魂，醒來吧！

其實，我們必須飛往厄拉特吃午飯乃是以色列旅遊事業的巧妙安排，一則是怕旅客認為只到西乃山未免太單調，機票太貴，因而裹足不前；另一則也是讓遊客們看看以色列的建設，因為這是他們本土最南端的一個海港，夾在約旦、沙烏地阿拉伯和西乃半島之間，他們卻有膽量建設這麼一個美麗的港口，真不知阿拉伯人看了之後有何感想！我很欣賞以色列的作風，沒有口號，卻默默地作了最好的宣傳。

我們被安排在一流得大飯店中，用一流的西餐，然後參觀該地在臨海之處所開設的水族館，來回接送的巴士是德國名牌的豪華大型遊覽車，行駛在寬大平坦的高級柏油路面上，兩旁新建的高級住宅林立，處處讓人不敢忽視以色列民族的勇敢和朝氣。

當夕陽西沈於海底的時候，陣陣輕風掠過海面，吹到岸上的遊客身上，感覺到秋意的清涼，也是我們賦歸的時刻。遊覽車在薄暮裏把我們送到機場，兩邊的景色也在矇龍中難以分辨了。在機場等著一架接一架的小型飛機滑出跑道起飛之後，才輪到我們那一架比較大一點的飛機起飛。我們的機上約五十名乘客，靠近機窗的幸運者都把頭偏向窗口，欣賞著外面的景色，其實什麼也看不見；其他的人都寂靜下來，大概是一天的旅程太疲倦了。我自己卻浸沈在飛越西乃曠野的回味中，試圖能緊握著快要逝去的新穎的感受，希望能理出一個頭緒來。

以色列民的出谷事件離我們的時代已經相隔三千多年了，我們所記憶的恐怕只是文字上所記載著的一段很古老的故事，雖然有時也會激起某種宗教情愫，讓我們也感受到生命就是出谷的旅程；但是在真實生活裏我們是否體驗到出谷的事件還具有更深一



中東地區常吃的餅



層的意義呢？天主藉著這一民族進入了我們人類的歷史，且以奇蹟的方式，把受迫害的選民救出來，要親自引領他們進入祂曾許給了以民始祖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的「福地」。他們原是漂流不定的游民，沒有自己的領土，天主要讓他們在許諾的地上建立自己的國土，成為崇敬唯一的天主、完全屬於天主的「司祭的國家、聖潔的國民。」（出十九6）天主是看不見的神，卻要藉著人使人看得見祂，因祂願所有的人認識祂而得救。這段出谷的歷史，就是要成為人向看不見的天主投誠的憑證。就是所謂的逾越。

人只看見他眼前的一切，只顧及自己個人的遭遇，只想坐享其成，不勞而獲。短視的以民剛剛同梅瑟唱完凱旋歌（出十五），便受不了飢渴的痛苦，忘了天主是怎樣地救過他們和許給他們的一切。豈不知曠野雖然是天主給予人的考驗，但考驗促成人的信仰成長，並滌煉信仰更為純真。這正是逾越的過程。

我們信仰基督的人，雖然看到了基督從死亡中復活起來了，藉著宗徒們的訓誨，也把這復活的奧蹟從各種不同的角度給我們加以解釋，其實我們的信德就是基於這一復活的奧蹟使我們向天主投誠；但是我們還是為了眼前的事而急躁。今天的人只把問題放在現世的觀點上去求解決；豈不知在信仰的生活內，是不能把天主撇開或冷藏起來的。我們務必要從考驗中學習擺脫自我而能蛻變，深切地體驗到天主的親臨，並繼續不斷地向祂開放，促成祂在我們內的潛移默化。這種神秘的交往，不可能、也不必事事加以解釋。最美妙的信德答覆是無聲的。我不否認，理解有助於信德的啟蒙和成長；但信德不是在接受理解，而是藉著理解更是向天主投誠，以至能培養出不需理解的純樸信德。

我們坐在飛機上穿越西乃曠野，是體驗不到出谷的真實的；就如同生長在溫室裏的人，即使坐在窗前看著外面的風暴，還是不會感受到它的猖狂和威力的。舒適地坐在飛機的沙發上，感觸很深地激起了許許多多的遐想，我不覺在內心裏自嘲說：「這不正是針對自己作了一個檢討嗎！」我並不懊悔花了昂貴的一張機票，雖然只是在飛機上輕飄飄的掠過西乃曠野。

飛機臨近耶路撒冷時，徐徐地降到雲霧的下層，在夜幕深垂的時刻，耶城的燈光閃爍著，有如一顆滿鑲著鑽石的飾物，好似藉著月光反射出不同幅度的各色光芒，襯托出一種白晝所欣賞不到的美景，我不自主地驚嘆一聲：「啊！這是多麼美麗的景色！我們不正是跨越了淒涼的曠野而進入了福地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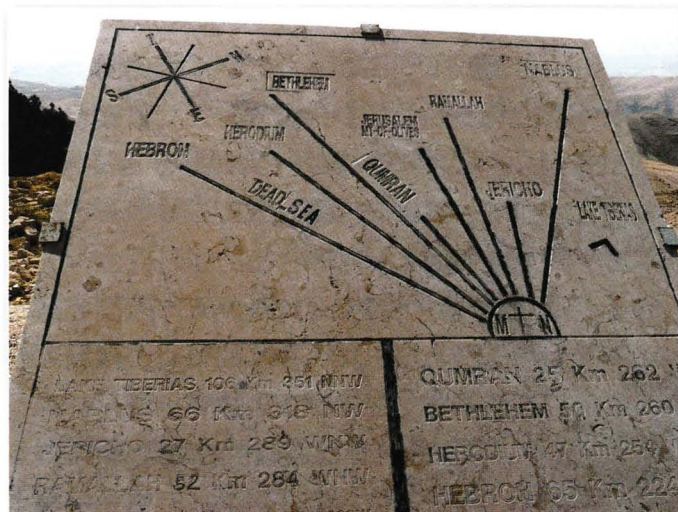
我們自從到達以色列的第一天開始，便對這個天主許給選民的地方爭論不休。許多同道提出異議，認為像這樣貧瘠的地方，尤其是猶大曠野的乾旱現象，



怎能稱為「福地」？確實福地的稱謂叫人迷惘，認為這兒應是人間仙境。其實，「福地」並非聖經的字眼，這只是後人的幻覺，把聖經中多次出現的「流奶流蜜的地方」（出三8，十三5；戶十三27）說成福地；但是這地方為那些流徙在外、寄人籬下的選民而言，乃是天主預許給他們的定所，他們應按照天主的意旨到那兒去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國土，更好說是恭敬天主，專屬於天主的聖地。另外，相對著那些在曠野中流浪了四十年之久的以民來說，當他們飽嚙了飢渴戰爭的顛沛之後，終於到達了天主給過他們祖宗的客納罕，雖說這兒並非富庶之地，畢竟此地不失為一塊安居的樂土。何況在進入此地之前，他們派出去的偵探帶著當地出產的水果回來報告梅瑟說：「我們到了你派遣我們去的那個地方，實在是流奶流蜜的地方」（戶十三27），這應是叫那些迫不及待的人們都會鼓舞的證明，天主所許的沒有落空，他們就要脫離苦海而進入樂土了。現在，我們到過西乃曠野之後，再返回以色列，我們不是也有著同樣的感受嗎？當初如果能按照聖經的行程從埃及經過西乃曠野而進入以色列，大概我們就不會對「福地」發生錯覺。我終於在歸程中對天主所恩許之地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福地」：只不過是天主給予選民的一個記號和憑證，以民既接受了天主的召選，而且同祂結下了不能反悔的盟約，就該忠於天主所頒賜的十誡，並對天主的許諾全心信賴。曠野只不過是一個過境，放眼向前看去，福地就在面前，目前的一切痛苦必須以信心承擔下來。這出谷的事件為子民是一種生活的教訓；但它預示著一個更偉大的出谷，就是未來的救主基督將要從死中復活。這後者為所信仰基督的人，成了畢生

應該記取的信仰基石。

剎那間，飛機已在耶城的機場著陸。走到機場外，航空公司雇的計程車司機正等著送我們返回宿舍。我也經歷了一次出谷，只是太快了一點，幾十分鐘的工夫，飛越了以民曾經以四十年之久才穿越過的西乃曠野。



梅瑟站在這裡遠眺耶里哥@乃波山





## 7

## 畫龍點睛

今天研究聖經的學科很多，恐怕沒有一位聖經學家是全才，能把聖經的各種問題都涉獵到，即使畢生去研究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每位聖經學家都是專才研究。像我們這些從事牧靈工作者，只有短短的五個星期的進修，面對著許多陌生的聖經問題，真不知該從何著手？正如俗語所說：「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談起。」

當我報名參加我國教會首創的司鐸聖地進修班的時候，我曾幻想到這「進修班」的性質應該是著重聖經的學術研究，能幫助我們了解現代聖經研究之趨勢，怎麼知道當到達聖地的之後，我的幻想完全破滅了。當時確實有點失望和懊惱，只差沒有說出口。到了第四天，去方濟各會聖經學會聽了一位教授的演講之後，立刻掃除了心中的不悅，反而感到有點慚愧。因為演講者以平實的態度，一點也不賣弄他的學識，故意撇開聖經中難以解決的熱門問題，只從牧靈的角度指點我們應該怎樣從福音中的耶穌身上學習善盡司鐸的職責。但他並非牽強附會地只說些熱心話，而是由認識巴力斯坦的生活習俗著手，烘托出聖經記載中的文化背景，便自然地讓我們理解到聖經的許多情結的真實和原意，這不正是我們所需要學習的讀書方法嗎！為我們真是有如畫龍點睛之妙。說句真心話，如果我們沒有具備研究聖經的某些基本條件和學識，在這短短的五週內，還要到聖地各處參觀，以剩下來的有限時間，確實談不到深入的研究。即使請來專家作幾次專題演講，也只能增加一點點有關聖經問題的概念而已。但是，把這兩者加以衡量，即從牧靈或學術的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論，在二者不能兼顧之下，我個人確實寧可捨棄後者而接受前者。何況那位演講神



聖殿山的穆斯林



公拜苦路@耶路撒冷

父也是這一方面的專家，我們能從他的指導之下學習認識聖經，這何嘗不是研究聖經的一種途徑？

這位專家就是我在前文曾提起過的平安神父，他於一九七一到過台灣，為說德語的神父修女作過三個月的巡迴講習，因而他愛上了中國文化，從此身著中國長袍。第一次見到這種情形還以為他是為討好我們這一群中國司鐸，原來他在自己的會院裡也是如此。他認為中國人的思想與聖經中的許多表達相近，所以他非常高興能有機會為我們服務。這期間，他曾推掉德國朝聖團的邀請作嚮導，而且在聖地只有他這麼一位出名的德國神父，但他認為指導我們更有意義，我們中沒有一個人不對他的厚愛由衷的感激。

我欣賞這位神父的地方，不只是他所擁有的聖經學識，尤其是他的講授方法，面對一群他所不認識的神父，沒有擺出學者派頭，立刻表達出熱誠的愛心，消除我們彼此之間陌生的感受，使我們很容易接受他。前後共為我們做過三次演講、一次在廢墟上解釋聖經的考古工作，一次領導我們參觀以色列國家博物館、兩次同我們一塊出外參觀，一共七次的指導，表面上好似是片段的，其實他都把握住了一貫的思想：就是從認識巴力斯坦的習俗去理解聖經的情節，然後反省到我們自身的職責。他最後的一次演講長達一個半小時，在結束時，我們一致的良好反應，不約而同地鼓掌長達三分鐘。唯一的遺憾，他不諳

國語，我們也沒有一個共同熟習的外語能力，一切有賴韓承良神父的翻譯，這樣浪費了一半的時間，也沖淡了演講的氣氛。所以我很希望每次的進修團能按團員共同熟習的外語去組織。現在僅就我個人的理解所及，將平安神父的演講綜合成以下幾個重點來報導：

（一）向天主奔跑：這是平安神父在第一次演講時首先提出來的一個看法。他叫我們仔細觀察，在耶路撒冷舊城內，雖然地勢高高低低，巷道彎彎曲曲，而且非常狹窄，人來人往，免不了顯得有些擁擠；但是一般的人都很安詳，毫不緊張，沒有鬧市中急步趕路的景象。只有一些外來的朝聖香客夾雜在閒散的人群中忙著趕往聖所或是猶太人快步趕去哭牆祈禱。於是平安神父就給我們解釋說，這種情形正合乎聖經記載。因為聖經中極少提到「跑」和「趕路」，我們能找到的僅有以下幾個例子，但都是與天主有關：就如聖母曾急忙趕往依撒伯爾的家去（路一39-45）；牧童迫不及待趕去白冷山洞（路二15）；浪子的父親跑上前去迎接兒子的歸來（路十五20）；伯多祿和若望跑回耶穌的墳墓（若廿4）。這無疑是聖經中的特色之一，人與天主交往時，必須把握著聖神在我們心靈中的召喚，故此不宜遲緩。

經平安神父的指點，我特別在耶城留心觀察了一個時期，果然是如此。因而反省到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由於對天主之召喚所作的肯定答覆，當然天主的行動先於一切；但是，我們不關注天主的行動，我們又怎能發出信德來呢？基督不是已在我們生活的時空裡降生、死亡而復活了嗎？我們可能在信仰的知識上理解到了，但是沒有實踐在行動上，這種信德又有什麼功能呢？基督徒的基本態度植根於信德，在望德中活躍，卻是在愛德上開花結果。厄瑪烏的兩個門徒經同行的陌生人引經據典的指點之後，認出了那陌生人便是復活的基督，於是重新點燃了他們的熱火，立刻動身返回了耶路撒冷（路廿四32-33）。我們應常讀聖經，培養我們的信德，讓我們勇於在這缺乏天主意識的時代去傳播基督的喜訊。難怪平安神父首先要提出聖經的這一特色。

（二）從巴勒斯坦現今尚存留著的習俗去認識聖經：這是平安神父最專長的心得，故此在他的指導之下，讓我們了解到聖經中的許多記述反映出生活的背景，足以採信其真實性；尤其是福音中的許多言論和比喻，幾乎無不與日常生活所見所聞有關，因為耶穌傳福音的工作不是在課堂裡施教，其對象更是些普通的老百姓，所以耶穌的福音不是一部有系統的神學，而是針對祂的聽眾之





需要，隨時隨地將做人之道隨機應變似地講出來。我們不得不欽佩耶穌的傳福音方法所深具的教育意義，在一些淺顯的宣講中，蘊含著天國的奧蹟，所以我們在讀聖經的時候，一面應注意到歷史事件的真實，另一面也要理解到其奧蹟性的啟示。

比如瑪竇廿五章所記載的十童女迎新郎之喻，這本是末世論中的一個比喻，勸告人善於準備迎接基督的再度來臨；但耶穌卻取用了巴力斯坦迎親的習俗來比擬，而且這習俗至今尚在此地的阿拉伯人的生活中流傳著。那就是在結婚的那一天，新郎由他的幾個伴郎陪同著前往新娘家迎親，但伴郎可以在路上隨意戲弄伴娘，並且要在途中找一浴室沐浴和化妝；於是新郎何時到達新娘家，是誰也難以預料的，新娘和伴娘就只有在家等待。當新郎到達之後，隨即要將大門關上，這時新郎進入新娘等待的客廳，掀開新娘的頭蓋，然後把新娘接到新郎家去。由於這一習俗，我們才了解到新郎怎麼會在娶親的時候遲到，以及五個伴娘被關在門外了。倘若對這一習俗一無所知，我們便會對耶穌取用的比喻發生疑難，甚至認為不合情理。

再如路加福音記載聖母同聖若瑟返鄉登記時在路上找不到投宿之處，福音作者用了一句帶刺的話說：「因為在客棧中為他們沒有地方。」（路二7）豈不知當時巴力斯坦的客棧只不過是一個僅有四面牆或籬笆的大雜院，晚間人和



葛法翁的遺跡



牲畜都雜住在一起，這樣的一個沒有遮掩的客棧，當然不適用於快要臨盆分娩的孕婦。這一真實的現象，卻在福音的作者之筆下蘊涵著更深一層的寓意，那便是若望所指的聖言成人進入世界。世人卻不接受祂（若一10-11）。

這是我們在參觀耶里哥的一個廢址時由平安神父告訴我們的。據說這一廢址就是紀念撒瑪黎雅善人救了一個受傷者所住宿之客棧的原處（路十25-37），於是平安神父又把這比喻給我們加以解釋。比喻中的司祭和肋未人，之所以沒有停下來急救受傷者，很可能不是缺乏愛心，而是他們拘泥於遵守法律，因為他們在前往聖殿或從聖殿回來的途中，他們所關心的事情是潔身的法律，禁止他們觸摸到任何血跡，由於血是不潔的現象。這種態度為他忠於法律的表現，確實是當時的真實生活之寫照；耶穌卻藉此機會啟示出愛近人的一個新的解釋，就是愛近人時不分敵友，並且再一次強調使人污穢的不是外在的東西，而是出自內心的惡意（谷七18-23），就如安息日並不禁止行善一樣（谷三1-6）。這正是耶穌福音的真諦，為從事牧靈工作者應記取在心，是分辨牧職之緩急和輕重的警惕。足見認識巴力斯坦的生活背景，確實是解釋聖經不可缺的知識。

（三）聖經中富有東方人「好客」的習俗：平安神父在講論這一問題的時候帶來了他的名著《追隨耶穌的芳蹤》兩本，都是精裝。由於他沒有辦法送給我們每人一本，所以一本送給我們中最年長者劉宇聲神父，另一本則送給最年輕的徐清富神父。提起這本書來不只是它的暢銷（原文德文本已譯成英、法、義、班等文字，最近日文本也出版了），尤其難得的是此書由以色列考古學會所發行，圖文兼顧。照片是由以德兩國專家所拍攝，大部分彩色，各國翻譯版亦應採用同樣的照片。著者為此放棄版權和稿費，僅在發行時獲贈二十五本。現在此書每本售價十元美金。平安神父贈書之舉，無疑是他演講此一問題最好和最妙的開場白，足見其用心之真誠。

的確聖經中「好客」的記載頗多，並且酷似我國的好客習俗，即請人吃飯。耶穌不但同友人共餐（若十二2；路十38-42），參加婚筵（若二1-11），祂也接受法利賽人的邀宴（路十四1），甚至同罪人一塊吃飯（瑪九11），至於用筵席的比喻也不在少數，最妙的是把自己的肉和血作為永生的食物（若六51-57），最後在晚餐廳中建立了最偉大的聖體聖事。總之，這種與人共餐，不只是在藉吃東西同人交往，建立友誼，而且更是啟示出耶穌救人心切和表彰天



主對人的照顧。

另外，由於這種好客的習俗，讓我們對聖經中某些難懂的章節獲得更進一步的理解。

據說在中東沙漠地區，一個在沙漠中行走的人，發現一個帳棚，這兒的主人就會邀請不速之客進入帳棚中吃住三天。三天以後，親自將客人送到邊界。這一習俗，立刻勾起我們對亞巴郎的回憶（創十八），原來他就是如此地招待了三位陌生人。雖然這段記載具有天主顯現的意味，但是，假設亞巴郎沒有招待他們，以後所要發生的事便不存在了。何況這段美妙的記載，何嘗不是依據著當時的習俗而寫成的呢？

由此類推，加納婚宴之所以缺酒，並不是因為辦婚事者家貧，否則不會有司席的人；也不是沒有預料到多少客人，必定是任何人都可以到婚家來吃酒，就如同本省吃大拜拜一樣，因而難以預計人數，於是正在婚宴進行中便缺酒了。

平安神父並提到好客的另一件事，就是被人邀請赴宴時，絕對不得推辭，而且還要帶禮品前往，還有朋友間的往來拜訪，也得準備禮物，這正同中國人的習俗相似。是他認為賢士來朝乃是基於這好客的精神而產生，就是賢士們發現異星，便依據他們的預測，帶了當時中東出產的物品乳香、沒藥和貴重的黃金前往拜訪。這雖然是具有很深的啟示性，但並非虛構的故事，而是有憑有據的東方習俗，我們很可以信以為實。

還有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一件事，就是耶穌和伯達尼的一個富有家庭關係，那就是瑪爾大、拉匝祿和瑪利亞的家庭。這是耶穌常去的地方，受到他們的殷勤款待。尤其是受難前一個星期，耶穌榮進耶路撒冷之後，好似就住在那兒。我們免不了會好奇地發問，耶穌跟這樣的家庭來往，是否會受到他人的非議？影響祂以向貧窮人傳福音為己任的立場呢？平安神父的解釋正是基於東方人「好客」的習俗。因為伯達尼離耶城只有兩三個公里的路程，位於橄欖山東邊尾端之山麓，據說這兒僑居著許多加里肋亞省人，瑪爾大一家人也是來自加省，所以加省人南下耶路撒冷時都會在這裡停留，耶穌也不例外，成了這一家人的常客，並且是好朋友（若十一3）。正由於這一家富有，才有能力招待許多過路的人，何況大家都是鄉親，即所謂的「人不親，土親。」耶穌不是把招待旅客作為世界末日審判世人的憑證嗎？（瑪廿五35-43）並非有錢的人都不能得救，只要不把財富當作偶像。總之，耶穌是有救無類的人類導師，祂接受罪





耶穌在瑪爾大、瑪利亞的家作客@伯達尼的拉匝祿復活堂

人的邀請，祂也與法利賽人同席共餐，當然也可以與富人來往。這些都是由於巴力斯坦的好客習俗，耶穌卻藉以與各種人接近施教，祂所譴責的只是那些拒絕接受福音的人。

耶穌確實對為富不仁者毫不吝惜地予以懲戒，那就是路加福音中所記載的一個比喻：富翁與窮人拉匝祿的故事（路十六19-31）。這正是與「好客」相反的描述，其下場卻是可怖的地獄之罰。平安神父在解釋這比喻時，特別叫我們注意一件事，就是耶城裏很少看到狗的出現，除非是外僑或是從海外歸國的猶太人才會牽著狗散步，因為狗為巴力斯坦人是不潔的動物，不准狗進入聖城。為此，在富翁與拉匝祿的比喻中，只有狗來接近拉匝祿，足見他是怎樣被人孤立了，那麼，為富不仁者忽視窮人之態度，該是一種非常顯著的惡行。

（四）耶穌同人交往的態度應是我們效法的牧靈精神：平安神父的演講中，或是在參觀聖經遺跡的時候，不斷地提示我們注意這一觀點，他的這一片真心，無時無刻不流露出他對我們的關懷，認識聖經無非是以效法基督為目的。當然，福音中的耶穌在其言行上所表現的一切都是我們應該師法的表率，平安神父只提出耶穌與眾不同的一點，不是他要標新立異，惑眾取寵，而是祂



對人的愛心促使祂不怕別人的非議：「因為人子來，是為尋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路十九10）「不是健康的人需要醫生，而是有病的人。你們去研究一下：『我喜愛仁愛勝過祭獻』是什麼意思；我不是來召義人，而是來召罪人。」（瑪九12-13）這種驚人的言語，使那些自以為比人強的假善人啞口無言。還有祂憐憫淫婦（若八1-11）的態度，可算是祂甘冒生命之危險的壯舉。到頭來反而使祂的仇敵羞愧地抱頭鼠竄。

今天的人喜歡以「革命家」的時髦頭銜給耶穌加冠；平安神父認為耶穌確實是偉大的革命者，但與政治無關，而是宗教性的，尤其是為現代的人深具改革的意義，那就是在俗化主義逐漸腐蝕我們信仰的現時代中，必須革新價值層次，重新認同天主在一切價值觀念上應佔有的首席地位。

平安神父曾對耶穌治好十個癩病人的事件（路十七11-19）這樣解釋：為何其中的九個猶太人沒有回來感恩讚美天主，而只有一個被猶太人認為是異教者的撒瑪黎雅人回來大聲讚美天主呢？這就是由於猶太人沒有把耶穌看成是天主的使者救世主，認為他只不過是一個醫生，他們的病獲得痊癒，也就成了醫生治好他的病人的普通事件，他們可以在一個適當的機會送點禮物去回報就夠了。反之，撒瑪黎雅人卻在耶穌身上看到了神的跡象，認為耶穌該是天主所派遣來的人，所以那人回去光榮天主，並且跪伏在耶穌足前感謝祂。當然為路加來看，這是猶太人的忘恩，另一方面也是耶穌救恩的普及性，異教人也是在被救之列。但為我們卻是一個值得檢討的機會，福音工作豈是只是單純的社會服務？

平安神父還提出另一個有關耶穌與撒瑪黎雅人交往的記載，那就是僅有若望福音所記述了的事件：耶穌向撒瑪黎雅婦人顯示自己（若四1-42）。在這篇非常美妙的報導中我們認清了耶穌傳福音的真諦：透過祂與人交往的驚人表現，逐步導致人皈依天主。

所謂的驚人表現乃是祂的不與常人相同的態度。當時的司祭、經師和法利賽人都是一般人心目中的導師，被無知的大眾所崇敬，於是造成了那些人在社會場所的特殊地位，他們也就是自以為理所當然，在街上喜歡受人致敬，在會堂上愛坐上位（路十一43），但他們對人卻是傲慢、冷酷、苛刻，自以為高人一等，在公共場所目不斜視，不睬理人，更是對異己者仇視。而耶穌卻正是與他們相反，雖然祂絕對不會把自己看成是司祭和經師一類的人物，但人們卻尊祂為師傅，認為祂也和司祭及經師們是同等的，有時拿祂的言行同司祭和經



聖地有不同派別的宗教人士

師們做比較，好似很有權威（谷一27）；所以當祂同某些人來往就竊竊私議，「祂竟到有罪的人那裏投宿。」（路十九7）甚至宗徒們看見耶穌與撒瑪黎雅婦人談話也感到驚奇（若四27）。是的，一位深受人們尊敬的導師，祂怎麼可以不顧及自己的身份，就隨便坐在井邊同人談話，對象竟是一個異教的婦女？這是當時最忌諱之事，簡直不可思議；若是知道她還是一個不名譽的女人，更不知他們要對祂作何批評。這一切豈能不叫人驚奇，甚至搖首嘆息？

但是耶穌卻是在承行派遣者的旨意，完成父託給祂的使命（若四34），這話恐怕連宗徒們都不明白，而耶穌竟在不可思議的情形下，不但使異教的罪婦回頭改過，承認祂是默西亞（若四29），並且使更多的撒瑪黎雅人信從了祂，請祂住在他們中間，聽祂講道，確信祂是世界上的救主（若四39-42）。這是多麼







生動的傳福音的方法！

治癒癩病人和撒瑪黎雅人信主的兩個事件都是發生在異教人的地區，但在這同一地區耶穌曾經遭遇到排斥，不受歡迎。耶穌卻沒有因著客觀的條件不利於祂的工作而棄之不顧，祂反而更是耿耿於懷地惦記著這些人的得救，於是才能把握住一切可能的機會在此傳播福音。

傳播福音的神聖使命是教會在現世存在的理由，但是基督的福音並非一種殖民主義式的侵略，而是為人服役的喜訊，沒有一個地區其客觀的條件之下全然有利於福音的宣傳，但是到處存在著許許多多善良的人渴望著人生的福音，正期待著基督徒能如同耶穌那般以愛心去關懷他們，以平等、平實、平淡的態度去同他們交談。人類不是同一個模型所塑造出來的產品，而是具有血和肉的情性中人，各人都有自己的痛苦和困難，尤其是大多數的人好似被人遺忘了，不為他人所注意和關懷，所以傳福音最好的方法，乃是以基督的愛去尋找失意的人。

聖保祿可說是得到了耶穌的真傳，知道身負傳教之使命意義是什麼，為此，他的書信大多數寫給大城市的人，因為在當時的希臘和羅馬等地都是各國不同的人士聚集來往之地，其中不少的人都是離家背景的遊子，保祿對他們特別照顧和關懷是理所當然的，所以他把自己比作是信友的母親和父親，對他們是如何的慈祥、聖善、撫育、疼愛、公正、勸勉、鼓勵，無可指摘（得前二7-12）。他對自己的信友常記掛在心中，是以能叫得出他或她們的名字來（羅十六3-15）。其實，這些人不一定都是重要的人物，恐怕正是些受磨難和貧苦的人，好幾位是婦女。我們看他是如何地細膩：「不要嚴責老人，但要勸他如父親；勸青年如勸弟兄；勸老婦如勸母親；以完全純潔的心，勸青年女子如勸姊妹。」（弟前五1-2）是以「宗徒」一詞成了保祿的別名。

我們現在不正是強調人際關係嗎？在我們的四周有許多落魄的人，他們迷失在時代的邊變中，分辨不出人生的方向，正期待著一雙伸開的手臂去懷抱他們。

平安神父的指導雖是片段的，沒有把整部聖經作有系統的講解；但他具有熱誠的和大方的胸懷，巴不得把他所知道的全部傾注於我們心內，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選擇了那最好的一份送給我們，希望我們自己能繼續去吸收聖經的寶藏。謝謝平安神父！



# 8 像謎 一 樣的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城

基督徒對救主耶穌基督的故鄉都會懷著某種傾慕，認為如果能立足在這天地間最神聖的地方，必定會沾受到一種特殊的恩寵而聖化。親臨斯土就如見到信仰的基督一樣，會使自己的信仰倍增。是有些信友把作為他們到聖地朝聖向天主許願的一個事項；古時候甚至有人把步行到聖地去當作補贖罪愆的善功。雖然今天的交通發達，畢竟到聖地朝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到聖地去的人懷著求恩、許願或補贖等宗教情愫是非常自然的。

但是，在懷著這種宗教熱誠去聖地之前，往往會在自己的憧憬裏編織出許多如詩一般的意境，把聖地描繪成人間天堂；或是犯了時代的謬誤，認為聖地的一切景色停止了時間的運轉，依舊保存著幾千年前的原始狀況，有如聖經所記載的一樣。那裡知道，到達聖地之後，許多聖經的遺址蕩然無存，或是幾經戰爭的洗劫，僅留下廢墟一片。還有許多是後人按照聖經或傳說所編造出來的遺跡，不但不能叫人置信，反而令人覺得可笑。即使一些很顯著的聖地遺址如





耶路撒冷舊城

白冷山洞、納匝肋、加爾瓦略山等等，也得經過專家們的引證之後，我們才能認清這些聖地的真相。總之，沒有一處是保存了原狀的，所以有的人接觸到這些聖經原址之後，便責難地說：「為何不保存聖地的原始本色？」這種近乎幼稚的想法，無非是說明了聖地在人們憧憬中的幻覺破滅了。

一九六二年首次踏上這充滿了神聖氣氛的境界，便是帶著一種說不出的神秘心情觀看這兒的一切，真好似置身在另一個天地裏。當時還沒有人登上月球，不能告訴我們踏在不同於地球的另一星球上的異樣感受，而我在此時此地卻領悟到有如非人間的超脫滋味，難道這兒就是屬神的領域嗎？進入旅館之後，迫不及待地便從窗口眺望著似曾相識的耶路撒冷舊城，看到高大的古老城牆，圍繞著一些不同於其他地區的建築物，呈現在我眼前的鐘樓、圓頂、回教寺塔以及巴力斯坦風格的平頂房屋等等，無不使我感到新奇和欣喜，勾引起我對聖經所描述的耶路撒冷之種種的遐想，在我內心裏沸騰著無比的頌讚之情，這兒就是救主耶穌為我們死而復活的聖地，是人間僅有的一塊土地，不但留下了祂的足跡，尤其是被祂的聖血滌淨過，飄散著祂的生命之復活的芳馨。這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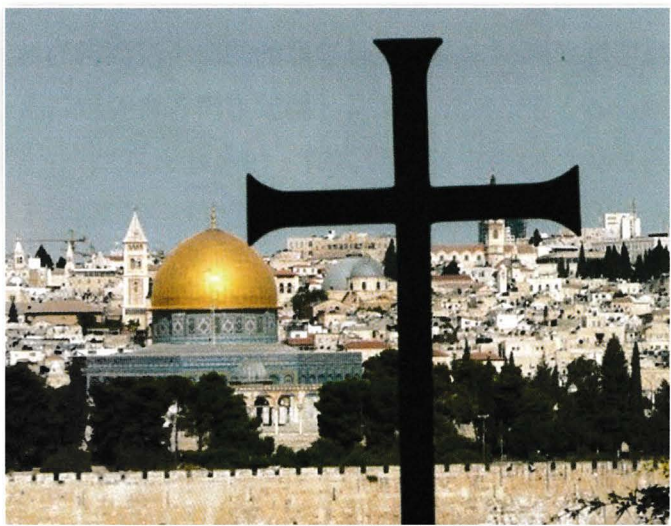




是上主的聖山（詠二6）、天主的居所（匝八3）、天主特愛的城池（詠八七2）。  
「耶路撒冷！我們的雙足，已經站立在你的門口。」（詠一二二2）

那知當我進入了耶路撒冷城之後，我所觸及到的耶路撒冷，雖然仍保存著許許多多耶穌曾經親臨此地的遺跡，但是這兒卻成了爭權奪利的焦點。除了當時以約兩國敵對的政治戰之外，還存在著很顯著的宗教之戰：阿拉伯人在昔日耶穌施教的聖殿舊址上建築起全世界最巍峨最輝煌的回教寺廟；在耶穌被釘十字而死的加爾瓦略山上蓋的聖墓大殿，由天主教和東正教所瓜分佔領；耶穌建立聖體聖事的晚餐廳被猶太人霸佔以後，任其荒廢，不准信仰基督的信徒在那兒舉行宗教儀式。在歷史中更不知多少人為了捍衛此聖城而流血犧牲了生命。基督宗教建基於此，並由此出發將基督的福音傳遍了普世，而這兒信仰基督的人除了一小部分阿拉伯人外，猶太人幾乎全無。在人們想像中這兒本該是屬神的聖境，卻成了鬥爭最厲害的戰地。耶路撒冷，好似一個令人難解的謎底；但在天主的計畫中，更該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奧蹟！

此次再來到聖地，從臺拉維夫機場乘交通車開往耶京的途中，在臨近耶路撒冷時，遠遠地看見了海拔八百多公尺高的聖城，許多同道都高興地唱起李振邦神父作曲的一二二首聖詠：「我喜歡，因為有人對我說：我們要進入上主的聖殿！」我也是一樣地感到興奮，但沒有一絲幻想和新奇，心情很寧靜，隨著車行的路線，繞過聖城的邊緣，到達了韓承良神父為我們預定的招待所——亞巴郎之家。一切安頓好後，一人在庭院中漫步巡視周圍環境，聖城就在我視線的斜對面。現在整個耶路撒冷都在以色列的統治之下，到處在大興土木，連在舊城裏也架起許多高大的鷹架和起重



從主哭耶京堂遙望聖殿山及聖墓大殿



機，趕建著高樓大廈，好似古老的聖城也在追逐著時代的腳步，邁向現代化的繁榮。這究竟是進步，還是破壞呢？

第二天早上，我們全體出發到耶穌哭耶京的紀念聖堂共祭。此堂建築在橄欖山半腰，一座四方型的小巧玲瓏的聖堂。其別緻的一點就是在祭台的上方開了一個很大的窗口，用線條編織了一尊聖爵發光的圖案，從這窗口將整個聖城收進眼簾，把耶穌哭京的一幕完全表達無遺，不能不令人讚嘆藝術家的才氣超群，真是巧奪天工的精心傑作！彌撒後我們才跨越過克德龍山谷，從城東北面的聖斯德望門進了聖京，同時還唱著「請眾讚頌熙雍的救主」之歌，好似迎接耶穌同進聖城，重溫耶穌最後一次榮進耶京的感人場面。下午我們再回到耶路撒冷，接受聖墓主任神父為我們準備的迎進聖墓大殿之特別禮節，由此神父為我們祈禱祝福，然後引領我們魚貫地進入聖墓朝拜復活的基督。這種簡單而隆重的禮節，除了使我們感到有點受寵若驚的榮耀之外，我個人倒覺得更是讓我領悟了從地上的耶路撒冷通往天上之耶路撒冷的寓意，其途徑無非是透過十字架的苦路，我們這一天的行程不就是為此而安排的嗎？

此後，我們曾無數次來往著去耶路撒冷的道上，其間還一度住進了耶京，正是在比拉多審判耶穌的「石鋪地」上（Lithostrotos），由熙雍聖母修女會所經營的宿舍，在這兒蓋了一座「請看此人」的聖殿，地下室還保存著石鋪地，是耶穌曾經站立過，並且被耶穌的血所浸潤過的地方。隔壁便是耶穌受鞭笞和受茨冠之苦的兩座紀念堂，屬於方濟各會，也是該會的聖經學會所在地，我們就是在此聽平安神父的演講。每星期五在聖城內舉行苦路的儀式便是由此開始，因為對面就是安多尼堡壘，乃比拉多和羅馬士兵所駐紮之地，這一條街因而也被稱為「痛苦街」。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國今日的首都，除了舊城外，還包括了以色列人在一九四八年立國以來所擴建的新城，其幅員要比舊城大好幾倍，有關聖經的遺跡幾乎都在舊城內，四面都圍著很高大的城牆，四周共有七個門通往各方。一九六七年六日阿戰爭之前，此舊城全在約旦王國的領土內，至今舊城內還是阿拉伯人的區域，雖然以國已佔領了整個耶路撒冷。本文內所報導的當然只是與聖經有關的舊城了。

我不知道舊城究竟有多大的面積，若是繞著城牆步行一週，只需一個多小時就夠了，足見此城不太大，站在橄欖山眺望，可將全城一覽無遺。耶路撒冷之城名是在達味王在此建都之後；但是據古老的文獻所載，它原是客納罕人的城市，名曰Urshalim，意即「撒冷」神之城。聖經中第一次提到此名乃是亞巴郎的時候，當時有位司祭名默基瑟德，他是撒冷的君王，他在亞巴郎擊敗敵人歸來時曾帶了餅酒來迎接亞巴郎（創十四18）。耶城本是屬於外邦人的城市（民十九11），以民第一次進攻此城未能成功（民一21），終於由達味從耶步斯人手中攻下的（撒下五6），並建都於此，故此亦稱「達味城」（撒下五9），並將約櫃遷入此城。聖經中也屢次以「熙雍」稱呼此城（依二3；詠五一20），這是由於耶城建立在熙雍山丘上。有時亦用擬人法稱為「耶路撒冷女子」（匝九9；索三14），或「熙雍女子」（依一8；耶四31）。我們也知道耶城曾在公元後一三二年被羅馬人改建後一度易名為「厄里雅卡丕托里納」（Aelia Capitolina），「厄里雅」乃當時羅馬皇帝哈德良之姓，「卡丕托里納」則是羅馬戰神的殿宇。耶城不但在舊約時期曾是許多不同民族所爭奪的地方，就是在教會時期也不斷地遭遇到羅馬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十字軍以及土耳其人一再的侵襲，真是飽經滄海桑田的城市。一九四八年猶太人建國之後，耶城又為以約兩國所分割，引起多次巷戰，直至一九六七年才由以國完全統治，他們要重整達味時代的聲威，故此不惜任何犧牲而建都



石鋪地



看哪！這個人





在此，以「以色列」為國名。教宗碧岳十二世生時便提議將耶路撒冷設置為國際城，他的繼承人也有此意，當然這一建議不會得到以阿兩個民族的同意的。耶路撒冷，雖名曰「平安城」，曾是基督在此完成其救贖工程的聖城，至今尚是民族主義繼續作為鬥爭的戰地。難道耶城的悲劇就是人類歷史的縮影嗎？

耶路撒冷是建立在兩個山丘上的山城。東邊是摩黎雅山，相傳亞巴郎就是在此祭子（創廿二2）；後來則為撒羅滿王選作建築聖殿的地方（編下三1）。現在由阿拉伯人在這兒蓋了他們舉世最大的回教寺，寺內保存著一塊很大的石塊，他們堅信這石塊就是亞巴郎獻子的地方。西面就是熙雍山，耶穌建立聖體聖事的晚餐廳就在此地，但是猶太人硬是認為達味的墳墓就是在晚餐廳下面，所以他們就霸佔了晚餐廳而任其荒廢，為的是表達他們對達味的崇敬，並在旁邊設有經師院。以約分割的時間，只有這一小塊地方在舊城內屬於猶太人，始終為以色列國所佔有。方濟各會在聖地的發源地本是晚餐廳，在歷史中曾數次從回教人手中用錢將此神聖之地買過來，但終究逃不過猶太人的霸佔，才於一九三六年在晚餐廳旁數公尺之遠，蓋了另一座聖堂，命名曰「新晚餐聖堂」。其旁則是德國本篤會士所蓋的「聖母安眠大殿」，傳說聖母在此結束現世生命；但她升天的紀念堂則是在橄欖山耶穌山園祈禱的旁邊，據說聖母是葬在那兒的，此堂屬於東正教。

在摩黎雅和熙雍兩座山丘中間便形成一個山谷，名為提洛培雍谷，但是在此山谷裏由於有人經年累月蓋屋居住，此山谷幾乎已被填平，不復見其原形。

今天的耶城內還包括著加爾瓦略山。此山在耶穌受難的時候尚在耶城外面（若十九17），在耶城數次被毀而擴建時才將加爾瓦略山圍進城牆之內。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後，拆除了羅馬皇帝阿德黎雅諾為阻止初期教友到此朝聖而蓋的邪神廟，首次修建了聖墓大殿，於公元三三五年才竣工。但是此聖殿曾隨著耶城的惡運多次遭受破壞，也就在重建中慢慢擴大，今天的聖墓大殿的工程尚繼續著，其管理權則由天主教和五個不同的東正教派分治。

耶路撒冷固然在破壞中數次改建，卻由於東南西三面都是山谷，因而使耶城的改變不大，只是向北擴展了一點點。也由於此山谷的緣故，耶城在古時候是易守不易攻的大堡壘，當時達味能攻下耶城，還是得力於他的機智，發現基紅水泉有一個通往城內的隧道，於是他才派了猛將約阿布率領敢死隊從隧道進



入城內，一舉成功攻下耶城（撒下五8）。

耶路撒冷，這位於猶太貧瘠地區的山城，不知當時達味為何建都於此？但從此以後，耶城在以色列王國時期確實興盛過一個時期。自從以國分裂後，耶城更是為南國的猶太人所重視，是他們復興以色列民之光榮的象徵，也是他們宗教信仰之中心，他們把它看成是天主的聖山，救主耶穌是達味的後裔，祂在此完成了救贖工程，並派遣聖神在此顯然降臨，開創了教會時期。昔日的「達味城」應改稱為「基督城」。故此我們基督徒也把地上的耶路撒冷，作為未來的天上耶路撒冷之預像。

耶路撒冷雖然也隨著時代在進步，但它畢竟是受到地勢的影響，是耶穌的故鄉尚能保存著比較相似耶穌時代之原形的地方，但這不是說完全沒有改變；而是在改變中卻維持著某些形態。比如說城中的街道依然是隨著地勢的高地起伏不平，許多巷道曲折狹小；各巷道兩邊由阿拉伯人經營著日常生活所需之物品的商店；阿拉伯人整天坐在門前矮凳上，吸著用木炭燃燒著的水煙袋；到處散發著羊肉、奶餅、豆類等物的味道，我想這種尚能保持巴力斯坦生活的風味與耶



耶京到處可看到不同族群的人們



耶穌時代差不了多少。尤其是猶太經師夾雜在來往的人群中，仍舊是佩帶著經匣，目不斜視的不理睬人，只是服裝現代化，但還是不同於他人：不論是何種天氣，頭戴寬邊的黑色圓帽，身穿著有如風衣似的黑色外套，裏面雖著白色襯衫，卻從來不繫領帶。每當我在耶城的狹巷中，隨著石階上上下下的時候，我就想到耶穌昔日在此來往著出入聖殿的情況，尤其是祂最後背著十字架，在此走完祂的人生之旅途，更是讓我喜愛這人間最能刻畫著耶穌現世生活的山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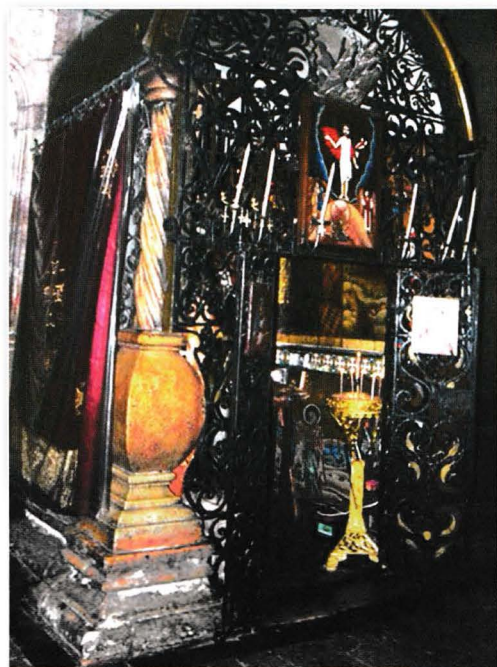
我曾為這聖城感傷過，因為這兒的人至今為何不全歸屬於基督？除了心硬的猶太人外，竟有這麼多的人是信奉回教者，而且少數信仰基督的人還各自另立門戶，在基督的聖殿裡爭權奪利。此次重臨耶城，對此現象卻能坦然視之。我們信仰天主教的人常會在自己的意識裏具有唯我獨尊的傲氣，就如舊約的以色列民一樣，認為雅威只專屬於他們，因而排除異己，自視比外邦人更為聖善。但是，當我們閱讀舊約時，往往會發出這樣的疑問：怎麼天主特別召選的民族竟是如此頑強、負心、高傲、暴虐？是以不明究裏的人，把舊約看成是罪惡的記述，怎麼會是救恩的歷史呢？難道天主的恩寵在這些人身上失去了功效嗎？猶太人至今不是還在排斥基督嗎？這種種的疑難又何嘗不能引用在信仰天主教的人身上。我還記得在義大利傳教的那一段時期，許多的義國朋友常帶著一種憐憫的態度看我們的所謂「外教」同胞，總認為外教人是不能得救的人類。有一次連本堂神父在講道中都帶有這種口吻：「你們比外教人都不如」，其用心是斥責他的教友，但無意中卻肯定了外教人本質上應比教友低一等。其實救恩全然出自天主無條件的賜予，天主子降生成人的耶穌基督的使命乃是將天父拯救世人的計畫在人間實踐，普傳於全人類。得救的意義無非是在信仰上接受基督並效法基督度福音生活，因而接受了基督的人應以基督的使命為使命，在人前為天父對人類的愛作證。但這種使命不是人的工作，而是天主的神藉著人的行動作為向人類施恩的工具。故此得救與否是屬於天主的奧蹟，並非只憑信友的身份而已，我們身為基督的信徒不能對不同信仰者的得救計畫妄加判斷。反之，「教會全體子女，要記得自己卓越的地位，並非由個人功勞所獲，而應歸功於基督的特殊恩寵；如果不以思言行為去報效，不惟不能得救，且要招致更嚴厲的審判。」（教會14節）這些話正好為天主所選的人成了最好的警惕，基督徒所關注的乃





身負的使命應如何完成。

今天耶路撒冷是全人類三個欽崇惟一之神的宗教中心：即基督宗教、猶太教和回教。可說是世界上僅有的現象，我們面對這一事實不能不加以反省，梵二對此提出了最正確的看法：雖然天主教信友是在基督的救贖內屬於天主的子民；但那些領過洗而不屬於天主教團體的基督徒，也在許多方面與天主教聯繫（教會15節）。至於信仰猶太教者，他們雖尚未接受福音，卻由各種方式走向天主的子民（教會16節）。即使回教徒也不能忽視，他們自稱具有亞巴郎的信仰，同



聖墓大殿內其它教派的至聖所

我們一樣地欽崇惟一的、仁慈的、末日將要審判人類的天主，他們也是被包括在天主救人的計畫之中（教會16節）。在此無意否認各宗教的區別，卻是說明信仰惟一之神的宗教都擁有某種啟示的根據，也就是在天主救恩的計畫之中，能夠藉著恩寵的途徑獲救，即是愛德的成全。那麼，我們不但不能因為這三個宗教並存於天主的聖城內有所介意，反而該藉著交談謀求為我們所共同信仰的惟一天主作證，改善我們的世界。事實上，這該是多麼痛心的事件，就在這聖城內猶太人與回教人在政治上的積怨從無了斷之日，有人認為這是打從依市瑪耳母子被逐出亞巴郎之家就開始了的世仇（創十六12）。更為可悲的是天主教也同她分離的弟兄不能和好，在聖墓大殿裏每日於同一的時間內各自舉行著自己的儀式，兩邊的歌詠聲好似在打擂臺，怎能不叫親者痛仇者快？耶路撒冷，就是這樣一個令人難解之謎！

另一方面，聖城內三教鼎立的現象也可作為身為基督徒者反省的機會，這是據我個人略加觀察之後感觸最深的一點。猶太人兩千年來所遭受到的迫害可說是獨一無二的例子；現在雖然已經立國，卻也在短短三十年中與阿拉伯人發



生四次戰爭，直到今天仍舊處身在水深火熱之中，四面楚歌，幾乎沒有喘息的時刻。我不敢、也不願幸災樂禍地肯定這就是他們身負基督之血債的報應；但是，這一個曾是天主特選的民族，是否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之下皈依了天主呢？昔日猶太人是以耶路撒冷的聖殿做他們恭敬天主的地方，但聖殿於公元七十年代被焚燬之後就不復存在了，只剩下聖殿的一面牆壁，他們每逢安息日或是其他慶節便去到牆下伏壁祈禱以色列的復興，甚至痛苦流淚，哀悼聖殿的毀滅，因而此壁稱為「哭牆」。我們不知道為何猶太人沒有再把這神聖的殿宇重建起來；但為基督徒來說，這正是新約時期取代了舊約的一切之象徵。更甚者，猶太人經過一千多年的流離失所之後，好不容易在一九四八年重建了以色列國，為他們僅存的宗教之地「哭牆」卻被隔離在國土之外，為約旦王國所佔有，直至一九六七年才收回整個耶路撒冷舊城，又能回到哭牆祈禱，期待默西亞的來臨。但是，從今天的以色列民的生活方式來看，只能讓人認為他們是不折不扣



西牆



的崇尚物質主義的民族，看不出宗教生活的特色，雖然他們尚遵守著某些傳統的宗教習俗；而且經師們依舊是那麼孤傲，已不為自己的同胞所敬重了。他們所關心的是政治和經濟問題，實施軍國主義，草木皆兵；而且推行一種社會主義的運動，到處可看到類似共產黨人民公社的村落，開發他們的農工業，確實是一個現代化的進步國家。可是他們的生活則是全盤西化，道德沈淪，無論是食衣住行都失去了他們本有的文化特色。我們走在以色列人的住宅區，好似在歐美的一個城鎮。但是在這樣外教化的國家裏，卻存在著可怕的宗教歧視，他們繼續拒絕基督，在憲法內規定猶太教為國教，凡是以色列國民信奉基督者都會取消他們的國籍，不能擔任公職。難道那些從海外各地歸來的僑民中沒有信奉基督的嗎？為何在一個民主的國度裏尚推行著宗教歧視政策呢？他們的祖先在宗徒時期不是已經大批地皈依於基督了嗎？這無疑是在向基督挑戰。

反之，住在聖城內的阿拉伯人，在許多地方受到猶太人的壓迫，但在宗教信仰上絕對不能受到任何干擾，所以以色列人也不敢拆毀建立在聖殿舊址上的奧瑪爾寺院。他們依舊以傳統又保守的狂熱信奉回教。從聖城中的寺廟數字之多來看，他們在宗教信仰上必定是相當虔誠的，正如其他地區的回教人一樣。很可能由於他們篤信宗教，使阿拉伯人成為不可能被征服的民族。每天清晨太陽剛升起便開始了祈禱，直到夕陽西下，一天內數次，聖城內各寺廟塔頂的擴音器傳出祈禱之聲，有如我國廟宇的暮鼓晨鐘，提醒人不要忘了上主。法國的戴富高神父（Charles de Foucauld）在年輕時失去信仰，當他在北非遊歷的時候，就是受到回教人祈禱精神之感召，使他堅信天主的存在，重拾信仰生活，並進入修院而能晉鐸，日後創立耶穌小兄弟男修會和耶穌小姊妹女修會，其宗旨之一便是要到回教地區以祈禱生活為基督作證，雖然他明知道很不容易使回教人皈依基督。但他認為不能不藉著他們的祈禱讓基督在這地區臨在，所以他們祈禱的地方常是向外敞開著，讓任何過路的人都能看得見。戴神父的這種祈禱精神，今天在西方教會內蔚為一種新的風氣，成了與聖女小德蘭所開創的「嬰孩神修」媲美的神修途徑，這應該是最好的時代訊號。但他卻是受到信奉回教者的影響，值得我們深省：回教信徒在聖城的存在，未嘗不是一種鞭策，我們豈能對他們懷著介意。

從聖地返來，曾經有人問我有關聖地的教務情況，我想所謂的「教務情況」應該指的是天主教的教務。我當時在心裡嘲笑問話的人未免太外行了，





於是隨便答覆說：「聖地是朝聖的所在，外來的朝聖客要比當地的教友多多了。」其實，誰都會這麼想，聖地是基督宗教發源之地，尤其是耶路撒冷聖京，生活在這兒的人都該是早已皈依基督的信徒，如同羅馬一樣，哪會知道這兒信奉基督的人是如此之少。其中理由並非天主教友都不努力，而是由於今日巴力斯坦的兩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一個是猶太民族，即以色列人，被禁止信仰基督；另一個是阿拉伯民族，都是信仰回教者。但是，今日聖地僅有的基督徒，卻都是早期歸化的阿拉伯人。這兒除了天主教外，還有東正教和基督教各宗派。單就天主教而言，除了拉丁禮的耶路撒冷宗主教區外，還有亞美尼亞、敘利亞、希臘等東方禮的天主教教友散居在聖地。據說在六日戰爭以前，整個聖地的天主教教友的人數有十四萬之多，現在只剩下四、五萬尚留在聖地，其他教友都逃散到以色列以外的地區去了。雖然是如此，天主教為維護聖地諸聖所，卻投下了很大的人力和物力從事許多事業，並包括著社會、教育、醫護等工作。由於近乎上百的不同男女修會分擔，當然以方濟各會的人數最多，因為他們是聖座官方的聖地監護人。在聖京內，天主教大小聖堂散布在每一個角落，整天內都有許許多多的朝聖客川流不息地在各聖堂參觀祈禱，可說「香火鼎盛」。聖城雖然是處在一個非天主教化的環境裡，卻能創造出濃厚的天主教氣氛，不下於許多其他天主教國家的朝聖地；從祈禱的熱誠來論，可能勝過其他地區。我們不必去評論過去歷史上的功過與是非，無論如何，我們教會內的先進，確實付出很大的代價，才能建立起天主教在聖地的現時局面，使我們今天還能如此自由地在耶穌的故鄉尋找祂的遺跡。但是，我們卻不能懷有任何優越感而自負，卻應在步武著基督的芳蹤時，深深地去體驗祂的降生奧蹟，學習祂為人捨生的表率，透過我們的生活去傳播祂的福音，使聖城不失其耶穌救恩的芬芳；雖然地上的耶路撒冷仍舊會遭到踐踏（默十一2），但我們在復活的基督身上，已經預見到「天上之耶路撒冷，幸福的和平遠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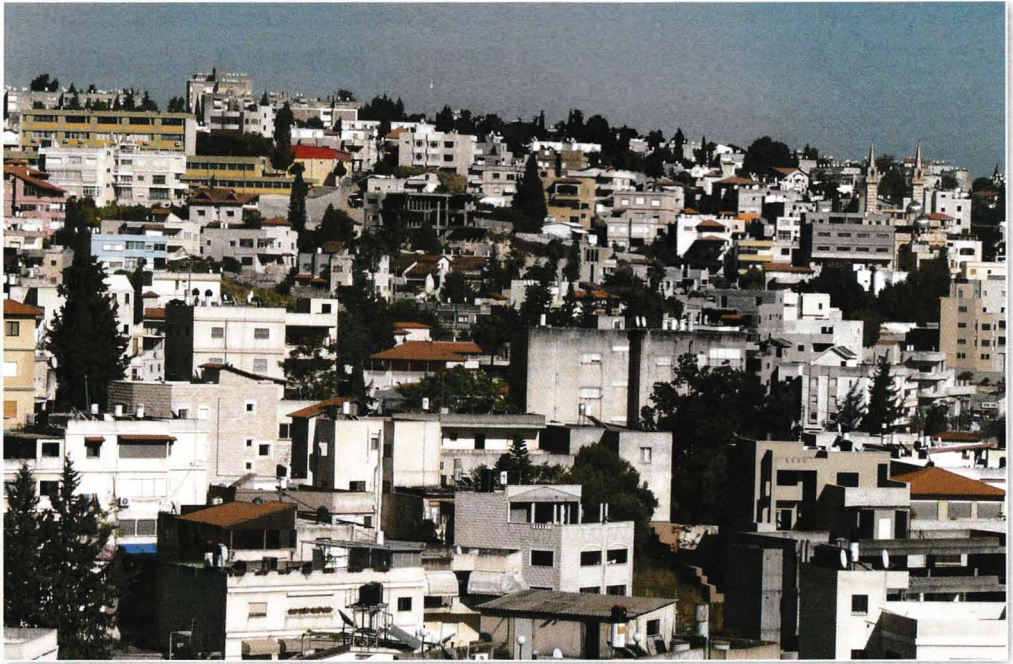
# 9 不為人稱道的納匝肋



聖母領報大殿

一個出生於加里肋亞省加納的納塔乃爾（若廿一2）竟敢如此地鄙視納匝肋人說：「從納匝肋還能出什麼好事？」（若一46）其實加納直到今天也只不過是三千人的小村，足見這個離加納只有六、七公里之遠的納匝肋必定不是什麼名勝之地，更不是在政治或經濟上佔有什麼重要地位的城市；就納塔乃爾的口氣來論，是斐理伯為他引見耶穌時所發的狂語。可想而知納匝肋是加里肋亞省默默無聞的窮鄉僻壤，是一個不足以外人所稱道的地方，是以耶穌在公開生活中開始顯露了祂的才華之後，連祂的同村者都帶著猜疑的態度看祂。由於耶穌年幼時就隨著母親和鞠養父若瑟，從埃及結束了亡命生涯返回本國之後，就在納匝肋定居，該村的人看著祂長大。村人都認為祂是「納匝肋人」（瑪二23），連魔鬼也是這樣稱呼祂（谷一24；路四34）。祂只不過是窮木匠若瑟的兒子（路四22），能有什麼出息？甚至祂的驚人表現反而引起村人的反感。於是耶穌才深深地感嘆說：「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鄉、本族、和本家外，是沒有不受尊敬的。」（谷六4）

時過境遷，今天的納匝肋卻成了加里肋亞省最大、最繁華的市鎮，擁有數萬居民，並常年吸引著川流不息的各國遊客。昔日不為人所稱道的納匝肋，因其本身貧窮和落後而環境的影響了



納匝肋村莊

耶穌的顯赫事業；今天的納匝肋卻因了耶穌曾在那兒隱居過三十年而成了基督宗教的中心之地，帶動了該城的繁榮，盛名傳遍天下，納匝肋在基督的奧蹟內有了這樣大的改變，我們也只能從奧蹟的角度去理解，這就是聖地的特色。

耶穌是達味的後裔，而且也誕生在達味的家鄉白冷，應該在自己的原籍之地成長，恢復達味的王位，收復以色列的失土，重建耶路撒冷京都，統治雅各伯家，直至永遠，沒有終結（路一33），也正好滿全了當時猶太人期待了好久的願望。那知祂卻輾轉來到遠離耶京一百五十公里的納匝肋，成了一個不受重視的人，被人認為是納匝肋人（瑪二23），受辱死在十字架上時還被羅馬帝國的統治者奚落為「納匝肋人耶穌，猶太人的君王。」（若十九19）但是，當祂從死者中復活起來之後，我們才懂得了默西亞必須受苦受死，才能進入祂的光榮（路廿四26），於是「納匝肋人」的身世無異為我們說明了默西亞的使命之內涵。雖然祂的王國並不是屬於這個世界（若十八36），地上的耶路撒冷也只不過是祂真正的王國之預像；然而，福音卻由這地上的聖城出發傳遍了全球，我們已經預見到了當基督再來時，祂要引領眾人歸向天父（格前十五20-28）的光榮。





納匝肋確實在舊約中是不見經傳的地方，它的名字首次在聖經內出現是在新約記述天使預報聖子降生的事蹟中，為此納匝肋奧蹟除了與耶穌隱居生活有關外，還包括著聖母領報的事件：即聖母瑪利亞在此獲得天使預報天主揀選她做降生的天主子之母。今天的納匝肋在整個聖地的地位，尤其與後者相連更為顯著，因為這兒的朝聖中心地乃是一九六九年新建落成的聖母領報大殿。我之所以在概括地介紹了耶路撒冷之後，尚未對耶城的許多聖經遺跡作進一步的報導便立刻敘述納匝肋，無非想追蹤耶穌的足跡作略具歷史性的介紹；但是在布局上有困難時，恐怕也不能完全顧及到，比如本篇就不得不將領報和隱居兩件事一併記述，畢竟撰文的宗旨著重聖地報導。

納匝肋的名字意味著「花開爭豔」，頗具詩意而得名，很可能由於它周圍的山坡田地，滿布美麗的野花而得名；其實巴力斯坦到處都盛開著熱帶野花，所以許多商人把它採來貼在卡片上做為聖地紀念品出售。同時「納匝肋」亦與「納齊爾」巧合地字同而意不同，後者是某些自動獻身於上主的人，不飲酒，不剃髮，不接觸屍體。這是一種很古老的宗教誓願，像三松（民十三4-7）、撒慕爾（撒上一11-28）、若翰（路一15）等人便是。故此有人解釋曰：「基督」之名不也是意味著納齊爾嗎？正好他又被認為是納匝肋人，二者都在祂身上合而為一了。

納匝肋位於耶路撒冷北面百餘公里，屬於加里肋亞省，也是一個山城，矗立在厄斯得隆平原上，海拔六、七百公尺，土地肥沃，出產豐富。從以色列獨立之後，納匝肋便是屬於以國領土；但是居民絕大多數是阿拉伯人。正因為如此，納匝肋古老中心地帶尚能保持它的原始形態：狹窄的小巷隨著山坡鋪著石階有如起伏的波浪，而且彎彎曲曲有如蛇行，兩邊的矮小平頂石屋，由阿拉伯人經營著各種買賣，年邁的阿拉伯人多半身著舊時的裝束，無論男女都頭披紗巾，令人感受到有如置身於耶穌的時代。市郊的猶太人區域，則全是西方建築，平坦的柏油路上奔馳著各種歐美轎車，與中心地帶形成兩種很不協調的風格，有如兩個不同的國度和時代。

另外，這兒不少的阿拉伯人是信奉基督宗教的，信天主教的人數最多，因而有許多不同的男女修會在此從事教育、醫護、社會等工作。除了大大小小的許多教堂外，還建蓋了頗具規模的現代化學校、醫院、托兒所、養老院等，把整個默默無聞的小山城改變成宗教氣氛濃厚的朝聖地，才使它與耶路撒冷和白冷齊名，聞名全世。我曾這樣想過：如果納匝肋沒有阿拉伯人，全是猶太人居



住在此，雖然也會是朝聖的中心地，因為是耶穌的隱居地；但是教會不可能在此投下如此大的人力和物力，那麼便不會創造出有如今天這樣的宗教環境，氣氛也就不同了。我在若翰的故鄉艾殷卡陵便有這種感覺：這兒也有兩座紀念若翰誕生和聖母往見依撒伯爾的教堂；但是當我們進入這個村子的時候，卻感受不到什麼宗教的氣氛，教會也沒有其他事業，甚至此地的居民尚不知道有聖堂的存在，因為我們曾向好幾個當地居民詢問聖堂的所在，他們卻不知道。這大概就是由於此村全是猶太人，他們對基督宗教不感興趣，也不想做朝聖客的生意，故此也沒有賣紀念品的商店，小小的市上顯得冷冷清清。當然，在此更不會有信奉基督的猶太人了。所以到聖地來朝聖的基督徒，會對納匝肋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也會對它產生一份更親切的感情。

耶穌被認為是納匝肋人，乃是由於祂的母親和聖若瑟在此落戶；但是他們兩位都是達味的後裔，原籍是猶太省的白冷村人，是如何遷徙到納匝肋，實在令人難解，因為聖經上沒有任何記載。據傳說聖母瑪利亞是誕生在耶路撒冷，在耶京的聖亞納堂的地下室有一小堂便是紀念聖母誕生之處。果真如此，聖母確實是由猶太省遷徙到納匝肋的。至於聖若瑟在何處誕生？怎樣到了納匝肋？全無考證。我們也不必杜撰一個故事去解釋這一件事。無論如何，聖母領報的事件卻發生在納匝肋（路一26），是以納匝肋之名首次被提起；也為紀念這事件，在納匝肋曾建蓋過兩次以上的紀念聖堂，今次所重建的卻是聖地最巍峨的聖母大殿，也是納匝肋朝聖的中心。

當然，在今天一切禮儀以基督為中心的時候，應該基於基督的奧蹟稱頌領報的事件是「預報救主誕生」，取代過去「聖母領報」的說法；但是，在這奧蹟內聖母的參與角色也是不可忽視的，而且納匝肋的大殿確實是為紀念聖母在「領」受天使的預報救主誕生奧蹟內之肯定的答覆，承行了天主的旨意，使預許的救主在時空裏來臨成事實。我願沿用「聖母領報」一詞稱呼此聖所，就如我們說「露德」聖母，「法蒂瑪」聖母一樣，無非是為彰顯出聖母在天主的計畫內所扮演的角色。絕對不是忽視神學的真理，更沒有執拗的態度。

在聖地的三個最主要的朝聖中心：耶路撒冷、白冷和納匝肋。天主教只有在納匝肋擁有專屬於自己的聖所，就是聖母領報大殿；耶路撒冷的聖墓大殿和白冷的誕生大殿都被掌握在東正教的佔領權下，天主教好似寄人籬下似的全憑



別人宰割。這話雖然不太友愛，與大公精神相違，但事實是如此。在歷史中留下不少痛苦往事，甚至流血的悲劇。即便今天也沒有多大的改善，畢竟大公運動不是單方面的投降。所以聖地的監護者方濟各會的會士們才在納匝肋重建了這麼宏偉的一座大殿，恐怕有人會說骨子裡多少有點競爭和炫耀的味道，甚至是在抗議；事實上，如潮湧似的龐大朝聖團到此朝聖，尤其是舉行禮儀時，才會感到此大殿的設計和重建確實基於實用的需要。如果聖地的許多紀念性的殿堂，以其不同的式樣能向今天的朝聖者述說它所代表的時代，並且反應了當時的教會局勢和基督徒之熱誠；今天的聖母領報大殿將在未來的歲月中向後來者作證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科技進步，亦能證實今天的基督徒並未因梵二所推廣的大公運動而削減了對聖母的敬禮。

今天所看到的這座大殿，只是重建在往日的古老聖堂之舊址上，也就是聖母住家的山洞之處，因為聖母就是在此獲得天使向她預報救主誕生。此次我們在前往納匝肋的前一天，很幸運地請到耶城方濟會聖經學會的院長神父巴佳



納匝肋的街道





提（Bagatti）為我們作了一個專題演講，講解發掘納匝肋的考古過程。由於他是這一考古工作的領導人，故此他的演講為我們實在是太寶貴了，讓我們對聖母領報的山洞之真實性有了深入的認識。據歷史的推斷，納匝肋村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多年就有人生活，多半是在山崗上的山洞內居住，其中有些是天然的，也有些是人公開鑿的。因為考古學家在他們挖掘尋找這些山洞的時候，發現了不同時代的文物，證明這兒曾經有人生活過，而且延續著。至於聖母住家的山洞是在他們進行挖掘時，同時參考歷史或流傳下來的某些傳說，藉以證明了現今保存在聖母領報大殿內的山洞祭台就是原來的遺址。根據他們考古的工作顯示，在這遺址上最早建蓋的聖堂是在第四世紀。據傳說聖家的親戚雅各伯、若瑟、西滿和猶達等人（瑪十三55）及其子女們在耶穌升天後繼續在納匝肋居住，他們把聖母居住過的山洞獻出來作為聖所，足見很早便有人到此朝聖。日後在此蓋了最早的聖堂後，還留下某些跡象顯示這兒就是聖母領報的地方。可惜的是這最早的聖堂很快便被拆毀，當然是受到整個聖地在民族戰爭中洗劫的波及。第十一世紀十字軍的時代，又在這原址上重建了一座更為壯觀的聖堂，並特別將聖母山洞保存在新教堂的大祭台地下室內，加以裝修為供人朝聖的聖所，立了一座祭台，上端畫著聖母領報的像，祭台下面寫著「聖言在此成了血肉」的聖經名言。那知在一二六三年又遭到回教人侵入的悲慘噩運，聖堂又被摧毀了，只留下了地下室的聖所。當方濟各會會士來到此地之後，才將此地購置下來，重建了另一座聖堂，依舊把聖母領報山洞之聖所保存在聖堂內。但因這聖堂多年失修，搖搖欲墜，方濟會才獲得教宗允准，於一九五五年將此聖堂拆除重建新堂。這就是現在矗立於納匝肋的聖母領報大殿，前後經過十幾年的龐大工程，於一九六九年落成。筆者於一九六二年第一次到此朝聖，正在進行建基工程，卻幸運地能在聖母領報山洞祭台上獻祭。現在此聖所被保存在大殿內，卻為鐵欄杆包圍著，不讓任何人進入聖所內，以防朝聖者挖取山洞石塊，期能保存其原形而不受損。

這座聖母領報大殿共分為三層，最下層可說是發掘納匝肋聖母住家山洞的文物博物館，也就是發現這些文物出土的原址，這種精心的設計真是太妙了。第二層稱為大殿的地下室，也就是保存聖母山洞的聖所，山洞是在聖所的左上方，面對山洞乃是中央祭台，祭台上方堂頂卻開了個大口，可供最上層的人俯視中央祭台和山洞。最上層是正殿，面積廣闊，可容數千人，四周牆壁鑲嵌著



由各國捐獻的聖母像五顏六色，用各種不同的材料所塑造成，其造型更是別緻。我國現任（公元2000年）台北輔理主教，當時的方濟會省會長徐英發神父有鑑於唯獨沒有中國人捐獻的聖母像，於是他在一次演講中特別提出此事，立刻便有一位不願具名的女教友，私下告訴神父徐神父願意獨自捐獻聖母像一座，送往納匝肋聖母領報大殿。正好在我們出發前雕刻竣工，趕上我們的飛機運往聖地。當我們在聖母領報大殿舉行第一台彌撒的時候，供放在該大殿，由團長苗懷竹副主教祝聖。這是一座高一公尺餘的木刻中華聖母座像，也就是依照東閩聖母畫像雕刻的，身著彩色的皇后服，並加上一頂金質的鳳冠，聖母手抱耶穌，耶穌則手托地球，雕刻家還在地球上插了一面小小的國旗。但此像雕好後，作者認為需要一個像座安放此像才好，於是他又自動雕了一個半公尺高的臺子作為捐獻，表達他對聖母的孝愛。這種不落人後的奉獻精神真是感人！聖母領報大殿內原本沒有任何態像，但是卻為中華聖母像破例，由常駐該堂的工程師設計安放，配上柔和的反光燈，不但沒破壞大殿的風格，反而更增添了說不出的美感。使所有的觀眾，包括工程師在內，都異口同聲稱讚此乃罕見的東方作品，因而我們也沾光受到不少人的祝賀。



聖母領報山洞@聖母領報大殿下層





在納匝肋除了聖母領報大殿之外，還有聖若瑟堂、聖母水泉、會堂等與聖經有關的地方，因此納匝肋才如此地令人留念。聖若瑟堂離聖母領報大殿只有百公尺之遙，聖堂下面就是聖家居住過的山洞，耶穌大概是在此渡過三十年的隱居生活。聖堂是屬於方濟各會管理，重建於一九一四年；也就是說在原址上存在過更古老的聖堂，此地亦如聖地的各聖堂一樣，遭受過多次的戰爭洗劫。

水泉在聖地是有人居住的跡象和證明，當然在納匝肋也有一個水泉，是當時居民飲水的來源，與聖家生活息息相關。由於在巴力斯坦的習俗，其實全球各地的情形也是如此，由主婦理家，因而到水泉取水成了她們的職責，聖母必定常到這兒來取水，於是納匝肋的水泉才被稱為「聖母泉」。但也可以想像耶穌一定常



東正教的瑪利亞水泉聖堂



瑪利亞水泉

到水泉來取水，幫助祂的母親。此水泉離聖家大約有幾分鐘的路程，是今天的市中心地帶。東正教取信於偽經，認為聖母是在此水泉旁領受了天使的預報，於是他們在離水泉數十公尺之遠的地方蓋了一座聖堂，卻不命名為領報堂，而稱之為嘉俾厄爾天使顯現聖堂。他們竟將水源用管子把水引到他們的聖堂之內，水泉的泉址只留下一個沒有水的紀念性的乾池子。要想嚐嚐該泉水的朝聖客就必須到他們的聖堂裡去，也就少不了要捐獻幾塊錢，真可謂生財有道，只是令人有點不悅。

猶太人除了大慶日





才去耶路撒冷聖殿過節，平日就到自己的村子內的「會堂」去聽經師們解經和祈禱。納匝肋也有這樣的會堂，必定是聖家常去的地方。耶穌在開始傳教的時候，就曾經回到自己的會堂中去過，並在那兒向大家解經（路四16-30）。因為有人奚落祂，激起耶穌的不悅，引經據典警告同村人拒絕先知的下場將是被天主遺棄，於是在座的人怒從心起，把祂領到一座山崖，想把他推下去，那知耶穌卻神奇地從他們手中脫逃了。這座會堂就在納匝肋古老的中心地，位於狹窄的巷道內，屬於天主教希臘禮的教會所管理，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廳堂而已，沒有任何宗教裝設。至於究竟是在那一個山崖上陷害耶穌，現在眾說紛紜，我們也只有姑妄聽之而已。

任何的宗教都會由於信徒的過度熱誠而產生某些迷信和神話，何況宗教本身為人常具有難以理解的神秘成分。即使在基督的宗教內，雖然有一部份聖經作為信仰的準則，都認為這是神的啟示範圍。但是聖若望卻明明說過有關耶穌基督的一切言行，並沒有完全記載在聖經內（若廿30，廿一25）；兼之當時的傳播工作僅憑口傳和某些人的書寫，在代代相傳之下，雖免有好事者會加上自己的揣測，或是將某些事件畫蛇添足，於是便有了許多曲解聖經或不屬於聖經的傳說。更甚者，還將這些事件書寫出來，冠以宗徒的名字，如伯多祿、雅各伯、多默等人的福音，這就是流傳在教會內的一些偽經。其實傳述的人並非出於惡意，亦能稍具些微的真實性，連在教會的禮儀或宣講中也不知不覺地摻雜了某些偽經傳說。我們過去在教會內常看見聖若瑟像手中拿著開花的手杖，便是出自偽經的描述，認為聖母在選擇配偶，若瑟便是候選男士之一；由於他的手杖忽然神奇地開了花，就這樣證明他是天主替聖母選擇的淨配。這豈能不叫我們替聖人叫屈？當然，有關耶穌在納匝肋的三十年歲月就流傳著更多的逸事了，因為福音對這段漫長的歲月幾乎交了白卷，於是引起了好奇者憑藉自己的想像編造出一些近乎神話的事件。豈不知耶穌緘默的隱居生活，正是顯示了基督人性奧蹟；世人又何必去將這段更能證實耶穌人性真實和祂的默西亞身份的生活加上神話的色彩呢？

我常這麼想：如果我們人以自己的邏輯去推論天主的事，便沒有奧蹟可言了，信仰也成了多餘的。在天主的救援計畫中，祂派遣聖子降生成人，這是屬於天主的奧蹟，我們的信仰在接受這一奧蹟時只該去尋求其中的內涵，何苦去問天主是否能用另一方式實現祂的救援計畫？如果降生的基督是在納匝肋長



大，並且度著黯淡的隱居生活，我們就該接受這一事實，這必定是具有啟示性的奧蹟，豈容虛構一些奇蹟的事件破壞天主之計畫的發展？

基督的整個奧蹟是在十字架與復活的事件上被揭示開來的，那麼先知論默西亞乃是上主的受苦之僕人的預言，也就在此獲得了證實（依五二～五三），我們就不難理解到耶穌在納匝肋的隱居生活，無非是邁向加爾瓦略山之苦路的行程，藉以空虛自己，準備「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斐二8）耶穌的一生，沒有一件事是可以照自己的私意更改的。

祂既是成了有血有肉之人，祂在納匝肋的那一段漫長的歲月，雖然福音只是輕描淡寫地帶過去了：「祂就同他們下去，來到納匝肋，屬於他們管轄。」（路二51）但是其中卻蘊藏著深不見底的奧蹟，祂的母親把它埋在心頭，無時無刻不在沉思默想。基督的人性不只外表，好似一種幻覺的表現，有如降凡的仙子。祂確實「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斐二7）深具人類的命運，在緩慢中成長；紮根在祂的國土裏，承擔著祂同時代的民族之光和羞辱；祂度著納匝肋村民的貧窮生活，分享著他們的喜樂和痛苦；祂的人性從祂的父母接受為人子女的教育，共同善度猶太人的宗教生活，學習著手藝藉以謀生，這樣才讓我們懂得「耶穌在智慧和身量上，並在天主和人前的恩愛上，漸漸地增長」（路二52）的真意。

我們在納匝肋人耶穌身上看見了天主進入人類的歷史，為我們人類的歷史開創了一個向著無限的遠景，因為耶穌以其真實的人性彰顯出天主性的面貌，卻不是一種表面的裝飾，而是根在人性的條件之下，使人類獲得真正的提昇，這才是人性尊嚴。這尊嚴不會受到地域環境的影響，納匝肋人也就沒有什麼可以讓人輕視的，世人也就不必為耶穌的隱居生活虛構些奇蹟來渲染祂的人性真實；否則不是有些「杞人憂天」嗎？



聖母與聖若瑟訂婚@聖母領報大殿彩繪玻璃



耶穌誕生處

# 10 令人頌讚的白冷

「厄弗辣大白冷！你在猶大郡邑中雖是最小的；但是，將由你為我出生一位統治以色列的人。」（米五1）這段米該亞的預言在瑪竇引用時略有出入，很可能聖史僅就記憶所及而引用之：「你猶大白冷啊！你在猶大的郡邑中，絕不是最小的，因為將由你出來一位領袖，祂將牧養我的百姓以色列。」（瑪二6）無論如何，瑪竇之所以引用米該亞的這段預言，無非要證明耶穌是在白冷誕生，應驗了先知的話；而且白冷雖是一個小地方，卻因耶穌在此誕生而出名。於是白冷在名氣上確實要比納匝肋更勝一籌。另一方面，白冷在舊約中就被提起過：雅各伯的愛妻辣黑耳在生本雅明時因難產而死，就是葬在去白冷的路旁（創卅五19）。至今猶太人還保存著一個類似陵寢的紀念堂，是否這兒就是原址，就不得而知。但是任何人要進去參觀必須戴上帽子，為此猶太人預備了許多小紙帽供遊客借用，而且四周有持槍的士兵守衛著。當然，還有達味是出生於白冷（撒下十七12），並在此被撒慕爾祝聖為以





色列王（撒下十六1-13）。因而耶穌既是達味的後裔，先知預言祂將在自己祖先的家鄉出生，以證明祂的默西亞之身分，應該是順理之事。除此還有其他的記載，在此就省略了。總之，白冷不致像納匝肋令耶穌當時的人那般漠視。

當然，今天的白冷更是出名，它是聖地三大朝聖中心之一。不過，一個非常奇妙的巧合，無論是白冷、納匝肋或是耶路撒冷，這三個聖地的最大朝聖中心，都是海拔六百至八百公尺的山城；而且都是阿拉伯人的地區，雖然現在以色列國統治了巴力斯坦全境；尤其是聖地在不斷的摧殘中，歷史上仇視基督宗教最烈者，並迫害基督徒最甚者乃是回教人，卻沒想到今天聖地篤信基督者幾乎全是阿拉伯人。他們分布在聖地的三大朝聖地，以信奉天主教者最多，並由他們建立了巴力斯坦的地方教會。除了不少的神父和修女是阿拉伯人，現在耶城的拉丁宗主教區的副主教也是阿拉伯人，領有主教頭銜和主教鐸品聖事。為此，天主教和其他基督宗教都在這兒發展著許多的事業。耶穌的同胞反而在此甚為稀少，這是否就是由於猶太人至今不接受基督，而被摒棄在與耶穌有關的三大聖地中心之外？

白冷位於耶路撒冷之南約九公里，是海拔七百餘公尺的一個山鎮，「白冷」的含意即「麵包之家」，這恐怕是由於此地盛產小麥的緣故。白冷雖然屬於貧瘠的猶太省，但它的周圍卻是一塊肥沃的山崗盆地，出產豐富的雜糧和水果，只是水源缺乏。今天的白冷在外表上比納匝肋和耶路撒冷舊城更為現代化，更因其地勢略較平坦，在耶穌誕生大殿前的廣場周圍興建了許多店鋪，一個挨一個地毗連著；廣場上可以停放各種不同的交通工具，使這朝聖之地變成了觀光地帶，不少的推銷員圍繞著遊客兜售各種紀念品和特產，或是拉客人到飯店用餐。這些投機的商人全是阿拉伯人，能夠說好幾國話，當然不會中國話，往往把我們當成日本人。經過我們的抗議和糾正後，立刻豎起大拇指說：「中國人頂好！」但不知他們的用意何在？他們都是天生的好脾氣，你無論怎樣殺價也不會令其生氣，最後幾乎都能成交，皆大歡喜。其實天下那有吃虧的商人？

白冷的耶穌誕生大殿可能是聖地最古老的建築物，由猶斯提尼亞諾國王於五四〇年重建於一個被摧毀的聖堂舊址之上，日後雖經過許多次的戰爭洗劫，大殿卻能倖免於砲火的洗禮。這是一座面積很廣闊的拜占庭式的教堂，略具十字形狀，堂中有四行大理石柱，柱頂端雕刻著同樣的花紋，堂內空曠，但在黯淡的光線之下，格外顯得莊嚴肅穆，令人感到有如置身於另一個世界；特別是從強



聖誕大殿



聖誕大殿入口，門很小



從洞口進入彷彿進到另一時空，有一種神秘的滋味



烈的陽光所照射的廣場走進此大殿時，立刻體驗出一種神秘的滋味，有如從塵世的人間進入了神的領域。在這種驟然的改變之下，一時還不能看清堂內的裝飾，慢慢地，在邁向堂深處的祭台時，完全按照東方禮儀所佈置起來的聖所，逐漸呈現在眼前，最後一覽無遺地看清了它的富麗和輝煌，不能不叫人讚歎！

在這大殿的祭台之下，便是保存著耶穌誕生之山洞的地下室。從祭台的左側進入地下室，立刻就看到這是一個岩洞，面積不大，在洞壁上還有兩個深入的小穴；一個是在入口的石階最低的一級之左旁，那就是耶穌誕生之處，現在設立了一個大理石的祭台，台下中央有一個銀質的圓形星光釘在大理石的地板上，星光周圍有一句拉丁話：「耶穌基督在此受生於童貞瑪利亞」，這無疑是指定這兒就是耶穌誕生之地。另一個小洞就在這祭台的右側僅三步路的地方，比前一個要大一點也裝設有一個祭台，據說這兒是三賢士朝拜耶穌的地方。面對祭台的洞壁低窪處便是馬槽，但不是木質的，而是一個鑿在岩洞下端的溝渠。在這祭台後面還有一條通道，可以經此從右面的洞口上去，回到大殿。

每天不知有多少遠從地球各處到此朝聖或觀光的旅客，其中大多數的基督徒進入山洞後便打聽著何處是耶穌誕生之地；有的則全聽導遊先生口若懸河、好似背書一字不差地敘述著有關山洞的一切事蹟。我發現幾乎沒有女性導遊，是否由於聖保祿不贊成女性在聖堂講話的緣故？許多人還未聽完導遊的「表演」便跪在地上祈禱，並且設法到耶穌誕生之處口親銀質的星光。其中有主教、神父、修女、男女信友，沒有一點顧忌。由於山洞狹窄，在此不能久留，尤其在祭台前只能停留很短暫的時間，應讓位於後來者。當然也有不少的香客趁此良機，擺出虔誠的姿態拍照留影，閃光燈在照相機的咔嚓聲中此起彼落，發出強烈的光輝，整個山洞有如受到閃電般的照耀，另有一番滋味。我們曾多次來到白冷，有的同道還從耶京步行到此。除了舉祭外，在沒有人的時候則在山洞內多待一會；有人來此便讓位，回到大殿徘徊；看見沒有人了，又溜進山洞。這樣多次來回，有如捉迷藏，卻道出心靈深處的傾慕和依依不捨。有人或者會認為這只不過是一時的情感衝動，未必就是真正的宗教熱誠和信仰的堅定。我也同意這種看法；但是很多的人就是在這關鍵性的一剎那，改變了他們的整個宗教生活，何況這種宗教情愫確實是人與神交往的體驗。正如宗教生活





不是純情的現象；同樣地，信仰的表達也不能只是單純的理智的行為。

今天有人對聖經中耶穌的童年史之記載開始懷疑，無非是想剔除聖經中某些神話的成份，藉以淨化信仰，對耶穌的降生奧蹟能有更深入的理解。但是，還有些自由派聖經學家，以他們治學的嚴謹態度，對聖經的事件都抱著懷疑的看法：凡不能找到明確的歷史性之考據的事件，都予以批判為神話，只取其內含的奧蹟意義。這種危言聳聽之說，不但不能向絕對大多數的「平信徒」做明確交代，反而會引起莫須有的後遺症。基督降生的奧蹟所具有的啟示性，在乎天主子是否真是成為血肉之人的事實？因為降生奧蹟與祂的死亡及復活是分不開的奧蹟整體，因而才使我們堅信自身有死的肉身

將要復活，否則我們的信德便會落空（格前十五14）。那麼，倘若聖言不在時空裏成人，又怎能死而復活呢？我們又怎能從祂的血肉認識天主的真呢？（若十四8）我們又如何去效法祂呢？聖經學家從歷史的批判途徑確實對聖經研究有著很大的貢獻，但也不可以矯枉過正。如果僅按聖經字句的表面去接受一切的事件未免有些偏差；同樣地，沒有明確的反證又怎能否認一切的事實呢？聖經是啟示之書，大概聖神不會跟平凡的絕對大多數信徒或讀者捉迷藏，只是啟示給少數的智慧者。

「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稱謝祢，因為祢將這些事瞞住了智慧和明達的人，而啟示給小孩子。」（瑪十一25；路十21）在此，無意教訓任何人，更不敢班門弄斧，談著這麼嚴肅而又棘手的問題，只是行文至此有所感觸，也正是我在聖地期間到各重要的聖經遺址巡禮之後，更是加強了我對基督奧蹟的信心而引發的。僅就基督降生的奧蹟來論，祂若不是在一個具體的地方誕生，祂的人性變成了真正的疑問，又怎能成為信仰的對象？甚至能夠令人懷疑天主在愚弄人，這又怎能成為天主取了人性的奧蹟？即使天主能夠另造一個不同於凡人的身體，



耶穌誕生處@聖誕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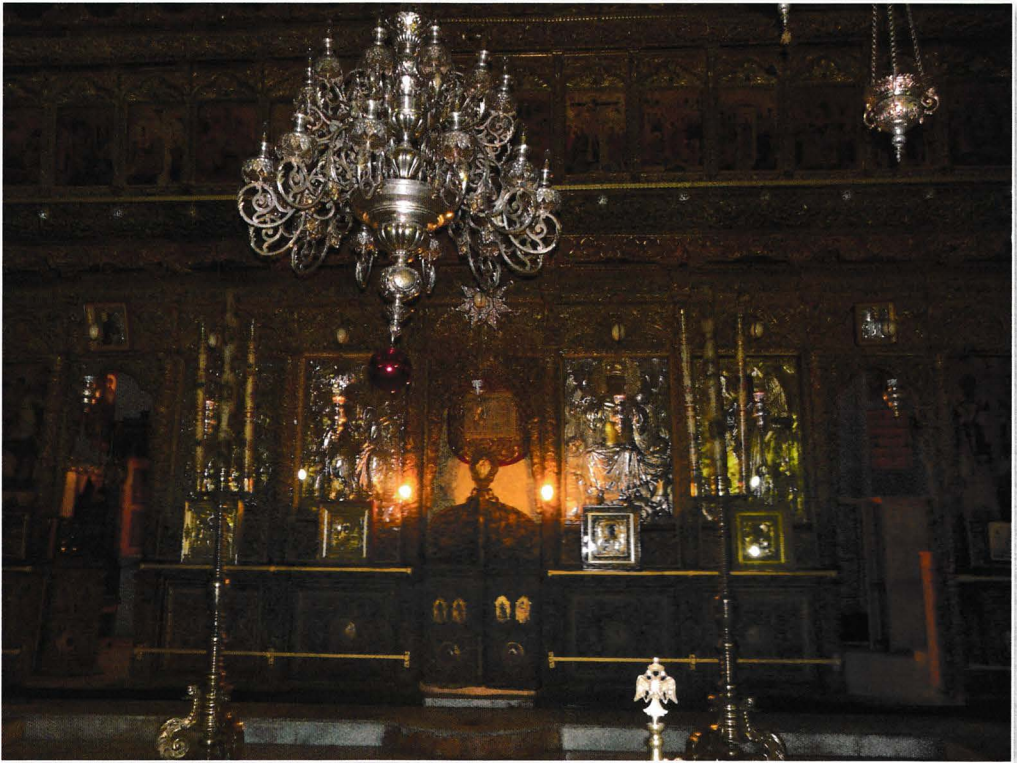


作為與聖言結合的人性，這人性為我們也沒有奧蹟可言。因為我們堅信的聖言成了血肉的奧蹟。乃是祂「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形狀也一見如人。」（斐二7）一個「帶著罪惡肉身的形狀」（羅八3），「祂應當在各方面相似弟兄，好能在關於天主的事上，成為一個仁慈和忠信的大司祭，以補贖人民的罪惡。祂既然親自經過試探受了苦，也必能扶助受試探的人。」（希二17-18）一個奧蹟沒有啟示的真光將會導致人陷於不可能理解的迷境，那麼像聖言降生成人的奧蹟，沒有誕生真實事件作基礎，又怎能被揭示開來？這樣不是缺乏了啟示的光照嗎？而且這降生的奧蹟是那取了人性的天主子在真實的時空裡誕生、成長、生活著，才能更顯示了奧蹟的富饒，啟示出深藏在天主上智內的奧秘，即是天主對人的無限之愛。

我在白冷看到了天主子降生成人的地方，這是一個當時許多貧窮人所居住的山洞，不是一個只為基督所編造的神話，且證實了天主成了血肉，如同當時的許多貧窮人一樣，這也正是聖經上的一個主題：天主喜歡貧窮的人。日後耶穌最具權威的山中聖訓第一個宣言就是最好的對照：「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五3；路六20）我信了聖言成人的奧蹟不是依據聖經學家或神學家的學說，而是接受了聖經中有關的記載，現在我又親眼看見了耶穌誕生之地。

耶穌誕生在白冷的山洞不是後人假造出來的，我們可以從考古學家的研究，得到很可靠的證明。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山洞，就是教會的初期信友們朝聖的地方，因此引起羅馬皇帝阿得利亞諾的憤恨，他在迫害教友之餘，還將此聖地摧毀，在耶穌誕生之處，安置了羅馬神像，以阻止教友前往朝聖，足見其用心之惡毒，也證實了耶穌誕生的真實地點。當君士坦丁稱帝之後，皈依了基督，於公元三三六年剷除了羅馬神像，就在原址上建蓋了第一座誕生大殿。可惜這座大殿於公元五二九年毀於撒瑪黎雅人之手，被付之一炬，蕩然無存。幸而很快地於公元五四〇年，由猶斯提尼亞諾國王在原址上復健了新的大殿，一直保存至今。

一千四百多年的悠久歲月，誕生大殿曾遭受到許多次民族或宗教的爭奪戰，不知歷經多少滄海桑田的噩運，雖然大殿的建築物總算沒有倒塌，然而其



聖誕大殿至聖所正面，東正教管轄地

主權在數度易手之後，終究還是落入東正教的掌握中，天主教人只能在被指定的時間內，且只能在山洞的三賢士祭台上舉行彌撒。

在今天與各基督宗教謀求合一的運動中，我們天主教本不該為了誕生大殿之主權的誰屬問題耿耿於懷，只是看到我們分離的弟兄的敵視態度，卻令人大失所望。在我們第一次前往白冷的那天，原本計畫全體司鐸二十五人齊集山洞共祭，那知方濟會的管堂修士看見我們都著上祭衣之後，立刻告訴我們說：「對不起！你們不能同時進入山洞共祭，因為山洞祭台狹窄，只能容納十二人，其餘的人身著祭衣是不能站立在祭台外面的，這是東正教絕對禁止的事項，否則將會受到他們的干涉。」我們感謝方濟會修士事先的關照，沒有造成「被逐出境」的難堪局面。我們在忍氣吞聲之餘，立刻要解決共祭的問題。倘若分成兩次共祭，我們對時間的安排會有困難，勢必佔了緊接著我們而來獻祭之同道的權利，絕不容許我們有違道義。要是只讓一半的同道共祭，另一半則





不會甘心的。有人提議另一半不穿祭衣，只站立在祭台外面共祭，卻又遭到某些同道的非議，提出了良心的責難個案問題，認為這是不妥當的。為了此事，大家討論了好一會兒，我終於失去了緘默「功夫」，有點不耐煩地破口道：「彌撒有效與否不在乎穿不穿祭衣何況在不可能的情況下，不著祭衣不但不會導致聖事的失效，也不致於有違舉行聖事的合法性。」於是，有一半同道立刻自動地脫下了祭衣，並且有一位同道將自己的祭衣轉讓給提出異議的同道穿上，終於在延遲了數分鐘之後，我們開始列隊進入了山洞舉行聖祭。此刻，還有一位東正教的人士故意藉著燃蠟的機會，窺視我們是否違犯了他們的規條。可悲亦可恥！祭台裏面的同道卻擠得像沙丁魚似的。

另一次是我們再去白冷時，預定在聖熱羅尼莫翻譯聖經時所居住過的山洞內共祭，此山洞是屬於方濟會管理。有兩位同道看見誕生的山洞祭台空著，於是趁此良機要求在那兒獻祭，管堂修士允准之後，便著祭衣前往。其中的一位從大殿走向山洞之際，很自然地走在鋪設的地毯上，未料到這也是違法的，遭到東正教的一位管堂者的抗議，要他立刻離開地毯，繞道在大理石的地上步入山洞。可想而知我們的同道在屈辱之下是如何的懊惱！這僅是我們親身經歷了的事件。至於其他的衝突一定還有，據說在過去歷史中，甚至有過流血的慘案。我們只有祈禱降生的基督早日賜給祂的教會合而為一。

有鑑於在耶穌誕生的神聖之地沒有一座可供天主教信友舉行隆重大禮的聖堂，方濟會於一八八二年在誕生大殿旁，建造了聖加大利納堂與大殿平行著，除了可供人數眾多的朝聖團使用外，此堂亦是白冷本堂區的禮儀所。每年聖誕節的子夜彌撒是白冷朝聖地一年中最隆重的禮儀，也是朝聖活動的最高潮，由耶城的天主教拉丁宗主教躬親主持，各國的外交使節都來參加。在白冷尚屬於約旦王國的領土時，只有這一天，朝聖者可自由地從以色列進入約旦，到白冷來朝聖；否則各國的朝聖團到聖地來時，應先到約旦，然後轉往以色列，卻不能反向而行。

從加大利納堂也可以進入誕生大殿的地下室，在這裡面除了耶穌誕生的山洞之外，還有聖若瑟小堂，諸嬰兒為耶穌的緣故而殉命的山洞，聖熱羅尼莫譯經的居所以及其他的紀念性山洞，可說是別有天地。這些都是考古的成果，讓我們略



能了解到耶穌生時白冷的地勢情況，更是堅信這是一個荒涼的貧窮之地，是天子降凡時所選擇的人間環境，而捨棄了當時的繁華城市。

「因為在客棧中為他們沒有地方。」（路二7）不該解釋為在豪華的旅館中不受歡迎，因為耶穌的母親和聖若瑟自知身為窮人，一定不會去向上述的旅館敲門求乞，不只是本身的條件不許可，而且他們也不願意。路加所指的「客棧」是當時的貧民客棧，一個沒有房間的大雜院，人畜共處，實在不適於一個即將臨盆的產婦；路加卻藉此加以反省，暴露了當時的猶太人對默西亞的來臨漠不關心，只醉心於以色列國的復興，擺脫外邦人羅馬帝國之統治的恥辱。因而路加立刻報導了最先獲知救主誕生之喜訊的人確是一群樸實的牧童（路二8-15），更是顯示了聖言成人的奧蹟，唯有棄絕人的一切看法，變成上主的貧窮人，才是接受救恩的首要必然條件。當時如此，現在亦然。

為紀念牧童得報救主誕生之喜訊的事件，在離白冷誕生大殿約兩公里之處，現在建蓋了一座美輪美奐的聖堂，是由加拿大的教友集資捐助，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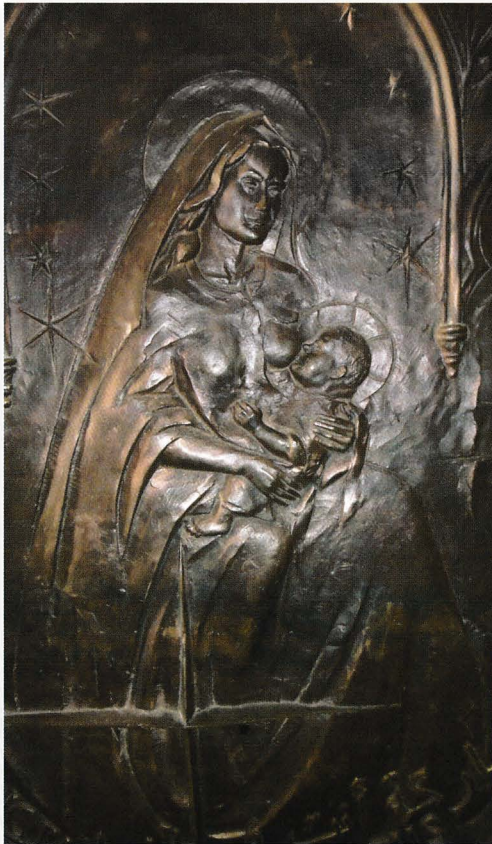


聖加大利納堂@白冷方濟會院旁



一九五四年才竣工。這兒是一塊廣大的平原，據說盧德就是在此撿拾麥穗，因而與地主波阿次相遇，最後結下了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美好姻緣，並生了達味的祖父敖貝得（盧德二～四），使白冷成為達味的家鄉，由他而出生的後裔耶穌，便是在祂的母親回本鄉登記時而誕生在白冷。這不是神話，而是在天主的計畫中逐漸向我們揭示開來的救恩歷史。

圍繞耶穌誕生的地方，還有其他的紀念堂，如乳洞。據說聖母在逃難中曾進入一個山洞躲藏，為了使嬰孩耶穌不要啼哭，曾在此給耶穌餵奶，因而掉下幾滴奶在地上，立刻使洞岩變成了白色，後人便在此蓋了一個小堂以誌紀念。這雖然只是一種傳說，卻深深地顯示了耶穌的嬰兒時代與常人無異，以及聖母育嬰的愛心，倒是非常合乎人情的事件。另外一個地方是在進入白冷之前的山坡有一個屬於希臘東正教的小教堂，據說這是三賢士曾在此獲得天使的傳報之地，叫他們改道返回自己的家鄉，不要向黑落德回報有關救主誕生之處，以



聖母哺乳浮雕@聖母哺乳山洞

免遭受黑王的謀害。總之，在聖地有關這樣的傳說性的地方不在少數，我們也無從考證，其實也是很自然的現象，各種基督教派都想在耶穌生活過的地方尋覓一塊土地，作為他們在聖地立足之地。這無非是基督徒的信仰所致，深信能在此默想祈禱乃是一種特恩異寵，藉以善度福音生活。像耶穌誕生的白冷曾發生了許多的事件，福音並沒有完整的交代，在此流傳著有關的軼事是難免的情形。有心人便基於這些傳說而著述加以廣傳，我又何必太認真地予以責難？這並不是說毫無分辨真偽地都認同了，更不是把一切的傳說與耶穌誕生的地方放在同一的天秤上等量齊觀；而是在不能避免的情形之下，這些傳說未嘗不是更增強我們對耶穌誕生於白冷的事件之





牧羊人原野教堂



牧羊人原野教堂壁畫

信心。

我在白冷除了朝聖之外還看到天主教或其他基督宗教的事業，使這個原來是猶太省最小的村莊，演變成現代化市鎮，擁有兩萬五千多居民，其中百分之四十的人口信仰了基督，而且幾乎全是阿拉伯民族，這是在阿拉伯的世界中罕有的現象。圍繞著回教寺塔的，是許多不同型的鐘樓林立著，特別是誕生大殿的巍峨樓乃是白冷城的象徵。白冷畢竟是天主子進入世界的地方，吸引了無數的基督徒遠從各處來此摩頂朝拜，使這一個回教的地區變成近乎基督化的領域。這不正是降生奧蹟的真相嗎？如果再回顧一下歷史的演變，基督的宗教雖然在此遭到過種種摧殘和蹂躪，白冷尚能創造出今天的局面，我們更能領悟到降生奧蹟的實現，當然不能就此而自滿。倒是在堅信這一奧蹟時，更要服膺基督的福音，讓祂的喜訊不但在白冷，更要在世界的每一角落普傳。

我到過聖地兩次，曾經先後五度登上白冷山城，在耶穌誕生的山洞內獻祭或祈禱，緬懷聖言成了血肉的奧蹟，在神學中討論天主性與人性結合在基督內的問題使我感到費神難解，但是讓我在降生的耶穌基督身上看見天主，我不能不跪下朝拜祂。這不只是對天主絕對性的崇敬，尤其是對天主使我能用肉眼在嬰孩耶穌身上看見了祂的面目，即對人類的慈愛，我應不斷地感謝頌讚。我要學習聖母的好榜樣，把這一切存放在心中反復默想。我並不急於理解這其中的玄妙，但願把這驚人的喜訊永懷在生命中的每一時刻，使我感到被天主所眷愛的幸福，真實地空虛自己，變成天主所喜愛的窮人。我們人確實沒有什麼可以自矜，唯有在降生的基督人性上找到自己的真相，才能認清人的尊嚴。空虛自己並



非放棄自我，而是改變人的唯我獨尊的孤立看法，讓我們皈依，在擁有了天主的愛內學習愛主愛人，在這樣空虛自己的途徑上，我們實在是使自己致富。可惜的是我們「幾時住在這肉身內，就是與主遠離。」（格後五6）仍須以信仰來增強我們同天主溝通。無疑地，我們能在天主親臨人間的土地上站立，我們體驗著與主同在的親密。我們深信聖言成了血肉，聖化了我們的人性和我們生活的世界，天主並不是那麼高不可攀，其實就是在我們中間，活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中。我巴不得能生活在耶穌誕生的山洞內，但我也不能不把這大好的喜訊帶到我實際生活的環境中去。白冷離我固然遙遠，我卻把它永懷在心頭！



白冷





# 急速往山區去

福音作者中，路加是唯一的非猶太人。故此，在他的福音中，處處顯示天主的救恩不只是為祂的選民，而且也是為整個人類。因而他的兩部著作：路加福音和宗徒大事錄，都是題獻一個名字叫「德敖斐羅」者，意即「天主所鍾愛的」，這是當時希臘文人的習俗。我們不知道此人是誰？與路加有何關係？是否乃基督徒？甚至是否真有此人？但我們可以斷定路加著書的對象恐怕不限於德氏一人，而是那些因聽了他老師聖保祿宗徒講道而皈依於基督的團體。換句話說，路加福音特別是為外邦人而寫的。

但是，在路加的兩部著作中，卻在福音前兩章充滿了非常濃厚的舊約思想和猶太禮儀的色彩，與他的整部福音特色迥異，使我們不能不相信作者曾經下了很大的功夫在猶太人中「仔細訪查了一切」（路一3），才使我留下了那麼美好的一段史實——耶穌的童年史。以一個像他那樣未曾見過歷史中的耶穌的希臘人，倘若他沒有收集到可靠的資料，他怎能在皈依基督之後，編造出耶穌的童年史呢？從他的宗徒大事錄來看，他應是一個對歷史有著偏愛和修養的人。也正是如此，他才特別報導了耶穌的童年史蹟，使他的福音同時也是一部完整的歷史著作，敘述了耶穌從生到死，死而復活的一切事件。

本來福音是宗徒們「初傳」的記錄，在當時為激發猶太人皈依基督，宗徒們的宣講勢必將重點放在耶穌死而復活的特殊事件上，向那些對耶穌有所認識的人作證：「你們藉著不法者的手，釘他在十字架上，殺死了祂；天主卻解除了祂死亡的苦痛，使祂復活了。」（宗二23-24）漸漸地，在數十年的傳播中，注意到耶穌的生平，將祂所言所行也傳揚開來，當然，有關祂的出身也成了聽眾所關心的事件。除了馬爾谷外，瑪竇和路加都報導了耶穌的



聖母訪親





族譜和祂的童年史，只是取用的資料有所不同。若望雖然沒有對耶穌的童年有所描述，他卻基於自己獨特風格，在他的福音序文中，以驚人之筆，報導了耶穌基督就是天主的聖言成了血肉之人。我們若將三部福音交織在一起來讀，不能不承認天主子成人的事蹟是千真萬確的，而且祂是受生於童貞女，誕生在猶太的白冷，是在凱撒奧古斯都稱帝之時，統治著猶太全境。

然而，路加為了證實這一點，他卻反常地取用了舊約的思想，將當時人人所敬仰的一位大先知，也是舊約時期最後的一位先知洗者若翰的童年史作為耶穌童年史的陪襯，在充滿了當時猶太宗教習俗的情況之下，以一種平行的格調報導了這二位天主所選者的出生，使人不得不相信這是天主的巧妙安排，完全出自天主的計畫。但是，若翰並不是猶太人期待已久的默西亞之化身，他只不過是曠野的呼聲，為那在他以後而來的鋪路（路三4-16）。我想，一個像路加這樣深具歷史修養的作者，大概不會以一個虛構的人來作為耶穌的陪襯，當然更不會以一個大家所熟識而又欽佩的人，去為一個不存在的假想之人作證的。這並非是說沒有若翰就不能證明耶穌的存在，而是路加為了加強證明自己的報導屬實，運用了雙重平行的描述法，更能證明耶穌的真實歷史性。

倘若當時的惡霸如黑落德者都不敢任意處置大眾所擁護的若翰，那麼這位大先知在其出生的奇異事件上所顯示出的上主之召叫的徵象，為當時的猶太人就不會難以接受，何況在歷史中還有過前例：撒慕爾的出生亦是如此。當然，救主的類似出身更不該成為不能接受的神話了。

我們不否認路加的史實在其報導中也深藏著福音的奧蹟性，這也就是我們要在耶穌與若翰兩人的童年史中去探究的一點：若翰在婦女所生者中，沒有一個比他更大的；但在天主國內最小的，也比他大（路七28）。這無疑是證實了若翰尚在母胎時，便受到尚在聖母懷中的耶穌所聖化。但是若翰卻是屬於舊約時代的人，所以他比起新約時代的人來，還算是最小的。是以若翰在母胎中受聖的奧蹟應深受我們的注意，這正是由於聖母瑪利亞往見依撒伯爾的事件所啟示給我們的，也就是我們在聖地期間，前往若翰的家鄉去朝聖的意義。這不正是路加報導耶穌的童年史時所關注的救恩之喜訊嗎？

聖母在領報中獲知她的親戚依撒伯爾老年得子的消息後，便欣喜地急速趕往山區去（路一39），這必定不是為了要證實天使預報的事件是否屬實，因為聖母堅信了天主的話已經作了肯定的答覆：「看！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路一38）在路加報導的這一事件裏，正是顯示了作者的福音特



色：救恩的喜訊之初果，亦即若翰在母胎中的受聖。

但是，這段福音的記載卻沒有交代清楚事件發生的地點，只提到聖母「急速往山區去」。豈不知巴力斯坦的地勢除了靠地中海的西邊有一條細長的平原外，整個地勢從北到南都被連綿長約兩百餘公里的叢山所壓蓋著。福音的「山區」究竟指的是那一個山區呢？我們只能從若翰的父親匝



聖若翰誕生地@聖若翰洗者堂

加利亞的身份去推測，由於他是任職於耶京聖殿的司祭，大概家居在耶京附近，應是屬於大的山區，據傳說就是今天的艾殷卡陵（Ain Karem），在耶京西邊約九公里。聖母從納匝肋出發，必須經過厄斯得龍平原，再登上撒瑪黎雅和猶太山區。相距九十餘公里，大約是四、五天的行程。我曾去過艾殷卡陵兩次都是從耶城去的，無從體驗從納匝肋南行到該小鎮的行程滋味。

這是一個完全屬於猶太人居住的小山鎮，在一九四八年以國獨立之前，尚有三千餘阿拉伯人和三百餘基督徒在此居留，現在卻沒有一個阿拉伯人了；是否還



徒步走往山區的聖母訪親堂



有基督徒存在則不得而知，這兒雖然有兩座聖堂在兩個山丘上相對而立，都屬於俄國東正教的女隱修院，但是在進入此小山鎮時卻感受不到一點朝聖地的宗教氣氛。在小鎮的中心有一座古老的聖堂，就是聖若翰誕生堂。據說遠在第五世紀便有一座聖堂建蓋於此，後來被毀於戰火，在十字軍東征時重新修復，卻又在十字軍失敗離去後而被摧毀。直到一六二二年方濟會來到此地，以重金購下原址，於一六七四年才在老堂舊址蓋了現在的聖堂。聖堂的地下室設有聖若翰誕生祭台，傳說這兒便是匝加利亞的家，也就是聖若翰誕生的地方。

聖堂後面乃是方濟會院，相當龐大，原是方濟會全聖地培養會士的大修院，現在由於修院遷到耶京，偌大的會院卻呈現人去樓空的淒涼景象。聖若翰堂是由西班牙皇室出資興建，於是此堂的管理在傳統上常是由西國的方濟會會士負責。聽說此會院將借給西國主教團作為司鐸進修之地，這樣不致讓如此美好的環境荒蕪沒落。

從聖若翰堂出來，要經過一條低窪的小彎道，再登上一座小丘，大概步行數分鐘，在許多長青的樹叢中，那兒才是聖母往見依撒伯爾的聖堂。當然，我們立刻會發出疑問：聖母遇見依撒伯爾的地方應該是匝加利亞的家，怎麼現在此紀念聖堂竟建在離匝氏的家約一公里之遠的地方呢？我想誰也沒有辦法找出令人誠服的理由解答這一疑難。似乎也不必，因為聖若翰堂是否就是匝氏之家也是沒有確實的證據的。至於為何要建蓋兩座聖堂則真有點費解。

聖母往見依撒伯爾的聖堂從其建築上去看，立刻便看出來這是屬於現代的建築物，線條非常整齊，略帶羅馬式的格調，竣工於一九五五年。據說這座聖堂也是建蓋在一座很古老的聖堂舊址之上的，依據原來的兩層建築物而重建。下層小堂內在壁上繪有三幅巨大的聖經畫像，其中值得一提的一幅就是若翰逃難：上面畫著嬰兒若翰在母親的懷抱中，由天使領導逃避黑落德士兵殺嬰的殘害，正當士兵逼近時，前面有一塊大石頭忽然裂開來，將若翰母子二人隱藏了起來，躲過了殺身之劫運。現在此石頭就保存在聖堂內，信不信悉聽尊便！當



聖母訪親堂





▲ 聖母訪親堂有一面牆掛有各國語言的謝主曲

◀ 中文謝主曲

然，這只是一種傳說而已。另外，此堂內還有一口水井，水清可口，朝聖者都喜歡暢飲一杯，但不知有何來歷？

此堂的上層便是正殿，其建築的華麗令人嘆為觀止。它的特色是在堂內四周牆壁上刻有「我的靈魂頌揚上主」的拉丁詩句；這同樣的聖母讚詞，還用各國文字刻在大理石板上，嵌在堂外對面的圍牆上，每種文字分隔成一方塊，並鑲著花邊，美觀整齊。最使我們興奮的乃是中文石版，而且作者施安堂神父就在我們身邊。他是用篆字體寫成的，詞句則是取自吳經熊先生的譯文，字體尚稱工整。據說這是為紀念頒訂聖母無染原罪為信理百週年，於一九五四年所建立。

看到聖母的讚詞，使我不得不問一問：為什麼聖母不在領報時頌謝主恩，而要在訪問依撒伯爾之後呢？這必然是出自路加編輯福音的手法，彰顯出他對福音的主題之關注：傳報救恩喜訊，其初果便是若翰之受聖。但另一方面，更是將聖



母的美德呈現在人前，她不願為自己被選為救主的母親有所表現，足見其謙德之偉大，正從她的讚詞裏披露出來；可是，當她體會到聖若翰在母胎中的受聖，卻情不自禁地喜形於色，不能不稱謝主慈。於是，將她熟悉的聖經詞句中，脫口而出，編成了一首頌讚救恩的美妙詩歌，流傳為不朽之作。聖者的心靈不會矯揉造作，與天主的溝通是那麼坦然，流露出對神的人性之真純，這該是詩的絕境。詩篇的美妙不在乎詞藻的堆砌和描寫，端賴詩人的意境和心靈的超凡，天主的聖者應都是詩人。固然聖母讚的詞句不是出自聖母自己的創作，她卻引用了現成的詞句，表達出她心靈深處所體會到的神恩。這不只是一首美好的詩篇，而且傳達了神人交往的超越的神性境界，使這首讚詞成了聖母自己的傑作。成為詩人不難，要作真正的傳神者卻不是人人可為的。

聖母的偉大不只是因為他是耶穌的母親，尤其是她能順天命（路十一28），這是耶穌對她的稱讚。在她獲知依撒伯爾懷孕之事後，沒有考慮到她自己的生理現狀和她現在身份，卻急急忙忙趕往山中去，屈尊就卑前往拜訪依撒伯爾。這是不折不扣的愛德行為，那知在天主計畫中卻把救恩帶給了若翰，難怪「依撒伯爾一聽到瑪利亞請安，胎兒就在她腹中歡躍。」（路一41）依撒伯爾在這受寵若驚的一剎那之間，充滿了聖神，也欣喜若狂地大聲呼喊說：「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妳的胎兒也是蒙祝福的。吾主的母親駕臨我這裡，這是我那裡得來的呢？看，妳請安的聲音一入我耳，胎兒就在我腹中歡喜踴躍。那信了由上主傳於她的話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路一42-43）聖神從依撒伯爾的口中這麼稱揚聖母的福份，無非是由於聖母的信德之偉大，而信德就是完全順命於主，相對匝加利亞的無信德而成了啞子，豈能不叫依撒伯爾感歎！

我們不必把聖母神化了，從她的頌謝主詞中可見到聖母的信德，是一個虔誠敬主的猶太少女在期待救主來臨時，已經深信了聖經的預言，對天主預許的救恩必將實現毫無疑惑，常把這些聖經句子反覆地掛在口中念念不忘，並加以默想。這樣，才能在救恩來臨之時，看到了若翰首先蒙受聖化，便自然地脫口成章，把一些聖經零散的句子編成一首最美妙的頌讚；當然，也是得自聖神的功化。她是否完全懂得她所引用的每一句聖經原文，我們不必好奇地去探究；但是她一定是相信了聖經的記載，才讓她如此毫無做作地表達出來，也讓我們能透視到這位少女的信德是多麼的純真聖潔。我們不得不同依撒伯爾齊聲讚揚她：「那信了由上主傳於她的話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我們還要世世代代相傳著稱揚她是有福的（路一48）。「萬福，瑪利亞」的頌讚天天在我們的口中重





複著，讓我們的信德，在這新厄娃的典範之下日日成長，誠如依撒伯爾稱她為「吾主的母親」，我們也稱呼她為「我們的母親」、「得救者的母親」、「教會的母親」。

聖母不是一位神學家，但她對天主的意識卻超過了所有的偉大神學家所教導我們的神學知識。她的頌讚詞應該是全部神學的總彙，她是那麼直接地傳授給我們天主的真相，我還未聽到過一位神學家能如此堅定地講解天主的奧蹟。人類的遲鈍是需要神學知識的開導，所以我不否認神學家的存在價值。但願從事神學研究者多向聖母學習，不只是傳授天主的知識，尤其是將自己的信德傳授給無信仰的人；把自己所體驗到的天主的活生生之真相，透過生活的見證，讓受教者能夠領悟到天主生活在我們人的生命中。有人說：「成功的神學家，首先應是神秘學家，即是天主的人，也就是天主的先知。」但願神學家好自為之！

其實，所有的基督徒，尤其是我們身為司鐸者，都在教會內負有傳播福音的使命。特別是在外教人的地區，我們所從事的傳道工作，其真實的意義乃是傳授給人通達天主之「道」，不只是道理。教會在現代世界的存在有如救恩的「聖事」，我們的生活就該是這救恩的有形標記。傳道不是以道理征服人，而是以我們的「道行」啟發人，引領別人皈依天主。耶穌是我們走向天主之「道」（若十四6），我們則是基督號召眾人歸向祂的「道」。

我有一個不成理由的看法，在艾殷卡陵之所以有了兩座聖堂：一個是聖母往見依撒伯爾的紀念堂；另一個是紀念耶穌的前驅聖若翰誕生堂，無非是讓聖母同聖若翰在基督降生的奧蹟內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都能受到朝聖者的注意，並從二聖學習參與天主的救恩計畫。聖母急於將救恩喜訊帶給聖若翰和他的家人；聖若翰則在受聖後，好成為耶穌的前驅。二聖的不同角色為我們成了唯一



聖若翰洗者堂





使命中的兩個不同的步驟：先受後給。我們沒有的，如何能夠給人呢？倘若只有一座聖堂，勢必會導致朝聖者只熱衷於聖母的地位，而冷落了耶穌的前驅。當然，這是一個很膚淺的看法。無論如何，使我在艾殷卡陵所關心的不是聖母在何處遇見了依撒伯爾，而是路加的報導驅使我來到這山區的小鎮，更能領悟到聖母往見依撒伯爾的福音意義。

還有一種傳說，認為聖母是在一個水泉旁遇見依撒伯爾的。這水泉就在從聖若翰堂去見聖母訪親堂的彎道上，朝聖者經過此地都會停留下來喝一杯泉水，因為此水泉亦稱為「聖母水泉」。艾殷卡陵之名指的亦是此泉，意即「葡萄園的水泉」。事實上此小鎮的周圍種植了許多的葡萄和橄欖，形成了一個美麗的綠蔭山區。不管此傳說屬實與否，聖母在停留此山中期間，大概也會來此汲取水泉作家務，稱此泉為「聖母水泉」亦無不可。如果朝聖者對此水泉感到興趣，也是意料中的事。

在聖母訪親堂隔壁，還有一座俄國東正教的女隱修院，佔地相當龐大，在樹林叢中零散地建蓋了幾棟簡陋的房屋，但不知究竟有多少修女在此隱修？我們自己闖進去參觀時沒有受到任何攔阻，只見到一位老修女，目不斜視，當然不好意思上前打擾，因而對此隱修院沒有獲得什麼資料。據我的觀察，在此生活必定非常清苦，使我由衷地欽佩生活在此的修女，她們的精神又何嘗不是服膺了耶穌的福音！

據說在離艾殷卡陵約數公里之地，方濟會還蓋了另一座聖堂，為紀念聖若翰隱修之地，我們卻沒有前去參觀。

從艾殷卡陵山區下來，雖滿懷著愉快的心情，卻消除不了心中的另一種感觸。聖若翰是第一個在此受到救恩之聖化者，為何此地的猶太人至今尚對基督教是如此漠視？



聖母水泉



耶穌受洗地@約旦河東岸的伯達尼

# 12 望約旦河而興嘆

以色列於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中打敗了阿拉伯人，佔領了約旦河西岸屬於約旦王國的領土，於是統治了整個巴力斯坦西面以約旦河為界的土地，可以說是恢復了當年天主許給他們的「福地」之原來地盤。因而許多被分割在約旦王國內的聖經遺址，都被收回到以色列的版圖內，為朝聖的基督徒而言，減少了許多旅途中的麻煩和不便，再也不必分隔在兩個不同的國度內朝聖了。

但是，由於以色列被阿拉伯民族包圍著，四面楚歌，腹背受敵，當年在備戰中，草木皆兵，一些邊界地區便成了軍事重地，禁止遊客闖入，於是某些聖經遺址就變成了禁地，使朝聖者不能到達。我們這次就是因此緣故未能去到耶穌受洗的約旦河畔朝聖，只有望河興歎之份，不免令人悵惘！好在我個人曾於第一次聖地之行中到過約旦河，聊感慰藉。

巴力斯坦原來是一個從北到南的高原地帶，不知是在什麼時候，據說是在幾萬年前，忽然發生了一次巨大的強





烈地震，將整個巴勒斯坦由北至南從中分裂開來，造成了一條很深的山谷。有的地方甚至下沉到水平線之下數百公尺，於是從北部赫爾孟山腳下三條水源傾瀉下來的水流，進入這道低窪的山谷裏，形成了巴勒斯坦少有的河川之一，這就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約旦河。長約二百餘公里，它並且貫穿了北部的默龍湖和加里肋亞湖，直流入死海，就好像一條線穿掛著三塊怪石。

約旦河名稱，有著不同的解釋：一說是「長年河流」；也有人稱之為「丹河」，因其主流發源於「丹」；更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希伯來文的動詞，解說為「下降的河流」；阿拉伯人則稱它為「家畜飲水處」，因為是牧放家畜的好地方。由於我們沒有臨近約旦河參觀過，不知這條細長的河川究竟有何特色。不過，在聖經上卻常提起約旦河，有人做過統計，竟達一百七十九次之多。

最值得一提的，首先應是以色列民在若蘇厄的領導之下，進入天主所許諾之地，便是橫渡此約旦河，最先佔領了耶里哥城（蘇三）。這也是一段驚心動魄的史話，與出谷事件先後相輝映，讓以民再一次體驗到上主所行的奇事，更是顯示了上主對自己的選民之忠實和眷愛。梅瑟從埃及率領出來的老一代以色列民，經不起曠野的試探才四十年的工夫，就忘記了天主的仁慈和許諾，做了許許多多上主視為惡的事，尤其是拜邪神，因而天主懲罰了他們。除了若蘇



約旦河





厄，沒有一個進入了天主許給他們的地方；連梅瑟最後也是死在摩阿布曠野，只在臨死之前，站立在耶里哥對面的丕斯加峰，隔著約旦河，看了天主所許之地一眼而含淚與世永別。於是便由新的領袖若蘇厄，領導著以民新生的一代，浩浩蕩蕩來到約旦河邊，天主的奇能使河裡的水乾涸，讓全體以民安然渡過。最後若蘇厄從約旦河中取了一塊石頭豎立在基耳加以誌紀念，並向天主的選民說：「日後你們的子孫若問他們的父老說：這些石頭有什麼意思？你們就告訴你們的子孫說：以色列曾在旱地上過了這約旦河，因為上主你們的天主，曾在你們面前使約旦河水乾涸，直到你們過了河，正如上主你們的天主，在我們面前使紅海乾涸，直到我們都過了海一樣，為叫地上萬民認識上主的手是如何強而有力，為叫你們從此時常敬畏上主，你們的天主。」（蘇四21-24）

當達味為王的時候，他的第三個兒子阿貝沙隆竟敢在赫貝龍謀叛父親而稱王，然後揮軍直搗耶路撒冷京城，篡奪父親的王位。達味聞報之後，立刻帶著隨從逃離耶京，並渡過約旦河而避難到河東岸（撒下十七22）。等到其逆子慘死之後，才由其子民迎接他重返耶京，於是達味才從基耳加再渡過約旦河榮歸耶路撒冷（撒下十九16）。

還有厄里亞先知被提升天之前，也曾帶著他的衣鉢相傳弟子厄里叟，從基耳加來到約旦河畔，用自己的外衣擊打河水，水就立刻向左右分開，讓二位先知在乾地上走了過去（列下二8）。等厄里亞乘著火馬拉的車升天之後，厄里叟又用厄里亞留下的外衣擊打約旦河水，河水又分開來，厄里叟走了過去（列下二14）。

當厄里叟在基耳加行使他的先知職務的時候，曾有一個外邦人納阿曼來求天主的先知治好他的癩病，先知卻打發他的使者告訴納阿曼到約旦河去用水洗七次就會痊癒。那知納阿曼卻因此大發憤怒說：「看，我原想他會出來見我，站在我面前，呼求上主他的天主的名，在患處揮動他的手，治好這癩病。大馬士革的阿巴納河和帕爾帕河，不比以色列所有的水都好嗎？我不能在那裡洗得潔淨嗎？」（列下五11-12）於是納阿曼轉身就要離開那裡，他的僕人卻勸告他不妨照著先知所吩咐的去試一試。果然在約旦河洗過七次之後，他的肌肉就復了原，如同嬰兒的肌肉一樣，完全潔淨了。

當然，約旦河對我們的吸引，更是由於耶穌曾站立在此河中接受了聖若翰的洗禮。按照猶太人的習俗，在他們的法律規定之下有多種用水潔身的條款，如：吃飯前要洗手，從街市上回來要沐浴…等（谷七3-4）；這種洗禮也有淨化心靈的作用，所以參與宗教禮之前要沐浴（戶十九2-10；申廿三10）；為獲得罪赦，由先



知們宣布了一種灑水禮（匝十三1）；厄則克爾先知還把末世的洗滌禮，與天主之神的恩惠相連（則卅六24-28）。在流亡之後，猶太人還增加了一種禮儀性洗禮，就是為外邦人歸化猶太教而行的（瑪廿三15），有些人以為這一洗禮和割損禮同樣重要，但是聖若翰在他開始宣講準備救主來臨的時候，也興起了一種悔改的洗禮，所以人們稱它為「若翰的洗禮」。「那時，耶路撒冷、全猶太及全約旦河一帶的人，都出來到他那裏去，承認自己的罪過，並在約旦河受他的洗。」（瑪三5-6）這洗禮是否有什麼根據難以考證但具有一種特別的意義是不容疑惑的，那就是「迎接默西亞的來臨。」（瑪三6-13；谷一4-8；路三3-6）當然，「若翰的洗禮」還不能與教會的聖洗聖事相提並論，它只能算是未來之洗禮的預像。

耶穌在祂開始宣講之前，卻也從加里肋亞的納匝肋下來，去到約旦河接受了聖若翰的洗禮，四部福音都有記載。這兒沒有必要去將各種有關耶穌受洗的解釋加以發揮，但不得不提出這一奧蹟性的主旨，也是大家所公認的，耶穌服從了祂聖父的旨意（瑪三15），並謙虛地自列於罪人之間，因為祂是除免世罪的羔羊（若一29-36）。聖神降臨於耶穌，應驗了先知預言的一種授職式（依十一2，四二1，六一1），並宣布及準備祂將「在死亡中」的洗禮（路十二50；谷十38），當然也引申到祂的復活，所以天父宣布了祂是天主子（瑪三17；谷一11；路三22；若一32-34）。



耶穌受洗地@約旦河東岸的伯達尼



聖經上雖記載了許多有關在約旦河邊所發生過的事件，但是確定的地點並沒有什麼痕跡可尋。若是根據所報導的內容來推測，很可能是在耶里哥附近的那一段河邊，因為當時耶里哥是一個繁華的城市，所發生的事件也跟該城有關。現在我們能在約旦河邊看到的聖經遺址，只有一座紀念耶穌受洗的小聖堂。據說曾經在該堂舊址上存在過一個很古老的聖堂，大概建造於第五世紀，卻毀於地震。今天所看到的小堂則是由方濟會所建，非常簡陋。在舉行禮儀時，參與的信眾，只能站立在堂外面。

一九六二年我曾到過此地，但是由於時間非常倉促，沒有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是一個仲夏的傍晚，太陽快要西沉的時分。我同一對來自法國的青年夫婦，包租了一輛計程車，在一位阿拉伯人的嚮導之下，我們在半天的時間裡，參觀了耶路撒冷舊城的苦路、聖墓之後，便趕著去橄欖山耶穌升天處和革責瑪尼山園，然後驅車到白冷、耶里哥、死海，最後才到達約旦河。可想而知，這不是朝聖，而是走馬看花地兜風，連參觀都談不上。因為那對法國夫婦在聖地只能停留一天，我們都住在同一旅館內，並且是當天上午才從貝魯特乘同一飛機到達耶路撒冷的。於是在吃午飯的時候，他們同我商量下午的行程，問我是否可以與他們作伴，藉以減少經濟負擔。我既是沒有什麼計畫來到聖地，隻身一人，倒覺得他們的邀請甚合我意，當然就順手人情一口答應了。由旅館替我們包辦一切，為我們租了一部計程車，並請到一位會說法語的導遊。全部費用共二十元美金，我們覺得價錢還算公道。那知返回旅館算帳時，卻要我們每人付二十元美金，我們當然不能接受。幾經討價還價，最後一人付了十二元美金，後來才知道在當時的行情每天只要五美金，比起一般的價錢高出了一倍半，我們也只有自嘆倒楣。

話說回來，當我們到達約旦河之後，立刻聽到導遊先生的講解，也沒有機會進入小堂參觀，因為堂門已經關了。我記得當時只有一個阿拉伯人在堂外擺著一個小攤，向我們推銷瓶裝的約旦河水，我們並沒有買，只在堂前逗留了一會兒。在朦朧中遙望著約旦河纖細的流水，靜靜地流向死海，也好似在向人傾訴著它所象徵的意義，天主的奇能曾在此河水中多次的顯示，特別是領導著祂的選民渡過此河进入了福地。這歷史的事件為我們新的子民來說，不正是象徵著基督的洗禮嗎？我們都是藉著基督的洗禮，在聖神內受到聖化而成了天父的子女；並將要在基督再來時，被領回天父的家鄉。

約旦河的水不斷地留著，流進了我的心頭，雖然我們只有一面之緣！





曠野

# 13 猶大曠野巡禮

聖經中許多的事件發生在曠野，特別引人注目的有：以民在曠野中行走了四十年才進入「福地」，並且就是在曠野中上主與祂的選民結了盟；聖若翰在曠野中苦修講道；耶穌在曠野中守齋，而且還在曠野中顯了最大的奇蹟——五餅二魚飽餐了五千人。所以，曠野在聖經中常被提起。

但是，如果未曾到過曠野，我們在讀經的時候，不會對曠野發生太大的興趣，甚至認為曠野只不過是聖史們故意用來作為描述聖經事件的背景，有如戲台上的布景一樣，為的是陪襯劇情的發展，製造某種氣氛而已。一旦實地看到了聖地的曠野真相之後，才使我深深地體驗到聖經中的曠野並非虛構的地理背景，而是真實的聖經環境，也就是天主親臨人間的地帶，更是顯示了基督降生的歷史背景之真實。

以前我曾報導過西乃的曠野，現在我願把耶穌生活過的猶大曠野，就我所目睹的一切據實介紹給各位讀者。在我們的聖地行程中，曾多次經過猶大曠野，當然，今天的情形



與耶穌時代的景況必然有很多很大的改變。就在我前後兩次聖地行的間隔中，相差才不過十五年的功夫，也有了某些驚人的改變。比如某些地區在約旦王國統治時尚未開發，誠然是被人遺棄的荒涼曠野，現在由以色列佔領之後，被建造成新的社區。同樣地也有某些曾經是阿拉伯人居住的村莊，其居民在戰爭爆發時被迫逃亡他處，至今尚未復原，僅留下一片廢墟和淒涼的景色，讓這原本乾旱地帶更是荒蕪得成為無人棲身的曠野。那麼，耶穌的時代離我們已經相差約兩千年的時光，其改變的情況更是意料中的事實；何況其間還經歷了無數次的戰爭洗劫。不過，我們可以斷定的是，今天的猶大曠野的幅員必定比耶穌的時代縮小了很多，這是由於人口的增加和時代的進步所形成，讓人們對這新興的小小國家刮目相看。但是，猶大的曠野依舊令人吃驚；可想而知，耶穌時代的猶大曠野更是如何地荒涼。無疑地，我們在猶大曠野的巡禮，有助於我們對聖經的了解，增長我們對基督降生奧蹟之深入的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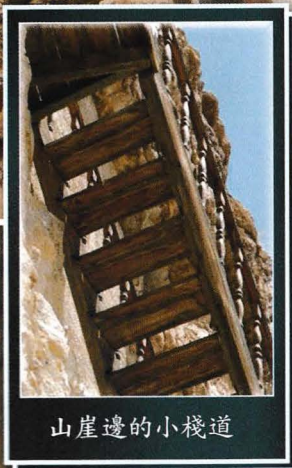
所謂的曠野不一定是沙漠地帶，雖然某些國家的文字「沙漠」與「曠野」同是一詞，比如以拉丁文為字源的外語就是這樣不分。當然沙漠之地必定是浩瀚的曠野。曠野也不只沒有人煙的淒涼景色，因為許多崇山峻嶺的地方，人煙也是非常稀少，有時行走期間，半天的功夫看不見一個人。但是由於參天的樹木之下，還生長著各種奇花異草，芬芳撲鼻，令人感受到清新的氣息，並且陽光稀薄，透過樹叢射出賞心悅目的光芒，真如置身於人間仙境，故此還會吸引人前往悠遊。曠野卻是光禿禿的不毛之地，毫無景色可言，令人感到單調煩躁。尤其是猶大曠野，處處山崗起伏不平，遍地的岩石呈現在眼前只是一片灰色，（難怪人們以「灰色」形容人的消極低沈之心境），連那陽光在萬里晴空之下，照射著這樣的荒野時，也失去了它美麗的蔚藍色調，整個宇宙就好似沒有生氣的一樣，令人感到不知是生還是死。

猶大曠野在以色列政府大力的建設之下，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但是由於水源缺乏，地下富源全無，因而廣大的曠野只在某些據點上有所改變。比如我們乘車在曠野中走了十幾公里之後，偶爾會有一個新的社區或工業區的出現，立刻使人感到驚奇：一座現代化的小市鎮，與四周的曠野簡直沒有比例，好像是置身在兩個不同的時代和世界。但是點與點之間還沒有連結起來，除了一條柏油公路之外，出了市鎮，曠野又出現在眼前。這種現象在猶大地區特別顯著，故此新約中特別把「猶大曠野」提了出來，可想而知在耶穌的時代，這一地區是多麼的貧瘠。





耶穌受試探山



山崖邊的小棧道



沿著山崖所建的一排房子





我們體驗了猶大曠野的真實情況之後，便會理解到聖經中有關曠野的描述所具有的另一層意義，這不只是一種對地理形勢的寫實，而且還有它所含有的象徵意義。曠野在聖經中往往被認為是不被天主祝福之地：缺乏水分（創二5）；天不降雨，地不出產（依六11；耶十九10；則六14）；是天主懲罰以民的地方（則六14；哀五18；瑪廿三38）；這種不毛之地住有魔鬼（肋十六10；路八29，十一24），山羊神（肋十七7）和其他惡獸（依十三21，卅四11-16；索二14；路八29；默十八2）。但是，在默西亞的時代，曠野將變成美麗的田園（依廿五1-7，卅二15-17，四一18-19）。

另外，曠野也是天主考驗祂的選民之地：就如出谷的事件，是天主有意的安排，要祂的選民離開他們認為安逸的埃及，去到「可怖的曠野」（申一19），然後才能進入流乳流蜜的地方。這是天主所選擇的一條路，因為祂要作以民的嚮導（出十三17-21）。故此曠野也是猶太宗教值得紀念的事件，讓他們的子孫不忘天主曾領導他們的祖先經過曠野進入許諾之地，因而有帳棚節的訂定（肋廿三34-43；申十六13-16；編下八13）。

由於新約對聖若翰同耶穌在猶大曠野的許多事件之記載，更是激發我們對曠野的注意，尤其是耶穌曾在受洗之後，被聖神引到曠野去，四十晝夜守齋並受魔鬼的試探，使我們不得不另加研討。

耶穌在曠野守齋和受誘的事件不只是為我們立表樣，首先應從祂的降生奧蹟本身去看，究竟在祂的默西亞的使命中有何意義？聖言降凡成了猶太人，祂必定會在當時的宗教生活中，藉著不同的年齡，不斷地回憶以色列民所經歷過的救恩事件。那麼以民在曠野中四十年之久受到上主的眷顧，成了每個以民的信仰憑證，務必實踐上主所定下的誓約。可是耶穌的祖先卻不忠於雅威，因而未能進入上主所許的福地。耶穌來了，身為默西亞，被聖神領到曠野受到魔鬼的試探（瑪四1-11），祂卻一一克服了。寧取天主的聖言，不要麵包；寧可信賴主，不要奇蹟；只願侍奉唯一的天主，不求人間的任何榮華。以民在出谷事件裏的考驗，耶穌都體驗了，並且揭開了試探的真實意義，彰顯出默西亞的使命在祂身上完成了：祂來是為執行天父的旨意，也就是人類應從放棄自己和一切的受造物而全心歸向天主。這是耶穌在約旦河接受了死亡之洗禮後，邁向死亡之途的證實。祂要在每一件事上成為中悅上主的兒子，完成祂除免世罪的工程。



我們在耶里哥附近看到了一座光禿禿的高山，非常陡峭，在半山腰中開鑿了一些山洞，隨著這些山洞的地勢建蓋了一座簡陋的隱修院。據說此高山便是耶穌當年守齋和受誘惑之地，故名約：「守齋山」或「四旬山」（Quarantaine），韓承良神父的《聖地朝聖指南》將此山按外語音譯為「卡朗塔耳山」。那座隱修院是屬於希臘東正教，他們是於一八七四年才買下這座山的，一八九五年才興工建院。院旁的小聖堂內至今保存著一塊椅形的石頭，相傳耶穌就是在這塊石頭上坐臥和祈禱，於是就認為這座山洞改建的小聖堂就是耶穌守齋受誘的確實地點。

我曾先後兩次從耶里哥遠眺「四旬山」，只從他人口中得知一些有關知識。此次我卻利用進修團自由活動的時間，跟幾位同道登上了「四旬山」。我們從耶京乘公共汽車到達耶里哥之後，包了一部小轎車開到山腳下，然後順著山勢開闢的一條山道步形而上。由於山勢是那麼挺拔好似垂直的峭壁，立在山腳下向上望，心中不免有點惶恐。同道們都替我擔心，問我是否能夠同他們一齊登山，到達隱修院的所在？我很感激他們的關懷，雖然我有高血壓的毛病，但是我卻很有信心，尤其是不能錯過這大好的機會。我很堅定地答說：「沒有問題。」於是咬緊了牙關，緊跟著他們步上了峻險的山道。好似有生以來第一次領略了「腳踏實地」的滋味，一步一趨，看清楚了山道的虛實才敢邁步。到了第一個彎道，便有點氣喘和呼吸困難，立刻停下來休息一會兒。就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克服了一切的困難，終於在其他的同道之後爬上了山腰，到達了會院的所在。一個阿拉伯人看守院門，引導我們進入了陰森森的會院，這只不過是順著山崖所建蓋的一排房子，分隔了不少的小間，可惜他沒有讓我們參觀。來到了一個稍大的房間，沒有任何陳設，只有一張粗糙的長方桌和幾把椅子，立刻便知道這是飯廳。再過去一點，便是聖堂，不如其他東正教堂那麼華麗，耶穌曾經坐臥過的那塊大石頭便安放在祭台下面，最末端還有一個鐘樓。我們曾從聖堂外面一個很狹窄的木板陽台上遠眺耶里哥全景，我感到一種所謂居高臨下的興奮。但是低下頭來看看山腳下的景色時，由於此山崖的垂直險狀，立刻令人心驚肉跳，好似生命就維繫在山腳下的那一塊木板上懸在空中，險象環生。難怪魔鬼會在這種情形下誘惑耶穌跳下去，看看祂對天主的倚恃程度如何？當然，在此情勢之下掉下去，沒有天主的奇蹟出現，絕對沒有生還的



希望。因而耶穌答覆得很肯定：「你不可試探上主、你的天主！」是的，我們對上主的信賴，不是建立在奇蹟的出現與否。

我們在參觀期間，只看到一位年老而又非常清瘦的會士，卻沒有同他談話，故此對院內的情形了解得不多。只從那阿拉伯人口中得知現有的修士只有三、四位，而且都是年邁的老人，生活非常清苦，用水缺乏，院內的補給則是由他（阿拉伯人）每隔四、五天下山去張羅。

我很高興能登上這座隱修院，了解一下耶穌當年受試探的地方，不管它是否屬實，但也引發了許多的感慨。我們應以怎樣的態度來看這兒的隱修生活呢？如果以個人對社會的成就和貢獻來看人生價值，隱修院的生活是該結束了，這恐怕是今天這兒會缺乏聖召的最大原因。然而，從耶穌受誘的事件來看，我們絕對不能把生命的意義只放在現世的成就上。而且耶穌還多次到曠野來祈禱，也鼓勵他的弟子在傳教工作上有了成功之後，退隱到曠野去休息。當然，這曠野，不只是一個地理型態，特別還是心靈的境界。曠野和高山在聖經裏還有著屬於天主之領域的解釋，那麼，我們在現世往往會迷失自己，就不能不到曠野和高山中來尋找天主希望給予我們的。我們不能為逃避現世而隱退，卻也不能不為完成在現世的使命而需要在天主的領導裏尋找祂的旨意。我們今天過於緊張和忙碌於工作，這樣是否就達成了我們的任務和使命呢？隱修的生活在今天並沒有失去它的存在性，只是我們漠視了它的見證。我們不可能都去度隱修生活，但是我們卻有必要常去尋找心靈的曠野，為的是能體驗到耶穌在曠野中的生活；尤其是我們在現世遭受到如此多的誘惑，唯有在曠野的寧靜中對越隱蔽的天主，才會讓我們依賴天主，不求自己的光榮。



耶穌受試探山遠眺耶里哥全景





# 14 得天獨厚的加里肋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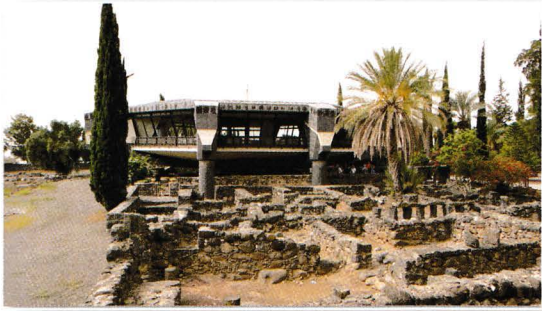
在猶太人的經師中相傳著這樣的一種說法：「在加里肋亞僅以橄欖的產品供給一個軍團的生活，比在以色列其他地區供給一個孩子的生活還容易。」這雖然是猶太人的誇張說法，卻說明了加里肋亞的富庶為全國之冠，不是以國其他地區可以比擬的。耶穌雖出生在猶大的伯冷，亦是祂的祖籍所在地，卻在加里肋亞度過了祂的一生，只在最後才返回耶路撒冷，結束了祂的人間生活，故此，祂被人稱為加里肋亞的納匝肋人。因而形容加里肋亞在巴力斯坦得天獨厚並不為過。

加里肋亞位於以色列國最北端，南北長約八十公里，東西寬約四十公里。其地勢複雜多變化：有山脈盤桓的高原和丘陵地帶，低於水平的提庇黎雅湖區域，更有適於耕種的厄斯得隆（亦稱為依次勒耳）平原。當以民在若蘇厄領導之下進入「福地」之時，此地分配給依撒加爾、則步隆和納斐塔里三支派；但在以色列王國分裂之後，這一地區曾與撒瑪黎雅同屬於以色列北國，與猶大分庭抗禮，而且受到外族的侵襲。瑪加伯時代的猶大王曾令加里肋亞的猶太人遷往猶大（加上五14-23，十一63-64，十二47-52）。耶穌的時代，此地屬於黑落德王分封侯安提帕來所管轄，因為這是一個居民複雜的地區，耶京正統的猶太人都有點看不起加省的同胞，因為他們說話帶著很濃厚的鄉音，並在耶京有一句諺語：「要發財到北方去，要求知識到南方來。」

四部福音都是如此地報導耶穌的傳教工作是由加里肋亞省開始，然後向猶太省邁進，最後在耶路撒冷完成祂的救贖工程。但是，只有若望記述了耶穌至少三次往返加里肋亞和耶路撒冷之間。而其他的三位聖史卻把耶穌的傳教行程編成為一次：由加里肋亞開始，直至耶路撒冷結束。這種不同的記載，顯示了四聖史的編輯手法各有千秋。無論如



加里肋亞湖遊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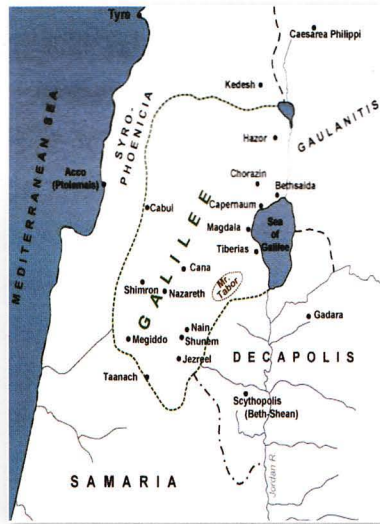
葛法翁



科辣匠因



加納婚宴聖堂



貝特賽達



加里肋亞湖



納匝肋



納因



大伯爾山



何，雖然若望的福音深具神學色彩，卻也在記事方面好似更循乎歷史的過程。

耶穌從四旬山下來後，便在聖神的德能領導之下，返回了加里肋亞（路四14）。瑪竇和馬爾谷認為耶穌是在聽到若翰被禁之後，才退避到加里肋亞。先去納匝肋，然後去了葛法翁（瑪四12-13；谷一14）。若望的記載則告訴我們，耶穌在猶太境內的約旦河邊收了若翰的兩個門徒：安德肋和若望自己（若一35-40），之後安德肋又把自己的弟弟西滿伯多祿介紹給耶穌（若一41）。於是耶穌就帶領著三個新門徒回到了加里肋亞（若一43），並在那兒又收了斐理伯和納塔乃耳兩個人為門徒，而確實的地點大概就是在貝特賽達。因為斐理伯和安德肋及伯多祿兩兄弟都是那兒的人（若一44），離葛法翁很近，在加里肋亞湖東北面。這樣，耶穌很可能是從猶太境內的約旦河東邊，順著河岸直達貝特賽達的，而且也是從猶太去加里肋亞最直的捷徑。

耶穌在加里肋亞開始了祂的傳教生涯，並走遍了全境（瑪四23），這兒的許多地名為我們非常熟悉，如：納匝肋、納因、加納、大伯爾山、提庇黎雅湖、葛法翁、貝特賽達、苛辣匝因等。而且耶穌所召選的宗徒當中，如：伯多祿、安德肋、若望、雅各伯、斐理伯、巴爾多祿茂等人都是出生於加里肋亞。據說耶穌最好的朋友拉匝祿一家人也是由加里肋亞遷往猶太省去的。耶穌對祂的第二故鄉好似特別偏愛：雖然祂曾在自己生長的地方納匝肋有過不愉快的遭遇，甚至有人要暗算祂，想把祂從山崖上推下去（路四29），為此祂在傳教生涯中，常是以葛法翁為駐點，但是很多的加里肋亞人都非常歡迎祂（若四45）。祂往往為這些人忙碌地不分晝夜（谷一32），所到之處，都有人來找祂（谷一45），所以祂的名聲大噪，很快地傳遍了附近各處（谷一28）。由於慕道而來的人很多，使祂對這些人大動慈心，看這群困苦流離的人，好像沒有牧人的羊群，所以嘆息說：「莊稼固多，工人卻少，所以你們應當求莊稼的主人派遣工人，來收祂的莊稼。」（瑪九36-38）於是祂曾在此派遣十二宗徒也分頭到各地去傳教（瑪十1-7）。

耶穌初期在加里肋亞傳教的成功，當然是由於祂對這些純樸的加里肋亞人所表達出來的愛心所致，祂除了講道外，還為他們治病驅魔。另一方面這些加里肋亞人多是勞苦的大眾，不是以捕魚為生，便是以耕種為業。聽到了耶穌具有「權威」的道理（谷一22），不同於他們的經師，故此使他們驚訝稱奇，都樂意聽祂講道。成群結隊集合在山上（瑪五1）、湖邊（瑪十三1）、曠野（瑪十四13），甚至廢寢忘食（谷八2），無非是要聽耶穌給他們宣講天國的福





音，這該是多麼動人的一些大場面。

但是，好景不常，反對耶穌者也大有人在，他們也步步為營，混雜在聽眾中隨時準備向耶穌挑戰。他們多是當時妄自尊大的法利塞人和不信肉身復活的撒杜塞人，而且二者本是勢不兩立的敵對黨，但是為了鬥爭耶穌卻彼此狼狽為奸。開始的時候他們還對耶穌有所顧忌，只是在心中嘀咕，認為耶穌赦罪是褻瀆天主的權力（瑪九3）；或是背地裏，因為耶穌的弟子做了違反安息日條律的事（瑪十二2）。在他們面前治好最後甚至圖謀陷害耶穌，以除掉祂為快，因為耶穌毫不示弱地於安息日治好了一個病人（瑪十二14）。不過這些傢伙有時自知鬥不過耶穌，又偽裝著向耶穌討教，甚至稱呼祂為「師傅」，請祂給他們一個徵兆（瑪十二38）；耶穌指出約納先知在魚腹裏三天三夜的事件，預示祂自己將要從死者中復活的徵兆時（瑪十二39），這些愚昧的假善人卻又莫名其妙。所以耶穌曾公開地警告自己的門徒應謹慎防備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的滲透（瑪十六6）。

除了他們之外，必定也有一些老百姓沒有接納耶穌，所以去瑪竇和路加的記載，耶穌臨離開加里肋亞時曾經對加省某些村子加以斥責：「苛辣匝因啊，你是有禍的了！貝特賽達啊，你是有禍的！因為在你們那裡所行的異能，如果行在提落及漆冬，她們早已披上苦衣，坐在灰塵中，而改過自新了。……還有你，葛法翁啊！莫非你要被高舉到天上嗎？將來你必被推下陰府。」（路十13-15；瑪十一21-23）可想而知，耶穌離開加里肋亞的心情必定非常沈重。

我們今天，來到加里肋亞的地方，雖然有好幾處為紀念耶穌的傳教行程而建立了朝聖的中心，但是也有些地方卻變成了廢墟或是毫無痕跡可尋。尤其是苛辣匝因、貝特賽達和葛法翁，一片淒涼的景色，不能不令人回憶起耶穌曾對此三城的咒詛，現在完全應驗了。另外，今天的以色列人在加里肋亞開墾了美麗的農場，建立了固若金湯的軍事基地，開發了好多現代化的新社區和工廠，但是他們的祖先曾那麼熱忱地接待過耶穌卻在他們心中不復存在了。耶穌昔日向他們的先人所宣講的福音為他們看來好似異端，現在他們所追求的只是一個理想的強國，使他們能在軍事、經濟、政治上雄視阿拉伯諸鄰國，讓整個世界對他們刮目相看。

曾經是得天獨厚的加里肋亞，天主雖然還是讓它在以國全境是風景最優美的地方，出產依舊豐富；但基督的福音在此卻有如撒在荊棘中的種子，被猶太人的高傲和固執所窒息了。若不是幾處建造了紀念性的聖堂，我們實在不敢相信耶穌曾是在這兒開始傳播祂的福音的。



# 15 步行到 加納

若望記載的奇蹟不多，一共只有七個，比起對觀福音所報導的二十七個來，才不過是後者的四分之一。其中還有五個是對觀福音所沒有的，屬於若望個人獨特的資料。他所報導的第一個奇蹟：耶穌在加納婚宴中變水為酒，而且是在耶穌開始宣講之前。故此，若望特別強調此奇蹟的「首位」性，因為耶穌在此奇蹟中，「祂顯示了自己的光榮，祂的門徒就信從了祂。」（若二11）

有人認為耶穌去參加加納婚宴，是由祂新收的弟子納塔乃耳所邀請，因為後者家住加納；但是祂的母親也在那兒，似乎辦婚事的家庭應該是耶穌全家的親友。

在加里肋亞有兩個地方叫加納，一個是在從納匝肋通往提庇黎雅的路上，離納匝肋只有七、八公里；另一個則在納匝肋正北面約十四公里之遙。後者只是一個廢墟，而前者是一個約千餘人的村莊，這兒從很早便是信友朝聖之地，紀念耶穌顯了第一個奇蹟，無論是天主教或東正教，都在這兒建有聖堂；另外還有一個小堂是紀念納塔乃耳，及巴爾多祿茂宗徒。所以一般的人都認為前者才是福音所指的地方。

根據若望的記載，耶穌從猶太省返回加里肋亞，沒有筆直回到納匝肋，而是在貝特賽達落腳。若是由此地出發，要走三十幾公里路才能到達加納。在我第一次去加納的時候，便是在參觀了葛法翁之後，從那兒乘公共汽車去的。此次則在大家的提議之下，從我們落腳的納匝肋出發，步行到加納，七、八公里路，走了兩個半小時，讓我們嚐到了耶穌苦行僧的滋味，更是體驗到耶穌在加里肋亞到處傳教的真實。



步行到加納婚宴聖堂



但是今天的加里肋亞在以色列的努力建設之下，我們步行在高級柏油路面上，很難想像到耶穌當時「因行路疲倦」（若四6）的艱辛。我們三兩成群，一路上說說笑笑，當然也會提起耶穌的事蹟，心中充滿了福音的喜悅，恨不得能追尋耶穌的芳蹤，走遍加里肋亞的每一個村落。

此時的加里肋亞，正值秋高氣爽的季節，不冷不熱；雖然豔陽高照，卻在蔚藍的晴空籠罩之下，好似掃空了心靈中一切的煩惱和俗念，一生中難得有幾次如此寧靜和空曠。從納匝肋出發時，峰迴路轉，穿過高崗上猶太人的住宅區，下到厄斯得隆的平原，好似進入了專屬於我們的無人境界。偶爾一輛汽車從身旁飛馳而過，我們依舊安步醉心在大自然的美景裏，毫無驚惶的感覺。路旁的田園裏在秋收後尚未播下新的種子，呈顯出幾分秋色；但是叢林中，依然在陽光的反照之下，隨著習習的秋風，那茂盛的綠葉搖擺著，散發出耀眼的閃爍光芒，更是襯托出各色的野花之清新。一路上，只有一、二村落，大概是阿拉伯人的地區，方形的平頂房屋，保存著巴勒斯坦的特色。快到加納時，地勢又慢慢高起，遠遠望去，海拔五百公尺的加納在望了。在一個凸起的山丘上，但是與四周的高山來相比較，又好似在山谷中，一棟棟矮小的平頂房屋毗鄰



前往加納婚宴聖堂的小路

著顯得有點雜亂，從中矗立的紅色圓頂，那就是加納耶穌變水為酒的紀念聖堂。廿世紀在城市中生活的人們，出入都是以車代步，難得有此機會步行，確實是一次非常愜意的遠足；卻也感到有些疲倦了，不能不對養尊處優的生活暗暗地覺得有點羞慚。

耶穌變水為酒的紀念聖堂並不大，由方濟會會士於一八七九年所建造。在此之前，大概存在過一座很古老的聖堂，因為舊堂細石鑲嵌的地板還有部分被保存著，並且在現在的聖堂內有一深坑，挖掘出一些很古老的文物。在聖堂的祭台前，用鐵欄圍著





一個陶器的水缸，據說當時六口石缸就是這種形狀，而且體積相差無幾。不過，現在陳設於聖堂內的陶器水缸，絕對不會是當時留存下來的，因為根據考證，應是石頭水缸，而不是陶器製的。

當然，我們到了這兒，在心理上有著一種好奇的想法，要嚐嚐這兒的酒究竟如何？本堂神父看見我們是由他們的同會兄弟韓承良神父領著，在我們用午餐的時候拿出了當地出產的葡萄酒來請客。使我們感到分外的高興，即使不喜歡喝酒的同道也不錯過機會。但是這兒的水卻是非常缺，而且水質也不太好。

在若望的記載中，耶穌所顯的這第一個奇蹟，並不是那麼簡單易解，正是如同若望的整部福音一樣，蘊藏著很深的神秘意味。首先是耶穌答覆聖母的話非常令人詫異：「女人，這於我和妳有什麼關係？我的時刻尚未來到。」（若二4）根據若望的作品來論，他只報導過兩次有關聖母的事件；第一次便是促成耶穌在此加納顯了第一個奇蹟，變水為酒；第二次乃是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聖母立在十字架旁（若十25-27）。聖母在若望福音中的兩次出現，倒不難看出作者的用意，無非是強調聖母在耶穌的整個救贖工程中扮演了積極的參與角色，一前一後，或者更好說是起始和完成。只是在若望的筆下，始終不敢直呼聖母的名字「瑪利亞」，而是以「耶穌的母親」（若二1），或「祂的母親」（若十25）作代詞，足見若望對聖母的尊敬。但是，他卻又用了令人爭論的「女人」放在耶穌的口中，作為祂對自己母親的稱呼；雖然某些人明知道這一稱呼具有神學的含意，還是覺得不甚妥當，尤其是我們中國人不予諒解。另外，耶穌回話的語氣不夠婉轉，甚至令人感覺耶穌是在拒絕聖母的請求。



據說耶穌變水為酒的酒缸，就是類似這種形狀@加納婚宴聖堂

其實，從若望福音的風格來看，耶穌的「時刻」在祂的整個使命中彰顯出來是那麼的重要，祂之被遣來到世上，只為承行派遣者的旨意（若四34）：「子不能由自己作什麼，祂看見父作什麼，才能作什麼」（若五19）所以祂的「時刻」是操縱在祂父的手中，並且這決定性的「時刻」就是在祂從地上被舉起來的時候（若十二32），亦即把祂自



己的生命交與父的「時刻」，而且也是祂光榮的「時刻」（若十七1-5）。由此可知，若望在多年沉思基督的奧蹟之後，便把這奧蹟性的「時刻」貫穿在整個福音中。當他憶述耶穌的第一個奇蹟時，很自然地把這事件看成是耶穌首次顯示自己的光榮，於是祂對聖母的請求務必要先作一個交代：不是任何人能夠左右耶穌的行動的，連祂自己也不自作主張。但是，祂畢竟顯了第一個奇蹟，無非是為堅強祂新收的門徒們的信心，顯示出這是父的旨意。在若望的筆下，聖母也好似洞悉耶穌的心意，可謂母子連心，所以聖母沒有把耶穌的回話看成是拒絕，因而她沒有堅持自己的請求，

反而轉向僕人囑咐他們應該聽候耶穌的差使（若二5），顯示出聖母同耶穌一齊等候「時刻」的到來，也證實了聖母積極地參與耶穌的工程。

至於耶穌以「女人」稱呼自己的母親，我們不能只以人的眼光來評斷，無論如何這是若望在聖神的默感之下如此給我們報導了，我們更好去探究「女人」在這兒有何意義。我們返回到創世紀中去看看：厄娃，天主造的第一個「女人」（創二23），亦即「人類的母親」，她違背了上主，給人類帶來了天主的唾棄；但是天主卻在同一時間內預許了另一個「女人」成為「得救者的母親」（創三15）。若望沒有報導聖母領報的事件，但他在第一次和最後一次提起聖母時，這也是僅有的兩次，卻用了「女人」作為耶穌對自己母親的稱呼，這是耶穌首次行奇蹟和被釘十字架上完成其救贖工程的時刻，祂對聖母的看法不再不只是祂同聖母之間的母子親情，而且還指出聖母與整個人類的關係，實踐了創世紀中「原始福音」的許諾，一位新的「女人」，參與了救世主的救贖工程，取代了使人類墮落的舊的「女人」的地位，成了人類得救的母親。在若望這麼深具神學意義的報導中，我想任何人都不能「自以為是」地擅自更改作者的用詞，即便是在翻譯的時候也該忠於作者的固有特色，否



加納婚宴聖堂





壁畫@加納婚宴聖堂

則便是強詞奪理，損害了原著的真相。啟示的富饒深藏著許多令人難解的奧蹟，不是聖經的表面文字所能表達無遺的，除了理智的功能外還得仰賴信仰的接受；其實應先予以信仰的接受，然後才能求理解。如果常固執於人的觀點讀聖經，恐怕很難進入啟示的堂奧。

在耶穌所顯的第一個奇蹟中，若望雖然在措辭上引起了許多爭論，但是我們不能不對作者的思想深刻感到興奮。在耶穌開宗的第一個奇蹟裏就給我們揭開了奇蹟中之奇蹟的奧秘，就是耶穌將要從死者中復活的逾越奧蹟。在加納婚宴中耶穌變水為酒，預示了未來的聖體宴席——基督將要變酒為自己的聖血。祂在十字架上流盡了自己的寶血，為人捨身而死，卻在復活後，以此聖血作為我們與祂結合並獲得肉身之復活的保證（若六54-57）。所以若望在報導這一奇蹟時，用了好幾個具有逾越奧蹟性的字眼：「第三天」、「時刻」、後上「好酒」並「顯示了自己的光榮」，足見加納婚宴變水為酒的奇蹟之為見證的意義。

當然，聖母在這奇蹟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我們注意，尤其是福音中所記載的聖母的言語不多，而在加納婚宴中卻給我們留下了兩句不可多得的警句：「他們沒有酒了。」（若二3）這不但顯示聖母對婚家的關懷，而且有人解釋這一句話是聖母對猶太主義之精神的短缺所作的驚人註解，央求耶穌以祂的新精神予以補救和滿全，這該是多麼深刻的感受和渴望。然後在耶穌好似顧盼左右





而言他的回話之後，不但沒有感到她的請求落空，反而更積極地訓導他人準備迎接耶穌的「時刻」來臨：「祂無論吩咐你們做什麼，你們就作什麼。」（若二5）這更是一句具有權威性的話，好似一道命令，應作為培養信德之不二途徑；也可以說是聖母的信德之表率，啟發了那些尚未認識耶穌的僕役，產生了對耶穌的信心，毫不猶豫地聽從耶穌，把取潔用的水舀進酒壺裏送給客人們飲用，這真是不可思議的行動，卻獲得了眾客人的讚賞，水變成了美酒，使耶穌初次受到光榮，讓祂的門徒信從了祂。這該是聖母給我們留下來的最生動的信德課題，耶穌未嘗不是因了聖母的信德而提前祂的「時刻」之到來。

另外，耶穌帶著自己新收的門徒參與婚宴，也顯示了祂人性真相，分享人間的喜樂，卻也帶給人更大的喜樂。祂無論走到何處，都散發著祂的人性之溫馨。

據若望的記載，耶穌在加納還顯了一個奇蹟，治好一個王臣的兒子（若四46-54）。這事發生在耶穌公開生活中首次去耶京過逾越節之後，返回加里肋亞省，又來到了初顯奇蹟的加納，有一位王臣從葛法翁趕來請求耶穌去他家治好他病危的兒子。耶穌由於王臣缺乏信德，而不肯同他下到葛法翁，卻以厲言訓導他說：「除非你們看到神蹟的奇事，你們總是不信。」但是耶穌在王臣的懇請之下，卻堅持自己的態度說了一句話：「去罷！你的兒子活了。」王臣信了耶穌的話，才自己一人回家去了。果然在他還未到家的時候，在半路上遇見了他的家僕趕來報告他有關孩子病癒的好消息，而且打聽之下，病勢轉好的時候正是耶穌向他說「你的兒子活了」的那一剎那之間。

這一奇蹟在加納卻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也就是說沒有一個紀念的地方可尋，甚至來到這兒，也沒有人提起；但是我們深信不疑，因為是這門徒為這些事作證，而且寫下了這些事我們知道他的見證是真實的（若廿一24）。

今天的加納，雖然是屬於以色列的領土，並且在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以前也是，但全村居民都是清一色的阿拉伯人，在一千多人口中，除了三分之一的居民是回教徒，其他人都信仰基督，而且以天主教教徒為最多，故此紀念耶穌變水為酒的聖所，亦是該村的本堂。

我們離開加納返回納匝肋時，沒有人再提議步行，於是都改乘公共汽車，很快地將這令人懷念的地方拋在我們身後。



# 16 加里肋亞湖畔

在聖地參觀朝聖，每到一個與聖經有關的地方，為了證明某些地區在很遠古的時候是否有人居住，常是以該地有無水源為憑。因為中東乾燥地帶，當時以游牧為生的民族都是到處流浪著，找到了水源才安定下來，再設法從事耕種。今天的中東由於油礦的發現，帶來了無限的財富，在沙漠中創造出現代化的城市，很難令人想像未開發前的荒涼。但是沙漠或曠野依舊存在著，即便像以色列這樣細長的小國家，並且西臨地中海，以國政府雖然創造了奇蹟，把自己的國家帶到已開發境界，但是曠野地帶並未絕跡。可想而知，耶穌的時代，巴力斯坦該是多麼地「落後」（這是現代人的說法），或更好說是多麼荒涼！那麼，像加里肋亞湖，是該地區唯一的淡水湖，土地又肥沃，想必是人口集中的地帶。所以在耶穌時代，加里肋亞湖一帶乃是中東交通要道，圍繞著此湖雜居著阿拉伯人、羅馬人、希臘人、波斯人等，使它形成了國際城市，難怪當時的正統猶太人看不起這種民族複雜的地區，因為外邦人的文化已經侵蝕了天主選民的生活。耶穌卻以此地作為祂傳播福音的中心，正因為此地人口眾多，往往成群結隊地來聽耶穌講道，而且外邦人也來找祂治病。因而耶穌由此地開始展開祂的布道工作不只是基於一種熱愛鄉土的親情，尤其顯示了祂的救人熱火。

加里肋亞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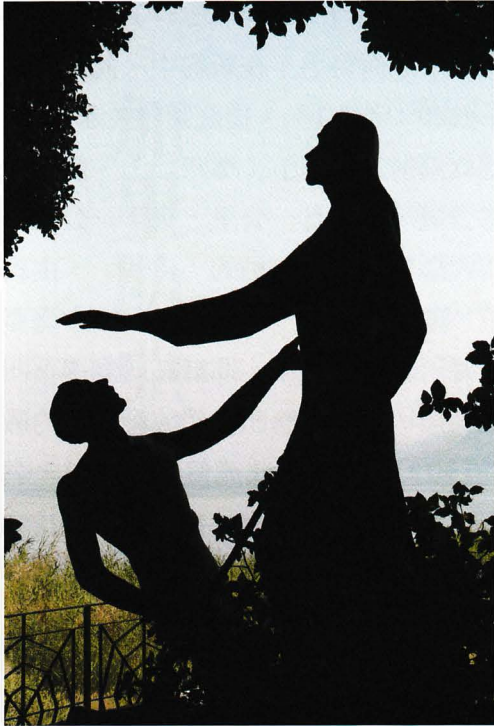
加里肋亞湖原名「基乃勒特」（戶卅四11；蘇十二3，十三27），這是希伯來文的樂器名稱，有人認為這是因此湖的形狀而得名。在新約中，此湖有三個不同的名稱：即加里肋亞（瑪四18，十五29；若六1）、提庇黎雅（若六1，廿一1）或革乃撒勒（路五1），有時亦把此湖稱為「海」（瑪四13）。此湖低於水平約二〇九公尺，面積為一七〇平方公里，長約廿一公里，寬十一公里，水深四十五公尺。其形狀有如梨形，也有人形容它像沒有柄的「吉他」。由約旦河貫穿著，離北面的默龍湖約十八公里，南至死海約一五〇公里。湖中盛產各種魚類，故此附近居民多以打漁為業。據對觀福音記載，耶穌在此湖邊召叫伯多祿、若望和他們的兄弟時，他們正在捕魚，因而耶穌叫他們放棄自己的職業作漁人的使徒（瑪四19；谷一17；路五10）。今天在此流傳著一種魚，名「伯多祿魚」，這可能是由於伯多祿曾在湖中釣起一條魚來，並在魚口中找到一塊銀錢替師傅完稅（瑪十七27），因而這種魚便叫「伯多祿魚」。加里肋亞湖平日風平浪靜，水清可以見底；但是有時忽然從北面赫爾孟高山吹來一陣大風，由於湖的四周有山包圍，風勢便徘徊在湖面，能掀起高達數公尺的水浪，對漁船的威脅很大。耶穌便遭遇過這樣的險境，使宗徒們大為吃驚，呼求耶穌救命；因而耶穌斥責他們信德太小，於是使命風浪平靜下來，使同船的人稱奇不已：「這是怎樣的一個人呢？竟連風和海也聽從祂！」（瑪八23-27）

福音中曾提起過的幾個圍繞著加里肋亞湖的地名有：葛法翁、貝特賽達、苛辣匝因、革辣撒、提庇黎雅和瑪加丹（今名瑪格達拉）等；至於臨近此湖的地方還有真福山和大伯爾山。除了耶路撒冷、白冷和納匝肋三大朝聖中心之外，加里肋亞湖亦該是朝聖重地之一。只是後者在組織上缺乏領導中心，雖然湖畔的幾個聖經名勝幾乎都屬於方濟會管轄卻顯得有點孤立和冷落，沒有上述三大朝聖中心那般充滿著濃厚的宗教氣氛，因而令人感到有點淒涼，好似來到了被人遺棄了的死城一樣。事實上，除了提庇黎雅，其他的地方確實是沒有人居住的廢址，只有一座聖堂孤立在那兒，若不是朝聖者前來參觀，一點生氣都沒有。但是提庇黎雅卻在以色列人的經營下，已變成現代化的海濱遊



伯多祿魚





耶穌問伯多祿說：「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愛我嗎？」伯多祿向他說：「主啊！一切你知道，你曉得我愛你。」

之後，便慢慢步行登上真福山。下得山來，卻巧遇過路的計程車，便立刻上車開往葛法翁。由那兒再乘公共汽車去了加納村。就這樣走遍了加里肋亞湖畔所能到達的幾個福音遺址。此次隨同進修團重臨此地，算是我第二次遊歷加里肋亞湖，其路線與第一次完全一樣；但是這一次沒有任何步行，全是坐在遊覽車裡養尊處優，而且還有領導神父帶路以及許多同行者。雖然時過境遷，但回憶起第一次的「孤遊」的滋味來，我還是覺得那次的收穫更豐，使我更能體會到耶穌當時在此地周遊各處的傳教景況，其印象之深，不是這次所能比擬的。我們臨離開納匝肋之前，我又作了第三次加里肋亞湖之行。與幾位同道，我們乘船橫渡了加里肋亞湖，試圖體味一下耶穌在湖上行舟的情形，這確實別有一番滋味，令我難以忘懷。

現在，我願將加里肋亞湖畔的幾個福音遺址，略為介紹於後：

樂之所，一座簡陋的聖堂，為紀念耶穌招收第一批弟子，命名曰聖伯多祿堂，在四周的高樓大廈的蔭影下，正好似說明了天主在今天俗化的世界裡被人遺忘的趨勢。

我曾三次來到加里肋亞湖邊，尋找耶穌的芳蹤：第一次是在一九六二年，正值中東的炎夏季節，一人搭上從納匝肋開往提庇黎雅的公共汽車到達了此聖經名湖的岸邊。下了車後，才感到有點徬徨不安，不知應如何舉步前行？只有拿出聖地指南來摸索，忽然便發現聖伯多祿堂就在眼前。那知走近堂邊，才發現堂門深鎖，僅在堂外拍了一張照片作為紀念。接著便再按指南上的地圖前往耶穌增餅和立伯多祿為元首的紀念聖堂。參觀之後，



### （一）提庇黎雅

這是一個非常現代化的休憩勝地，依山傍水的高樓大廈林立，當然是富有的猶太人所居住的地方。但是，曾幾何時，當年黑落德安提帕興建此城時，乃是為討好統治者羅馬皇帝提庇留，故命名曰：「提庇黎雅」，因而加里肋亞湖亦稱為提庇黎雅湖。一時崇尚希臘與羅馬文化，建有戲院、跑馬場、皇宮、甚至外教神廟，無疑此城讓被統治的猶太人視為一大恥辱，尤其城的一部份是建立在墳場上，被猶太人認為是不潔之城，甚為憎惡。現在，這一個外教化的城市，卻成了今天猶太人享樂的勝地，以色列竟忘本到如此地步，豈能不令人感嘆！據說耶穌在生時，雖然常在湖邊傳教，卻從未進入提庇黎雅城內。

從地形來看，提庇黎雅的確是一風景宜人的地方，背山面水，位於加里肋亞湖的西面。今天圍繞著加里肋亞湖的城鎮，僅此提庇黎雅一城尚存，經以色列政府的策劃，此地被列為觀光區；故此無論是在湖邊，或是在山坡上，到處大興土木，除了豪華的大飯店之外，還有許多有錢人的別墅和住宅。湖邊平面上的古老建築幾乎全被夷平，不是被拓寬為大馬路，便是重建了新的樓房，作為商業中心。此地也是加里肋亞省與其他地區銜接的交通要道。



提庇黎雅海邊的地面遺跡



就在這樣現代化的提庇黎雅，一座簡陋的聖堂和神父的住宅尚保存在湖邊的商業中心地帶，當然是不太調和，卻也非常顯眼。此聖堂是十字軍時代的建築，外型有點像一艘漁船，大概是為紀念耶穌招收第一批弟子而立，故此名曰聖伯多祿堂。曾經為回教人所佔，改為他們的寺廟。後來方濟會爭回了這一古老的聖堂後，重加修飾，並在聖堂前立了一座聖伯多祿的座像，可說是仿造羅馬聖伯多祿大殿內的宗徒之長的態像之複製品，以紀念這位出生於加里肋亞的教會首任教宗。可惜的是此地乏人管理，四周有點雜亂無章，沒有整潔的道路，會令陌生人有不得其門而入之感覺，我第一次到此便是這樣而止步。此次幸而有識途老馬韓承良神父領路，使我們能深入堂奧，並在那兒共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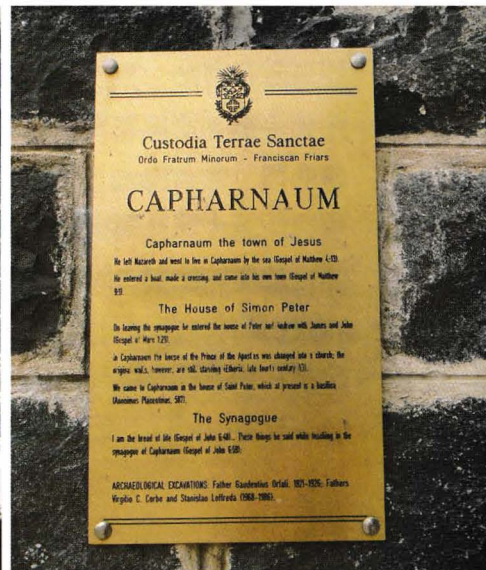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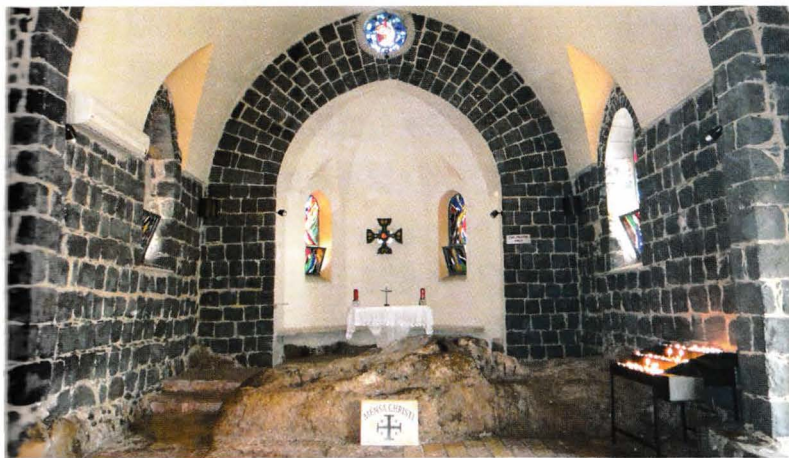
湖邊還有定時的遊艇供人環湖遊覽，我曾伴隨幾位同道橫渡了加里肋亞湖，去到對面的一個村莊，據說那兒是耶穌給兩個革辣撒人驅魔的地方（瑪八28-34）。當魔鬼從那兩人身上被驅逐後，進入了當地的豬群，因而導致那群豬瘋狂地衝進湖水而被淹死。村裡的人看見這驚人之事，便請耶穌離開了他們。今天此地乃是以軍的營地，沒有任何有關聖經的遺跡。我們在湖上不斷地談著耶穌當時在此傳教的情形：祂曾在水上行走，指示伯多祿捕魚，坐在船上向岸上的群眾講道；我們甚至期待著能有小小的風浪，嘗試一下船在浪中行走的顛簸滋味。幸而那天晴空萬里，水平如鏡，否則我們的信德也要受到考驗。在回程中，從湖上遠眺順山勢而立的提庇黎雅，果真令人賞心悅目，好美麗的一座山城，許多遊客都拿起「卡麥拉」來攝取這美好的景色。但是，誰會想到這只不過是純屬於現世的境界，天主的國為它好似多餘的。

## （二）塔布加

從提庇黎雅北上去葛法翁的半路之間，有一個地方名叫塔布加，不知究竟有多少路程，便是紀念耶穌增餅和復活後最後顯現給宗徒們的地方，這也是在加里肋亞湖邊。

首先參觀的是耶穌增餅的紀念堂。這是由德國本篤會所管理的地方，一座很寬闊而不太高大的近代建築物，四周種植著各種樹木，終日在樹蔭之下，給人一種清涼的感覺。從聖堂的地面來看，尚保存著一部份細石鑲嵌的五餅二魚的圖案，相信在很早以前便存在過一座很古老的聖堂，祭台下面保存著一塊方石，傳說就是耶穌置放餅和魚的地方。





五餅二魚堂

基督的餐桌@伯  
多祿首席堂

葛法翁

葛法翁



但是，耶穌是否就是在此地顯了五餅二魚的奇蹟呢？瑪竇和馬爾谷沒有記述地名；路加則很清楚地指明是在貝特賽達（路九10），雖然還有另一個貝特賽達，但都是在湖的東北面，而不是湖的西面；若望雖沒有提出地名，卻說明是在提庇黎雅湖對岸（若六1）。若說這兒是耶穌第二次增餅的地方，但根據僅有的兩個記載，即瑪竇和馬爾谷都很明顯地說明二次增餅時只有四千人受惠，並且七個餅和幾條魚，卻沒有指明地點。總之，有關增餅奇蹟的地方確實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好在我們不是為研究這一問題而來，只是為追憶耶穌確實在加里肋亞湖邊顯過這樣的一個奇蹟。

從這兒到元首聖堂只有幾分鐘的步行距離，乃是為紀念耶穌復活後在加里肋亞湖邊顯現給宗徒們，只有若望記載了這一事件（若廿一1-17）。

這兒的聖堂由方濟會建造於一九三四年，據說在原址上曾經存在過一個很古老的聖堂。此堂建立在加里肋亞湖邊的岩石之上，堂內祭台前保存著一塊約兩公尺寬的大石頭，稱為「耶穌的餐桌」，大概是紀念耶穌顯現給宗徒們時，曾在此與他們共餐過。由於耶穌在此次顯現中，曾三次問伯多祿說：「你比他們更愛我嗎？」和「你愛我嗎？」（若十一15-17）並託付伯多祿餵養耶穌的羔羊和羊群，所以教會認為這就是耶穌立伯多祿為教會之元首憑證，因而此聖堂命名曰「元首堂」。教宗保祿六世一九六四年朝聖到此，特別跪在地上，口親那塊所謂「耶穌餐桌」的石塊。

此堂的地勢可說深具象徵的意義：那建立在岩石上的聖堂正是象徵著基督的教會，雖然長年累月受著湖水之波浪沖擊，她卻是穩如泰山似的屹立不動，因為是建基在伯多祿的磐石之上，也就是說在聖神的庇護之下，誰也不能毀滅她。雖然教會在歷史中無日不受到迫害，但教會卻在基督徒的血染過的地上興起，日異廣傳於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我們不必為目前尚在受著迫害的教會憂心忡忡，更不能為某些地區的教務停頓而失意。我們堅信主與我們相偕，直至世界的末日。

若望把捕魚的奇蹟和耶穌立伯多祿為教會元首安插在同一的章節裡，尤其是記述於耶穌復活之後，我們不能疑惑耶穌顯現的真實性，但若望的報導確實頗有獨到之處，復活的耶穌為王了，正是顯示祂的權能和榮耀的時候，我們應全心歸向祂。



### （三）葛法翁

葛法翁為常讀福音的人是一個非常熟悉的地名，位於加里肋亞湖北面，雖離約旦河水進入加里肋亞不遠之處。在耶穌的時候，乃斐理伯和黑落德安提帕二位分封侯管轄區的交界之地，必定是交通要道，故此設有關稅，瑪竇便是在那兒蒙主召叫為宗徒（瑪九9）。當然也會有羅馬軍隊駐紮此重鎮，瑪竇和路加福音都曾記載了一位羅馬人的百夫長請求耶穌治好他的僕人（瑪八5-13；路七1-10），而且路加還提起此百夫長愛戴當地的猶太人，為他們建蓋會堂。

尤其是耶穌的弟子伯多祿和安德肋兩弟兄都是葛法翁城的人，當耶穌在自己的家鄉納匝肋不受歡迎的時候，祂就來到葛法翁，作為祂傳教的中心地，以葛法翁當作自己的城（瑪九1），甚至以葛法翁作為自己的家（谷二1，三20）。於是耶穌在葛法翁以及附近之地傳教很久，特別在此宣講了有關聖體的道理（若六），多次在會堂講道（路四31；谷一21），顯過許多次奇蹟，但是此城也有些人卻對耶穌的教訓漠不關心，因而耶穌曾嚴厲地責斥該城將要受到懲罰（瑪十一23）。

今天的葛法翁卻成了一個廢墟，我們所看到的只不過是倒塌了的會堂所留下的一些石頭，僅能供人憑弔而已。據說這些石頭是一九二六年間所挖掘出來的，按照它的形狀和雕刻，應是一座很雄偉的會堂；但是考古學家的鑑定，認為這樣的建築物是屬於公元第三世紀的遺產，而不是耶穌當時的會堂，故此有關葛法翁的真正地方成了一個疑問。當然這樣的問題不是我們這些過路客，更好說是外行人所能斷定的。我們來到此地，除了憑弔之外，也只能依據福音的描述，略略回憶一下耶穌曾為這一地區所流的血汗。在這廢墟裡還有一塊地方被指認為伯多祿的家。這兒沒有紀念性的聖堂，卻有一座方濟會的會院，聽說是供給考古者住宿的，我們並沒有進去參觀。

我個人推想，不管這兒是否就是福音中的葛法翁，但據我們所看到的會堂遺跡，其地勢之廣闊，石柱之雕刻的精緻，這兒在它繁榮的時代裡，想必是一個相當繁華的城鎮。可惜的是今天的葛法翁只剩下了一堆石頭，四周也沒有人居住，人間的變遷還是這樣難以預測，真是有如天上的雲煙那麼變幻著，我們豈能在地上建立起一個永恆的樂土？誰敢保證今日的大都市，明天會不會遭到葛法翁同樣的命運呢？





#### (四) 真福山

從葛法翁往南，在公路上右邊有一座小山崗，約一百五十公尺高，據說此地就是耶穌宣講山中聖訓的地方。故此，這兒便被認為「真福山」，即便是以色列政府所發行的地圖也是如此地命名。其實真福山離元首堂更近，好似遙遙相對，只是離加里肋亞湖邊略有一段距離。但是登上真福山後，居高臨下，幾乎把整個加里肋亞湖收入眼簾下，更是令人嘆為觀止。加里肋亞湖在許多叢林的圍繞之下，湖水反映著蔚藍的晴空，更是顯得光澤玉潔。碧綠的湖上微波蕩漾，漁舟點點，偶爾一艘汽艇快速地前行，劃破了湖鏡，掀起長長的浪花。啊！站在真福山上遠眺加里肋亞湖，比傍立在湖畔觀賞更為美麗，令人陶醉。

真福山是一塊很空曠的丘嶺，各種樹木參天，方濟會在面對加里肋亞湖的地方建蓋了一座美輪美奐的八角形聖堂，大概是象徵真福八端的道理，故此在堂內的周圍橫樑上寫著真福八端的名句。堂中央設了一座大理石的方形祭台，台中間有一道隔牆，可供兩位神父同時行祭，但不知道這種設計是否代表著新舊約兩個不同時代和教訓，包括了新的和舊的東西（瑪十三53）。向著湖面開有很大的窗戶，可以看到遠山和近水，這是加里肋亞湖畔最美麗的一座聖堂，正好襯托出福音的精華——山中聖訓的美妙。在這優美的環境中，真是令人心曠神怡，確實是接受福音的好所在。

在真福山上還有一座由義籍修女經營的招待所，據說是由義國的天主教某一善會斥資建蓋，為供給朝聖者在此專務神修。

不管這兒是否就是耶穌宣講真福八端的真實地點，也不必去問山中聖訓究竟是如何編輯成書的，只要環視一下周圍的景色，依據耶穌對大自然的喜愛：高山、水旁，還有曠野中的寧靜，這兒確實應是耶穌布道的好場所。在看那些成群結隊而來的聽眾，他們都是些勞苦的大眾，渴望著得救的資訊，找到了一位不同於他們的司祭和經師之流的布道者，當然會不惜暫時放下工作，追隨著他們心目中的師傅，聆聽祂的佳音。那麼，這種空曠而又偏僻的丘嶺，正是容納大批群眾聽講的好地方。

我曾三次來到加里肋亞湖畔，真福山給我的印象深刻難忘；可惜的是急於趕路，我們坐在車上一站接一站地走馬看花，只是在滿足觀光的好奇心，到過了耶穌所去過的地方而已，並且還有一種應接不暇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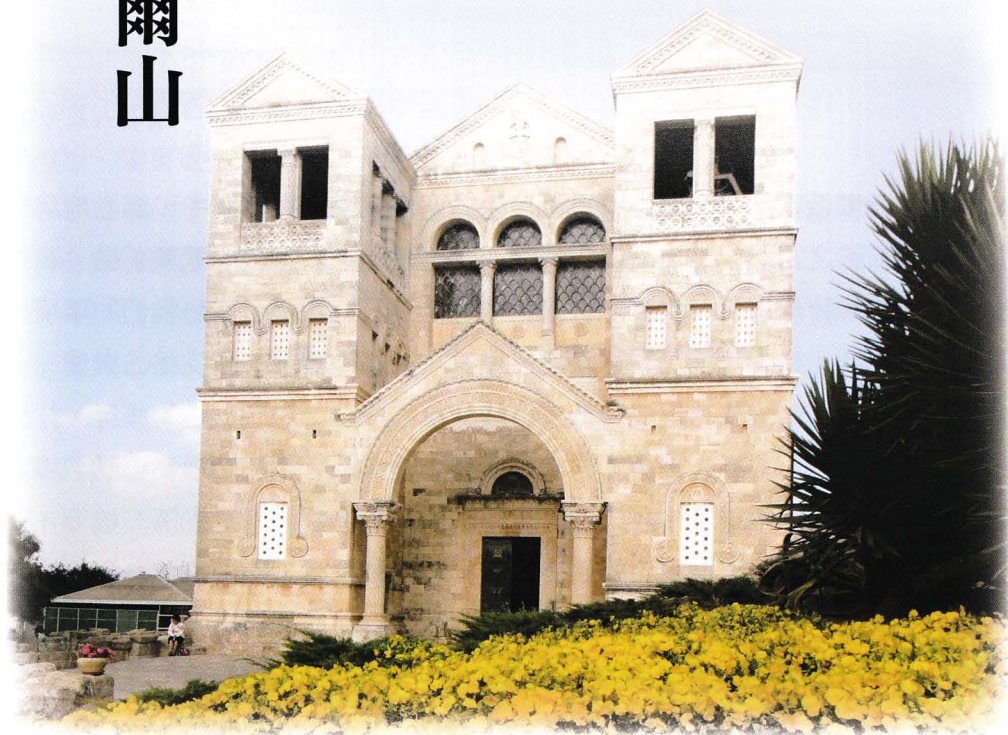
真福八端聖堂

我是多麼希望能在這兒停留幾天，手捧聖經，漫步在林蔭中，細心地玩味著耶穌的肺腑之言；或是黑夜裡，坐在一塊石頭上，在寂靜中默默祈禱。我們生活在繁忙的時代裡，雖然每日也讀聖經，並且天天祈禱，但是我們的環境好似不能使我們達到忘我的境界，將自己投身在天主的懷中，享受祂的撫愛。尤其是對耶穌的嘉言，往往只觸及到文字的表皮，沒有深入到奧蹟的底層，沐浴在聖寵的泉源裡，分享主結合的親密。當然，神修的造詣也能達到不受環境支配的境界，但為一個平凡的我來說，真福山畢竟是一個能觸景生情的地方，因為這是耶穌親臨過的聖地，有助於心靈的昇華，激發對主的熱情，滌淨心中的雜念，能更清晰地聆聽天主的聲音。但願爾後來者務必把握這大好的機會，能在真福山多停留一些時刻。



# 17 令人留戀的大伯爾山

當耶穌在一座高山上，在伯多祿、雅各伯和若望面前忽然變了容貌的時候，這無疑是祂天主性的光榮在祂人性上的顯耀，使得一向反應特快的伯多祿立刻開口對耶穌說：「主啊，我們在這裡真好！你若願意，我們就在這裡搭三個帳棚：一個為祢，一個為梅瑟，一個為厄里亞。」（瑪十七4）我想：任何人在這麼美好的時刻，都會有如伯多祿一樣，希望能長久地停留在這樣的境界裡，盡情地享受人生從未有過的機遇。當我一九六二年獨自登上大伯爾山後，這是一般人所認為耶穌顯聖容的地方，我不忍立刻離去，便在那兒過了一夜，我要把握這難得的機會，希望透過祈禱，更能體驗到這一事件所啟示給我的奧蹟。此次舊地重



耶穌顯容聖殿@大伯爾山





遊，由於是團體的行動，我們載興載奔地趕上山去，共祭之後，草草地吃完簡單的午餐，就匆匆地下了山，使我感到非常敗興。

耶穌在高山上顯聖容的事件發生於祂在加里肋亞傳教後期；若是用俗人的眼光來看，是祂有點失意的時刻，因為反對耶穌的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處處與祂為難，聽眾也不如先前那麼接受祂的訓誨。但是，耶穌卻趁此機會教導祂的宗徒們，施以特別的陶成教育。

當耶穌在加里肋亞遭遇到困難時，祂帶領著宗徒們轉移傳教的陣地，這應是很自然的現象，並非膽怯，而是緩和一下緊張的氣氛，何況祂的使命並沒有侷限於某一地區。所以祂同宗徒們去到貝特賽達，那是在藍哥尼省的境內，屬於分封侯斐理伯管轄。就在這兒，耶穌顯了第一次增餅的奇蹟，也是靠近加里肋亞湖邊，只是在湖的東北面。這期間，祂還去過腓尼斯的提洛和漆冬，乃是臨近地中海邊的兩個村落，在那兒治好了一個客納罕婦人的女兒（瑪十五21-28）。然後又返回了哥藍尼省，顯了第二次增餅的奇蹟。當然，這種編輯程序只是一種猜測，沒有什麼歷史根據。但是說明了耶穌曾離開加里肋亞一段時期。也就是在這一時期裡，對觀福音異口同聲地報導了三個很重要的事件：伯多祿認主，耶穌首次預言受難，背十字架是追隨耶穌者的必然條件（瑪十六13-28；谷八27-38；路九18-25）。但這都是發生在斐理伯的凱撒勒雅境內，也就是在此耶穌對宗徒們顯示自己的身份和訓令宗徒們應追隨耶穌走苦路的要求，這不是耶穌對宗徒所作的最好的教導嗎？接著便是耶穌在高山上顯聖容的奇遇（瑪十七1-12；谷九2-12；路九28-36），而且伯多祿在自己的書信裡也有同樣的追憶（伯後一16-18）。雖然若望沒有如此地記載，但在他的著作中，若望卻用了另一種筆法，把這奧蹟以他神秘的思想路線給我們揭示開來：耶穌的苦難與復活是分不開的同一奧蹟，耶穌的降生就是帶給世界光明，而祂的十字架就是祂受到舉揚的記號。

綜觀對觀福音的報導，耶穌在高山上顯聖容的事件，無非是祂來日復活之光榮的提前。但此時此地發生這麼不尋常的事件，必是為堅強宗徒們的信心；由於伯多祿在眾弟兄前明認了耶穌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的身份，卻不能接受默西亞將要走的苦路和死亡的厄運。在聖神尚未顯然降臨之前，耶穌確實面對這一群愚頑的宗徒們難以用口舌去說服他們，又怎能解釋清楚跟隨祂背十字之必要



和捨身的價值呢？所以耶穌顯聖容可說是祂打出了最後一張王牌，好讓他們中的某些人在未嚐到死味以前，看到「人子」在自己的王國內的光榮。可見耶穌用心良苦；但是卻警告那三位親身體驗了耶穌顯聖容之光榮的弟子：「非等人子由死者中復活，你們不要將所見告訴任何人。」

不過，有關耶穌顯聖容的地方究竟是在何處？這是一個至今尚未確定的問題。對觀福音都沒有說出地名，瑪竇和馬爾谷只說是一座「高山」，而路加卻很平淡地說，到「山上」去祈禱。一般的聖經學家認為這座高山是大博爾和赫爾孟二者之中的一座，因為聖詠集第八十九篇十三節曾這樣預言過：「大博爾，赫爾孟因你而歡暢。」教會則從第四世紀便認為是在大伯爾山上耶穌顯了聖容，在那兒蓋了聖堂，供人朝聖。而今天的許多聖經學家則主張是在赫爾孟，因為前者只有五百公尺之高，而赫爾孟山竟高達兩千八百多公尺，似乎後者更合乎「高山」所要形容的高度。另外，赫爾孟山臨近斐理伯的凱撒勒雅，正好事前「六天」（瑪十七1）或是「八天」（路九28），伯多祿就在凱撒勒雅城明認耶穌是默西亞，耶穌便趁此機會預言了祂將要受難、死而復活，並訓令宗徒應跟隨祂背十字架。當然六天或八天的工夫，他們也有足夠的時間返回到加里肋亞，上到大伯爾山。總之，這一疑難不是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只是赫爾孟山今天遠在敘利亞境內，我們無法上去看個究竟，也不知道上面有何遺跡；而大伯爾山就在加里肋亞，山上建有宏偉的聖殿，供人朝聖，因而我們來到聖地，追尋耶穌的芳蹤，便很自然地被領上大伯爾山。

大伯爾山位於納匝肋東面約十幾公里的路程，有如半個圓形的饅頭放置在厄斯得隆的平原上的孤山，離加里肋亞湖不遠。登山一望，風景極其美麗，可以看到遠處一片丘陵起伏也可以看到近處約旦河的滾滾流水和加里肋亞的碧綠水面，確實令人心曠神怡。

我第一次去大伯爾山時，是由納匝肋乘巴士先到達山腳下，然後步行上



大伯爾山





主祭台上馬賽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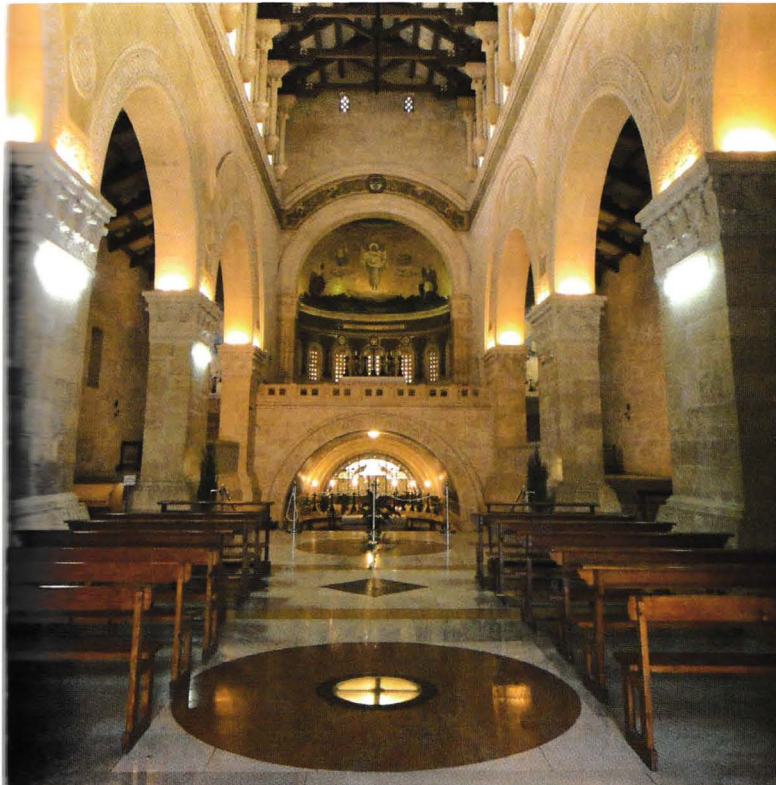
地窖聖堂上方十字架穹頂



地窖聖堂牆上馬賽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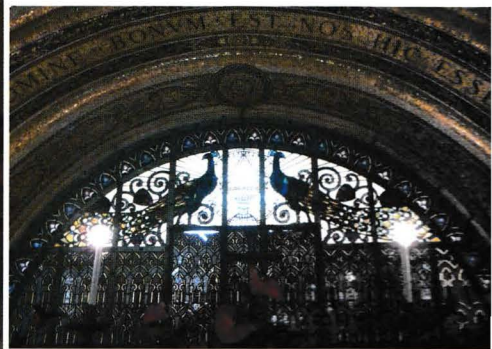
梅瑟小堂



耶穌顯容聖堂



厄里亞小堂



地窖祭台後方





山。一條圍繞著山勢開闢的道路，不但可供人行，小型的汽車也可以上去，所以步行起來並不困難，只用了四十幾分鐘便到達了山頂。此次本想走同一的路線，那知在中途換公共汽車時，沒有搭上去山腳下的那班車，我們在半路上便下了車，離大伯爾山還有九公里的路程。於是我們便各尋途徑向大伯爾山邁進，有的搭便車到山腳下再換計程車上山；有的從田地裡抄近路，然後從半山腰攀登上山；有的攔到了計程車筆直登山；也有的立定志向順著公路步行上山。我也逞強要追隨這最後的隊伍步行到底，結果是力不從心，走了一個小時之後，從山上下來的回程車把我和其他的幾位同道送上了山頂，但是仍舊有一隊人抗戰到底，始終不懈，在三小時之後步行到達了目的地。為此，我們預計上午十點鐘在山上聖堂共祭的，結果是在十二時正午過了，才在全體到齊之後走上祭台。也因此緣故，在彌撒之後吃過午飯便立刻下山，當然，另一個原因是當天氣候不佳，眼看著烏雲密佈，顯示大雨將至，所以才在團長的命令之下趁早趕路。卻沒有想到下山之後，天氣豁然開朗，令人掃興得很，只有帶著滿懷的悵惘賦歸。

大伯爾山頂上乃是一個狹長的平原，長約一千兩百公尺，寬約數十公尺，因此非常有助於建築。事實上，在山頂上除了現有的顯容大殿，還留下了天主教或希臘東正教過去在此所建築之紀念性的堂殿的痕跡，無疑是證明了大伯爾山曾經是香火鼎盛的朝聖地。據說在回教人洗劫聖地之前，最早在大伯爾山上建堂的是天主教的修會人士，共蓋有三座聖堂，象徵伯多祿所願意張搭的三個帳棚，並且有許多的會士生活在這兒為照顧朝聖者。然後在十字軍時代則有本篤會會士駐此管理一切，除了擴建了聖堂，並成立會院，在院的四周築有圍牆，以防敵人的攻擊。當然，這一切都毀於後來的戰爭。當接踵而來的方濟會士在修建現在的大殿時，在地下挖掘出昔日本篤會會院的遺址，還留著會士們的聚會廳、飯廳、會士們專用的小聖堂等痕跡。

至於希臘東正教則在山北面蓋有一座命名為厄里亞的聖堂，據說此堂的前身早在十字軍時代便已建成，在回教人夷平之後，復在原址上重建了今日的聖堂。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耶穌顯容大殿是由方濟會會士建於一九二六年，這是



大伯爾山頂上是個狹長平原，長約1200公尺，寬約數10公尺

大伯爾山上最為壯觀的建築物。即使在整個聖地，也只是略微遜於聖墓、白冷和納匝肋的大殿，但其工程之精緻可與前三者媲美。從聖堂的正面看去，稍具羅馬式的改良型態，線條整齊。整個堂面由三個一般高的三角形樓塔所組合而成，這無疑是取了帳棚的形象。中間略微寬闊，而左右為鐘樓，其最下層則是兩個四方形的小堂，乃為紀念梅瑟和厄里亞，據說這是初期的兩座聖堂的原址。正門與左右鐘樓齊平，上端則稍微凹進三公尺左右，因而殿正門另有一個三角形屋頂，下面是由兩個圓石柱所支撐著的拱門，全是用大理石雕刻而成，上面綴有整齊的浮雕花紋。拱門下則是兩扇長方形的銅門，每扇門分成四格，雕有不同的聖經事蹟。

進入大殿之後，堂內裝備之富麗，真是令人嘆為觀止。整個聖堂由兩行白色的大理石柱分隔成三個殿廊，在石柱與石柱之間，在其頂端形成數個半圓形的拱壁，上面繪有彩色鮮豔的壁畫，象徵著天堂的美麗境界。正中的殿廊前端則是祭台，分為上下兩層。上層的圓頂上是用各種彩色的細石所鑲嵌成的聖經圖案：中間是耶穌身著白衣顯聖容的描畫，祂舉著雙手，抬頭望天的姿態，



栩栩如生；祂的右邊是梅瑟，手捧十誡板，左邊則是厄里亞，手持聖經抄卷，三人都是在朵朵的白雲上飄浮著。下面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地，伯多祿、雅各伯和若望分立在兩旁，呈現出一種驚嚇的狀態。最頂端則是蔚藍的天空，射下一道道的光芒，五光十色，金碧輝煌。在這美麗的圖案下有一道白色大理石的橫樑分隔著，下面寫著一句拉丁話：「在他們面前變了容貌。」（瑪十七2）四周的牆壁也是用彩色的細石鑲嵌著不同的圖案，窗戶便開在其間，隨著圓形的牆壁圍繞著祭台。但是這些窗戶卻是用大理石砌起來的，只是把大理石開鑿了許多圓形小孔，因而在天晴的時後，幾乎全天都有陽光從不同的方向，透過小孔的彩色玻璃照射進來，形成一道道耀眼奪目的光芒，有如耶穌昔日在此顯聖容的剎那，令人有著身歷其境的感受。可惜得很，此次我們正趕上聖地少有的陰天，未能欣賞到這種巧奪天工的美景。我卻很幸運地在第一次登上大伯爾山時，親身體驗過這一美麗的景色，真不知是人間還是天上！

下層也是一間聖堂，傳說耶穌就在此地顯了聖容，並且現在還可以看到早期聖堂之牆壁的痕跡。在這小堂內也修飾得非常瑰麗，牆壁四周計有耶穌誕生、建立聖體、羔羊及復活的圖像，全是用彩色細石鑲嵌而成，這無疑是耶穌生平的縮影，更是顯示了耶穌默西亞的使命，祂是天父所喜悅的愛子。這下一層的地面與整個大殿的地板齊平，因而上層的大祭台便顯得有點高聳而騰空，因為下層小堂是完全洞開的，足見此大殿之設計是多麼的用心，使人置身在此，立刻感受到耶穌在「高山」上顯容的神態好似就在眼前，怎能不叫人留戀忘返！

耶穌在「高山」上顯聖，而且出現在舊約的梅瑟和厄里亞中間，這正是解釋了為何雲中的聲音要我們聽從祂——因為祂的降生是為完成梅瑟的法律和厄里亞的先知預言，當然祂也是超過法律和先知的，所以是人間的嶄新的喜訊。這也是某些學者為何要主張耶穌是在赫爾孟山上顯容的看法，因為梅瑟是在西乃的高山上接受了天主的法律，所以新的梅瑟務必要在更高或至少相對的高山上出現。同時，新的梅瑟也是出谷的領袖，而且是實踐了梅瑟的出谷事件所象徵的救恩的圓滿，即是透過死亡而進入復活的光榮。但是耶穌以新的梅瑟身份出現在人間，乃是以服從派遣者的「僕人」姿態糾正了人類不順主命的罪惡，因而耶穌在受洗和顯聖容時都有父的作證：「這是我的愛子。」換句話說，耶





耶穌降生成人，不惜以犧牲自己的生命表達祂對父的忠貞，才獲得了復活的光榮。現在為促成宗徒們於耶穌復活之前能接受祂的受難之預言，耶穌的顯容成了最好的證實。於是，宗徒們和所有的基督徒不能不聽從祂，也就是跟隨祂背十字架成了必然的條件，更好說是別無他路。

然而，耶穌顯容的事件畢竟還是屬於現世的傾刻即逝的現象，只不過是預示未來要復活的神秘行動，故此耶穌叮囑目睹此事的三個門徒：「非等人子由死者中復活，你們不要將所見的告訴任何人。」（瑪十七9）因為深恐他們稍存幻想，妨礙了耶穌還未完成的大事；事實上，伯多祿有意阻止耶穌受難在先，然後又對耶穌顯聖容時產生了奢望，希望耶穌能停止在光榮的狀態中，所以他要張搭三個帳棚。我們雖然現世已提前分享了逾越的恩寵，只是我們還是生活在易逝的境界裡（羅八19-22；格後五6），我們尚在此世期待基督的再來，所以我們還須努力在各種事情上力求中悅天主（格後五9），尤其是讓我們的痛苦補上耶穌所缺的（哥一24），畢竟「現時的苦楚，與將來要顯示在我們身上的光榮，是不能較量的。」（羅八18；弟後二11-12）無疑地，耶穌的顯容激發我們在痛苦中渴望我們來日的復活光榮；但不是消極地空坐仇城，而是以無比的毅力去向死亡挑戰。

在今天的大伯爾山上，除了這宏偉的顯容大殿之外，方濟會還建有招待所，可供朝聖者在此停留數日，在寧靜中祈禱或悠閒，必能更深入地領悟到耶穌在此顯聖容的奧蹟。

在離開大殿下山的時候，在山頂道路左旁還有一個小聖堂，名曰「下山的時候」，其名雖然有點怪異，卻能紀念耶穌曾在此囑咐三位愛徒所說過的話：「非等人子由死者中復活，你們不要將所見的告訴任何人。」（瑪十七9）雖然這只是一種傳說，不知是否就是在這兒耶穌說了這句話；此紀念聖堂倒能發人深省，我們是否真將耶穌的苦難與復活揉合在我們的信仰中，實踐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呢？

臨下山前，我們還經過了一座石頭的牌樓，據說建立於中古時期，上面好似還雕刻著本篤會的徽號，連接著他們曾經建蓋過的一道圍牆，當然今日已不復存在。但使我設想到昔日大伯爾山必定是許多基督徒常來朝聖之地，不然在此不會有如此多的建築物。今天雖然仍是許多朝聖者所嚮往之處，但在我的印象中，兩次登上山來，都使我感覺到有些冷冷清清，來去也匆匆，好似只為觀



光而來。

首次在大伯爾山過了一夜，第二天下山時，正巧一位方濟會的神父開著吉普車到納匝肋去，他就邀我與他同行。走到半山腰，那位神父就指著山西面的一個村子說：「那就是納因，即耶穌復活一個寡婦的獨生子的地方。」（路七11-17）我隨著他的指示望去，並沒有看到什麼特別的記號，只是一個稀疏的村落，沒有任何高大的建築物，離大伯爾山只有幾公里之遙，但是沒有直接的道路通往，故此我也不敢要求那位神父繞道載我去參觀，雖然納因距離納匝肋比大伯爾山更近。如果要去納因，必須先去納匝肋，然後向南行才能到達，因此就在車上多望了納因一眼而已。

此次再來到納匝肋，在我們的一次乘遊覽車去加里肋亞湖參觀的時候，韓承良神父要求司機先生繞道先去納因，然後再開往去提庇黎雅的公路上前往我們的目的地，就這樣滿全了我的心願，也參觀了十五年前未曾到過的納因。

這是一個阿拉伯人居住的小村子，順著一個小山坡蓋了一些破舊的平頂屋，沒有寬整的道路。故此遊覽車開到村邊就將我們放下了。此刻正下著毛毛細雨，我們踏在泥濘的小道上，一面要注意路上的牛糞，一面還要快步跑向聖堂，不讓雨水濕透我們的衣服。到達聖堂門口，已經有許多衣著襤褸的小孩在聖堂門口好奇地望著我們這一群來自東方的朝聖客。聖堂非常簡陋，而且面積不大，只有在牆上有一幅畫著耶穌手牽青年人從擔架上起身的圖樣，這當然就是耶穌復活了死去的青年人之描寫，於是一位同道趁此機會拍照留念。韓承良神父告訴我們，這村子的許多阿拉伯人都是天主教教友，可惜現在沒有神父駐此，聖堂卻由一位阿拉伯人教友管理著，平時都是鎖著的，有人來時才打開來。我想，大概此地偏僻，少有朝聖客來，因而不必浪費人力。令我不解的是許多沒有教友的地方，卻蓋有會院和招待所，並且駐有神父修士，而此地有教友，卻沒有牧人照管他們。接待朝聖客固然要緊，但是地方教會卻更該使其成長，尤其是這些流徙在以色列地區的阿拉伯窮人，極需教會的聖職人員予以保護。耶穌不正是因其憐憫的慈心，擦乾了寡婦的眼淚，復活了她死去的獨生子嗎？因而使眾人都光榮天主說：「在我們中間興起了一位大先知，天主照顧了祂自己的百姓。」（路七16）今日的先知為何不在這兒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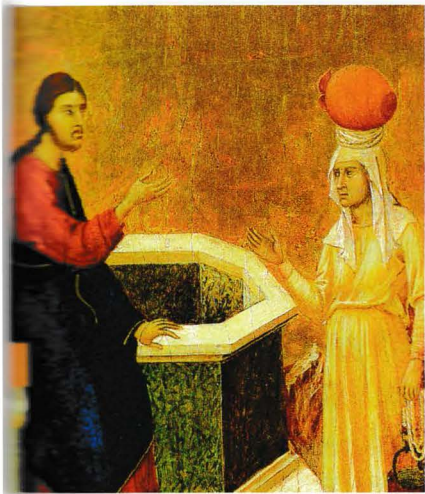


# 18 被視為異邦的撒瑪黎雅

在信仰基督宗教者的心目中，「撒瑪黎雅人」常意味著一種仁愛的美德，所以有許多的慈善組織都冠以「撒瑪黎雅人」之名。這必定是受了路加福音的影響，因為在他報導愛近人的福音中（路十25-37），耶穌曾以撒瑪黎雅人的善行救了一個受傷的猶太人的例子，藉以啟發試探祂的法利塞人，能領悟到愛人是沒有界線的，雖然，猶太人視撒瑪黎雅人為不共戴天的世仇。這是路加福音中最美妙的篇章之一，表彰了耶穌福音之普救世人的中心思想，卻給當時親自視為忠於上主的假善人一記悶棍，讓他哭笑不得。可惜的是那硬心腸的法利塞人並未表示接納了耶穌的善勸，因為他給我們的印象是那麼不甘心，在答覆耶穌的話時卻未明確地指出「撒瑪黎雅人」應是受傷者的「近人」，僅以「是憐憫他的那人」（路十37）的混統說法應付了事。

無疑的，在福音中我們所感受到的，的確是如此：猶太人對撒瑪黎雅人是恨之入骨，是以撒瑪黎雅婦人剛接觸到耶穌時，她把耶穌看成是如同當時的任何猶太人一樣。若望深邃入微的觀察活躍在他的文字裡，不只是將那婦人吃驚的態度描寫得那麼生動而細膩，甚至對猶太人簡直就是刻薄：「你既是個猶太人，怎麼向一個撒瑪黎雅婦人要水喝呢？」（若四9）

至於瑪竇的福音更不用提了，他以一個猶太人的宗徒身份，豈有不對撒瑪黎雅人懷有歧視？故此在他報導耶穌首次派遣十二宗徒出外傳教時（瑪十1-8），硬是把撒瑪黎雅人比著外邦人看待（瑪十5）。而馬爾谷（谷六7-13）和路加（路九1-6）在同一報導中，卻沒有這種歧視。宗徒們傳福音的對象應不分彼此和先後，只要對方肯接受。



耶穌在井邊遇見撒瑪黎雅婦人





當然，我們也得看看撒瑪黎雅人是否也對猶太人敵視。我們從福音中看到的僅有的例子似乎令人難以肯定：瑪竇雖然提起過撒瑪黎雅人，但好似對他們毫無描述；馬爾谷則根本未提起過撒瑪黎雅人。路加在兩處報導過撒瑪黎雅人：其一是前面所提到過的「近人」之描寫，那無疑是個對猶太人絕無戒心的撒瑪黎雅人，深具憐憫他人之心。當然，那個受傷者是否就是猶太人尚難確定，只是從耶穌所宣講的愛人之道來論，那人應是猶太人才更是彰顯出愛德之高超。另一例子則是宗徒們經過撒瑪黎雅人的村子時，沒有人肯收留他們，「因為他們是面朝耶路撒冷去的」（路九53），這兒確實顯示了撒瑪黎雅人對猶太人也不友善。但是在若望福音裡（若四1-42），這位福音的作者曾為了撒瑪黎雅人不肯收留耶穌而心存報復，請求耶穌火燒撒瑪黎雅人的村莊（路九54）；卻又把撒瑪黎雅人形容得相當友善，許多的撒瑪黎雅人信從了耶穌，並請求耶穌住下來；雖然開始時若望就說明過「猶太人和撒瑪黎雅人不相往來」，一針見血地解釋著為何撒瑪黎雅婦人對耶穌向她要水喝而感到驚奇。當然，路加和若望兩人所報導的是兩回事，而且兩事相隔著一段很長的時間，但是若望寫福音的時刻必然對撒瑪黎雅人改變了態度，好似在自己的記述中，他要向撒瑪黎雅人表達他的歉意，因為在路加的報導中他向他們所表現的有點衝動。無論如何，若望筆下的撒瑪黎雅人可說是與路加所描述的不相上下。當然，撒瑪黎雅人心裡有數，非常了解猶太人與他們之間所存在著的不友好，他們對猶太人的歧視絕不會那麼心甘情願地屈辱的，因而不與猶太人相往來必定是意料中的事情。但是，撒瑪黎雅人確有拋棄成見的時候，對受害的猶太人伸出過援助的手，也對耶穌表現過友善的接納，畢竟耶穌也是猶太人。所以我們常會以「同情弱者」的心理，對撒瑪黎雅人的看法並不是那麼惡劣，雖然他們被猶太人看成是叛逆上主的異教人。

本來，撒瑪黎雅人與猶太人都是同根生的以色列之子孫，都是亞巴郎的後裔，同屬天主的選民。所謂的「撒瑪黎雅人」原來是居住在撒瑪黎雅城的人，就如我們說人是台北市人一樣。根據列上十六章的記載，以色列王國分裂之後，到了敖默黎在北國登基為王的時候，他用兩「塔冷通」的銀子由舍默爾手中買下了苟莫龍山，在那兒建立了北國的京都，依原主人「舍默爾」的名字給他起名叫「撒瑪黎雅」。從那時候開始（約公元前八八五——八七四年），撒瑪黎雅不但是北國的京城，也是那一地區的總稱，直到今天還以此名稱呼猶太與加里肋亞中間的地區。但是，北國的以民自分裂以後，歷代為王的領袖，多



是驕奢淫逸的昏君，作了許多「上主視為惡的事」，並且與外邦女人通婚，為討好這些女人而建蓋了外邦神祇的廟宇，天主的子民很快地敗壞了，遠離了曾經與他們的祖先立約的天主。

由於撒瑪黎雅位於商業與軍事重地，是當時的強國都想併吞的地方，故此撒瑪黎雅曾多次遭到鄰近強國的攻擊和佔領。最後是在公元前七二一年的時候，撒瑪黎雅陷於亞述人的手中，三萬多居民被俘虜到亞述國。勝利者這時特地派遣外邦人移居撒瑪黎雅，迫使尚留在此地的以民與外邦人通婚，因而被同化為異民（列下十七24-41）。

當猶太人從充軍地返回耶路撒冷之後，著手重建被毀的聖殿，北國的某些撒瑪黎雅人也願意參與重建聖殿的工程，卻被猶太人拒絕了。因為猶太人認為他們已不是天主的選民，所以從此以後，「撒瑪黎雅人」不只是代表某一地區的人民，尤其是被視為叛逆天主的異教人，被猶太人所唾棄者。因而猶太人為羞辱耶穌，曾指認祂是「撒瑪黎雅人」（若八48）。

但是，這些撒瑪黎雅人非常憤慨，於是另起爐灶，便在撒瑪黎雅的革黎斤山為主修蓋了聖殿，與耶京的聖殿分庭抗禮（若四20），自認為是天主「正宗」的選民，僅奉梅瑟五書為聖經的正典。直到今天，在撒瑪黎雅的納布路斯尚有兩百多名撒瑪黎雅人，極其保守地居住在一塊，不與他人通婚，度著他們的宗教生活。

依據福音的記載，耶穌在世時至少兩次來到撒瑪黎雅，但這並不意味著耶穌僅兩次到過該地，只是聖史們沒有留下更多的報導。第一次是耶穌首次到耶路撒冷過巴斯卦節之後，在返回加里肋亞時路過了撒瑪黎雅（若四3-5）；另一次則是耶穌在加里肋亞結束祂的傳教工作後，帶領宗徒們前往耶路撒冷赴難（路九52），前後相隔約二十個月。這期間，按若望的記載，耶穌至少還有兩次往返加里肋亞的耶路撒冷之間的機會，即耶穌第二次上耶京過巴斯卦節（若五1），以及暗自入京過帳棚節（若七10）。祂是否在這兩次的行程中再經過了撒瑪黎雅則不得而知？

然而，在這僅有的兩次踏足在撒瑪黎雅的土地上，耶穌好似為借道而過，並且依據瑪竇的記載，耶穌囑咐宗徒們說：「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撒瑪黎雅人的城，你們不要進；你們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路十5-6）能夠使人推想到耶穌不打算在撒瑪黎雅傳教。事實上，耶穌確實沒有在這被視為與外邦人的地方無異的撒瑪黎雅展開過祂的傳教工作。這當然只是一種就合猶太人



的觀點，在耶穌尚未完成天主的救恩計畫之前，猶太人的歸化佔有優先的地位。

在為外邦人而寫的福音中，馬爾谷和路加卻持有另一看法，他們在同樣的記述中（谷六7-13；路九1-6），沒有猶太人和外邦之分。等到耶穌復活之後，耶穌臨升天之前，祂給宗徒所留下的傳福音之使命，則是以「普世萬民」和「一切的受造物」為對象，連瑪竇都是如此地註明了（瑪廿八19），更何況馬爾谷（谷十六15）呢？路加卻在此時特意地提出了撒瑪黎雅的名字，「你們將充滿聖神的德能，要往耶路撒冷及全猶太境內和撒瑪黎雅，並直到地極，為我作證。」（宗一8）所以我們不必介意為何耶穌在生時也有猶太人和撒瑪黎雅人之分，畢竟此時非彼時，在天主的計畫中我們是無法完全了解其深藏的奧蹟的。

雖然如此，耶穌的親臨又未嘗不是宣傳福音，就如祂曾經離開過加里肋亞，去到石城區、斐理伯、腓尼斯等地，到處留下了祂對貧苦病弱者的仁愛芬馨。那麼，祂雖然在撒瑪黎雅只是暫時的停留，卻也感化了撒瑪黎雅的罪婦而轟動了全城，使許多的撒瑪黎雅人蒙受福音的恩澤。即使在路加的報導中，耶穌的弟子縱然對撒瑪黎雅人的不友善留下了極壞的印象，耶穌的容忍卻表彰了祂對仇人的寬懷大量的美德，正是無言的福音之宣講。何況路加還報導了耶穌曾在加里肋亞和撒瑪黎雅的邊界，治好了十個癩病人，其中便有一個撒瑪黎雅人，而且只有這個「外邦人」回來光榮於天主，使耶穌感嘆不已（路十七11-19），也給我們留下很好的印象和很多感觸。說不定這事就是發生在耶穌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否則便是證明耶穌又多了一次去過撒瑪黎雅。誰知耶穌以慈善的撒瑪黎雅人之比喻（路十25-37）為啟發法利塞人不是導源於祂與撒瑪黎雅人之接觸的體驗？

宗徒們沒有忘記耶穌的表樣和囑咐，聖神降臨後斐理伯執事就曾去到撒瑪黎雅宣講基督的福音，給許多信了主的撒瑪黎雅人付洗，並且感化了術士西滿；耶路撒冷的教會聽說了這事之後，即刻派遣伯多祿和若望趕往那兒，給那些受過洗的撒瑪黎雅人行覆手禮，使他們也領受了聖神（宗八9-17）。這該是教會在撒瑪黎雅成立的最好證明，也是教會歷史上非常生動的一頁，更是屬於聖經的記載。

撒瑪黎雅位於耶路撒冷之北部約六十公里，離地中海只有三十公里，為達到納匝肋還要北行七十餘公里。在一九六七年以阿六日戰爭以前，撒瑪黎雅屬於約旦王國的土地，所以從耶路撒冷古城去那兒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卻不能從撒瑪黎雅去以色列管轄的加里肋亞。現在該地已經在六日戰爭之後由以色列佔領了，於是南來北往於巴力斯坦全境則暢通無阻了。不過此地的居民還是阿拉伯人佔絕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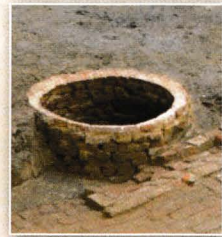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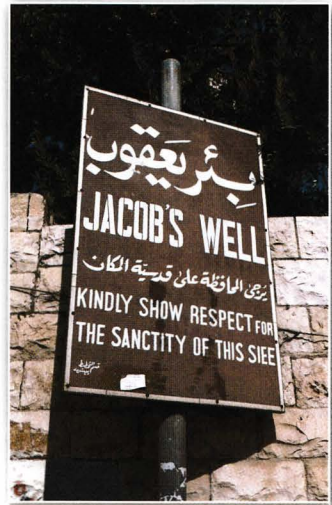


多數，因此常有暴動發生，以軍持槍在街上和屋頂上嚴密地防衛著，令人有如歷身戰地之感受。

我在兩次聖地之行中，曾先後兩次到撒瑪黎雅，只是在第一次造訪中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因為第二次是經過此地去納匝肋，僅在舍根雅各伯水井停留了一下——也是由於這兒的局勢險惡，深恐遇上暴亂，還是儘快離開為妙。

在我第一次撒瑪黎雅之行中，特別請了一位在耶京道明會聖經學校研究聖經的該會會士來領導我們，同行的只有五位神父。我們包租了一部計程車，全天便是為參觀這一地區的遺址而來。此地最吸引人的兩個地方當然是舍根的雅各伯水井和撒瑪黎雅人的村子，然後還有撒瑪黎雅山及其他。

舍根往往被人誤認為就是息哈爾的別名，其實這是兩個不同的地方，不過相距不遠，只有一、兩公里的路程。息哈爾乃是舊約時代的一座城市，靠近雅各伯給他的兒子若瑟的莊田（創卅三19，四八22）。舍根則是位於厄巴耳及革黎斤兩山之間的舊約重地，乃是厄弗辣因山區的一座城市，與聖祖們的歷史有很親密的關係。亞巴郎甫入聖地，首先就是到達這兒，當時乃是客納罕人所佔有之地。雅各伯從帕丹阿蘭回來，在舍根從哈摩爾的兒子們手中以一百塊銀錢買了一塊地，搭了帳棚，並築了祭壇，稱它為「大能者以色列的天主」（創卅三18-20）。未想到就在這兒，雅各伯的女兒狄納被哈摩爾的兒子強姦，於是雅各伯的兒子們就為洩恨而殺了許多舍根人（創卅四）。若瑟的哥哥們也在此牧羊，並出賣了若瑟給依市瑪耳的商人（創卅七）。若瑟雖死在埃及，但他的遺體卻為後人遷葬於此地（蘇廿四32）。離此不遠，有一口水，相傳就是雅各伯所挖掘，為供給他們和牲口之用。耶穌當時從耶路撒冷回加里肋亞經過這兒，就是在這井邊坐下歇息而向撒瑪黎雅婦人要水喝，若望稱此為「雅各伯泉」（若四6）。至今還有很清涼的水存留著，大概下面有一個很深的地下泉。當然，人人到此都會取水喝一口，把它當作恩寵水泉。據說在第四世紀時便在這蓋有聖堂，後來在戰爭中被毀，十字軍又在



雅各伯井



原址重建聖堂。只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僅是沒有屋頂的四面牆壁而已，乃是由希臘東正教於十九世紀所要修蓋的聖堂，卻因沒有能力完工就半途而廢。水井則是在地下室內，由東正教所管轄。此次舊地重遊時，井旁貼出了告示：「禁止拍照」。我們中的一位神父卻抗命咔嚓照了一張，立刻被守護的教士發現，並追究是誰如此無禮犯禁。好在那位大鬍子沒看清是誰，否則後果將是不堪設想。說穿了，這無非是為保護他的專賣權，真不愧為深具生意眼的聖地保護人，靠聖地吃飯。

今天僅存的兩百多撒瑪黎雅人並不住在撒瑪黎雅山上，也不住在革黎斤山上。他們的祖先曾在那兒建蓋過一座聖殿，與猶太人的耶路撒冷聖殿對峙，可惜的是今天這南北二聖殿都不復存在了。他們卻圍繞著一個簡陋的會堂，在離舍根只有數公里之遙的那不勒斯鎮上，度著極端保守的生活，不與其他民族通婚，因而人數一直減少中，而且由於彼此聯婚，使他們的血統太過於接近，所生的子女常有白癡的殘疾。這是我在第一次參觀撒瑪黎雅時最使我難以忘懷的一個地方，恐怕多少含有好奇的成分。那位領導我們的道明會神父把我們帶到這兒，請來一位撒瑪黎雅的經師，拿出他們最古老的梅瑟五書手抄卷給我們欣賞，參觀他們的會堂。我還要求那位經師同我合拍了一張照片，並在我買的一張明信片上簽字。雖然至今尚保存著，但是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當時非常俗氣。第二次來到此地，只坐在車上路過而已，沒有下車停留參觀。

那不勒斯是今日撒瑪黎雅的一個重鎮，由羅馬人於公元七十年代打敗猶太人後所建立之城市，故此取了一個與「那波里」類似的名字曰「那不勒斯」。這是以色列國從南到北必經之要道，成了中部人口繁盛的現代城市。只是由於阿拉伯人佔大多數，故此在建設方面並不進步，總共有五萬餘居民。這兒還有一個天主教的堂區，當然教友都是阿拉伯人，因此那位道明會神父特意將我們領去拜見了本堂神父。他是一位阿拉伯人，屬於教區聖職人員，能講很流利的義大利語，非常爽朗，很高興地給我們介紹了他的堂區狀況，我們也很興奮地得知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下，存在著一個天主教的堂區。

離開那不勒斯，我們再向西北行進，大約在十幾公里之遠，我們便登上了只有四百公尺之高的撒瑪黎雅山，也就是昔日的以色列北國京都。可惜的是往日繁華只不過是過眼雲煙，僅存一片焦土，種植著許多的橄欖樹，令人感嘆不已。在羅馬人佔領的期間，曾將撒瑪黎雅改名為色巴斯特。教會初期，斐理伯熱事就是在此給撒瑪黎雅人付洗，然後伯多祿及若望二位宗徒趕來給他們付堅



振（宗八5-17），而今天卻沒有留下任何的遺跡。教會在今世也免不了轉眼即逝的面目，教會發源的聖地尤其顯著，我們只有放眼注視著未來的新天新地，期待基督的再來！

站在撒瑪黎雅的山上，遙望著矗立在撒瑪黎雅平原上的兩座不太高的荒山：其一便是撒瑪黎雅人曾經在那兒建蓋過聖殿的革黎斤山，另一座便是厄巴爾山。後者亦被稱為加音山，即被詛咒之意味；革黎斤山則曰亞伯爾山，代表著祝福。因為據申命記和若蘇厄書的記載，梅瑟曾命令若蘇厄在領導以色列民渡過約旦河佔領了「福地」之後，「應站在革黎斤山上祝福人民的，是西默盎、肋未、猶大、依撒加爾、若瑟和本雅明；站在厄巴耳山上宣布詛咒的，是勒烏本、加得、阿協爾、則步隆、丹和納斐塔里」（申廿七12-13），若蘇厄果然照行了（申十一29-30；蘇八30-35）。當然，有人會對這段聖經引起疑竇，因為以色列民是從耶里哥進入福地的，此事怎麼會發生於相距幾十公里之遠的撒瑪黎雅的地區呢？但是，聖地沒有其他的山與這兩山同名，而且此二山卻又是在撒瑪黎雅平原上相毗鄰著的，並且是在舍根的左右，亦即是雅各伯全家遷往埃及之前的故居，因而許多的學者同意梅瑟所指的兩座山就是在此地。

在我第一次聖地之行中，由於撒瑪黎雅與加里肋亞分隔在兩個不同的國度裏，我們參觀了撒瑪黎雅之後，便不能再往前行了，卻使我有機會能在道明會神父的領導下，參觀到撒瑪黎雅境內許多的聖經遺址。在第二次舊地重遊時，雖然以色列統一了整個聖地，使我們從南到北通行無阻，體驗了一次耶穌從耶路撒冷返回加里肋亞的行程，經過了撒瑪黎雅境內，但是此行程卻非常匆忙，因為我們要趕往納匝肋，在經過撒瑪黎雅時僅在雅各伯井泉停留。不過此次卻能在加里肋亞和撒瑪黎雅交界處，路過了耶穌昔日治好十個癩病人的地方（路十七11-19）。今日此地名曰恩加寧，福音中卻沒有註明地名，也是阿拉伯人居住的地區。由於此地沒有什麼紀念性的建築物，僅在路邊停留了一下，讀了那篇有關的福音後，有些同道趁此機會照了幾張相留念，我們就上車趕路前往納匝肋。只見許多阿拉伯的小孩，歡天喜地向我們招手表示歡迎，並且以英語單字向我們問候，使我們對這一群天真、美麗而活潑的阿拉伯孩童留下了非常親切的好感。

我們從納匝肋返回耶路撒冷時，取道沿海公路；雖然看到了海邊的美景，卻失去了體驗耶穌從加里肋亞經過撒瑪黎雅前往耶路撒冷赴難之行程的機會。





# 19 盛產水果的耶里哥

耶里哥，具有「月神之城」的意義，我卻把它形容為「盛產水果」的地方。其實，巴力斯坦到處盛產水果，豈只耶里哥而已？只因為這一聖經名地，曾經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據說距今約一萬年前便已存在，更何況它因天主的選民進入所謂的「福地」的盛況而揚名，且又是福音中常被提起的地方，是熟讀聖經者無不知曉的。雖然它不如耶路撒冷、納匝肋和白冷那般出名，但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耶里哥卻是猶大曠野中沒有任何古文化特色的現代鄉鎮。反而在某些職業嚮導的心目中，往往不會忘記為外來的遊客介紹此地水果特別甜美和豐盛。因而我便以今人的看法來稱呼這聖經的名地為「盛產水果的耶里哥」。

其實，這一個被放逐在西方曠野中行走了四十年的以色列民看成是流乳流蜜的地方，當他們的偵探第一次潛入此地之後，為了證明耶里哥確實是天主所許給他們的「福地」，帶了「一嘟嚕的葡萄」和一些「石榴」及「無花果」回去給梅瑟看，並向他報告說：「我們到了你派遣我們去的那地方，實在是流奶流蜜的地方；這是那地方的出產。」（戶十三23-27）這無異是把帶回去的



流奶流蜜的耶里哥



水果當作一種證物，證明「福地」確實名不虛傳。因而讓人想起了流奶流蜜的耶里哥，也不得不聯想到它所盛產的水果。

聖經上還有另一記載，也會令人做如此的聯想：先知厄里叟曾經將此地的泉水變質，把原來的壞水變成好水（列下二19-22），從此使這兒的產品特別豐富，包括水果在內。這樣，稱呼耶里哥是盛產水果的地方又何嘗不可？我還記得，今次我們來耶里哥，司機先生就特別將我們帶進一家水果店去光顧生意，並盛讚此地的水果品質優良。店老闆很慷慨地先贈送我們一串椰棗品嚐，試圖能做一筆生意賺取「外匯」，沒想到我們這一群久經世故的東方客人並不是什麼什腰萬貫的大亨，使他感到有點失意。但他還是送了一袋水果給我們的司機先生。這就是我在找不到好的詞彙來形容這一名勝之地時，只有從我深刻的印象中以「盛產水果」加冠在耶里哥的頭上，雖然有點俗氣。

耶里哥在耶路撒冷西邊約卅四公里之地，鄰近約旦河和死海北端。乘車離開耶路撒冷，經過伯達尼，很快就馳奔在猶大曠野中的柏油路上，地勢起伏不平，在許多不太高的山丘嶺上穿越，遠遠便看見這曠野中的「棕櫚城」在一片荒涼中有如一片綠洲。四周雖然圍繞著許多山岡，但是耶里哥卻是在低於水平下約四百公尺之處，氣候炎熱。

從外表看，今天的耶里哥好似平凡地不值一提，它只不過如同現代中東地方的一個小城鎮，居民大概不會超過一萬人，全是阿拉伯人。但是，由於近代考古學的發現，這兒曾經是近東有人居住的最早的城市，恐怕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大約於一萬年前便存在了。這一發現確實使研究人類學和考古學者興奮不已，但是，為我們以聖經為信仰根據的基督徒來說，卻是有如一個核子彈爆發的震撼，因為有人認為這一發現好似否認了聖經中有關若蘇厄領導以色列民進佔耶里哥的記載（蘇四13-六26）。我還記得民國六十六年二月份的《見證》登載了一篇〈耶里哥城牆倒塌之謎〉，許多的衛道之士立刻有了很強烈的反映，認為這是反啟示言論，有損基督徒的信仰。我雖不太贊成反對者態度，但也對於該文的作者之論調不敢苟同。因為考古學並未說出最後的一句話，而且還能有更新的發現，何必就此否定了聖經的記載呢？

正好同一年去到聖地，在平安神父的領導之下，我們也參觀了古耶里哥城的廢墟，平安神父在實地為我們講解了這一發現的經過及其意義。在前文中曾經介紹過平安神父，他是耶路撒冷的一個考古學機構的負責人，也是在耶城方濟會聖經學會執教的名教授，他不怕影響我們對聖經的信仰，很客觀地以他



豐富的學識，給我們介紹有關聖經中耶里哥的遺址問題。在距耶里哥約兩公里的一個名叫蘇爾坦的小山丘，於本世紀初被一些考古學家挖掘發現，認為這就是當年若蘇厄領導以色列民進入福地所佔領的第一座客納罕人的城市耶里哥，自那時起，相繼來此研究的專家學者們絡繹不絕，其中有些並不完全同意。最後於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八年間，由英國在耶路撒冷的考古學校主持人肯寧小姐（Kenyon）領導研究，發現此一古城耶里哥應是比新石器時代略晚，但先於陶器時代的城市，也就是說：至少是建立於耶穌降生前七千八百年。這種驚人的發現無異是證明了耶里哥是近東早有人居住的地方，也是人類文化歷史上不可忽視的現象。肯寧小姐所掌握的最有價值的物品是七個人頭蓋，亦即所謂的「鬮髑」。其面部與今人無異，並用泥塑成，眼睛是用蛤蚌嵌入一條裂縫內，有如眼瞳。這些人頭具有一種令人驚愕的形態，很可能就是當時的領袖人物或受人尊敬的祖先之遺像，它們必定是最早的人類藝術之陳列品。最令人震驚的是在這些發現中，卻沒有一點銅器時代的痕跡，也就是說：這正是若蘇厄進佔耶里哥時期（降生前一千五百至一千兩百年間）。從現在的遺跡來看，我們所能看到的幾道牆壁，應是降生前三千年前被毀的痕跡，這無異是肯定了若蘇厄進佔客納罕時此地已成廢墟。那麼，這不也就是與聖經的記載發生了衝突嗎？到底是考古學可靠，還是聖經可靠呢？在我們參觀了這廢墟之後，究竟該信考古學家，或是聖經呢？當然，平安神父是不會做肯定的答覆的。

我個人感覺這不但不損害我對聖經的信心，反而更加增了我對聖經的認識。在此，我不必表達我究竟應站在那一邊。我個人認為，考古學家還會有新的發現，我們何必急於得到一個準確的答案呢？

事實上，肯寧小姐基於她對考古學的研究，很客觀地給我們報告了她所獲得的結果：在她的發現中證實了此一廢墟原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座城鎮，依據她所發現的文物，確實證明這是屬於耶穌降生前八千年時代的悠久文化。另一方面，卻又顯示有關若蘇厄進佔耶里哥的痕跡全無。但她並沒有對聖經的記載有所評論。雖然考古的目的是在尋找若蘇厄時代的耶里哥，在她沒有找到足夠的證據之前，我們既不能就此否認了聖經的記載之真實性，卻也不能責怪別人另有居心。何況這一發現，曾經轟動了全世界的考古學界，即使對聖經的本身沒有多大的表現，但為聖經學家來說，也幫了一個大忙，使他們對聖地有了新的觀點，而且可以鼓勵他們繼續去發掘。更何況這一發現對人類的歷史有了很大的貢獻，是大家所共認的，我們豈能以狹窄的心胸而與以拒絕？





耶里哥

另一方面，肯寧小姐不但沒有否認聖經記載的真實性，她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以色列人進佔客納罕的事件。她認為雖在廢墟中沒有找到耶里哥之被毀滅的痕跡，但這並不是說以色列人根本沒有進入客納罕。因為除了耶里哥外，以色列人還可以從其他的地區進佔「福地」。而且從其他的幾個地區之毀滅的跡象來看，足以顯示以色列人是逐漸向這些城市進佔的。

據說在以色列人進佔客納罕的時代，也有埃及的大軍進攻此地，而且他們還把以色列民豎立在約旦河的石頭搬回到埃及。這是否屬實，當然難以證實。但卻證明了一件事：就是當時的確有人進佔客納罕，是否就是同一事件的兩種記載？肯寧小姐只說很有可能。

至於有關若蘇厄進佔耶里哥的事件，我們還可以等待考古學家的發現。另外，我們也不必太死心眼了，聖經的記載不只是歷史的描述，尤其是信仰的表達。就連福音中某些同一的事件在不同的作者筆下有了不協調的報導，我們何必就此武斷地加以否定或肯定呢？我不是聖經學家，我也不急於對耶里哥的事件要獲得一個確定的解答。但我相信這一事件是天主許諾給以色列人「福地」之證實，他們究竟從什麼地方進去的並不重要。再說，這事件的報導寫於何時，出自誰的手筆，他是在什麼樣的動機之下寫了的？這些都是我們讀聖經時應注意到的，在我們沒有得著明確的證實之前，我的信仰是如此，即使將來有人研究清楚之後，能夠與聖經的記載有所不同，而我的信仰還是依然如故。因為聖經是報導天主的救恩奧蹟，也就是天主進入人類歷史的行動。但是這畢竟是屬於天主的奧蹟，即使天主啟示出來，在作者的生動描述之下，只注意到天主的意願，我們



還是如同在霧裏看風景，如何能用人的看法把天主一眼望穿呢？

在離這廢墟約四公里之地，即在今天的耶里哥之西約兩公里，就是耶穌時代的耶里哥。經大黑落德於降生前四年時所擁有之後而大興土木，使原來就很富麗的耶里哥更是煥然一新。這是當時通往耶路撒冷的要道之一，當時耶穌為避免經過撒瑪黎雅地區，便是取道耶里哥而上耶路撒冷去。在福音中有好幾次記載了耶穌在耶里哥的事件，其中之一還是藉用這一地區講了一個撒瑪黎雅善人的故事（路十30-37），因而今天還存在著一個被廢棄了的屋子，是後人為紀念這一比喻所建蓋的，有點仿造當時的客棧型態，但離耶里哥還有十幾公里之地。當然，該城的一個稅吏匝凱爬上桑樹等待耶穌經過的描述更是為人所熟悉的（路十九1-10）。我於一九六二年第一次去聖地的時候，在匆忙中陪同一對法國夫婦參觀聖地，由一位阿拉伯人作嚮導，他把我們領到耶里哥來兜了一個圈子。忽然在路邊的一棵大樹旁停車，指著那棵樹說：「這大概就是當年耶穌會見匝凱的地方」。我立刻就下車來，拿著相機拍了一張紀念照，至今回想起來還會感到臉紅，足見當時是如何的天真。另一次是耶穌來到耶里哥，一個坐在路邊的瞎眼乞丐聽說是耶穌路過，便大聲喊叫：「耶穌，達味之子，可憐我罷！」雖然有人禁止喊叫，他

還是繼續喊叫，而且聲音更大，於是耶穌就治好了他（谷十46-52）。

這種記載，勾起我對耶穌的回憶使我對耶里哥特別留念，雖然耶穌時代耶里哥也不復存在。畢竟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耶里哥離耶穌時代的耶里哥不遠，而且由於厄里叟水泉就在附近，這是證明古今耶里哥應該不致相距太遠的跡象，因為在巴力斯坦乾旱地帶，水源是有人煙居住的憑證。更何況耶穌受洗和受誘也離此不遠，我已經在前文中報導過了，在此不再重複。總之，今天的耶里哥即使外表沒有什麼特色，它卻還是值得前往朝聖之必經重地。方濟會在此建有會院和聖堂，庭院廣闊，樹木成蔭，是供給朝聖者歇息和祈禱好處所。



匝凱攀爬的野桑樹





湛藍的死海

## 20 舉世無雙的死海

去到聖地的人，都會想到要去死海看看。我第一次到達聖地的時候，當天就去參觀了死海；第二次到達聖地則去過死海兩趟。若有人問我為何要去死海？我還真會感到難以答覆，因為對死海的想法非常茫然，甚至在我心目中，有著某種神秘的滋味，最多只能說是帶著好奇的心去到死海的。但是在我前後三次參觀過死海之後，我可對死海有了比較深刻的印象，總算讓我認清了死海的真相。

當然，在未參觀死海之前，首先影響我們心態的是創世紀有關火燒索多瑪城的記載（創十九1-29），總認為死海是因天主的降罰所導致而成的，特別是羅特的妻子因為沒有聽使者的話，回頭看了正在被天降的硫磺火毀滅的索多瑪和哈摩辣一眼，立即變成了鹽柱，於是便在我們的心目中產生了許多的幻影。

其實，死海是一種自然的現象，由於地質的關係，水中含有多種化學性的礦質，特別是鹽分很多，比普通的海水所含的鹽量要多九倍，是全世界最鹹的水，幾乎含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鹽分，因而任何生物不可能在這樣的條





件之下生存，所以才稱為死海。然而聖經中從來沒有用過這一名稱，只有「鹽海」（創十四3；申三17；蘇十八19），或是「東海」之名（則四七18；岳二20），因為它在聖地的東部。倒是阿拉伯人卻為紀念羅特的事蹟而稱死海為「羅特海」。至於「死海」的名字據說始於公元第二世紀，一直相傳至今，全世界都是這樣稱呼它。

死海除了含鹽量高以外，它也是全地球上最低的地方，因為死海的水面低於地中海水平線竟達三九二公尺；另外，約旦河的水由北流進死海，無論每天的進量多少，死海常保存著幾乎不變的平衡，因為太陽的蒸發，使新進的水量都消失在氣體中；但是死海本身的水量卻也不會減少，所以我說死海是舉世無雙的地方。

死海的面積佔九百餘平方公里，全長八十五公里，寬十五公里，水深至四百公尺，形狀有如腰果，介於以色列和約旦王國之間。聖經上所提到的索多瑪城位於死海的最南端，但是至今只徒有其名而已，據說這個昔日淫亂的城市全沉於海底了。我們曾在以國境內的海邊乘車從南到北走過一趟，發現海水卻有著碧綠的光澤，只在某些據點有淤積的鹽塊漂浮在水面上。海灘非常之淺，是適於游泳的好所在，所以沿途有好幾處公民營的游泳場所，票價約一塊美金。但也有不收費的場所，並設有自來水龍頭供人使用。在鹽水中游泳可說是輕便極了，即使想沉下去都是不可能的，我們之中有許多的同道曾戲水其間，真是有如魚兒得水那般興奮；卻也有像我這樣的幾位同道無動於衷，連水都沒有碰一下，只站在岸邊作壁上觀。當然，這樣的水也可以醫治輕微的皮膚病，而且絕對沒有傳染疾病的危險，因為水中含有硫磺的成分。死海確實有它獨特之處！

但是，今天的死海之所以令人前往觀賞，還是由於死海附近發現了聖經古老的手抄文件的緣故。在死海的西北角上，距離海岸只有三百公尺的地方，有一條柏油路可供汽車開往一個山崗，這兒就是近卅年來舉世聞名的古木蘭廢墟。在這對面的一座山上，可以看見許多大洞小穴，這就是一九四七年春天，一個牧羊人無意之間發現聖經珍寶的地方。是在一個山洞裡，深藏著九個陶器壘子，其中八個都是空的，只有一個裝有三個羊皮卷，無知的牧羊人獲得這極其寶貴的東西之後，竟以賤價賣給了一個商人。後來被人發現其中之一乃是全部依撒意亞先知書手抄卷，那卷羊皮長七公尺，立刻由希伯來大學購買去了，今天珍藏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國家博物館內。以國政府為展覽這天下的瑰寶，特地在博物館內建造了一個地下室，外形有如一隻壘子，就是仿造山洞中所尋獲



古木蘭藏經洞

的陶器形狀，當然體積大無數倍，而且可以防彈。手抄卷就展示在地下室內的一個圓形鏡櫥內，將七公尺長的手抄卷完全圍繞著鏡櫥，讓前往參觀者可以看到此抄卷的每一個字，設計得可說是完美無缺，令人讚佩不已！

自此以後，許多牧羊人都在猶大曠野，特別是古木蘭地區尋寶；當然，許多的聖經學家和考古學者也都蜂擁而至。果然相繼在那以後的數年中又有了新的發現，只是一些破碎的手抄片和一些陶器等。但為研究聖經者而言，卻能供給他們破天荒的考證，有助於聖經研究的發展。

我們在參觀這聞名全球的地方時，領導我們的德籍方濟會平安神父特別為我們講解了古木蘭團體的種種，因為這些手抄卷便是由他們遺留下來的。根據最近的發現和研究，古木蘭的團體是一種宗教性的組織，起源於瑪加伯時代，是猶太「虔誠者」的後裔，亦稱為哈息待黨人，後來經考古學家證明，他們就是厄色尼派的隱士團體。當希臘帝國迫害猶太人的時候，這些人便遁入曠野中生活（加上二29）。大概於公元前第二世紀，來到了這兒，首先建築了蓄



水池，及所需要的房舍、飯廳、花園、聚會士、廚房、手工廠等，我們今天在這廢墟中很清楚地看到這些建築物的遺跡。他們在這裡平安地居住了一百年左右，至公元前三十一年，因了地震的緣故，被迫放棄。至公元前四年再度回原址，直到公元六十八年，羅馬人來到此處，大肆屠殺居民，他們便在離此逃亡之前，將他們多年來抄寫的聖經文卷裝於壘內，以防腐蝕，然後將之藏在附近的山洞內。

據說在他們鼎盛時期，人數增至四千人之多。這個社團的組織頗為嚴格周密，團員皆著白色服裝。新進者應先受一年的試驗，其後還有兩年的訓練，合格者才能被接納為團員。他們信仰靈魂不滅，但不相信肉身復活。對天主衷心虔誠，嚴守梅瑟的法律；注重取潔禮，一天沐浴兩次；放棄婚姻生活和私產權，諸凡衣物家產均歸公有。

他們中有司祭，亦有平民，但在團體內人人平等待遇，連身負領導職權者也不列外。年老病弱者都獲得特別照顧。日常生活以工作和祈禱為主，日出之前便開始工作，然後作晨禱。上午十一時全體休工沐浴，然後進午餐。飯後繼續工作，至日落後再沐浴進晚餐。每天只進食二次，伙食由司祭準備，他人不得參與，而且飯食簡單清淡。工作以農耕為主，但也從事抄寫聖經工作，並在墨汁內摻以香料，以表達對天主的聖言之欽崇。此外，也從事種植花卉和藥草，以及雕刻等工作。

由於嚴守梅瑟的法律，故此對於安息日非常嚴格，甚至連養生自衛的基本行動都在被禁止之例。他們很注重祈禱和講解聖經的神聖工作。他們的宗教理想是愛主愛人，在實際生活中講求人人平等，禁止奴隸制，格外照顧病人；並且勤修貧窮、清苦、節制、禁慾、忍耐之德，放棄一切高位和榮祿。犯過者由一百人組成的審判庭來處置，其懲罰是開除社籍；犯褻聖之罪者則處以死刑。

這種社團的生活形態，無異是後來的教會中所興起的修會團體之先聲，近乎教會的苦修會的隱居生活。據說聖若翰在曠野中隱修的那一段時間，很可能受過他們的試驗期的陶成，只是他身負作基督前驅的使命，使他無法加入他們的團體。

我在參觀古木蘭的時候，很細心地聽平安神父的講解，使我感到很大的興趣。只是有點令人感嘆的是，為何這些人沒有聽到耶穌的福音？或是他們認為自己的生活已是獲得了天主的救恩？

死海，聽起來好似毫無生氣的地帶，卻沒有料到是那麼令人難忘的地方。





# 21 與耶路撒冷齊名的橄欖山

在耶路撒冷舊城東面，跨過克德龍山谷，便是頗負盛名的橄欖山，這是一道從南至北的長長山脈中之一的山嶺。在其北端，現名曰「斯苛普斯山」，有人認為就是舊約所指的諾布，達味在逃避撒烏耳王之追殺時曾來到此地，受到司祭的盛情招待，卻給司祭全家帶來滅門抄斬之禍，只有司祭的一個兒子厄貝雅塔爾倖免，而被達味收留為司祭（撒下廿20-23，廿三6-9；撒下八17）。在六日戰爭之前，此山嶺就已屬於以色列國，並建有希伯來大學。

在橄欖山之南端，則是所謂的「醜行山」或曰「惡表山」。撒羅滿王晚年時在此山頭為其妻妾建築宮殿和邪神廟宇，因而約史雅為王便將這些建築物一概剷除，並用人骨填滿了此地（列下廿三13）。據說大司祭蓋法的行宮也在此地，而且就是在他家中召開了公議會，由他的口中留下了那遺臭萬年的狂語：



橄欖山



「你們什麼都不懂，也不想：叫一個人替百姓死，以免全族滅亡，這為你們多麼有利。」（若十一49-50）也就是在這附近用猶達斯負責耶穌的三十塊銀錢買了一塊「血田」（瑪廿七3-10）：甚至傳說猶達斯就是在此上吊而死的（宗一18）。足見此「醜行山」真是名實相符！今天在這兒有一個東正教的隱院，但不是為紀念猶達斯，而是為紀念他們的一位隱修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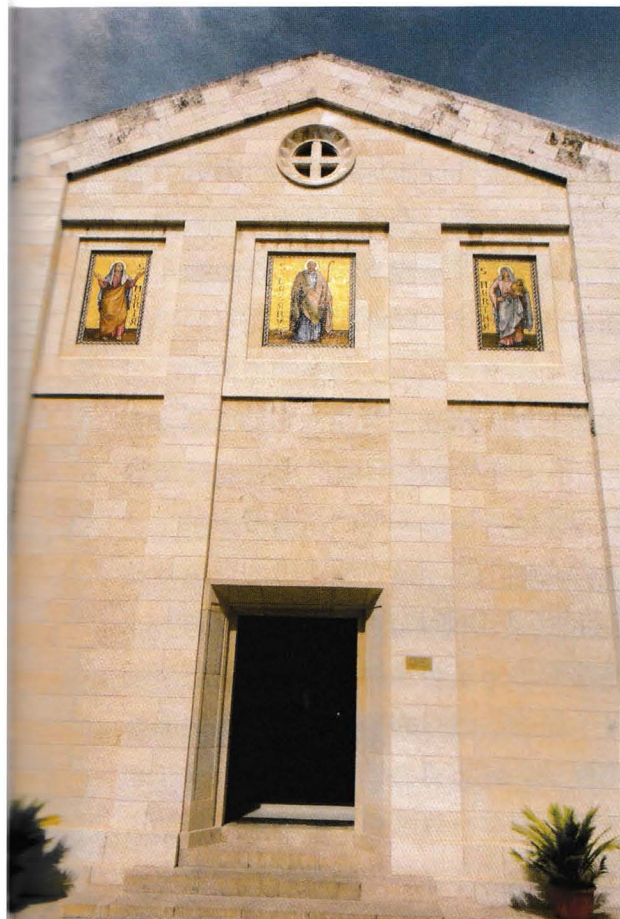
橄欖山亦如耶京，順著面對聖京的山坡，建蓋了許多朝聖教堂，是朝聖者必到之地，因而才能與耶路撒冷齊名。其實，在以色列現行的地政來說，橄欖山也是屬於大耶路撒冷的行政區域，過了伯達尼，才可以說是離開了耶路撒冷。

當然，橄欖山的氣魄是不能與耶路撒冷舊城等量齊觀的。因為整個耶京舊城內是猶太教、回教和基督宗教的心臟地帶；而基督宗教又分天主教、東正教和更正教的許多宗派。這些宗教都各顯神通地在這兒佔得一席之地，吸引著全球各地的朝聖者或觀光客，因而處處香火鼎盛。當然，本地的阿拉伯人更是商場中的高手，從早到晚便在來往的人群中招攬顧客。兼之，舊城內街巷通道狹窄而彎曲，於是到處顯得熱鬧非凡。而橄欖山上則是人煙稀少，強烈的日光射在山坡上，只見灰黃的草木與山石共一色，若不是某些豪華的旅社和高級住宅正在這兒興建，以及各朝聖地的巍峨殿宇點綴其間，所謂的橄欖山不過是多了幾棵樹木的曠野，因為樹葉在乾旱季節集滿了灰土已失去了青綠的光彩。

但是，橄欖山之與耶路撒冷齊名，更由於在許多人的記憶中，難忘耶穌常到這兒祈禱、講道，最後還在此遇難（被捕）和升天。無形中，當基督徒想起了耶路撒冷，也就想起橄欖山來。我把耶穌在猶太省的行蹤與祂在加里肋亞的傳教工作做一個比擬：耶穌在自己的家鄉納匝肋不受歡迎時，祂便轉移到葛法翁，以伯多祿的家為落腳地。同樣的，祂在猶太的行動常遭到司祭、經師和法利塞人的刁難和攻擊，祂大概沒有以耶路撒冷作駐點，而是以橄欖山腳下的伯達尼為家，因為那兒有祂的好友拉匝祿的家庭。當然，這只是一種推測，不過從福音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出來這種推測也不太離譜。

按照福音的記載，耶穌在猶太省待的時間不多。祂的隱居生活是在納匝肋，至於公開生活則大多數的時間也是在加里肋亞省度過的。對觀福音把耶穌的傳教行程編排成一條直線：耶穌在猶太的曠野受誘之後，便返回加里肋亞，直到受難之前，才邁向耶路撒冷去完成祂的事業。只有若望一人記述了耶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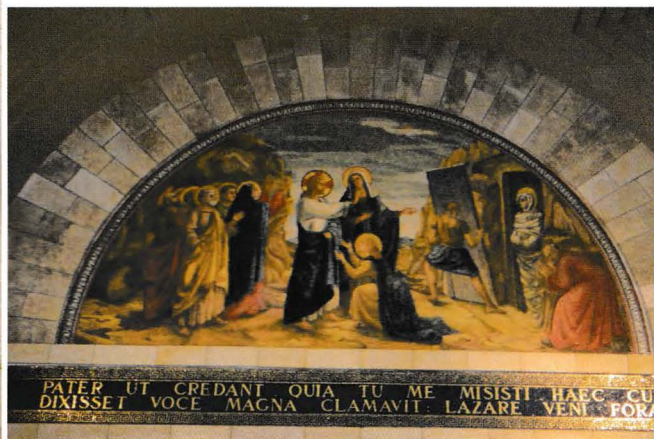




拉匝祿復活堂



耶穌給瑪利亞、瑪爾大講道壁畫@拉匝祿復活堂



耶穌復活拉匝祿壁畫@拉匝祿復活堂



拉匝祿墳墓



拉匝祿墳墓外





傳教的時候，曾多次往返加里肋亞和耶路撒冷之間。但依據若望的福音，耶穌去耶路撒冷也只是為過猶太人的慶節，等慶節一過，祂又返回加里肋亞。另外，從字面來看，耶穌離開了加里肋亞，在祂朝著耶路撒冷去的時候，沿途不停地宣講、行奇蹟並教訓祂的門徒，直到猶太人的逾越節前幾天才榮進耶路撒冷。但在這幾天中，「耶穌白天在聖殿施教；黑夜便出去，到名叫橄欖山上住宿。」（路廿一37）而瑪竇和馬爾谷卻很明顯地記載著耶穌是「到伯達尼去，在那裏過夜。」（瑪廿一17；谷十一11）若望雖然沒有明確地指出耶穌在耶京的落腳之地，卻也含蓄的記述了「耶穌講完話，就躲開他們，隱藏去了。」（若十二36）我想，耶穌既然躲開群眾，祂大概不會停留在鬧哄哄的耶京，並定是去寧靜的城外某一地方。如此說來，若望也同對觀福音有著類似的記載。

據說拉匝祿一家人是來加里肋亞，祂的家幾乎是許多加里肋亞人在耶京的招待所，當然為耶穌和祂的門徒也不例外。從若望福音的字裡行間顯示出耶穌與拉匝祿一家人的感情非比平常，因為耶穌稱呼拉匝祿為「我們的朋友」（若十一11）時，這必然是基於一種深厚的友誼，絕非一般泛泛之交所能比擬的，而且包括了祂的弟子在內。以致別人也是如此地認為耶穌很愛拉匝祿，所以那位耶穌報信的人才會說：「主啊，祢所愛的病了！」（若十一3）這種沒有提名道姓的傳達消息，不必耶穌多加盤問便立刻知道「所愛的人」是誰，足見拉匝祿在耶穌心目中的熟悉程度之深厚，難怪若望特別加以解釋說：「耶穌素愛瑪爾大及她的妹妹和拉匝祿。」（若十一5）倘若這一家人被耶穌所「素愛」，更可證實耶穌與他們之間的友誼不但深厚，而且相當久遠了。因而若望還報導了耶穌為拉匝祿之死亡流淚，使旁觀者都感覺得到耶穌是多麼地愛拉匝祿（若十一36）。這種報導好在出自若望的手筆，使我們比較容易相信耶穌與這一家人之關係的親密，因為據若望福音的記載，耶穌曾數度往返加里肋亞和猶太之間，暗示了耶穌與他們這一家人交往頻繁，也就可以推測到耶穌在猶太省的停留，大概是以伯達尼的拉匝祿之家為駐點。

雖然對觀福音報導耶穌在傳教生涯中只去過耶路撒冷一次，但這只是一種編輯的手法，並非真是如此。所以路加在描述耶穌在伯達尼拉匝祿家作客時（路十38-42），也顯示了耶穌與這一家人的感情絕非一日之交，否則瑪利亞不會那麼親切地坐在耶穌的腳前聽教，她的姐姐瑪爾大也不會撒嬌似的在耶穌面



前告她妹妹的狀，而耶穌的對話也令人聽來另有一番不平常的意味，絕沒有一般陌生客人所表現的拘謹。

我們還可以從福音中的另一些報導發現耶穌同這一家人的關係之深，那就是伯達尼的西滿家招待耶穌時，拉匝祿的妹妹瑪利亞也在場（瑪廿六6-13；谷十四3-9），並由於瑪利亞的行動，以名貴的香料傅抹耶穌，而引起猶達斯依斯加略的不滿。在此必須說明，瑪利亞的此一行動與路加所獨載過的一個罪婦的行動（路七36-50）雖然類似，但不能把此二人混為一談，也不能把二者的心態同動機看成相似。因為後者是以帶罪之心期待耶穌的寬恕，而拉匝祿的妹妹瑪利亞卻是虔誠的女子，出於對耶穌的愛心，為耶穌的葬禮做準備，因而得到耶穌的讚賞，並且預言了未來的人都會為她這種愛心而懷念不忘。當然，此瑪利亞也不是那位資助過耶穌的傳教事業的瑪利亞瑪達肋納（路八1-3），因為後者是一位曾附過魔而獲得耶穌治癒的婦女。

若望也報導了伯達尼的晚宴（若十二1-8），只是沒有說明在誰的家裡。可是若望卻告訴了我們，拉匝祿、瑪爾大和瑪利亞都在場。其情況與瑪竇和馬爾谷所記載的相同，耶穌卻為了瑪利亞的傅抹香油的行動而揭穿了猶達斯的謊言；瑪爾大的參與則有如路加所報導的一樣，忙於伺候耶穌。若望是否將兩件事揉合在同一的記載中令人難以解答？無論如何，由此更加證實伯達尼是耶穌常去的地方，與拉匝祿一家人的友誼深厚久遠。

除此，耶穌在橄欖山值得一提的事情有講道、祈禱、從此出發榮進耶路撒冷、面對耶城感傷而哭泣、咒罵無花果樹、山園祈禱和被捕以及最後在此升天。雖然耶路撒冷舊城是聖地朝聖的中心，但橄欖山卻也有它不能忽視的一面，所以它能與耶京齊名。

我曾獨自或隨團體多次登上橄欖山，幾乎尋遍了耶穌在此山所留下的足跡。最後，我們還集體地從伯達尼出發，步行登山巡迴了一遍橄欖山上的主要聖堂，一面祈禱默思耶穌的奧蹟；另外藉此步行去體驗耶穌傳教時的辛勞。

我們從耶城乘公共汽車出發，到伯達尼後便棄車步行。伯達尼離耶路撒冷約三公里，其名稱的意義即「窮人之家」，位於橄欖山東坡，故此常把它包括在橄欖山的範圍之內。今天的伯達尼是一個阿拉伯人的村莊，故此阿拉伯語稱它為「厄匝黎雅」，乃是為紀念拉匝祿而得名的。當然，這兒有許多紀念性的



地方，東西教會都建蓋了聖堂。

天主教方濟會於一九五二年蓋了一座近乎回教寺的新聖堂，為的是紀念耶穌復活拉匝祿的奇蹟。聖堂內部三面牆上用彩色細石鑲嵌了三幅畫，把耶穌與拉匝祿一家人有關的福音記載都描繪出來了：一幅是耶穌復活拉匝祿，另一幅是瑪爾大和瑪利亞與耶穌相遇，還有一幅就是瑪利亞在西滿家給耶穌傅抹香料。

從聖堂出來往左手方向走幾步，便是拉匝祿的墳墓。現在只看見一個深入山坡的黑洞，有一個二十幾級導向地下的石階，可供人進入拉匝祿被埋葬的地方。但在這上面沒有建築任何的紀念物。再往前走幾步，便是希臘東正教的一座聖堂，據說這兒便是拉匝祿的家，我們沒有進去參觀過。

由於福音對耶穌與這一家人的關係描述得親切生動，信友們從第三世紀便開始在這兒建堂朝聖。而且據考古學家的研究發現，證明這兒在耶穌降生前很多世紀以來，便有人在此居住，無異是為福音的歷史性作證，耶穌確實在此與拉匝祿一家人和其他的人家交往過。伯達尼應是耶穌在猶太省的行程中非常重要的地方。我們在離開伯達尼以後，便順著山坡向上走，希望能找到一條捷徑前往「貝特法格」。我們便在伯達尼的村子請教當地的居民，有兩個小孩自動地願意為我們領路，把我們一直帶到了目的地。第一次去貝特法革是從亞巴郎之家出發的，從那兒有韓承良神父帶路，而且還是一條柏油路通往該地，只是想抄近路，沒有想到崎嶇不平的山坡地，到處是坑人的山溝，反而變成了障礙競賽。另一批人則以健康為由，乘計程車前往，我便是受患者之一。此第二次步行，一路上倒覺得別有一番滋味。

貝特法革也是一個阿拉伯人居住的小村子，耶穌昔日榮進耶路撒冷便是由這兒出發（瑪廿一1-7）。這兒有一座紀念聖堂，最值得紀念的物品乃是一塊一公尺半見方的石頭，據說是耶穌踏腳登上驢子的地方，今天用鐵欄圍在聖堂內的左側。這也是屬於方濟會管理的聖所，特別還在聖堂後院開闢了一個農場，除了種植蔬菜，還畜養家禽，尤其是阿拉伯人所忌諱的豬群，供給許多會士食用；只是現在已經荒廢了。

從這兒再向上走，大約二十分鐘的行程，便是「天主經堂」。按路加福音的記載，耶穌大概就是在此教給了宗徒們唸天主經，也是耶穌在橄欖山傳道的所





在（路十一1-4）。根據考古的發現，在這兒挖掘出兩個山洞，早在公元三二六至三三三年之間，由君士坦丁的母親聖海倫在此建蓋了橄欖山上的第一座聖殿，名曰「厄肋奧納」，希臘語意謂「橄欖」，即為紀念耶穌在此向宗徒們宣講末世言論（瑪廿六25；谷十三3；路廿一5-36），當然已不復存在了。現在這兒建蓋了一座加爾默羅聖衣修女會會院，在修會的四合院的走廊壁上用磁磚嵌寫著各種文字的天主經，也有用中文寫的，只是由於有幾塊磁磚已經損毀破碎，並且還有錯字。於是我們全體同道提議捐款重建，共捐得美金八百五十元，由施安堂神父執筆書寫，然後交給修女製作。聽說還是有錯，所以第二梯次前往聖地進修的同道們又發動捐獻整修，真是令人嘆息！

在天主經堂附近，還有另一個修女院，是屬於東正教的，裡面住著俄國修女，終年門雖設卻常關，不准任何人進入參觀，不知是否與政治有關？

從這兒往上走便是耶穌升天的地方，我曾去過多次，但在這次步行的路線中沒有包括在內，容後再另作報導。我們離開了天主經堂，天色已晚，便下山趕往「主哭耶京」聖堂，由於時間太晚，沒有進入堂內，僅在大門前祈禱片刻便離去了。

顧名思義，這兒應是紀念耶穌榮進耶城途中，為聖京來日之毀滅而感傷哭泣（路十九41-44）。這是路加獨有的一段記載，除此他還在另一處報導了耶穌的末世言論（路廿一5-19），重申耶城的悲慘結局，同馬爾谷（谷十三1-8）和瑪竇（瑪廿四1-8）所記載的類似。不過，瑪竇也有一段耶穌為耶城而感傷的文字（瑪廿三37-39），其語氣是數落耶城的罪狀，因為她沒有接納救主的鴻恩，並且殘殺過上主的先知，所以將要遭到毀滅的厄運。耶穌雖然內心十分悲痛，但沒有掉淚。

此次我們到達聖地之後，第一天的正式行程便是到這兒來朝聖並共祭，我曾在前文中報導。現在只補充一點有關考古學家新的發現，那就是方濟會士在這紀念聖堂附近挖出來許多石頭的棺槨，上面刻著許多希伯來、阿剌美和希臘文的名字：西滿、猶大、若望、瑪利亞、耶穌、馬爾大、拉匝祿等新約的人名，尤其是耶穌聖名的縮寫標記，使考古學家不得不斷定這兒曾是教會初期的猶太基督徒的墳場，也證明了教會在此存在的事實。

在這庭院中還有一棵芥子樹，使我們大開眼界，弄清楚了耶穌用來做比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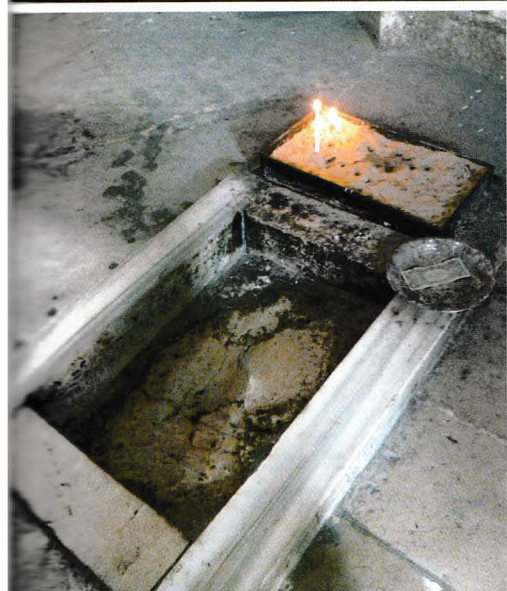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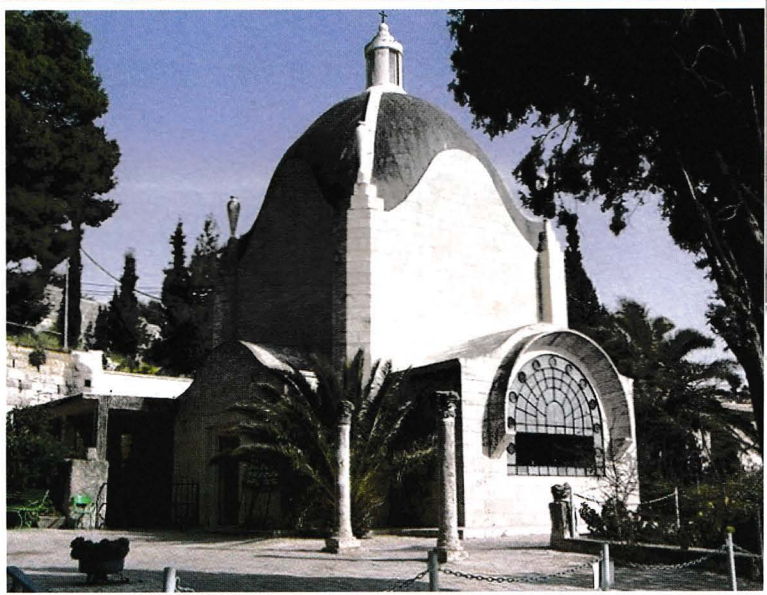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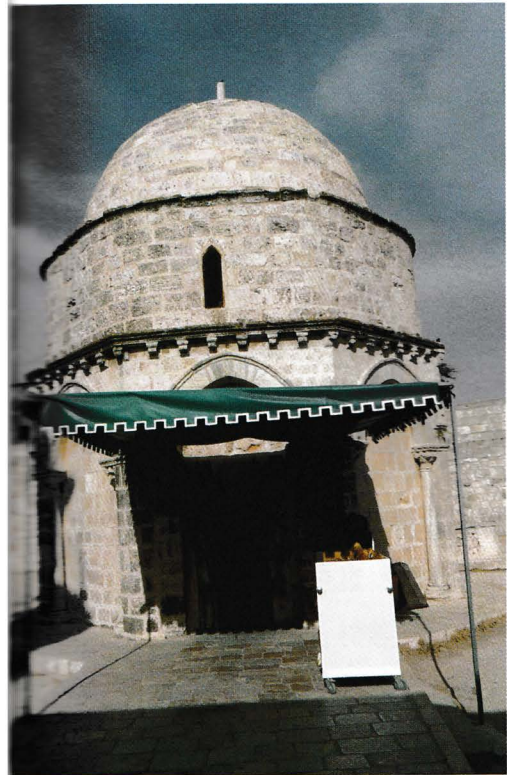
的芥子（瑪十三31-32）並非我們想像中的蔬菜，而是一種樹木。我們所見的這棵芥子雖然不太高大，但也有兩公尺多高，樹葉和花朵都非常細小，為鳥兒在上面築巢棲身是絕無問題的。

從「主哭耶京堂」下來，很快便到了耶穌山園祈禱的地方，就是所謂的「革責瑪尼」山園。聖堂還未關門，我們便進去祈禱，結束了我們在橄欖山上尋覓耶穌行蹤的徒步行程。關於革責瑪尼山園將另作專文報導。

我個人在兩次聖地朝聖行程中，覺得只有這一次在橄欖山上步行最為生動，感受良深。因為這一次的行程不必好奇地探聽這幾處朝聖地的歷史背景和其他問題，我們專程是為祈禱和默想而來，真正目的是朝聖。只可惜由於時間略微短缺，有點趕路的味道。我希望未來的朝聖組織，能在最後的幾天裡，讓團員們完全自由，趁著尚在聖地的時間，無論是個人也好，或是三、五同道心投意合組織小隊也可以，選擇自己或多人所喜愛的某些聖所，再一次以更充足的時間去到這些地方祈禱默想，將會收到更大的朝聖效益。我們這次確實這樣做了，可惜某些同道認為是「時間和金錢」的浪費，因而第二梯次的進修時間減為三星期，這是多麼可惜的事啊！我們一生的歲月能有幾次前來聖地朝聖？我們既已花了那麼多錢，再多加一點食宿費，在聖地多待幾天，能說是浪費嗎？我總覺得今天的俗世思想腐化了我們的心靈，把朝聖看成是觀光，這是多麼庸俗的觀念！好在絕大多數的同道都把握了自由的時間，不畏辛勞，幾乎整天都往聖地跑，特別是革責瑪尼和聖墓大殿。

橄欖山，在舊約的記載中也不陌生。達味昔日為逃避他忤逆不孝的兒子阿貝沙隆的謀害，就是經由此山而灑淚離開了自己所建立的國都亡命他處（撒下十五30）。那種狼狽的樣子，真叫人不得不對阿貝沙隆感到寒心，打從心底深處要譴責這種天人都不能容忍的狂徒。

橄欖山因其地勢與耶路撒冷舊城相比鄰，使它得天獨厚地成了耶穌在猶太省傳教行程中的駐點，因而能與耶城齊名，也在我們朝聖者的心中留下難以忘懷的依戀！



芥子花

天主經堂

耶穌升天堂

主哭耶京堂，外貌似一滴眼淚

耶穌升天的地方

中文天主教羅聖修女會院





#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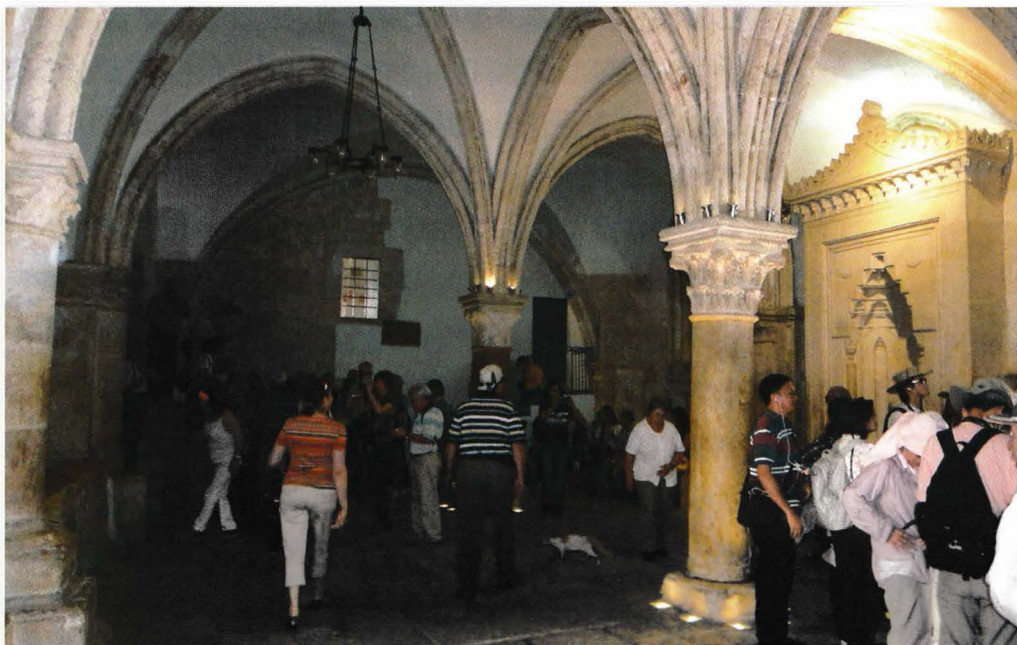
## 僅供人憑弔的晚餐廳

耶穌在受難前夕與宗徒們共進了人間的最後晚餐，也正好是猶太人的逾越節晚餐，並在這進餐的時候，耶穌建立了聖體聖事，因而這個進餐的地方被稱為「晚餐廳」，應是教會的第一座聖堂也就是一切聖堂的「母堂」。因此，教會相傳下來的說法，根據若望與路加的記載：「門徒所在的地方」（若廿19），「就上了那座他們所居住的樓房」（宗一13），正是指耶穌與宗徒們吃最後晚餐的地方。照這樣說來，「晚餐廳」也就是耶穌復活當天晚上顯現給宗徒們的地方，並且耶穌在升天前很可能再一次與宗徒們在此共同進食（宗一4）；當然，更是在這晚餐廳裡，聖母同宗徒們和其他跟隨耶穌的人等候聖神降臨（宗一12-14）。

這種解釋是否可靠呢？當然是很難確定的。因為所謂的「晚餐廳」是後人所予以紀念耶穌同宗徒們共進最後晚餐的地方而如此稱呼的。但這地方本身並沒有一個屬



晚餐廳聖堂浮雕



僅供人憑弔的晚餐廳

於自己的固有名稱，其唯一的特色便是在耶路撒冷京城內的一座「樓廳」（谷十四15）。不過，路加所指的「樓房」也不會是另一個地方，因為耶穌在耶路撒冷沒有屬於自己的地方，祂在耶京最後停留都是在橄欖山住宿（路廿一37），更清楚的說法是在伯達尼過夜（瑪廿一17；谷十一11），因而祂為了吃逾越節晚餐才派了兩個弟子到「城裡」去借地方。倘若如此，宗徒們更是在耶京沒有一個屬於他們所共有的地方，因為他們都是來自加里肋亞的，於是在耶穌離開他們之後，這一群膽小的人要留在耶京，除了「晚餐廳」還有何處可以容身呢？而且這「晚餐廳」的主人必定是耶穌的朋友，否則豈肯甘冒危險，在自己的家中收留耶穌和祂的弟子呢？唯一令人難以確定的，只是若望同路加都沒有明確



晚餐廳內部石柱柱頭雕刻



地說明宗徒們在耶京聚集的地方，就是「他們同耶穌共吃晚餐的餐廳」。

至於瑪竇和馬爾谷的報導卻認為耶穌是在加里肋亞的一座山上顯現給宗徒們（瑪廿八7，16-20；谷十六7），而且也是在那兒升天的（谷十六19），當然又該當別論。這是屬於聖經的問題，不是這兒要討論的範圍。

無論如何，「晚餐廳」是存在，天主教人士都公認耶穌是在那兒同自己的宗徒們共同吃了最後一次逾越節晚餐與建立聖體聖事，應是我們基督徒最嚮往之地。卻沒有想到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晚餐廳竟是聖地最令人感傷之地。我曾數度提到過，聖地內許多紀念耶穌降生、受難與復活的聖所，卻因了政治和宗教的緣故遭受到多次的殘酷戰爭之蹂躪，而且至今不是被分割著（如：白冷、聖墓等地），就人是被異教所佔領（如：升天、晚餐廳等地）。尤其是「晚餐廳」被猶太人棄之不管，卻又禁止信仰基督者舉行宗教禮儀。我們來到這神聖的地方，眼看著這種慘狀，豈能無動於衷？我說這兒成了僅供人憑弔的地方，一點也不為過。過去我還聽說此地常有猶太人看守著，就是為窺視基督徒是否會在這兒祈禱，更不敢跪下口親這兒的遺物，如同在其他的聖所一樣，只有站立著在內心默禱。這該是多麼令人痛心之事！這兒當是基督愛世人愛到底而留下了自己的體和血的地方，現在卻成了「仇恨」之所！

當然，我們來到「晚餐廳」也聯想到其他有關問題：耶穌是否就在此地建立聖體聖事呢？倘若不是的話，「晚餐廳」的紀念性便不是那麼令人神往了。若望福音沒有記載耶穌在最後晚餐建立了聖體之事，甚至連逾越節的晚餐也不是，只是一個普通的晚餐。因為按照若望的報導，逾越節應是耶穌死後的第二天（若十八28，十九31），即安息日那一天。至於對觀福音雖然記述了耶穌在同宗徒們進食的時候，「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他們說：『你們拿去吃罷！這是我的身體。』又拿出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血，新約的血，為大眾流出來的。』」（谷十四22-24；瑪廿六26-28；路廿二19-20）但是有人認為這一段話是教會初期舉行彌撒的禮儀語言，是後人加入福音中的，就如保祿沒有參加過最後晚餐，但他也在自己的書信中引用了這一段話（格前十一23-25），明顯地是取自當時的禮儀語言。這些人認為耶穌的最後晚餐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聚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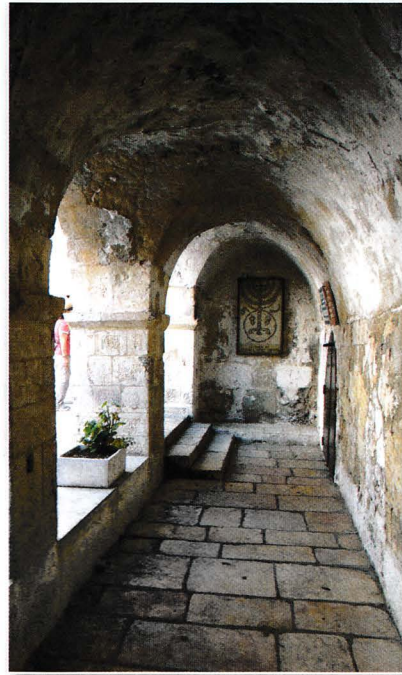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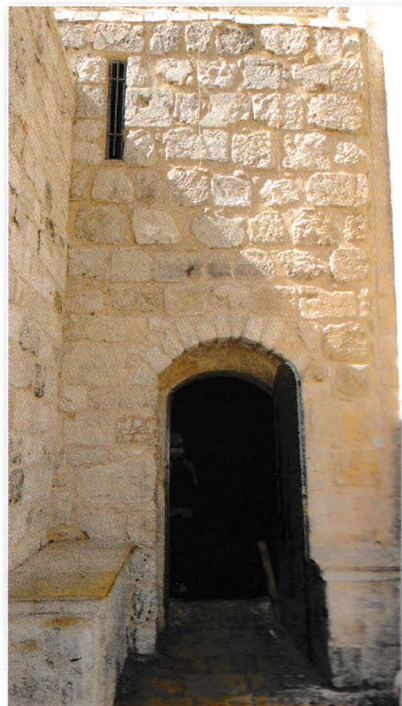
這是一個聖經神學的問題，不是在這樣的一篇描述聖地的記實文中該提出來討論的，但由於這一問題與「晚餐廳」的紀念性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不得不在此略加解釋。若望福音沒有記載耶穌建立聖體聖事的事件，我們不能就此證明耶穌沒有建立這一聖事，因為若望福音的編輯手法不同於對觀福音的作者。他是基於一種神學的架構收集了耶穌的一切言行，因而不必去問為何若望沒有報導耶穌在最後晚餐中建立聖體聖事的事件，而我們卻要在若望福音中尋找沒有論聖體聖事的言論。那麼，在若望福音第六章論生命之糧的道理，應該是整個新約中最美妙的聖體聖事的神學精華。若望福音在本章內報導五餅二魚的奇蹟時，就已經蓄意用了對觀福音中記載建立聖體大禮的字句，如：「耶穌就拿起餅，祝謝後，分給坐下的人。」

（若六11）然後論到生命之糧時說：「我要賜給的食糧，就是我的肉，是為世界的生命而賜給的。」（若六51）。這無疑是與對觀福音中所說的「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棄」的平行說法。由於猶太人不能接受「吃他的肉」的奧秘，耶穌卻更堅持地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們內，便沒有生命。誰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復活。」（若六53-54）於是，聖體聖事的奧蹟都被揭示開來：聖體是救恩的「宴席」，聖血是新的「盟約」之記號，人藉著救主的體和血而與主結合，現世獲得新的生命，來日獲得復活的保證。這不正是梵二所特別強調的聖體聖事之道理嗎！

若是第四部福音的作者就是「為這些事作證，且寫下這些事的，就是這個門徒，我們知道：他的作證是真實。」（若廿一24）豈能否認聖體聖事不是耶穌所立？尤



晚餐廳走廊



晚餐廳入口



其是若望在報導生命之糧的道理中，引用了「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的說法，更是證明了有關聖體聖事的言論出自耶穌的口中，由祂自己所親授，因為那句話是研究聖經者都公認為乃耶穌留傳給我們最可靠的語氣。

至於耶穌是否在最後晚餐中建立了聖體聖事呢？這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既然能證明出耶穌確實建立了聖體聖事，其時間本來不太重要。但是依據若望的論聖體聖事之神學道理來看，正與對觀福音和保祿的道理相附和：耶穌的體和血是救恩的記號；新約的成立，取代了舊約的盟約，或者更好說是完成了舊約所許諾的救援，神生命的泉源以及末世復活的保證。基於以上聖體道理，耶穌在最後晚餐中建立此聖事應該最為可靠。第一、耶穌以受苦的僕人之身分，不在祂完全交付出自己的生命時，大概不會建立此聖事；第二、耶穌的死亡是祂為救眾人所付出的代價，也就是祂愛世人毫無保留的證明，正好藉著這聖事記號留芳萬世；第三、降生的聖言取名曰「厄瑪奴耳」，在祂將要離開塵世之時，建立了此一聖事，使祂在榮升之後，尚能與我們同在；第四、最後晚餐乃是紀念舊約的出谷與逾越的事件，但是耶穌的死亡與復活才是舊約的滿全，應為人類的得救成為唯一的和永恆的逾越奧蹟，藉著聖體聖事才能實踐人類的逾越。這種種的理由，都證實了耶穌在臨受難前夕建立聖體聖事才是最適合，也是最有意義的時間。除非存心否認耶穌曾建立最能表達救恩之真實的聖體聖事，否則僅懷疑耶穌是否在受難前夕的最後晚餐中建立了此聖事是沒有什麼道理的。教會的確不能、也不敢創立這樣的一個禮儀，把耶穌基督的體和血作為我們生命的食糧，而且不只是一種純紀念性的象徵，卻堅信著——真實地吃著基督的體、喝著祂的血。這豈能是教會自作主張地去支配那已坐在天父右邊的「主基督」之生命的嗎？

當然，還有逾越節的日期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因為教會傳統的看法以最後晚餐為耶穌建立聖體聖事的時間，由於對觀福音報導的最後晚餐也是逾越節的晚餐，更能烘托出聖體聖事是新約的巴斯卦奧蹟。但是若望的記載，那年的逾越節正好是在安息日那天，即一個星期六（若十九31）。耶穌死亡的那一天是星期五，是逾越節的「預備日」，猶太人應在那一天的日落之後的傍晚吃逾越節晚餐。所以若望也注意到這一點，特別提到那一天清晨，那一群謀害耶穌的猶太



人還假惺惺的自以為純潔，為了當天晚上要吃逾越節晚餐，不能進入外教人的總督府，「怕受玷污」（若十八28）；至於謀害人類的救主反而不覺得污濁。不知若望是否為諷刺這一群猶太人而記下了這一筆？但是，他卻很清楚地說明了耶穌的最後晚餐不是逾越節晚餐。

按照對觀福音的記載，耶穌死的那一天也不該是逾越節，否則猶太人不會在一個大節日觸犯休工的法律。因為耶穌背負十字架所走的那一段路程，和勞師動眾的去煽動老百姓參與釘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行動，這都是安息日法律所禁止的工作。那麼這無異是說耶穌受難的前夕，與宗徒們共進的晚餐並不是逾越節晚餐。不過卻證明了對觀福音與第四福音都共同認定了耶穌死的那一天是星期五。至於有關逾越節晚餐的不同說法，有人認為加里肋亞人吃逾越節可以在正月十三日，略與猶太人的風俗不同，但逾越節還是在十五日那一天。只是這一說法卻沒有強有力的根據可以作證。

現代人的看法認為，以假定的推測來協調對觀福音與若望福音的相異處並不是最好的解釋。而且從歷史性的角度來看，若望的記載更為正確，因為他是親眼目睹的證人。至於對觀福音的報導，更是著眼在神學意義上，耶穌的流血犧牲超越了羔羊的血，出谷的紀念在耶穌死在十字架上時才真正完成了，也揭示了天主所預許的救援真相。故此耶穌在受難的前夕建立聖體聖事是非常適合的，前面已經闡釋過，即使最後晚餐不是逾越節的晚餐也不影響聖體聖事的建立，何況耶穌也說過：「從今天後，非等到天主的國來臨了，我絕不再喝這葡萄汁了。」（路廿二18）因為耶穌的血建立了「新的盟約」（路廿二20），



晚餐廳古老牆面





完成了舊約所預示的一切，並且「新約」取代了「舊約」。耶穌所建立的聖體聖事便是開創新約時代的記號，當然，不必再拘泥於古禮的遵守了。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晚餐廳，確實是一棟二層樓房，由方濟各會於一三三五年得那坡里王后之協助所建造。在這以前，據說耶路撒冷於公元七十年被毀之際，原來的晚餐廳也被夷平。大約第三世紀，才在原址上建蓋了一座樸實的小聖堂；然後在第四世紀擴建的時候，把小聖堂也包圍在內，名曰「熙雍大堂」，亦被稱為「諸聖堂之母堂」。但是，六一四年波斯人入聖地將此大堂付之一炬。不久又重建起來，復於九六〇年及一〇一一是重建年兩次遭受回教人之蹂躪。當十字軍佔領了耶路撒冷之後，於一〇九九年又在舊殿遺址上重建了一座更為雄偉的聖堂，稱之為「熙雍山的聖瑪利亞」大殿。卻沒有想到這座大堂竟毀於在來自中國的元朝蒙古人之手。直到一三三三年，此神聖之地被棄如廢墟，因為自從十字軍東征失敗之後，天主教人士被禁止進入聖地。後來由於那坡里王后獲得埃及王之准許監護聖地，她才將晚餐廳的原址交給方濟會管理並為他們建造了方濟會在聖地的第一座會院，也可說是方濟會在聖地的發祥地，名曰「救主會院」，亦即方濟會在聖地的首長公署，後來才轉移到聖墓旁的現址。方濟會會士於一三三五年建蓋了現址的樓房之後，教宗格來孟六世才於一三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正式頒賜詔書任命方濟會會士管理整個聖地，名曰「監護人」，直屬聖座管轄，迄於現在，其權限伸展到中東地區所有的有關聖經遺址。其原因大概是從十字軍失敗之後，天主教的聖職人員只有方濟會會士首先到達聖地，而且直至一八四八年唯有方濟會會士才能進入聖地。今天在聖地的天主教人士雖然還是以方濟會會士的人數最多，但卻也發展到一百多個不同的男女修會在聖地服務。

自從方濟會在晚餐廳的原址建蓋了今日所看到的樓房之後，為時不多久，回教人卻又蠻橫不講理地認為那兒原是達味王的墓寢，於是將那座樓房佔為已有；最後猶太人又從回教人手中奪去，直至今日。在耶路撒冷分割的時期，即從一九四八至一九六七年間，此地始終在以色列國之佔領區，亦即猶太人在耶京舊城內唯一的地區，因為這一地區位於耶京西南角上，與耶路撒冷新城相連，全屬以國統治。



方濟會自從失去了基督宗教的發源地——「晚餐廳」之後，幾經努力都於事無補，終於才在晚餐廳僅有數公尺之遙，購地建蓋了今天所謂的「新晚餐廳小堂」，於一九三六年落成，與他們的會院相連接。但是那原先的晚餐廳樓房，下層為猶太人所稱謂的「達味王之墓」，被他們尊為神聖之地；上層則是方濟會為紀念耶穌建立聖體聖事之處所蓋的聖堂卻被棄之如空樓，昔日的裝飾依稀還留下了許多褪了色的殘跡，卻不能在此舉行聖體祭的禮儀。撫今追昔，耶穌曾在此留下了永恆之愛的聖體聖事，於祂受難前夕在此舉行了第一台感恩祭；又在祂復活的當天晚上在此顯現給宗徒們；更是在五旬節時，聖母同宗徒們以及第一批基督徒在此領受了聖神，開創了教會的時期。那知今天我們基督徒，特別是司鐸們，可以在任何的地區舉行追憶基督的聖體聖事之感恩祭，唯獨不能在這神聖的發源地慶祝這最具紀念性的禮儀。我們千里迢迢來到這兒目睹此慘狀，豈只是以痛心欲裂所能形容的！說是憑弔確實有點不敬，但事實卻又真是如此。我們只能趁猶太人不在場的時候「偷偷地」頌讀聖經，重溫昔日救主在此所作的偉大驚人之事：「你們大家拿去吃，這就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而犧牲。你們大家拿去喝，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約之血，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以赦免罪惡，你們要為紀念我而舉行這事。」是的，我們天天這樣作，我們到處可以這樣行，但是，「主啊！我們何日可以在祢舉行首祭的地方再能為紀念你而行此禮呢？」多麼神聖的地方，比梅瑟所站立的曷肋布還要「聖」的地方，卻成了令人傷心之地！這樣神聖的地方，比我們尋找到的耶穌所到過的任何地方更該令人崇拜下跪，就是在這兒不敢隨便屈



晚餐廳一景



膝跪下。誰是有心人，豈能不動心流淚！

我們為了彌補此一憾事，曾在「新晚餐廳聖堂」共祭過，而且還另一次在該堂明供聖體守聖時，面對著窗外的破舊樓房，朝拜至今尚屈居在麵酒形內的復活之主耶穌基督。

回憶梵二的革新精神以追隨和效法基督為指標，故此特別強調聖言和聖體為基督生命的源頭：「教會常常尊敬聖經，如同尊敬主的聖體一樣，因為特別在聖禮儀中，教會不停地從天主聖言的筵席，及從基督聖體的筵席，取用生命之糧，而供給信友們。」（啟示21節）從而首先革新了聖體聖事的禮儀，將聖言與聖事相配合著，使聖事所象徵的基督救贖工程能藉著聖言的宣讀和講解，激發基督徒的信德，促使我們在聖事中與主相遇，認清我們在教會內應負起的使命，將基督拯救人類的工程伸展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確實使聖體聖事在禮儀中更為生動活潑，擺脫了以往拘泥於禮儀規範的約束感，使整個參與的團體更能體驗到奧蹟的真實，更具生活的意義。

但是，在這革新的過程中，卻也興起了某些神學和禮儀上的偏激，產生了一些混亂的局面，因而教宗和教廷都曾三申五令地發出通諭或指令，勸勉整個教會應保存聖體聖事的信仰完整，以及遵守禮儀革新的規範。真的，聖體的奧蹟可說是基督徒的整個信仰之綜合及基礎；聖體的禮儀則是整個教會共融之高峰和富源。

我們來到聖地的「晚餐廳」，環視今天的世界，人類的分裂現象比耶穌的時代好不了多少，恐怕更甚。倘若耶穌當年為了人類的得救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無非是促成人類與天主和好，以及人類間彼此的共融。因而祂在受難前夕建立了聖體聖事，作為祂之為人類付出自己生命的永恆記號。那麼，我們今天看見祂昔日建立此聖事的「晚餐廳」是如此地被棄置為空樓，這不只是猶太人對基督的宗教歧視，更是人類尚未達到大同理想的憑證。我們必須努力為人類的合一祈禱，直到有一天全人類在「晚餐廳」共同慶祝感恩祭，分享唯一的聖體，在聖神內合而為一！





23

# 最適宜祈禱的 革責瑪尼聖殿

按照若望和路加二人的記載，耶穌吃完最後晚餐，還對宗徒們作了最後的訓話，就是所謂的「臨別贈言」，不過路加的很短，若望的則特別長。至於瑪竇與馬爾谷卻隻字未提。這是由於他們的編輯手法各有千秋，在此無意去管它。倒是四位福音作者，都同樣的報導了耶穌帶著十一位宗徒離開了晚餐廳之後，「去到克德龍的對岸」（若十八1）的一個園子。若望沒有指明地名，也沒有提到耶穌去那兒作什麼；路加卻說是「照常往橄欖山去」（路廿二39）祈禱；瑪竇和馬爾谷則是很清楚地說明他們是「往橄欖山去（瑪廿六30；谷十四26），來到了一個名叫革責瑪尼的莊園裡，」（瑪廿六36；谷十四32）到那兒祈禱。這就是所謂的「山園祈禱」的事件。

從晚餐廳到這兒，最直的路應是從耶城內的提洛培雍山谷穿過聖殿的廣場，從金門出來，跨過克德龍谷，便



革責瑪尼聖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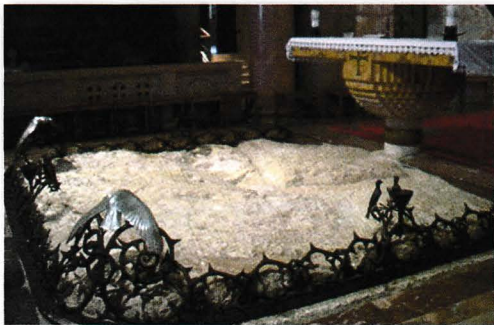


到達了革責瑪尼莊園。但是，由於此時已經夜深，除了司祭外，別人是不可可能穿過聖殿的。因此，耶穌同宗徒們很可能是繞道耶京西南城外的低地而行，路途雖遠一點，但也遠不了多少，而且是一條非常好走的路。

「革責瑪尼」原意為「榨油房」，因而這兒很可能是種植橄欖樹的農莊，並設有榨油的工具，當然是最原始的方式：用一匹驢子，駕著一根直桿，穿上一塊用硬木做的磨子，圍繞著圓形的石槽轉動。據說現今在巴力斯坦還保存著這種榨油的方式，只是我們未曾看見過。照這樣看來，革責瑪尼莊園應該是一個屬於私人的地方，其主人很可能是耶穌的朋友，不然路加怎麼會強調是耶穌常去的地方呢？另外，路加還形容耶穌「在極度恐慌中，祈禱越發懇切；祂的汗如同血珠滴在地上。」（路廿二44）當然，有人解釋，由於路加是醫生，他才能體會到人在極端痛苦時，便會有流血的生理現象；但是也有人認為，這種流血的狀態，也是在反映榨油的情形：一粒橄欖在壓榨之下流出油來，正好是耶穌在痛苦的折磨之下，留出血來了。

無論如何，耶穌在革責瑪尼的祈禱是屬於祂的受難奧蹟。我們往往把耶穌「山園祈禱」的事件從痛苦的層面去默想，因為祂需要祈禱，使祂能堅強地去迎接明日的死亡。當然，這確實是我們在紀念祂的苦難時不能忽略的事件，所以有些人主張「拜苦路」時應從耶穌「山園祈禱」開始，才更有意義，何況耶穌從晚餐出來，祂就踏上了「苦路」的行程。但是，基督的整個奧蹟來論，祂從降生開始，就被預定為「受苦的僕人」，所以在祂揭開公開生活的序幕時，祂的「洗禮」和「受誘」便是邁向著苦路的歷程，因而在宣講中再地向祂弟子預告祂苦難的結局。基於這種奧蹟性，我們不得不更深一層地去探討山園祈禱的事件，對祂的天主性和人性在「祈禱」和「痛苦」中獲得更堅定的信仰。

誠然，耶穌在山園祈禱的圖像，往往在我們腦海裡被描繪成深具詩意的悲



耶穌山園祈禱地@革責瑪尼聖殿內

劇：夜已深，萬籟俱寂，黯淡的天空，滿綴著寒星點點，更是襯托出月光的皎潔。靠著橄欖山坡，幾株蒼老的橄欖樹，參差不齊的枝條錯綜複雜地倒映在石頭地上，一個跪伏的身影被編織期間，隱隱約約的消瘦面龐流露出心靈的愁情，好似肩負著全人類的痛苦。如泣如訴的禱聲，吐露著滿懷的憂傷，又有





革責瑪尼莊園

誰知曉？「我的心靈憂悶的要死，你們留在這裡同我一起醒寤吧！」（瑪廿六38）這種哀懇式的請求換來的卻是宗徒們的酣睡，更是添上孤獨的苦楚。祂只有向天父祈禱說：「我父！若是可能，就讓這杯離開我罷！」（瑪廿六39）沈寂的大地，好似沒有一點生氣，使祂此時此地所感受到的死亡之真實，承受著恐懼、孤獨、憂傷的煎熬，痛苦得難以支持，於是才如此地向天父祈禱。但是，祂並沒有為痛苦所制服，還是強忍著說：「但不要照我，而要照祢所願意的。」（瑪廿六39）可想而知，祂之所以流汗流血，是人性所能體驗到的痛苦到達了極限的現象。其實，巴力斯坦的春夜在露天之下應是相當寒冷的。僅此，我們不能不承認祂的痛苦之大，是人類中沒有一個人所能承受過的，也不是單憑想像力所能衡量的。

但是，我們從耶穌之苦難的層面而深入到祂的奧蹟之底層，更會叫我們感到驚奇，不得不承認祂的人性與天主性的真實。法國的歷史學家達尼爾羅勃說：「所有的福音中，連受誘在內，都沒有像山園祈禱的事件這樣深刻地描繪出耶穌心理上的真實情況。……，如果耶穌不曾存在過，如果祂的歷史只是捏造出來的，杜撰者怎麼會假想得出一位如此軟弱可憐的人呢？」我想：耶穌在山園祈禱中的體驗，正是證明祂如同我們中的任何人一樣，對死亡有所畏懼，也就是祂的人性之脆弱，並沒有因祂所擁有的天主性而被解除。這不但是祂的人性真實面，並為人啟示了祂降生的奧蹟。





倘若天主成了血肉，並不是一位對人間痛苦毫不知情的超人；倘若這成人的奧蹟是天主愛人的顯示，是天主進入人類歷史的真實，正是在耶穌的痛苦中，天主自己也體驗了人類的痛苦，特別是對死亡痛苦的體認，這才是天主拯救人類的奧蹟真相。基督願意為人類的得救而犧牲自己，但是祂的犧牲並非出自無奈，更不是出自天主的意願。而是為忠於天主的救人計畫，成了我們人中的一員，度著如同我們一樣的生活，為了顯示人性尊嚴—即天主的肖像。於是，祂宣講了一個新的人生觀，勸勉人悔改，向天主投誠。可是，祂的同胞不但不接納祂，反而加以謀害，要將祂置於死地。祂卻面對這種挑戰，毫不妥協或屈服，寧願以死亡向人證實祂對天主的忠信，促使與天主敵對的人類痛改前非，與天主和好。但是，正因為祂也是人，不能不對十字架的酷刑和死亡感到恐懼、悲傷和痛苦。因而祂才呼求天父能免了祂的苦爵，所以祂的祈禱是人性最真實的反應，也是祂痛苦的極限。這種人性的脆弱並不損傷祂的尊嚴，否則反會令人難以置信，祂乃真人。名聖經學家雷伯棟說：「耶穌的榜樣啟示我們，天主並不責罰我們人的天性中的憂傷，而基督徒的最高德行，乃是能控制憂傷，而並不在於窒息憂傷。」事實上，耶穌在極端痛苦的情況之下，祂還是勇敢地願意承行天主的旨意。這旨意是叫耶穌不要為了免遭十字架的酷刑而向謀害者投降，這就是祂為救我們人類所付出的代價，更好說是為人類向天主投誠應有的堅貞所樹立的善表。得救的意義，不只是罪過赦免，尤其是人在自由的意志之下，改變生活的方式：與主和好，以承行主旨而生活。那麼，天主成了血肉的奧蹟，正是在基督被高舉在十字架上的時候被揭示出來的，可見天主為救人的苦心是祂愛人的偉大奧蹟：「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因為天主沒有派遣子到世界上來審判世界，而是為叫世界藉著祂而獲救。」（若三16-17）聖保祿說得更清楚：「為義人死，是罕有的事，為善人或許有敢死的；但是基督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就為我們死了，這證明了天主怎樣愛我們。」（羅五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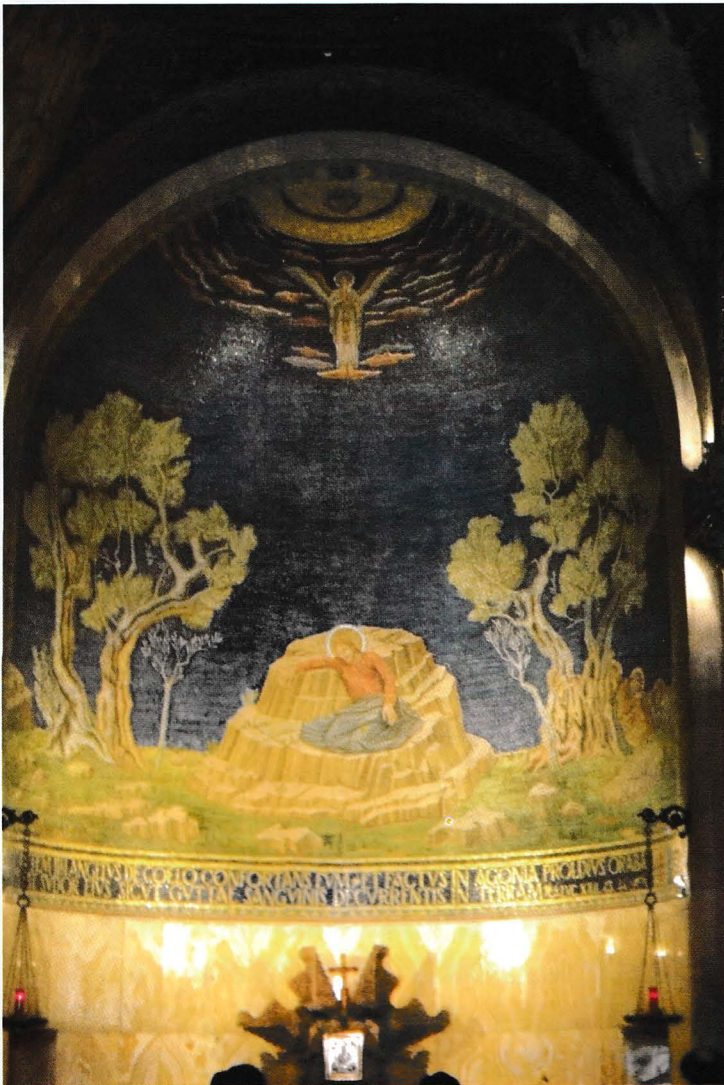
既是如此，我們在受苦的基督身上也獲得了另一證實：祂也是真天主。當然在祂還未復活與升天之前，我們還未看到基督之奧蹟的全貌，確實難以證明祂的天主性之真實。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即使在祂復活與升天之後，祂的天主性也不是單憑理智的推論所能證實的。其實，基督的天主性只能透過啟示的途徑才能認識。那麼，我們應是基於信德去相信基督的天主性，神學只不過是解釋啟示的內蘊，促使我們的信德更為生動活潑。基於此理，我們應該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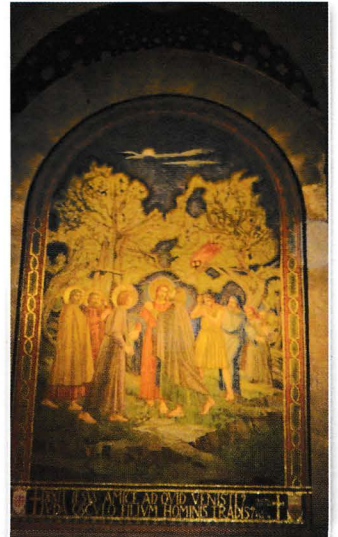
革責瑪尼聖殿穹頂



革責瑪尼教堂窗花



革責瑪尼教堂主祭台後方壁畫



革責瑪尼教堂壁畫



基督的一切都在啟示祂的天主性，只是祂的復活與升天的奧蹟上，祂的天主性才圓滿地被揭示開來，也就是啟示的滿全。

我們之所以能從受苦的基督身上肯定祂的天主性，因為基督若不是天主，祂的苦難與死亡只不過是一位忠於職守的先知之善表而已。僅能鼓勵人，卻救不了人。救恩不只是存留在人間的一種倫理性的表率，尤其是能導致人類與天主和好的恩寵管道。人類的死亡不僅是一種生理性的毀滅，而且也是永生的失落，的確是罪過的後果。耶穌基督為贖人罪承擔了死亡的痛苦，但是祂的復活卻證明了天主與祂同在，並顯示了祂的天主性，戰勝了罪過與死亡，解除了人罪的桎梏，使人類在祂內並藉著祂而重生於天主內，將來也會從死亡中復活。猶太人都承認：只有天主才有赦罪之權（谷二7；路五21）。那麼，經由耶穌的死亡與復活所賜給人類的救恩不更是證明祂是天主嗎！

我們面對著耶穌山園祈禱的痛苦，領悟到這是整個基督降生奧蹟的最後歷程，卻也只是祂的苦難奧蹟的序幕。但祂已經苦不堪言，還強忍著一切將要在祂身上所發生的悲劇，勇敢去迎接「時候」的來臨：「看，時候到了，人子就要被交於罪人手裡。起來，我們去罷！看，那出賣我的已來近了。」（瑪廿六45-46）祂就這樣束手就擒，毫無反抗之意，甚至阻止了宗徒的保衛行動，讓祂敵對著「好像對付強盜」（瑪廿六55；路廿二52）似的逮捕了。「那普照每人的真光」（若一9）救主，此時此地屈服在「黑暗的權勢」（路廿53）之下，這就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醜劇！除了天主以外，誰還能夠拯救這罪惡的人類呢？

今天在革責瑪尼莊園矗立著一座金碧輝煌的聖殿，不僅是聖地少有的建築物，即在全世界的聖堂林中也不見得遜色。這是由方濟會於一九二四年所建蓋，當然也是蓋在一座已經被摧毀了的古老聖堂的舊址上的，否則便失去了它的歷史意義，難以證明這兒就是耶穌昔日祈禱和被捕的原址。今天的聖殿已是此神聖之地所建蓋的第三座聖堂，據說最早是在第四世紀就有了聖堂，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遺跡應是十字軍時期所蓋的聖堂被毀後所留下的。

此聖殿位於橄欖山腳下，正門面向著耶城。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戰爭之後，以色列政府為拓寬聖殿前的公路而強迫教會將堂前的引道割讓，幾乎僅靠堂前的石階。雖然聖堂建蓋於二十世紀，卻具有拜占廷的式樣。高大的殿面，由三個拱門頂著一個三角形的尖端。三個拱門由四個石柱所組合而成，每一石柱上矗立著一位福音作者的站像，每人手中向人攤開著一本聖經，上面雕刻著山園祈禱的福音字句。三角形的頂端卻是用彩色細石所鑲嵌的圖像：耶穌在十一位





宗徒的陪同之下，跪在地上，伸開雙手向下攤開手掌，頭卻是仰視著最上層的天父，有人解釋為是耶穌在向父奉獻出自己的生命。三個拱門並沒有門扉離堂門還有數公尺，形成一道走廊。

聖殿的內部由兩道石柱支撐著屋頂，構成十二個圓形的拱頂，上面用彩色細石鑲嵌成不同的圖案。十二拱頂是由十二個公教國家所捐助的，所以便將她們的國旗分別鑲嵌在每一個拱頂上面，因而此聖殿亦稱為「諸國家之聖堂」，但我沒有打聽過究竟是那些國家。在大理石地板上，還有幾處刻意地保存了最古老之聖堂的地板遺跡。在祭台前有一塊約三平方公尺的石塊，據說這就是耶穌所跪著祈禱的石頭，不知是否也就是此處而沒有移動過？聖殿的祭台後面牆壁上的圖像，當然也是彩色細石所鑲嵌的，耶穌孤獨地跪俯在石頭上祈禱，背景是藍色的夜景，點綴著兩株橄欖樹，頂端是一位天使下降的姿態為安慰流汗流血的耶穌。真是生動得令人如同置身其間！

聖殿的三面牆上用大理石砌成的高大窗戶，卻以四方形的圖案分隔成許多小窗空，嵌著不同顏色的玻璃，使聖殿的光線顯得黯淡寧靜，確實襯托出一種有如夜色的氣氛，是一個祈禱的妙境。我參觀過不少出名的聖所，這兒是我感到最令人加深祈禱的處所之一。這大概也是觸景生情的緣故，因為這兒是耶穌在人間最後的一次祈禱，也是祂常來祈禱的地方。

在這兒我們遇見了一位老主教，已經是八十多歲的年邁老人。經韓承良神父的介紹，我們才知道這位老主教乃義大利籍的方濟會士，即我國陝西省三原教區的班錫宜主教，曾在我國傳教數十年。自從共匪竊據大陸之後，主教被共匪驅逐離開中國，便來到了聖地的革責瑪尼聖殿，再也沒有離開過。據說主教每天在聖殿的一個角落作長時間的祈禱，特別是為我國的復國興教祈禱，二十多年以來沒有間斷過。當我們初遇主教時，他清瘦的身材，穿著略顯寬大的會服，沒有主教的任何飾品，非常和藹可親可敬，尚能說得一口標準的國語。主教能在聖地見到這麼多的中國司鐸，就如同回到它的教區，又有如親人重逢。只是在他老人家安詳的表情上並不怎麼激動，立刻令人理會到主教的修養之高超，更叫人欽佩。

我們曾多次與主教接觸，第一次送給我們每人一尊橄欖木的小型苦像；最後一次是在我們離開聖地前夕，又送給我們三十瓶葡萄酒，每人一瓶都有餘。我不知道主教是否另有含意？我個人總覺得含意頗深：苦像無疑是十字架的苦路，而葡萄酒則是苦盡甘來的喜樂，也就是逾越的過程了。主教在第一次向我們講話時



革責瑪尼聖殿外觀的馬賽克壁畫

就告訴我們：「共匪一定會失敗，我們必能重返大陸。」最後在我們臨別的晚餐中，他老人家破例在晚上出門，來到我們宿舍共餐，他再一次重複了他第一次給我們說的話，而且非常堅定地說出了他的理由，那就是：基督的逾越奧蹟所啟示給我們的，惡勢力必會被剷除。在他最後一次的訓話中，不知是否為了離情有所感動或其他的緣故，曾數度中斷。但我個人覺得主教好似一面給我們訓話，一面與天主交往，通傳給我們天主的意旨，因為主教的語調是非常平穩的，語氣是非常懇切的，但卻富有人情味，令人不得不承認愈是接近天主的人，對人也愈親切。我還體認到另一現象：天主的人是不會衰老的，常常保持心靈的青春。因為他是那麼肯定地堅信我們會返回大陸，包括他自己在內，足證他沒有顧慮到他的生命意義嗎？只有永生，現時只不過是流向永生的溪流；任何的現時遭遇都不能阻止生命的希望火花。活潑的信德必然是指向著未來的遠景，這樣才能促使人「在絕望中仍懷著希望」（羅四18）。

我在這兒提到這位可愛的老主教，並非由於他對我們的好感使然，而是因為在耶穌山園祈禱的地方，這位祈禱的老人啟發了我很多的感觸。宗徒們沒有聽耶穌的祈禱和勸諭，昏沈於睡夢裡，增加了耶穌的痛苦——孤獨，因而他們在耶穌的苦難中迷失了自己。我們多少次堅持於自己的看法，沒有從祈禱中去尋求天主的旨意，於是被眼前的困境所惑，甚至灰心失意，對未來一團疑雲，看不見前面的遠景，不知何適何從，迷失於十字架的苦路途中。感謝老主教為我們的國運祈禱，我們更該為苦難的國家奮鬥。



革責瑪尼聖殿旁的庭院中，種著八株古老的橄欖樹，樹幹已經腐蝕得只剩下樹皮，但枝葉仍舊茂盛，可謂奇景。當然朝聖客湧進這兒都想折下少許的枝葉帶回去做紀念，這兒的護守神父不忍這些樹木遭到如此的摧殘，便用鐵欄杆圍繞起來，只能遠觀了。這些橄欖樹是否就是耶穌時代所留下來的呢？大概沒有人感肯定，因為這兒曾數度遭到戰爭的洗劫，是不可能倖免的。不過從現存的樹齡來看，至少有數百年的歷史了。無論如何，它們為革責瑪尼莊園增添了不少的意境，更能激發人對耶穌山園祈禱的懷念。

從現在的革責瑪尼聖殿出來向右走，順著一個下坡路走幾十公尺處，也是位於橄欖山腳下，那兒就是聖母升天的紀念堂。但是在這聖堂的廣場之左側，有一條引道，進入一個不太規則的山洞，大約長十七公尺，寬九公尺，高三公尺餘。這是方濟會的考古學家於一九五六年才挖掘出來的山洞，在裡面找到幾處古墓，還有榨油機和水井，因而使他們認為這兒必定是屬於革責瑪尼莊園的遺物。而且在地上有好幾處是舊日古老聖堂的細石鑲嵌地板，在洞壁的一面牆上還有一幅耶穌被捕的壁畫，被證明是十二世紀的作品。於是考古學家認定這兒很可能是革責瑪尼莊園的產地，亦即耶穌吩咐八位宗徒等待的地方（瑪廿六36），今天名曰「革責瑪尼山洞」，裡面安置三個祭台，我們曾在這兒共祭，那天正好是由我主祭，故此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只可惜從這洞沒有通道可以到達革責瑪尼聖殿。

耶穌山園祈禱的地方的確增添了橄欖山的知名度，故此我在報導過橄欖山之後，撰此文專門記述。但是，我覺得革責瑪尼更值得一書的是這兒的聖殿構造，在匠人巧奪天工的設計之下，把耶穌山園祈禱的奧蹟以人工塑造得這麼美妙、生動、瑰麗，使人在感受上有如置身於耶穌當年的事件中，更能體會到耶穌苦難的真實。簡直就想向耶穌說：「主，我願在這兒伴隨你終身祈禱，以彌補當年宗徒們酣睡的過失！」這雖是一時的情感衝動，無論如何，這是一個非常適宜祈禱的聖所。



東正教的聖母升天紀念堂，位於革責瑪尼聖殿附近





# 24

## 步行在耶穌走過的苦路上

在耶路撒冷舊城內許多偉大場面中，每星期五下午三時的公拜苦路是不能被忘懷的。幾乎每一位朝聖者，只要那一天尚在耶京，都會趕去參加這一盛況。說這是一個盛況並不誇大，因為參加此宗教敬禮的人，是那麼虔誠地追念著耶穌的苦難，的確是少有的祈禱大聚會，能說不是盛況嗎？當然促成這一神聖聚會的盛況，乃是由於參加的人數之多，否則僅有數十人的隊伍是不會驚人的。兼之，耶城內的巷道狹窄，上千人的行列就排成了一條長龍，顯得擁擠非常；立在高處看去，只見人頭密密麻麻的，確實是壯觀。

這一公拜苦路應是真正的「禮儀」，恕我這樣說。因為是在耶穌當年背著十字架所經過的街道上，共同追憶著祂的蒙難事蹟，也就是祂為救贖人類所作的犧牲；的確是在「履行我們得救的工程」（禮儀2節），這就是禮儀，正如禮儀憲章所說的：「禮儀最足以使信徒以生活表達基督的奧蹟。」（禮儀2節）雖然在此舉行的不是聖事的禮儀，卻是一種聖言的禮儀。

參與這禮儀的有：主教、男女會士和許許多多的信友。他們在參與時，沒有刻意的按著自己的身份去排列，更是流露出教會是一共融的團體之真實，在救恩內都是平等的。但是，並沒有因此就失去了教會在組織上的特色，反而更能彰顯出「禮儀」的本質來，即教會團體的敬禮，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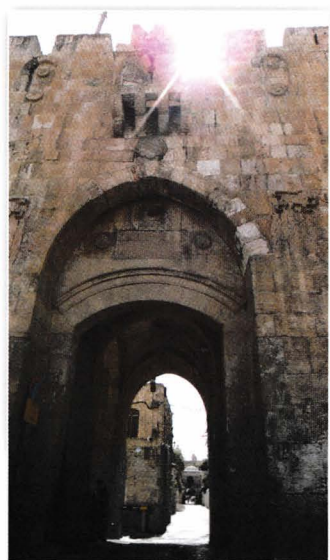
石鋪地



教會的首領——主教在其中。

這一禮儀從羅馬總督府的舊址出發。這兒是一個小山坡，就在城東面，即從今天的斯德望門進口約十幾公尺之處。當年羅馬人在此建蓋總督府，無非是選擇了這兒的居高臨下的地勢，好能監視著猶太人活動的中心地——聖殿的一切，因為這兒離聖殿僅有數十公尺之遙。可惜的是現在沒有留下任何的遺跡，在山坡下蓋了一所回教學校，平日門禁森嚴，不准任何朝聖者進入，只有拜苦路時才打開來，這是苦路的第一處。

山坡下對面也是屬於舊日總督府的地盤，今天建造了三座聖堂，都屬於天主教管轄：一個是紀念耶穌受鞭打的聖堂；另一個與此聖堂相對著，只有數公尺的距離，乃是紀念耶穌受茨冠之羞辱的聖堂。此二者全屬於方濟會的神父，也就是他們的聖經學會的所在地。還有一個就在隔壁，稱為「請看這人」的紀念堂，堂下面的地窖還保存著所謂的「石鋪地」（若十九13），即比拉多審判耶穌時所站立的地方。這兒是屬於「熙雍聖母會」修女管理，曾經是她們辦學校的地方，今天改變成宿舍，招待朝聖者。我先後兩次到聖地來，都在這兒住過。苦路第二處就在此地。



斯德望門

然後順著這條名叫「痛苦街」的巷道下去，大約有兩、三百公尺的長度，向左轉彎，便是苦路第三處，這兒只有一個僅能容五人左右的小堂，離第四處只有幾步路。這第四處乃是天主教阿美尼亞宗主教的座堂，據說堂裡面保存著一塊印有兩雙腳跡的石頭，相傳是聖母與耶穌母子相遇所留下來的，可惜我沒有機會走進去參觀。

苦路第五處至第十處都是在耶城內高低不平的彎曲巷道中，的確是坎坷難行。每一處，都有一個紀念性的小堂，屬於天主教或東正教所佔有。由於人多，僅在外面停留著：讀經、祈禱和唱聖歌。

從第十處開始就進入了聖墓大殿，參與者也魚貫地進入裡面，擠得水洩不通。這時是苦路的高潮，在陰暗的聖殿裡，只見點點的燭光閃爍著。祈禱聲和歌聲相互交替在殿內迴盪，甚至摻雜著歎噓或涕泣之聲。一時聲光交錯，真不



X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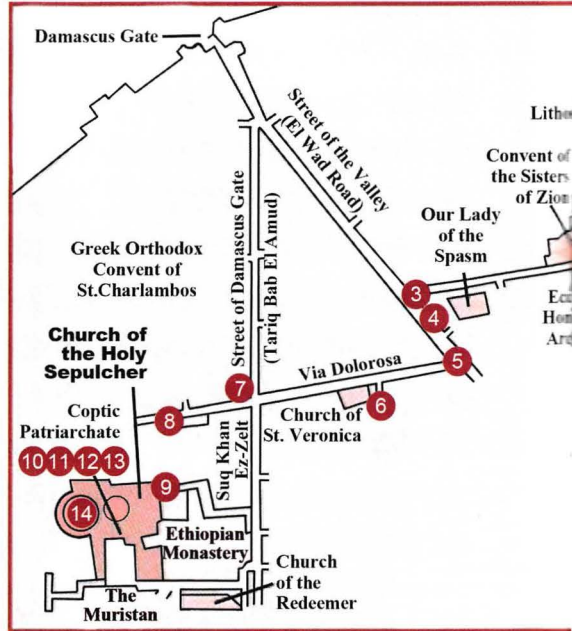
X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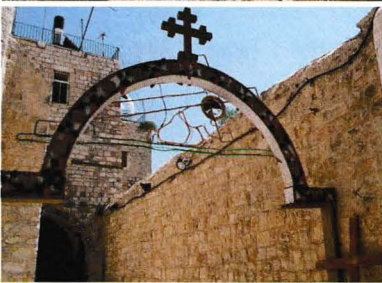
X



耶路撒冷·苦路



IX



VIII



VII



V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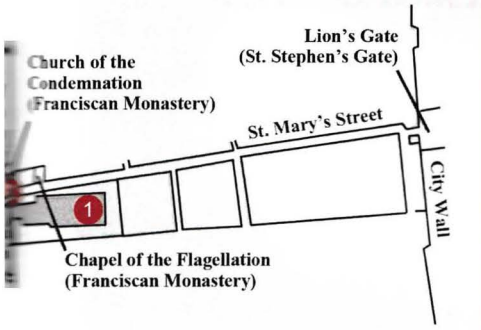
XIII

XIV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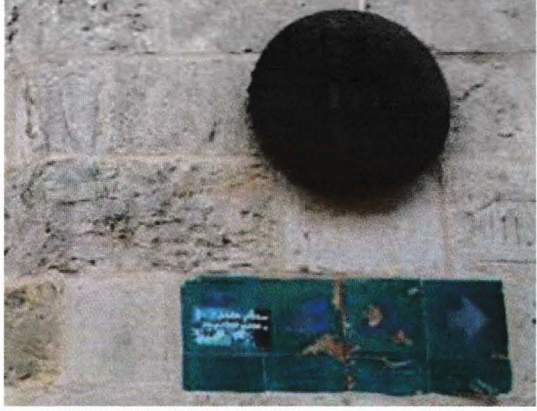
### Via Dolorosa



### Stations of the Cross

- 1 耶穌被判死刑
- 2 耶穌背十字架
- 3 耶穌跌倒在地
- 4 耶穌與母親相遇
- 5 西滿幫助耶穌背十字架
- 6 聖容印在帕上
- 7 耶穌第二次跌倒
- 8 耶穌勸慰痛哭她的婦女們
- 9 耶穌第三次跌倒
- 10 耶穌被剝去長袍
- 11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
- 12 耶穌死在十字架上
- 13 耶穌從十字架上被卸下
- 14 耶穌的屍體葬於墳墓

II



III



V

IV



知身置何處，人間天上？誰能在這樣感人的氣氛中不動真情，承認基督就是救世主？

唯一的憾事就是語言不同，致使某些團體夾雜在群眾中另以自己的語言舉行苦路的禮儀，顯得有點雜亂。其實，我們各人以心禱全體一致地參與，更是顯示了教會的大公性，何況像天主經、聖母經及光榮經都是用拉丁文念的，幾乎是人人皆知的經文，何必要另起爐灶呢？再不然就如同我們中國司鐸團一樣，把我們自己的儀式延後一小時，平平靜靜地以自己的語言公拜苦路。

我們在耶穌走過的苦路上默想這一奧蹟，確實是另有一番感受，更加增了我們對基督苦難之奧蹟的體會，使我們今後對拜苦路的神功更會喜愛和虔誠。

梵二以後有少數的人疏忽了此種祈禱儀式，把它看成是多餘的，因為我們是在基督已經復活了時代裡，應該喜樂，並高高興興地期待我們自身的復活，不必再回到痛苦的悲劇中去。但是，不要忘了，我們還是帶著有死之身在現世走著苦路；而且是耶穌的訓令，要我們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隨著祂（路九23）。如果我們的師傅必須上耶路撒冷去接受苦難和死亡，我們也就不能勝過祂而沒有苦難和死亡。不過，祂卻戰勝了死亡而復活了，也保證了我們死後的復活。

這種逾越的奧蹟是我們基督徒信仰的基石，也就是我們生活在現世應有的基本態度。可是在實際生活中，我們的表現卻與這信仰的實質相差了好大一段距離。這種現象之產生就是把基督的逾越奧蹟分割為兩半：其一是只要復活，不要十字架；其二是只看見苦難，沒有看到復活，或是不相信復活。

當年我在羅馬領受五品之後（現在五品聖秩已取消），立刻給我在大陸上的小修院院長（國籍神父）報告這一喜事，並且在信中提到避靜中神師神父所講的道理，把司鐸生活描繪得如詩如畫。沒想到素來被我敬愛得如師如父的神父卻給我澆了一盆冷水，叫我不太天真，並對那位講道神父有所責言。他在信上寫說：「其實，十字架對於司鐸，比什麼都親切些，讓我們一齊抱住十字架吧！」我接信後，好長一段時期都感到難以消受，我總覺得他的話有點消極，不是鼓勵（當時他已淪陷於共匪的魔掌）。三十年後的今天再拿出他的信來讀（我有保存某些信件的习惯），我不免感到有點愧對我的良師，但我也不能不感謝他的苦心。可惜的是我現在無法告訴他我的悔悟，僅能祈禱上主保佑吾師。

如前面所提到的，梵二以後確實在很多的地方呈現出一片祥和之氣，充滿了喜樂和歡笑，這不能不是一種福音精神的徵兆。但是，我也看到最真實的一面，過去都能忍受的不如意之事，現在卻成了發洩的機會，而且受到鼓勵。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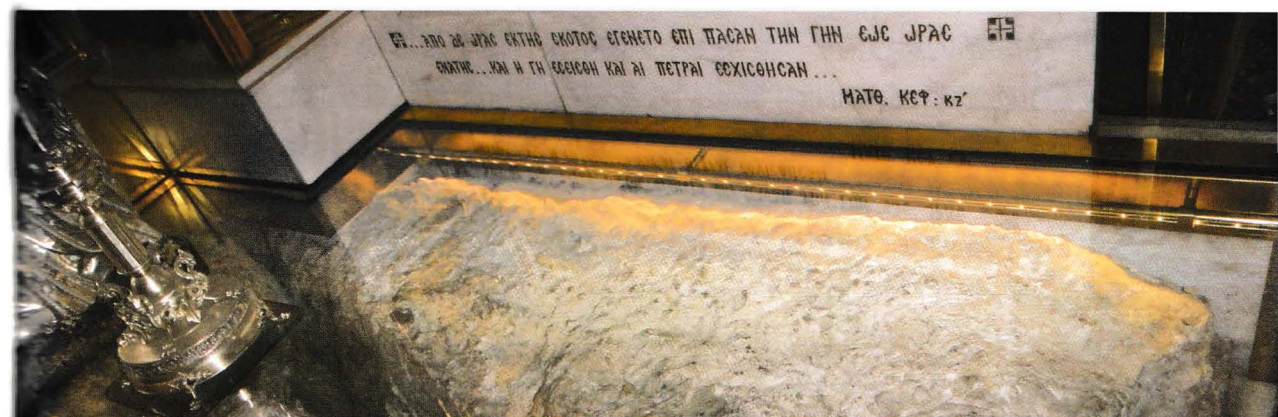




聖墓內的希臘正教燈飾



耶穌聖墓內聖畫



哥耳哥達耶穌被釘處



耶穌聖屍傳油處





並不贊成過去的忍氣吞聲才是對的！無論如何，我們在遇到十字架時，必須反省到這十字的造因是來自何方？基督的十字架是誰架在祂的肩膀上的？難道不是我、你、他嗎？祂又是以如何的態度肩負起我們壓在祂身上的十字架？並且給了我們什麼啟示？

我們的十字架卻往往是彼此互相架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別人是我的十字架，我何嘗又不是別人的十字架？恐怕我是我自己最大的十字架。我們不能任由任何一個人製造出十字架來壓在他人的身上，但是，基督的苦難卻也啟示我們，在復活的奧蹟內——愛是十字架的剋星，而不是抵制、抗議、攻擊。我們必須先死於自己，而後才能復活於基督內成為新人，卻不能毫無代價地坐享復活的喜樂。我們生活於一個比過去更舒適的環境裡，我們已經不敢面對痛苦了，更是不願去接觸它。我們應該反省了：這多年來，在教會內的各種團體中，刻意地製造著一個更為舒適的人性生活，究竟收到怎樣的一個效益呢？我們不必再欺騙自己了。我們不能開倒車，但是在宣講復活時也不要忘了先應交代清楚，其途徑是透過十字架的苦路。

基督的苦難與死亡並非失敗，更不是懦弱；而是祂的人性光輝，得勝了人類的罪惡。按照聖若望的道理：耶穌受苦的「時辰」，是祂受顯揚的時候（若十二32），「父啊！現在，在祢面前光榮我罷！賜給我在世界未有以前，我在祢前所有的光榮罷！」（若十七5）我們也唯有死於自己，才能反映出基督的復活光榮來：真的是被改造了，我們重生了。

當然，只看到十字架的痛苦，而看不見復活之光榮，更是痛苦。沒有希望，信德是不會成長的，更不會開花結果。我們不能只以賠償論的眼光去看耶穌的苦難，因為在救援奧蹟內所領悟到的天主的仁慈，是無法以天主的公義去衡量的。在前文中曾提到基督的苦難是祂在自己的人性上對天主所表現出來的忠實；在本文內又強調了基督的苦難是祂人性的光輝。但是，這一切都在祂的復活內才獲得證實。我們不能只宣講基督的苦難與死亡，而忘了宣揚祂的復活。否則基督亦如我們一樣死去而沒有復活，祂也救贖不了我們。同樣的，即使祂復活起來，若不能保證我們死後的復活，祂的救贖工程也落了空。聖保祿是那麼肯定地向人宣講說：「假如死人復活是沒有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假如基督沒有復活，那麼，我們的宣講便是空的，你們的信仰也是空的。」（格前十五13-14）這是他的信仰真諦，才能向我們傳播他的信德。



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時代比聖保祿的時代還要糟，這就是為什麼現代人是那麼輕易地自殺，毀掉了他們寶貴的生命。還有一些人不敢或是不肯就如此地消失，於是便盡情地以享樂來麻痺自己，甚至不擇手段，甘冒生命的危險，其實也是另一種自殺。

我們信仰基督的人，必須追隨基督走苦路。但不是藐視生命，而是藉著犧牲自我，去發揚生命的光輝，故此要付出代價。其真實的目的，無非是為改善世界，彰顯出我們人性的真善美聖。但是，這一切都基於我們未來復活的遠景。

這兩種對基督逾越奧蹟的偏見，可說是暴露了共同的禍根：對基督的苦難與死亡不了解，致使我們在自己的現實生活中，拒絕跟隨基督走苦路。

教會制定了拜苦路的神功，為我們基督徒製造了默想基督苦難奧蹟的機會，無非是堅定我們的信仰，緊跟著救主背著各人自己的十字架，邁向復活的光榮。我深感慶幸梵二更是發揮了逾越奧蹟的富饒，促使拜苦路的神功獲得更大的革新，在結束苦路的儀式時增添了第十五處：耶穌基督的復活。我也很高興看到我國的出版界，發行了許多不同的拜苦路之經書，都沒有忘記加上復活的奧蹟。尤其令人興奮的，乃是這些革新的經書，更是著重啟示的來源，取材於聖經，並且注意到對實際生活的反省。當然傳統的經文也是依據聖經的苦難史而編成的，只是祈禱的經文太偏重感情的發洩，而且只以耶穌的死亡作結，對實際生活的啟發性顯得有點貧乏。

最後，我更希望拜苦路的儀式能從耶穌山園祈禱開始，因為在這奧蹟中，讓我們更能認清基督的苦難，以及祂在接受苦難時的人性自由；何況祂是在山園中被捕的，從此開始了苦路。現行的苦路程序還有另一疑竇，就是加進了一些聖經中沒有的情節，卻忽略了苦難史中更有意義的事件：除了山園中被捕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值得一提的痛苦；尤其是耶穌在十字架上最後的遺言。當然，我並不否認那些另外添加的情節之真實性，雖然沒有明文的記載，卻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近情合理之事，說不定是教會的古老傳承。教會之所以這麼編排，不是沒有道理的。但是，在取捨之間，還是值得斟酌的。總之，我認為拜苦路不只是一種熱心的敬禮，尤其是一種禮儀，務必使其更能禮儀化，採用更多的聖言的部分，減少人們對拜苦路產生是否為禮儀之爭辯和疑難。這僅是我個人的粗淺之見。



還有拜苦路的儀式也是值得一談的，但不是要改革現有的型態，而是就我所經歷過的幾個例子，發表我個人的感想。既然是走苦路，我想應有路可走，而不是停留在自己的位置完全不走動。當然，現行的儀式幾乎都在聖堂內，要大家走動談何容易。但是，今天有不少拜苦路是在聖堂外舉行的：教宗每年在耶穌受難節移尊到羅馬鬥獸場，領導成千上萬的信友拜苦路就是最好的例子。台南教區於一九六八年信德年期間，曾發動全教區上千的教友在市立中山公園拜苦路，也是破天荒的壯舉。還有不少類似的模式，我僅提出這兩個來，說明這樣拜苦路沒有什麼相反傳統的不對之處，因為一個是由普世教會的領袖所主持，另一個則是由教區主教所領導。不過這種模式也得看情形而定。

今天也有不少的地方在自己可能的範圍內，在聖堂外面設置苦路處，就如彰化靜山耶穌會退省院，隨著山勢豎立了苦路巷供人拜苦路，應是最佳設計了，這也是值得推廣的。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值得介紹的，就是在嘉義教區的中華聖母會修女總院，她們先蓋了修院，然後過了多年在院內的空地上蓋了一座聖堂，是一個現代化的建築，採取了帳棚的式樣，立刻叫人想起了帳棚在聖經上是天主與人相遇的最原始記號，叫人同天主相晤時有著一種親切感。但是，最妙的還是苦路像的安置。她們為了把會院同聖堂連結起來，加蓋了一條走廊，在走廊上安放了苦路像。走廊的盡頭便是第十二處，在略微凹進去的地方安置了一尊比人還要高大的苦像，長年點著一盞照明燈，擺著鮮花。然後走廊就轉彎與聖堂的側門相接，拜完了第十三處和第十四處，便進入聖堂。堂內的後壁上用彩色磁磚鑲嵌的耶穌復活像，四周有著不同色彩和不同大小的圓圈，大概就是末世的圓滿的象徵。牆壁上端的堂頂比整個聖堂的堂頂要高出一點，嵌著玻璃，因為跪在自己位子上，面對後壁上的復活像，立刻感到復活的光榮之主的臨在，好似呈現在每一個人的眼前，光耀奪目。再轉過身來，在聖堂的正門上端，是用彩色玻璃鑲嵌成的聖神之光芒。啊！好美麗的設計，將整個救恩的奧蹟表露無遺。

當我第一次接觸到這樣美妙的設計，我就立刻向修女們致賀並解釋我的觀感：修院是生活的處所，有甘也有苦，通過走廊的苦路處，正是把生活帶進了十字架的奧蹟。但是，面對高懸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穌，獲得了信德的光照，修會的生活無非是參與基督的救贖，燃燒自己，照亮別人。這並不是沒有意義的犧牲，因為通過十字架的苦路是人生的轉捩點，有如峰迴路轉。恰好到了第十二處，走廊的通道轉彎導向聖堂，立刻找到了復活的基督，這不正是心靈的柳暗花明之境嗎？然後起身走出聖堂



時，在聖神之光芒的照射之下，帶著滿懷熱火再進人生。

我們的獻身生活為某些現代人看來好似愚蠢蟲，但在逾越奧蹟的啟迪之下，我們已經提前了未來的復活。這是非常美妙的道理，卻要在信德的領悟下，常常加以反省、檢討和革新，畢竟我們還在現世的崎嶇旅途中向圓滿的末世邁進，應時時抬高我們的視野，向著前面的美麗遠景注目。雖然到處可以感受到天主的臨在，但在我們還帶著有形的肉軀生活時，我們依舊是與天主遠離的（格後五6），尚須一些鮮明的標記激發我們的信德。就如天主派遣聖子成人，使我們在具有血肉之身的基督人性上看到天主。現在卻需要藉著教會的聖事特色，使我們同時代的人能看到基督，修會生活便是教會的聖事性途徑之一。那麼，這種聖事性之生活本身，要強化自己的標記性，某些感受性的形象是不可或缺的。我們不要再唱高調了，聖堂還是我們基督徒的生活中心，尤其是為獻身生活更是如此，因為聖堂內供奉著耶穌基督的聖體，是我們與祂相晤的聖事，豈能一天到晚不邁進聖堂一步而能度好祈禱生活？但聖堂必須設計得感人，苦路像的安置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為到達復活的基督之途，十字架的苦路是必經之道。

報導在耶京尋覓耶穌曾經走過的苦路，卻把我的思路引到一些瑣碎的感想中，確實有點對不起讀者。不過，我可以坦率地報告各位：有關耶穌背負十字架走向加爾瓦略山的途中，今天在聖地沒有留下什麼值得特書的地方，但是在參與公拜苦路，或是自己一人在這一條苦路上漫步，能感受到某種情感上的浪潮，與平日不同。好似置身在當年耶穌受辱的悲劇行列中，自己也扮演了一個角色：好人、惡人、或者麻木不仁？的確，連我自己都不敢肯定；但我卻不得不承認說——我是罪人，「這人真是天主子！」（瑪廿七54）從來沒有對耶穌的苦難如此親切過，所以才激起了許多的感觸，於是就這樣隨筆記了下來。深望讀者原諒！



聖墓大殿內聖體小堂舉行的聖體降福



聖墓大殿內聖體小堂



# 25 一看見就相信了



聖墓內的空間很小

第四部福音的作者若望同伯多祿經瑪利亞瑪達肋納的傳報，說是「有人從墳墓中把主搬走了，我們不知道他們把他放在那裡去了。」（若廿2）二位宗徒立刻向耶穌的墳墓跑去。相信什麼？當然是相信耶穌復活了。為什麼呢？因為耶穌必須從死者中復活，祂早已向宗徒們預言過。

今天我們去到聖地，人人都是那麼渴望著能快一點進到聖墓內。可惜聖墓的面積太小，只能容納三至五人，所以必須排隊輪流進去，還不能停留得太久。當我第一次進入聖墓，我幾乎停止了呼吸，有如進入了死亡的境界。但是，我卻又非常堅定，相信祂已經復活了，祂的身體已不在這兒。我還是跪下來朝拜祂，因為祂曾經在這兒躺下過。

我不太了解，為何這一巍峨的聖殿不叫「復活大堂」，而被稱為「聖墓大殿」。是否因為復活的主畢竟是光榮地升了天，坐在天主的右邊了，而這兒所存留的只是祂的空墓？好在聖墓大殿中，為保存著耶穌的墓地所蓋的小堂冠名曰「復活」。

耶穌真的復活了嗎？我並不疑惑。可是每一世紀中，都有人對耶穌的復活抱著懷疑，甚至予以否認而不相信。的確，誰也沒有在耶穌復活的那一剎那間看見祂，否則也會被嚇得死去。這種驚心動魄的光輝事件，豈是我們有血肉之人所能承受的！雖是如此，當時的人卻沒有對耶穌的復活疑惑過。

反對祂的人只不過編造了美麗的謊言，囑咐看守墳墓的士兵說：「你們就說：我們睡覺的時候，祂的門徒夜間來了，把他偷去了。」（瑪廿八13）聖奧斯定非常刻薄地反駁：「他們既然睡著了，又怎能斷定是耶穌的門徒把祂搬走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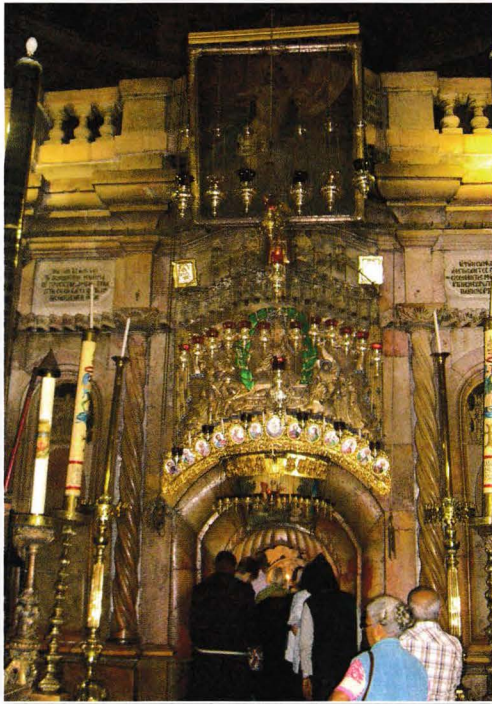
本來宗徒們也並不完全了解復活究竟是什麼（谷九10），所以耶穌在生時雖曾三次預言過祂要在死後第三天復活，但是他們在耶穌死後卻怕得要死，根本沒有想到祂要復活之事，於是大家藏身在晚餐廳中，把門窗都關了起來。有的弟子還離開了耶路撒冷，失望而逃返家鄉。因而耶穌顯現給宗徒們時，其中有人疑神疑鬼；更妙的是一個像多默那樣的人，非要用自己的手觸摸了耶穌的傷孔之後才肯相信。可是，這些人都成了耶穌復活的見證人，因為耶穌顯現給他們了。

至於耶穌當時的一些老百姓，他們曾與在生的耶穌有過接觸，也知道祂已死了，說不定還參與了謀害耶穌的勾當。但是，當他們聽見宗徒們首次向他們宣講這一驚人的消息：「你們藉著不法者的手，釘祂在十字架上，殺死了祂；天主卻解除了祂死亡的苦痛，使祂復活了…。」（宗二23-36）聽眾不但沒有起鬨，認為他們是一些騙子，反而立刻採取了行動：「諸位仁人弟兄！我們該做什麼？」（宗二37）「你們悔改罷！」（宗二38）於是立刻有千人接受了宗徒們的宣講，領了洗，成了基督的信徒。

最令人稱奇的是法利塞人的高足保祿，居心要謀殺基督徒，卻在大馬士革的路上被復活的基督所征服，成了宣講基督之復活最賣力的宗徒。

這一切都是杜撰的神話嗎？沒有客觀的事實存在，我們豈能相信那一群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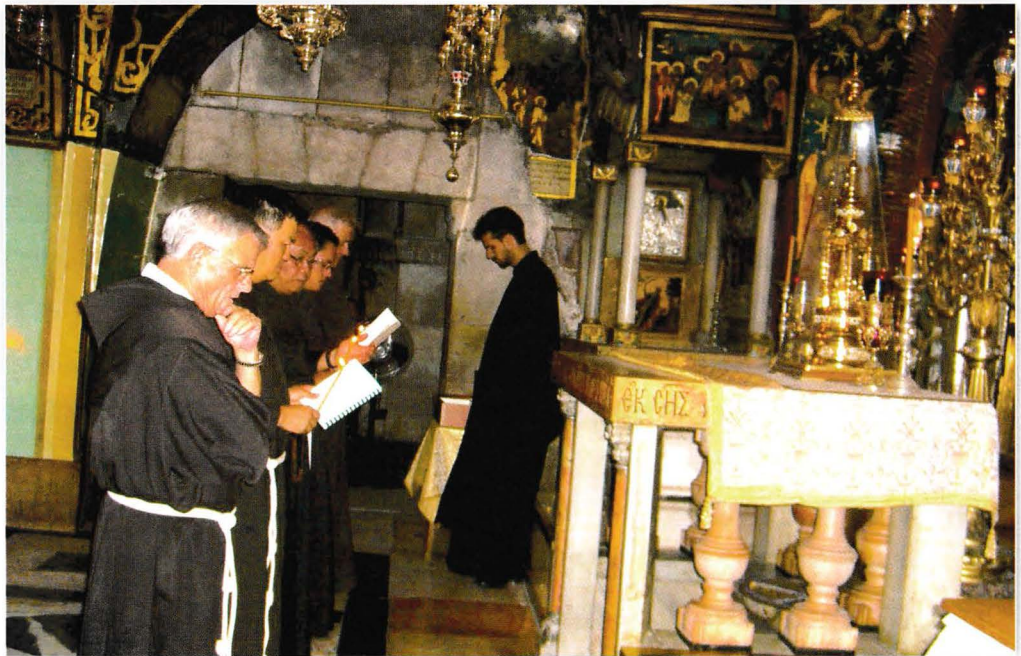




在聖墓大殿內的聖墓小聖所

漁的人，對耶穌的話又是那麼遲鈍，而且根本不知道復活的真相，能夠捏造出這樣完美的故事嗎？我們不要忘記猶太人對自己的宗教信仰是那麼自負，不是如此容易改變自己的信仰的。

當然，這不是我為證明基督之復活的唯一理由，但是我也沒有意思在此做神學的論辯。僅願意藉這一事實，說明教會從宗徒時期便是如此地傳遞著他們對復活之基督的見證和體驗，信仰基督的人都接受了他們的見證，由點到面，教會便是基於這一信仰，兩千年來從未間斷過，把基督傳遍到世界的每一角落。而且不只是口



苦路第十二處





講，尤其是透過追憶基督之復活的禮儀，基督徒的愛德生活整個信仰基督的團體都在為這奧蹟作證。更有不少古今中外的基督徒還為這一信仰而捐軀，這是一種不可能僅以人性的實驗去推理的神秘事實。我不相信一種神話能有這麼大的魔力，更不可思議的就是，信仰這一奧蹟的基督徒，包括了全世界的各階層人物，兩千年來能如此地受騙。

說明了這些之後，我們再來看看聖墓大殿的建築，也可以為我們的共同信仰做某種證明。聖墓大殿與白冷的誕生大殿有著許多共同的特色：這



聖墓大殿入口@耶路撒冷



聖誕大殿@白冷



兩個聖地是基督奧蹟的起點和終結。在羅馬人佔領了巴力斯坦之後，看見基督徒那麼熱忱地敬愛著這兩個地方，於是他們便將此二地填平，並建蓋了羅馬神的廟宇，杜絕基督徒來此朝聖。經過三百多年的迫害，當君士坦丁稱帝之後，也皈依於基督，於是他便剷除了白冷誕生地和哥耳哥達兩地的羅馬神廟，因而發現了與耶穌誕生和被埋葬有關的遺跡，便在此二處建蓋了宏偉的聖堂。我曾不間斷地報導過聖地亦是戰地——無論是政治或宗教的戰爭，干擾著耶穌的家鄉，幾乎無日停過。除了這兩座大殿依舊保存之外，其他的聖所都被摧毀過。幾經改頭換面，沒有被遺棄為廢墟的地方，也大多是二十世紀的建築物。但是，誕生與聖墓兩個古老的聖殿，並不是完全倖免於戰爭的蹂躪，只是這兩座大殿卻未遭到毀滅的命運，尚能保存著原址上的大部分原形，這真是令人難以理解的事，好似是上主冥冥中在為這兩個基督的奧蹟作證。

當然，這兩座大殿也曾經有過數次的改造或增建，特別是聖墓大殿，因而形成了今天在結構上的複雜，令人有如進到了迷宮似的感覺。一方面是考古學家不斷地在此「尋寶」，即尋找出耶穌時代的一切遺跡，然後加蓋了許多小堂，於是大殿的面積也就是慢慢擴大。另一方面由於天主教人按照自己的宗教藝術所設計的式樣，都被後來的東正教人士加以改造。還有此龐大的建築在天災人禍中遭到毀損，需要不斷地加以整修。往往為了各宗教派別的意見紛歧，難以達成在經濟或方法上的協調，更是致使大殿漸趨損毀，就如我第一次去聖地時，此大殿的正門已經多年架著非常高的鷹架，為的是支持大殿的不倒。但是各宗教卻又在整修上不能協調，將工程一再拖延而不能動工。好在十五年後，那座高大的鷹架已經撤除，正門顯出新的面貌。只是為美化大殿的內部，到處看到鐵架，常年在整修著。

無論如何，此大殿的不幸命運是如此的坎坷，可是哥耳哥達和聖墓兩個小聖所，形成大殿內最神聖的處所，卻從來沒有變更過位置。從君士坦丁建蓋此聖所以來，這兩個被包圍在大殿內深具歷史性的小聖所，除了更美化之外，始終保持著原來的型態，這也是令人非常稱奇的。

我不想以一個外行人的觀點來批評此聖所的行政問題，我卻要從此聖所的歷史滄桑來看信仰基督的人，不管是屬於那一個宗教派別，都對這聖殿表達了他們對基督之復活的信仰。除了不遠千里而到聖地來朝聖者外，特別是對聖墓大殿的熱愛和虔誠，還大方地解囊捐獻；即使不能到聖地來，也有不少的基督





徒在自己的國家內為支持聖地的事業而奉獻。我所看到的不只是聖墓大殿今日的面貌，尤其是她一千多年來的存在事實，正是在向我們每一個時代的人宣布著教會團體對復活共同信仰，這也是教會傳承的途徑之一，即對基督的復活之信仰憑證。

我希望我們的某些神學家能注意到這種信仰的徵兆，這將有助於我們對不信者的傳播福音之使命。的確，事隔將近兩千年的歲月，我們對於耶穌復活後的歷史事件，是不能如同我們今天看人類登陸月球那樣清楚，有電視、電台、報章等媒介體向全世界的每一個人報導這一驚人的事件，而且還可將這一記錄流傳萬世。但是，不能就此而懷疑，甚至否認耶穌復活的歷史事件。雖然福音的報導有某些編輯上的不同觀點，這正是顯示了復活的事件畢竟是超越了人性現象的神秘體驗，復活的基督在顯現給宗徒們或其他人之時，曾經授給他們傳播得救之福音的使命，致使福音的作者們在描述上有了某些情節的不同。倘若我們把事件和信仰分割開來，對事件不必去肯定，只要相信一奧蹟的內涵就夠了，我不知這些偉大的神學家是否能達到這種信仰的微妙境界？但為絕大多數的信友是難以分辨的。天主卻為了人的緣故，使祂為人所不能領悟的奧蹟，藉著聖言成為血肉而揭示出來。我們卻摒棄了天主巧妙措施，忽視基督這位成人的聖言所作的啟示，而用自己的聰明編造一種沒有歷史事件作基礎的信仰。是否這樣更能滌淨信仰呢？更能使不信仰基督的人皈依於祂呢？

當我說：「我信耶穌基督復活了。」這一信仰的內容應包括著我真信耶穌基督受生於童貞瑪利亞，祂曾向我們宣講了天國的奧秘，為救眾人被謀害而死在十字架上，最後祂於死後第三天從墳墓中復活起來，完成了救贖人類的工程。基督的復活是我們信仰祂的基督徒賴以得救的基石。我們的傳教使命不是別的，亦如宗徒們的初傳一樣，向人傳報從死者中復活的喜訊。我看見了聖墓，就該如同聖若望一樣，相信祂已經復活了。

今天的聖墓大殿，位於耶京的北面，看起來的確雜亂無章，但是君士坦丁的建築結構上，曾是一個非常整齊的長形聖堂。以聖墓為中心，在一個很高大的圓拱頂之下，另建了一個小聖所，其中包括了聖墓的原來兩個山洞：前洞稱為天使小堂；然後便是埋葬耶穌聖屍的小洞，入口甚矮，必須彎下身才能進入，而且裡面的空間只能容納三、五人。這是屬於東正教的地方，天主教的神父只能在上午八點鐘以前行祭。據說當年此地乃是一個小山丘，在建蓋此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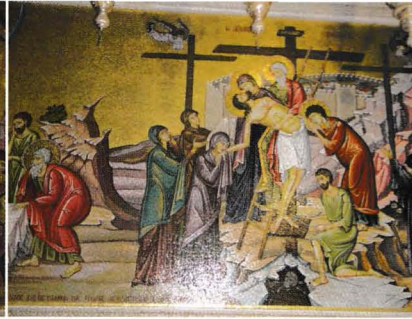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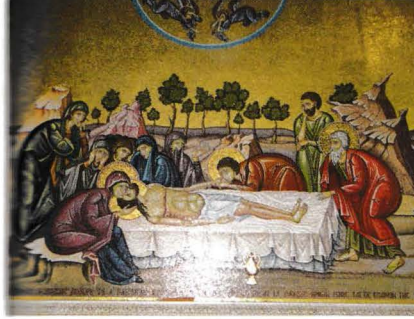
所時便將四周的岩石砌去。十幾支大石柱以圓形圍繞著這聖所，也正好是頂著拱頂，至今仍保存了初建時的原始型態，只是更為藝術化了。至於哥耳哥達卻高於聖墓，在聖墓出口處略微偏右的一、二十公尺之處，左右有兩個非常陡峭的石階作引道可拾級而上，上面可說是又自成一小聖所，無論是堂頂、壁畫或是地板，都是用彩色細石鑲嵌而成，這兒是苦路的第十至第十三處。共有三座祭台，當然以豎立十字架之處最為朝聖客所崇敬。只可惜東正教的弟兄把這兒當成搖錢樹，每一位信友走進這祭台時，就遞給每人一支小蠟燭，其用意無非是向人要錢。另外的兩座祭台：一為耶穌被釘十字架，另一個乃是聖母聖心被刺透。在這三座祭台中，只有聖母的祭台屬於天主教，可供主教和神父舉行彌撒。但是共祭的神父不能越過祭台的範圍，而祭台又是三座中最小的一個，所以事實上最多可容納兩位神父共祭。這兒的面積比較聖墓略微寬大一點，大約可容納上百人站立。

這兩座聖所在歷年的許多次重建、整修、改造中都沒有變更過，保持了君士坦丁初建時的原樣，有助於教會以及許多考古學家深信這兒就是耶穌被釘和被埋葬的原址；只是公元後四十年重建耶京城牆時，把這塊原來是在耶京城外的刑場之地圍進了城牆之內。按著猶太人的法律，不准在聖城內埋葬死人，所以這兒不只是刑場，也是埋葬死人的墳地，因而耶穌的一位弟子阿黎瑪特雅的若瑟為自己也在這附近鑿有一個墓穴，耶穌死後便埋葬在他的墳墓內（瑪廿七57-59）。哥耳哥達之意便是「髑髏」，拉丁文則曰「加爾瓦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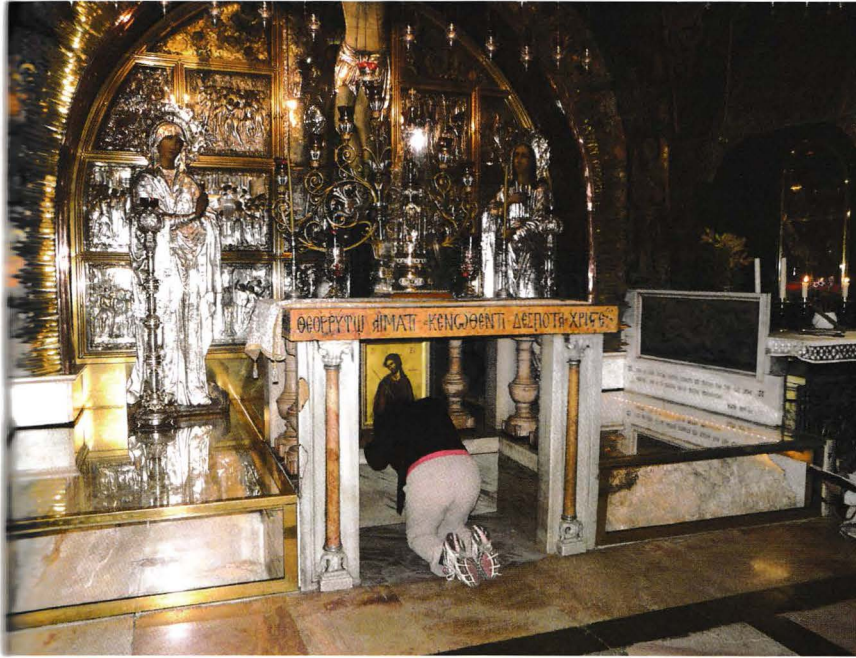
除了這兩個聖所，在聖墓大殿內，還有一個小聖堂值得一提，那就是君士坦丁的母親聖海倫尋獲十字架的地方，原來是一口枯井，離哥耳哥達不遠。大約是第四世紀時在這兒找到了三個十字架，聖海倫藉著一個奇蹟才辨認出耶穌被釘的那座十字架來。今日的教會革新了許多慶節之後，尚保存了九月十四日為紀念這一事件的瞻禮。

還有許許多多的其他紀念性的小堂和物件，因而才使聖墓大殿變成了今天在結構上的複雜型態。我平常不太專心去研究所看到的一切事物，僅就記憶力所能及的記下來，所以不可能把這樣富麗堂皇的一座大殿內的所有事物都報導出來，尚望讀者原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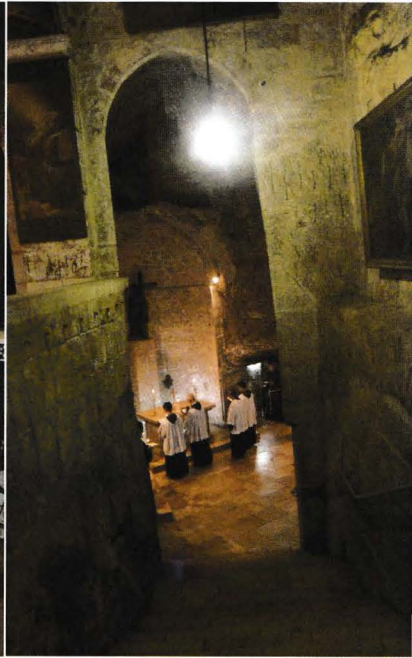
最後還得記下一筆的，就是聖墓大殿的管理權，分屬於六、七個信仰基督的



聖墓大殿內壁畫



哥耳哥達耶穌被釘十字架處



聖海倫尋獲十字架紀念聖堂@聖墓大殿



聖墓內的祭台聖像



聖墓小聖所入口



埋葬耶穌聖屍的小洞·入口甚矮





宗教派系，以東正教的管轄權最大，天主教的方濟會會士僅擁有很小的一部份。但是朝聖的信友則以信仰天主教者佔絕大多數，其中不少的是天主教的主教和神父們，他們都希望能在這兒舉行彌撒，天主教所能提供的祭台卻又非常之少，於是為了安排行祭的時間而煞費苦心。好在如今可以共祭了，可是，免不了還是會與其他宗教的弟兄引起爭執或是與天主教的自己人發生不愉快之事。因為各宗教之間的協定特別多，一不小心便是越規之舉。吃虧的多半是天主教這一方面，由於要滿足那麼多的天主教人士之要求，的確困難，而這些朝聖客又未必知道這其中的微妙關係。另外，在天主教的不成文的規定中，一位神父雖然預定了行祭的時間，但是無論何時遇到一位主教來的時候，就得讓位給主教，這固然是教會對聖統的尊敬，卻為組織當局帶來許多煩惱。

另外是各宗教的禮儀常會同時並進，幾乎每天如此，於是給外人的印象是在打擂臺，各宗教在比賽著自己的嗓門。其原因之一是天主教的禮儀時間受到其他宗教的限制，只能在規定的時間內舉行。可是各國的朝聖團又多，不得不在有限的時間內輪流舉行，也不能不讓朝聖團唱歌祈禱。倒是東正教這一方面可以讓步的，他們卻一點也不肯遷就，反而在我們的有限時間內，還規定了固定的某一時間不准我們高聲祈禱唱歌，我們中國司鐸進修團便是如此地被犧牲過一次：是在雙十節那天，我們預定好了要在聖墓中為國家舉行共祭祈禱，並準備唱中文彌撒，結果到時受到干涉，因為是違反了規章，只得默默地共祭了事。有些不知趣的天主教人是還責備自己的人對其他宗教的弟兄不友善，豈不知後者仗著他們在聖墓大殿裡所擁有大權欺壓著天主教？倘若我們再讓步，最好是退出聖墓大殿，那正是其他宗教求之不得的，希望我們天主教早日離去，好讓他們能獨佔此大殿。

耶穌早在祂母親的懷抱中就被老先知西默盎預言為「反對的記號」（路二34），後來果真被人謀害而死；但是萬萬沒想到就在曾經埋葬過耶穌的墓地，都是自稱為基督徒的人卻還會演出爭權奪利的悲劇，我們不也是成了基督的反對記號嗎？

還有一個鮮為人知曉的地方，那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北面，有一個名叫「墓地花園」的地方，據說是一八八三年才被人發現的古蹟。其間有一個鑿在岩石中的洞穴，當時立刻被基督教人喧嚷為耶穌的真正墓地，其勢態好似將要很快地打倒聖墓大殿的傳統。曾幾何時，此地復歸沈寂，基督教的人便把此地



美化為一個花園，除了基督教人來此憑弔之外，也有不少向我們這樣好奇的天主教信徒前往參觀。但是，多半的基督教人還是免不了要到聖墓大殿去朝拜一番，因為這後者畢竟是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流傳著一種傳統的信仰，是任何信仰基督者所神往之地，少有人能存心拒絕它的真實性。

我不敢妄斷這是基督教的弟兄別有用心，因為他們在聖墓大殿插不進腳，於是便另起爐灶。何況聖墓大殿的真實性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考古學家的努力是不會停止的。不過，按照一般情理來論，這樣的一個具有兩千年歷史的古蹟問題，在已經尋獲了的許多跡象來看，聖墓大殿的真實性當然更為可靠；而那於十九世紀之後才發現的地方，又沒有其他的痕跡可循，其真實性的確是太微薄了。

倒是基督教人的用心可佩，將那新發現的墓穴保存其本來的面目，未加任何修飾，更能讓今人認識古代猶太人的墓穴之真相；而聖墓大殿的小聖所，為了建築上的需要，將耶穌的墓穴改造之後，又刻意加以裝飾，令人看去缺乏一種真實感。

總之，即使這二者都不是耶穌的真正墓地，將來還可能有奇蹟出現，找到曾經埋葬過耶穌的確實地點，也不會影響我的信德。因為我確信耶穌就是在這一地區被釘和被埋葬，然後復活了，由於許多人看見過復活的基督。

我來了，我看見了，我也相信了！



其它教派的聖所，  
在聖墓大殿內



高大的圓拱頂下，聖墓聖所側照



# 26 你們為什麼站著望天呢？



耶穌升天留下的腳印@耶穌升天堂

耶穌從死者中復活起來，再不是屬於這個塵世的人了，所以我們在宣信中，都相信祂已經升了天，坐在天主的右邊。今天在橄欖山上，有一個古蹟，可惜不是一座聖堂，而是一個回教寺。裡面保存著一塊大石板，上面留著一雙腳印，據說就是耶穌升天時所站立的地方，等祂騰空上升後，便留下了祂的腳跡。

有人問我：這就是耶穌升天的地方嗎？那腳印真是耶穌升天時所留下的痕跡嗎？乍聽之下，我會立刻在下意識的反應中，毫無疑惑地做肯定的答覆。所以我們來到耶穌升天的地方，人人都是那麼自然地，卻是很虔誠地跪下祈禱，並且口親耶穌的腳印。

當然，從信仰的反省中，我們可以說耶穌升天的宣信，並不是基於那一塊





印有耶穌腳步的石版，也不必一定要相信耶穌確實是在橄欖山上升天的。信仰是基於啟示的根據，往往蘊涵著很深的奧蹟性。為此，我很喜歡若望的報導，因為在他的神秘體驗中，耶穌的十字架、復活與升天，都是屬於天父舉揚基督的奧蹟，也就是基督的人性之光榮。這正是若望在聖神的光照之下，給我們揭示的耶穌升天的信仰真諦。

若望雖然對耶穌升天的事件沒有留下片言隻字，卻不能因此就懷疑耶穌升天的宣信。首先，若望很明顯地報導過耶穌將要離開此世而回到父那兒去，並且還要從那兒再來（若十四2-4，十六16-28）。另外，他也把復活與升天分開為巴斯卦奧蹟的兩個層次，那就是復活的基督向瑪利亞瑪達肋納所講的話：「妳別拉住我不放，因為我還沒有升到父那裡；妳到我的弟兄那裡去，告訴他們：我升到我的父和你們的父那裡去，升到我父和你們的天主那裡去。」（若廿17）當然，這種報導沒有說耶穌究竟在何時、何地以及怎樣升天的，因為一位神秘家不太注重外在的景象。在他傳授著一種奧蹟時，他所要求的是聽者的信仰答覆，否則就不是信仰了。所以我們應接納若望的道理：「我們在父那裡有正義的耶穌基督做護衛者。」（若壹二1）納匝肋人耶穌今天確實已經升了天，我們為何還要依依不捨地待在地上，站立著不動地抬頭癡望著天空呢？

至於其他的福音作者雖然報導了耶穌升天的事件，卻也有著許多令人難以適從的跡象。比如馬爾谷和瑪竇所記載的就與路加的報導有別：前者告訴我們耶穌是在加里肋亞的一座山上升天的，但是還得從上下文去理解，而且沒有交代時間和光景；路加則是比較描寫得清楚一點的著作，報導了時間、地點和光景。可是我們還得把他的福音和宗徒大事錄兩部大作揉合在一起，才能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記載，也就是我們一般人常講述的耶穌升天的情形：耶穌於復活後四十天，在橄欖山上，當著宗徒的面前騰空上升，有一塊雲彩把耶穌接了去。不過路加所報導的地方是猶太省橄欖山，而不是加里肋亞省的某一山頂，二者的距離相差兩百餘公里，真可說是有著天壤之別。

照這樣說來，我們今天去到橄欖山朝拜耶穌升天的地方，不是受了騙嗎？我想，這也未必！畢竟耶穌究竟是在加里肋亞或是橄欖山升天的，我們還不能得到最確實的證明，甚至耶穌升天根本不是如同福音的作者所報導的那樣。但是，為我們尚生活在塵世中的人，教會傳統，根據一位福音作者的報導，從很



早便在橄欖山上蓋了聖堂為紀念耶穌升天的事件，未嘗不是一種信仰的表達，而且還具有一種教育的意義。無論如何，耶穌升天是基督奧蹟的一環。我們相信耶穌從死者中復活了，祂必然也升了天。因為帶著奴僕的形態而降生成人的耶穌，祂真的是死了，而且也千真萬確地復活起來了。這不但證實了祂真是天主子，也更是說明了祂的真實人性，卻是天主性與人性在祂內有著完美的結合。那麼，倘若耶穌在生時是帶著受苦的僕人形態，所以祂被人殺害了，承擔了人類罪惡的後果——死亡；祂現在從死亡中復活起來，正是那受過死亡之羞辱的人性獲得勝利的光榮，也就是祂的天主性在自己的人性上顯耀，當然祂不會再死了，否則怎麼能說祂得勝了死亡呢？又怎麼能看得出來祂拯救人類的豐功偉業之完成呢？

祂的人性既是在這樣的光榮境界裡，就不必再生活於人世間了，祂也不可能再屬於塵世間的境界了。這正是祂的人性之提昇，也可說是祂的人性歸屬於天主性的境界，這就是我們信仰所要接納的升天之奧蹟。無疑地，在復活的奧蹟內，我們看見了耶穌基督前後的兩種不同的形態：復活以前是「下降」，復活之後是「上升」。就如聖保祿所說：「說祂上升，豈不是說祂曾下降到地下嗎？那下降的，正是上升超乎諸天之上，以充滿萬有的那一位。」（弗四9-10）我們在宣信中說：「我信其升天，坐於全能者天主聖父之右。」正是那曾經為人而降凡的耶穌，重回到祂的天主性的尊榮上，成為人類的「主」。祂的下降，是為救人。在祂完成了救人的使命之後，祂就不必再留在人間了。而是要在天主父的右邊，同父一起施予世人救恩，所以能派遣聖神來，藉著愛之神，聖化整個人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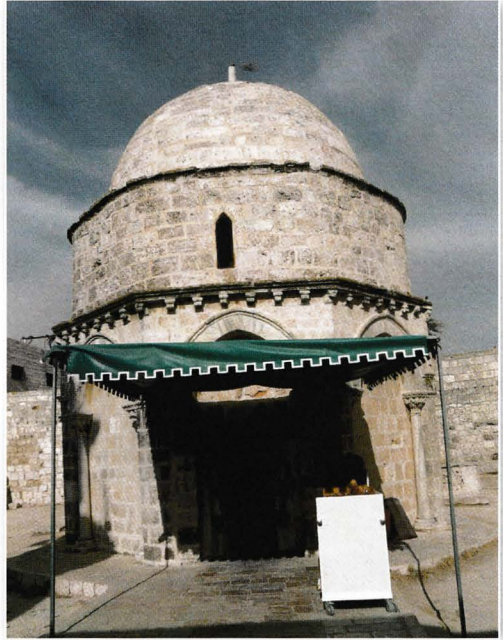
這種升天的奧蹟，是否有人看見其光景實在不太重要。但為我們更深一層地去理解這一奧蹟，福音的作者卻用了一種圖像來描述耶穌基督結束人間的生活。這並不是神話，因為基督確實是升了天，不在人間了。祂既然下降過，也就是在人間的一塊真實的土地上生活過，當然也是從這一塊土地上而上升，我們怎能否認這不是真實的事呢？何況我們的信仰內容並不是指祂何時、何地以及如何升天，而是祂已經不在這塊土地了。

倒是福音的作者雖然有著不同的記載法，卻對升天的奧蹟作了很明確的報導，包括若望在內，那就是：基督把祂的一切權力交給了宗徒們，要他們把祂的



福音傳遍普世，開創一個新的紀元，即教會的時代，也就是救恩的時代——凡信祂的人，都能藉著洗禮而得救。為此路加才描述說：「加里肋亞人！你們為什麼站著望天呢！」（宗一11）換句話說：「你們還呆在這兒作什麼？還不快點去向人傳福音！」

確實是如此，耶穌的升天奧蹟，不只是祂人性的圓滿奧蹟，而且在救恩的意義之下，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奧蹟。我們的人性不再是無藥可救的了，因為祂的人生圓滿已經治癒了我們的人性，我們都被保證能夠得救。我們都能藉著祂的救恩而度一個聖善



耶穌升天堂

的生活，向人類作證。尤其是我們未來的復活，解除人性死亡的桎梏，在祂再來時，帶領著我們進入光榮的境界。我們的得救，包括了「靈」和「肉」的光榮圓滿，進入永生。那麼，我們的得救，不能偏向於任何一面；更不能由於人性的得救已獲得了保證，而忽略了救恩是來自神的恩賜；或是只講求現世的、暫時性的得救，就不追求永生了。

為此，我不覺得在橄欖山上紀念耶穌升天的地方有什麼值得懷疑，雖然依照聖經的記載不能確定耶穌升天的地方。因為耶穌升了天，無論是在什麼地方紀念這一事件都是一樣。但是，特別依據路加的記載，我們會覺得在橄欖山上更為親切，也就更能激發我們對升天奧蹟的信仰：一方面我們相信耶穌基督已經在祂的人性上受到舉揚；另一方面也是我們從此獲得了自己的人性之圓滿的保證，我們也要去向他人宣揚這一救恩。至於那一塊印有耶穌腳印的石板，實在不是屬於我們信仰的內容，這並不是要否認它的真實性。對於那些我們尚沒有獲得確切之證明的事物，何必一定要在「是」與「否」之間作一選擇呢？我們跪下來親吻那塊石板，就如我們親吻苦像一樣，更何況耶穌真是從聖地的一塊土地上升天的。我們最近曾從電視上親眼見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飛抵波蘭





時，一下飛機就跪在地上親吻了他的國土。這是一種非常感人而又莊嚴的鏡頭，因為他深深地愛著自己的國家。前教宗保祿六世，當年被教宗碧岳十二世任命為米蘭的總主教，在上任的那一天（一九五五年正月六日），他抵達米蘭教區的邊界時，正下著傾盆大雨，他卻下了汽車，跪在地上親吻了泥濘的地面。第二天的報紙都以顯著的版位，刊登了這一驚人的照片，都稱讚他是多麼地愛上了自己的教區。我們的親吻，豈能因為那塊石板未能證明是否就是耶穌所站立過的地方，就有什麼不對嗎？

據說第一世紀的時候便在橄欖山上蓋有耶穌升天聖堂以供信友朝聖，當然這兒亦如他處曾遭遇過摧殘，現存的建築物乃是十字軍時代的古蹟。只是從第十二世紀便被回教人所佔，直至今日尚是回教寺，天主教只能於耶穌升天節來此舉行彌撒。令人忿忿不平的是回教人並沒有利用此地，常年都棄之如廢墟；倒是基督徒或觀光客卻川流不息地來此朝聖，回教人則在升天聖堂前擺了小攤，販賣念珠之類的聖物大賺基督徒的金錢。

離升天聖堂不遠之處，還有一個名為「加里肋亞人」的紀念堂，這是屬於希臘東正教的地方。顧名思義，便可知道這是指著當耶穌升天時，宗徒們曾在此癡癡地抬頭向天望著，於是便有天使出現向他們說：「加里肋亞人，你們為什麼站著望天呢！」（宗一11）一九六四年教宗保祿六世到聖地朝聖時，曾經邀請了東正教當時的首席宗主教亞特拿各納斯一世到聖地來相會，打開了東西教會分裂一千多年來的僵局，二位教宗首相互相寬恕擁抱彼此。亞氏當年便是在「加里肋亞人」紀念堂落腳，而教宗則是以離此不遠的宗座代表公署作為行宮，並且二位首長的會晤就是在教宗的行宮內舉行的。這一歷史性的聚會也增添了橄欖山知名度。

最後，還有值得一提的就是聖母升天的地方也是橄欖山，與耶穌山園祈禱的大殿並排，相距僅有一、二十公尺。相傳聖母是在耶路撒冷出生的，今天在若望福音所記載的羊池之奇蹟（若五1-18）的廢墟旁有一座聖安納堂，便是紀念聖母誕生的地方，位於耶京的東面。另外，在耶京的熙雍山上的最後晚餐廳的附近，有一座現代建築式的大聖堂，稱為聖母安眠堂，屬於天主教德國本篤會士管理。由於教會從教父時期開始就相信聖母升了天，因為聖母沒有原罪和本罪不該受到死亡的痛苦。但是，又無法證明，於是用了「安眠」一詞來形容



聖母安眠堂主祭台馬賽克壁畫



東正教的聖母升天紀念堂



聖母安眠堂



聖母安眠堂壁畫







聖母結束塵世生活的事件。事實上，教宗碧岳十二世在欽定聖母升天的信理詔書中，也沒有用「死亡」的字眼，卻說聖母「在結束了塵世生活後，身體與靈魂一同被提升到天國的榮耀裡去。」因而曾經一度有人提議再斷定一個有關聖母的信理：聖母沒有經過死亡就升了天。神學家們認為這是不必要的，因為耶穌也死了，聖母在一切事上效法她的聖子，在死亡上當然也不例外。

但是，無論用「死亡」或「安眠」來形容聖母結束人間的生活，我們應可以相信聖母就是在她離開塵世的一剎那升了天，她升天的地方該是她安眠之所，怎麼又會在耶城外的橄欖山存在一個聖母升天的聖堂呢？我想這是後人按猶太人的法律所設計出來的，因為在耶京聖城內不能埋葬死人，於是便想到聖母的墳墓應在城外，今日聖母升天聖堂的所在地正好是臨進猶太人的墳場。這種假定必須先肯定聖母確實是死過，否則豈不是將聖母活埋了嗎？所以現在討論聖母是否經歷過死亡是沒有什麼道理的。可是，即使肯定聖母死了，還有一個問題夠困擾我們：聖母的升天就是她的肉身之復活，當然也包括了她的靈魂也一塊升了天。那麼，聖母究竟是何時升天的呢？倘若有墳墓存在，必定是在下葬之後才升天的。但是，照著信理的措詞來看，聖母的身體是與靈魂一同被提升的，也是死亡的那一剎那，就不該有屍體存在了，也就沒有墳墓的必要了。

在我提出這些疑難來，並非對聖母升天的信理有所懷疑，而正是基於這一信理，我覺得人事的安排很難表達出天主的超然行動，聖母升天畢竟是人間難以了解的奇蹟。其實，聖母是否在耶京離開人世都有問題，好在信理的根據不是依據這些事件，連一些偽經的傳說都沒有採信。所以我們在宣講這一奧蹟時，必須依據啟示的理解去發揮。事實上肉身的復活並非原來的肉體之復生，否則那些火葬或在臨死時捐獻某些器官等事件將無法在復活的信理上獲得圓滿的解答，何況我們每個人的屍體都會變成灰土。但是，我們在復活的時候都要成為「新人」。那麼，今天某些不幸的人在肉體上雖然有了殘缺，卻在復活的希望中，不必再為自己的不幸處境而悲傷了。聖母的升天，亦即她的復活，更是增強了我們對自身之復活的信心。

基於此理，我們對聖母身後問題雖然有許多疑難，但是我們今天看見這些紀念性的地方，卻也有助於我們在信仰上的反省，更能激發我們熱愛聖母，尤其是如教會憲章所昭示我們的，以聖母做基督徒的典範，效法聖母參與基層的奧蹟。





今天在聖母升天堂，雖然是屬於東正教，卻能從他們對聖母的敬禮，鼓勵我們天主教的信友不必對聖母的敬禮有所戒心。東正教在這一方面為我們流傳著教會最悠久的傳統，是值得我們更加以發揚而充實我們的信仰生活。

事實上，聖母升天的聖堂也是由天主教所建蓋，只是在戰亂中流入東正教的手中，他們在裝飾上完全改修，變成了一個十足的深具東方教會之色彩的聖堂。但是保存了聖堂內的岩石山洞，相傳這兒就是聖母的墓地。他們將它裝修得有如聖墓大殿內的「復活」小堂一樣，當然是非常簡陋，卻是令人有著非常神秘的感覺。唯一的遺憾，任何時間內，不讓天主教在此舉行彌撒禮儀。

在報導耶穌升天的地方之時，也介紹了聖母升天的聖堂，因為這兩個地方都在橄欖山。另外，耶穌升天的奧蹟是祂的人性之光榮，也在聖母升天的信仰上獲得另一理解，就是因基督的救贖而得救的人類都會達到人性的圓滿境界，亦即基督第二次來臨的時候，祂將帶著升天時的同樣光榮降來。為此，我們不必為耶穌現在離開了我們而感傷，為何要癡癡地呆望著天空呢？我們應該注目於我們所生活的地方，趁著基督尚未「再來」的時候，努力把祂的福音傳遍各地，使世界上每個角落的人都能聽到福音，接納福音！



耶路撒冷聖墓大殿

# 聞道叢書發行旨趣



天主教聞道出版社發行各種叢書的目的，一方面是給教內同道提供研究現代問題的資料，以加強其對現代教會與世界的認識；另一方面是幫助教外朋友了解教會對現代各種問題的看法，進而認識基督救世福音的真諦。

現代社會的一個特徵是「忙」，沒有時間讀書；但在「知識爆發」的今天，作為一個現代人必須不斷充實自己，趕上時代。聞道叢書就是針對此一需要，為各位讀者提供忠誠的服務，每兩月出版一種書，讓大家享受一餐精神食糧。我們不敢奢想—所有出版的書都能適合每一個人的「胃口」；但是，假如其中能有一本使您滿意，我們就會感到非常滿足，因為出好書是我們的最高理想！

「聞道」一詞，顧名思義，就是孔夫子所說「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大道理；「聞道社」的英文名字叫做WINDOW（窗戶），音同意亦略同。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開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的動機，是要教會打開窗戶，呼吸一些新鮮的精神空氣。

聞道出版社同仁本此目標努力奮鬥，六十四年曾獲省府新聞處獎狀（編字新一字第一〇三一〇號），足見此一理想已獲得社會人士的認可。聞道社同仁自當奮勉前進，尚祈各位讀者以訂閱、批評、介紹的方式，協助我們成長並光大此一出版理想。

天主教台南教區聞道出版社謹啓

## 訂閱辦法

聞道叢書，每逢單月出版一書，全年固定六本書，並贈送月曆與聖經記事日曆；此外，並依特殊需要不定期出版專書如：小品散文、靈修信仰及教育等專書。

(一) 自2001年起，調整年度訂費：

國內：全年壹仟元。(N.T 1000元)

港澳地區：全年港幣參佰零伍元(H.K 305元)，或以等值美金計算。

美洲地區：美國、中南美洲美金玖拾元(U.S 90元)，以印刷品航空郵件投遞。

其他地區：全年水路美金肆拾伍元(U.S 45元)，航空美金玖拾元(U.S 90元)

附記：長期訂戶購買聞道書籍可享七五折特惠優待。

(二) 海外地區匯款，請註明訂戶姓名，

國內電匯帳號：日盛銀行台南分行 007-01-041111-1-11

國外TELEX: JSIBTWTP 007-10-000140-7

戶名：聞道出版社

或使用支票寄款時，祈勿指定固定銀行，請書寫

聞道出版社 或 Catholic Window press

(三) 郵撥帳號：00318751

戶名：聞道出版社

電話：(06)227-4037

傳真：(06)224-1148

(四) 貴訂戶如更改地址，懇請告知舊址與新址，以便檢查並如期寄上新書。多謝支持，如有延誤，敬請包含並稍待些。

(五) 懇請批評、指教、介紹，以推廣教會書籍，收到福傳效果。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聖地有如第五部福音 / 岳雲峰著. -- 再  
版. -- 臺南市：聞道, 民103.06

面：公分

ISBN 978-986-6125-48-5 (平裝)

1. 聖地 2. 以色列 3. 天主教

241.092

102027359

# 聖地有如第五部福音

作 者：岳雲峰

准 印 者：台南教區主教 林吉男

出版總號：第686號

出版分號：聖經類第077號

發 行 人：林吉男

出 版 者：聞道出版社

社 長：費格德

責任編輯：盧孟慧

美術編輯：陳錦瑩

圖說校對：林思川

地 址：(70041)台南市友愛街10號

電 話：(06)227-4037

傳 真：(06)224-1148

E-MAIL：windowp@ms76.hinet.net

http：//www.windowp.org

電匯帳號：日盛銀行台南分行007-01-041111-1-11

T E L E X：JSIBTWTP 007-10-000140-7

郵撥帳號：00318751

戶 名：聞道出版社

印 刷 者：韋懋實業有限公司

本出版社經行政新聞局核准登記發給

出版事業登記局版台業字第伍捌柒號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六月再版

ISBN：978-986-6125-48-5 (平裝)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 價：新台幣肆佰元整 (NT 400 元)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謝謝。

## 聞道出版社 交心回函卡

謝謝您訂購我們出版的這本書，為使往後出版的書籍能夠製作得更好，並提高對您的服務品質，煩請將閱讀本書後的心得寄回與我們分享，落實文字福傳工作，讓基督福音能直達您的心！

【姓名】 \_\_\_\_\_ 【性別】  男  女

【電話】 \_\_\_\_\_ 【生日】 \_\_\_ 年 \_\_\_ 月 \_\_\_ 日

【聯絡地址】  \_\_\_\_\_

【職業】 軍警 公教 學生 家管 服務業 傳播業 金融業  
資訊業 退休 其他 \_\_\_\_\_

【教育程度】 碩士及以上 大學 專科 高中 國中及以下

【購買方式】 郵購劃撥 現金購買 基本訂戶 其他 \_\_\_\_\_

【喜歡閱讀的種類】（可重複勾選）

- 聖經、傳記 宗教、福傳 思想 靈修 社會 禮儀  
教育、心理 生活、勵志 兒童青年文學 藝術 科學  
教史、遊記 商業 其他 \_\_\_\_\_

【購買本書書名】 \_\_\_\_\_

【購買此書的動機】

- 教科用書 題材適合 內容清楚有深度  
資料豐富有利於靈修 價格可以接受 贈送親友  
整本書看起來有質感 其他 \_\_\_\_\_

【您從何處得知本書出版的消息？】（可重複勾選）

- 基本訂戶 神父、教友推薦宣傳 教內會刊廣告 其他 \_\_\_\_\_

【您對本書的評價】（請填代號 1.非常滿意 2.滿意 3.尚可 4.待改進）

- ◎書名 \_\_\_ ◎封面設計 \_\_\_ ◎版面編排 \_\_\_ ◎插畫設計 \_\_\_ ◎內容 \_\_\_  
◎印刷 \_\_\_ ◎價格 \_\_\_ ◎整體評價 \_\_\_ ◎其他 \_\_\_\_\_

【填寫日期】 \_\_\_ 年 \_\_\_ 月 \_\_\_ 日

再次感謝您撥冗填寫的寶貴意見，歡迎使用電子郵件信箱  
windowp@ms76.hinet.net與我們聯絡，謝謝！

請貼3.5  
元的郵票

印刷品

TO:700台南市中西區友愛街10號

天主教聞道出版社

請沿虛線折妥黏貼寄回，謝謝！

可以傾心於閱讀，就別輕易讓光陰虛度；

沈浸於福音的書香中，使您與天主更靠近！





筆者曾經聽說「聖地有如第五部福音」，證明歷史的耶穌不容置疑地從天而降下，受生於童貞女瑪利亞，「居我人間」，被稱為「納匝肋人」。某些自由派的聖經學者，因對歷史產生懷疑，認為基督宗教所信仰的救主只不過是一種虛構的對象，其人並不存在。

但是2000年來，耶穌的家鄉經過地質變遷，戰爭的毀滅和搶奪，人間僅有的三大「一神宗教」：猶太教、基督宗教（包括各宗派）以及回教，都相信現在的以色列就是過去的巴勒斯坦，也就是耶穌生活人間的「猶太國」及其附近之地，在「時」與「空」的考證之下，與文字所記載的「福音」雖不能完全相同，但也相差無幾。

「聖地」證明了福音中的耶穌基督在人間的落腳之鄉。

Catholic Window Press 定價：400元

ISBN 978-986-6125-48-5



9 789866 125485